

拉法格

文 论 集



拉法格

文 论 集

罗大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文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22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1962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1月北京第2版

1979年11月天津第2次印刷

印数：9,001—20,000

书号：10012-1653

定价：0.86元

目 次

萨 弗	1
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	8
雨果传说	54
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	109
左拉的《金钱》	118
浪漫主义的根源	165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211
译后记	283
人名索引	296
作品索引	309

萨 弗*

都德这部小说①受到很大的欢迎，几千册一抢而空，同名剧本搬上舞台之后，也场场满座。它曾经受到报上夸奖，引起争论，招致温和的批评。文人们一提起来，便垂涎三尺地数述这部作品给作者赚了多少钱。金钱上的收获，这是现代艺术家和作家所重视和喜爱的资产阶级式的最高荣誉。左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以作品销售的版数来衡量文学，也就是说以落入作家钱包的二十苏②一枚的钱币数目作为衡量的标准。任何工商业方面的资产者都有这种共同的想法，他们宣布维克多·雨果为古往今来最大的诗人，难道不是因为雨果逝世时拥有五百万法郎的家产吗？

*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一月九日法国《社会主义》杂志，作者不署名。——一九三六年巴黎出版的《拉法格文学评论集》编者（以下简称：原文编者）注。

① 长篇小说《萨弗》发表于一八八四年。我国有译本。萨弗本为古希腊一个女诗人的名字，小说中用作一个巴黎浪漫女性的绰号。这个女人和巴黎的一群浪漫艺术家交往，当雕刻家的模特儿兼情妇。等到她年龄渐老，颜色衰退，就主动地爱上了一个大学生。倒贴他，和他同居，宁肯过比较清苦的日子，幻想爱情能持久，到老有依靠。开初，大学生身受萨弗温柔细腻的照料，在陶醉中度日子。但是到了最后，不仅他本人感到厌倦，他的父母也坚决反对他为了和姘妇厮混，耽误学业，影响前程。于是他就想了种种办法，经过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使萨弗从痴情中觉醒过来，知道不可能勉强留住情夫，就主动地离开了他。

② 一个苏等于法国钱币五生丁，二十苏等于一个法郎。

在从前，购书的群众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作家们，即使是有天才的，也都是穷措大，依靠王公大人的恩赐过活，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于穷死饿死。他们之中，许多人给贵族充当家臣仆役；吃东家的饭，替东家代操文牍之劳，代写情书，代作应酬小诗。贵族养了这批文人，给自己穿上优雅的精神上的服饰；同时养了一群听差仆役，给自己照料肉体上的衣装。

在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一批文学的顾主。资产阶级从雅各宾的恐怖^①中刚刚逃出来，就争先恐后地阅读小说；他们对于小说的巨大胃口简直无法满足，每天都有许多两卷和四卷本的新小说在王宫市场^②出售，王宫市场那时的名称是平等宫市场。那时的小说多数是由不倦的女作家孵育出来的；男人们忙于政治、战争和金融方面的投机倒把，忙于盗窃国家财产，没有闲工夫从事写作。小说是再好不过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可以说这是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同时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历史事实俱在，不需要我在这儿详述原因。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仆役，看门的女佣人和厨娘等，形成购阅小说的广大群众。我应当加上一句，可是并不强调，那就是在大城市里产生了一批平民的主顾，他们喜欢读那种充满罪行、侦探故事以及富于戏剧性和想入非非的小说。资产阶级鼓励这种呆头呆脑和伤风败俗的文学的发达，因为这可以占据平民的思想，

① 雅各宾派也称为山岳党，是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政党，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中的左翼，他们和保守的吉隆特派相反，彻底反对封建。为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雅各宾派执政时曾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所谓“雅各宾的恐怖”即指此。

② 王宫市场，巴黎市中心有名的古建筑。修建于一六二九年。这古老的宫殿以两层的大楼围成一个方形的广场。面临广场的楼下长廊上，开设许多商店，形成热闹的市场，同时也是妓女出没的场所。

催它睡眠，使它无暇顾及对于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的研究，就象激进派在政治上故弄玄虚所起的作用一样。都德先生的《萨弗》没有被这一批主顾购读，买这路书的是附庸风雅的资产阶级，他们喜爱描写内心活动的作品，并以此自傲。

都德先生给上述资产阶级烹调了合乎他们胃口的一盘文学美羹；他按照他们的口味和智力献给他们这一部描写内心活动的作品。建筑在不高明地拼凑和粘贴在一起的道听途说的零星材料之上的《萨弗》，很象有脊椎和关节的人体模型，由画家和雕塑家给它们穿上衣服，摆成种种威武的姿势。这本书的见长之处是它的那些穿插式的人物，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先生们和他们的外室、姘妇私生活上的轶闻与传言；这些取材于活生生的事实的细节，是用一种纤巧的艺术叙述的，可是在纤巧中有令人回味之处。这本小说满足了要求文人们用富于刺激性的，安排得很好的报道来供人娱乐的资产阶级；他们要求别人不伤害他们的成见，并且恭维他们的本能、情感和情欲。都德先生充分地完成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必须完成的这些任务的后半部分。总之，很少有书籍比《萨弗》更为布尔乔亚了。

法国资产者是一个重理性的人，他轻易不让情欲牵着走；一过三十岁，他就结婚了，用他的说法，这是为了有个结束。除非他偶然在三十岁以前碰到一笔优厚的陪嫁金，一桩有利可图的金钱交易，他才肯为老婆而牺牲自己的青春。由于没有和英国的青年资产者一样，立下贞洁的誓愿，也不沉湎于独自的取乐或饮酒，法国青年资产者就和那些拿自己的身体乱搞的少女们取乐。在保尔·特·高克和欧仁·苏的史前时代^①，曾经有这么一种女

^① 对于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蓬勃发展的情况说，这两个通俗小说家所代表的阶段仿佛已成为辽远的史前时代了。

工阶级，她们干活勤快，仗针线收入很能维持生活，可是轻佻放浪，耽于游乐，而且多情善感，同时又很勇敢，有什么样的日子过，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圣·都昂的游艇上，在王宫市场吃饭时，在盎必古剧院看戏时，随时找到情人。欢乐愉快，容易满足的女工是死了，埋葬了，被大百货公司、大手工作坊^①无孔不入的剥削，被合法与不合法的卖淫所扼杀了。

今天的青年资产者，为了消磨春情发动到结婚这一段时间，必须花钱了。这使他的父亲、祖父，以及别的多少有血统关系的亲长很不高兴。既然他再找不到出于寻欢作乐而失身的年轻女工，他只好满足于饥寒交迫，并且受父、祖、叔、伯之辈的剥削而卖身糊口的愁苦女子。如果他有较高的趣味，侠义的心肠，他会要求一个不是沿街拉客的女子。可是我们今天的情妇不再满足于糕饼细点；当她勾搭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少爷时，她非要不可的是丝绸、皮货和硬木家具。她要花费很多钱，而这使资产者害怕。于是有人组织了匿名的公司，按照时下的种种要求来供养一个女人。这位娇娘星期二接待合股者之一，星期六接待另一人；把下午留给这一人，晚上留给另一人。有时在这种合股家庭里，青年资产者获得比他所希望的更多的东西；正如马都兰·雷尼叶这老家伙所说，如果他拿了鱼来，人们就给他浇上汁儿。

资产者的理想是找一个准保他不染上花柳病的女人，而且要不让他多花费钱，日后他又可以象挤干了汁水的橙子皮似地扔掉她。

都德先生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幸碰到一个具备资产者一切理想条件的女人；他赶快把她纠缠住不放。萨弗，她喜欢头发

① 这儿尤其指裁缝作坊。

卷曲的男子，就痴情热恋起柯三这个平淡乏味，一无所长的小伙子来。远远不至于让柯三破费钱钞，萨弗反而给他安排了一个安静的家室。她使他不需费时间和钱财去追逐裙带，而获得枕席之间最细腻的乐趣。她还用鬼知道什么办法赚来的一万多法郎借给柯三的叔父，帮他脱离困境^①。正当青年资产者在官场中获得了职位，并且要做某一注殷实的陪嫁金的候选人的时候，萨弗就自动地引身而退，并没有用镪水或手枪来进行威胁^②。

仲马先生——我说的是小仲马，不是大仲马，在他的一篇由于想挽救内容的无聊所以写得特别长的序文中说，要想把社交场中男女之间的真实关系搬上舞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是很困难的，因为怕引起遍身只有耳朵是贞洁的那些夫人们害臊^③。如果为了不触犯仲马先生周围的那些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娇娘，必须使语气柔和一些，将现实理想化，那么在小说中

①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柯三的父亲是富有的地主。柯三有一个叔父是寄生在柯三家中的一条懒汉，他到巴黎来时发现了柯三和萨弗姘居的秘密。由于得到了柯三和萨弗的好处，这叔父回家时没有揭穿柯三的秘密，反而替他在家长跟前说好话，因此萨弗很感谢他。有一次，叔父拿了家中一笔巨款到巴黎购物，结果他在酒馆和赌场里把这笔钱花光了，没脸回去见柯三的父亲。为援救叔父，萨弗不惜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一个有钱的老翁。她离开柯三若干天之后，赚了一笔款子回来，给柯三的叔父。

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情人或姘头之间如果醋海兴波，往往闹出凶杀的惨剧，开枪射击或用镪水泼人，要伤对方的容颜，是常有的事。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那篇论文中还要提到这种情况。但萨弗是一个“理想”的姘妇，当她知道柯三在外交界找到一个小差事，要去美洲就职时，她明白到了该散伙的时候了。她知道自己年岁渐老，姿色日衰，不能再维系柯三的心，所以决定不跟他去美洲。

③ 指那些假装掩耳不闻不干不净的话，其实自己什么不干不净的事都做过的伪善女人。

也应当照顾资产阶级的感情。都德先生不能以大胆的内心理描写者的名义，劈开资产者的脑袋，把他对于情妇的理想，在众人眼前粗鲁地摊开。况且他自己也是很彻底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不能直率地把这一种也就是他自己的理想展陈出来；他在粉饰。

萨弗，这一个被上层社会的混帐人们腐化了的供人取乐的女人，以爱情上的和别的性质的殷勤献给她的姘夫，只不过为了她觉得乐在其中，她不要求任何代价，连感谢也不要。姘夫柯三，象牛栏里的一头公牛似的，舒舒服服地在那个纸糊的小家庭里饱食养膘，让萨弗殷勤服侍着，他所提供的仅仅是懒洋洋的爱情，而他却在萨弗身边懊悔不能到别处去寻欢作乐。由于错过了一个建立在过分传奇化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丑恶的谎骗的婚姻机会，他还感到失望；他责怪萨弗使他引起了父亲的忿怒，那个可笑到足以制成标本的程度的父亲，他是那样的老古董，那样地不合乎资产阶级的趋向。这真令人难以设想。

可是，正是这种脚色的颠倒获得了资产者的欢心。资产者的灵魂中最高贵的情热之一，就是想用最低的代价来酬谢给他帮忙的人。资产者喜欢利用女人来使自己欢度青春，可是他最害怕和他同居过而被他一有机会就遗弃的那些女人来向他求援。早在分离之前，他就把自己装成殉道者；他对那些不幸而眷恋于他的女人讲，在她们身上取乐对于他是一种牺牲，他象那个阿尔封斯^①一样，应当得到报酬。总之，他预先用猴子的钱币^②打发了那些女人。

① 阿尔封斯是小仲马的剧本《阿尔封斯先生》中的主人公，他成了专门依靠女人过活的男子的典型。

② “猴子的钱币”就是用欺骗和奚落代替应当给人的报酬。

都德先生把他的小说题赠给他的儿子^①，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资产者都同意的。一个我认识的年轻艺术家，彻头彻尾的资产者，对我说：“我希望能得到一个萨弗，趁我还没有到三十岁。”

在上一世纪^②，代·格里厄骑士发疯地热爱曼依·莱斯戈^③；为了跟她走，和她一样地生活，他毫不犹豫地把一切抛在大海里；社会的体统、家庭、前程，而他要求于那个迷人的姑娘的只是她的爱情。贵族阶级的男人还能够忘却个人利益；资产者是自私到这种程度的动物，他甚至不能设想人们可以期待他采取一个和他的利益相反的行动。

① 《萨弗》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题词：“给我的儿子们，当他们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② 指十八世纪。

③ 《曼依·莱斯戈》是法国小说家普莱服神甫(1697—1763)的小说，我国已有译本。代·格里厄是小说的主人公，他热恋一个美貌然而轻佻无行的女子，愿意为她而抛弃一切。

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

一八六六年加斯东·巴里斯先生说过这样的话：

民歌爱好者仍然是难得碰到的与众不同的人，大家以微笑对待这种人的不大被理解的热情。

可是，如同苹果树上开花似地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

粗俚不文的民间诗歌，随兴所至，不拘格律，不受句读或断句^①的牵绊，常以半谐音^②代替韵脚，如果一下子碰不到谐音，干脆就不要。这种出处不明，全凭口传的诗歌，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喜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

*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的《新杂志》，第315—346页。作者用笔名费古斯。——原文编者注

① 法语诗句以一个母音为一个音级，若干音级合为一顿，名为“句读”(césure)。例如十二音级的古典诗句(又名“亚历山大体”)，句读一定落在第六音级上，念到那儿作短促的停顿；这样，诗句就被切成对等的两段，称为两个“断句”(hémistiche)。

② 用只有母音相合的字，例如 sombre 与 tondre(om 与 on 同音，可以协韵；bre 与 dre 不协韵)，勉强押韵，名为“半谐音”或“双声”(assonance)。

录。正如特·拉·维勒马该先生所说：

这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

有一个现代希腊的年轻说唱艺人这样回答甫里埃尔先生说：

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要想不忘记这个故事，只好把它编成了歌子。

口头诗歌是没有文化的各族人民所知道和所采用的唯一方法，目的在于保存他们的日常经验，保存给他们以深刻印象的事件的记忆。并且，为了将上述种种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他们用身体的有节奏的动作和舞蹈来陪伴诗歌。在未开化的各族人民中，诗歌、音乐和舞蹈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它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致保加利亚的一个歌唱家对陶松先生肯定说：

舞蹈是使保加利亚诗歌完美化的训练班。

如果大家对于歌剧和传奇中词句的毫无意义感到诧异，与此相反，在歌谣中，在农民和工匠们伴舞的歌曲中，我们所能碰到的那样生龙活虎，那样细微详尽，并且叙述得那样有力和有诗意的故事，却使人感到惊奇。

口头文学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的作品，这一点我必须强调。

不论谁信口编唱的一支歌，被成千上万信口编歌的人随意修改。谁也没有在这支歌上签名盖章，可是大家全参加了意见。真正的作者是唱这支歌的人民，一边唱一边陆续加以修改，使它更忠实地适合于人民的思想。

民歌之所以能口头传授，世代相承，保留至今，只是因为它表达了把它从遗忘中挽救出来的那些人的情感、热望、成见、迷信和思想。

现唱现编是粗犷豪壮之辈共有的一种习惯；每逢丧葬，婚嫁，以及农业、手工业和宗教的节日，乃至漫长的冬夜，挑灯闲话，总之只要他们聚首之处，即席口占的人就会遇到同好，一齐歌唱当天的大事，每人提供一段。这伙人中间的公认的诗人，一般往往是个乞丐，一个裁缝或木匠，领导并帮助大家唱，同时由他来修改歌词。如果歌子讨人喜欢，第二天全村跟着唱，第三天开始传遍全国。无名群众是《伊利亚特》，《尼伯龙根》，《罗曼赛罗》，《卡列瓦拉》以及作为人类精神的光荣和人类精神之花的各种伟大史诗的创作者。

民歌主要是地方性的。题材可以从国外输入，但是只有在题材和采用者的气质和习惯相适合时，它才会被接受、被利用。一首歌谣，并不象我们衣服的时行式样一般，使人非接受不可。在相隔最远、区别最大的民族之间，发现有类似的歌谣、传说和礼俗。为了解释这种类似性，有些学者认为那些歌谣、传说和礼俗是从近处逐渐传到远处，或者因为它属于几个民族在分离以前所共同携带的精神行囊。我想可以提出另外一个解释。欧洲石器时代的野蛮人，正和澳洲或别处的石器时代野蛮人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凿成他们的石刀石斧，以及别的工具。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上过同一个训练班，学会了同一套凿石手法；也不能认为他们互通声气；而是工作的原料——打火石，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处理方式。北方或南方的人，亚里安人种或黑种人，当他们被同样的现象所激动时，他们曾经用类似的歌唱、传说和礼俗，来表达所见的现象。我们将要在世界各民族有关婚姻的歌谣和礼

俗中看到的雷同情况，并不证明它们是从近处传到远处的，但是却说明了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大同小异的进化阶段。

民间诗歌是自发的，天真的。人民只是在受激情的直接的和立时的打动之下才歌唱，他们并不依靠任何巧饰；相反，他们追求确切地表现感受到的印象。因此格林兄弟可以肯定说，在民歌中他们没有能发现一句谎话；维克多·雨果可以宣称，在《伊利亚特》中没有一个虚假的形象。由于这种真实性和确切性，民歌获得了任何个人作品所不可能具有的历史的价值。

在各族人民中，婚姻曾经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民歌，同时也形成了希奇的礼俗；博古的学者搜集了这些材料，而历史学家却很少利用这些材料来追叙往昔人民的社会风俗。在这篇论文中，我将用这些材料^①来回溯父权家庭的起源。

二

各种宗教，各国政府，都以敬意和隆重的仪式来尊重婚姻；哲学家、教士和政治家把婚姻看作家庭的基础，看作保证妇女的地位和对妇女的保护和重视的一种制度。而在这种若干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庄严隆重的演奏会上，民歌却发出不谐和的噪音。

在我们的乡村里，过去举行一次婚礼是一个欢乐热闹的机会。若干里方圆之内，亲戚朋友成群结队而来，不相干的外人和素昧平生的人，只要去道喜，就一同坐席。乡下人，这长于计算，寡于言谈，刻苦耐劳的生物，一办喜事就好象改变了平日的习

^① 拉法格在本文开始时曾加注解，列举参考书十余种。我们把这一篇书单附在本文后面（53页）。

性，憋了多少年好容易痛快一下，就拚命地大吃大喝，大玩大乐起来。接连若干天，唱歌、吃喝、逗乐、跳舞，闹得天翻地覆。可是，由于任何宗教仪式都必须有牺牲^①，在婚礼中，扮演牺牲角色的恰好是新娘。大家唱的传统之歌也好，给她当场现编的歌也好，都和众人的欢乐形成奇怪的对比。

在贝里^②地方的乡村里，新娘的女伴们一边把她领到教堂里去，一边唱：

嗳唷！可怜的大姑娘，
瞧她心里多忧伤：
娘家是个精光穷，
婆家是个穷精光。

民歌致力于破灭正在开花的那些幸福的幻想：

她办喜事那一天，
天气晴朗分外妍；
满身她戴白玫瑰，
这是苦修的玫瑰；
一条缎带分三色，
那是痛苦的缎带。

——上布列塔尼^③

我结婚的那一天，
啊！是我一生最美的日子！
永别了，乐趣；永别了，快活。

① 指祭品。

② 贝里，法国古行省，现划分为歌尔，安德尔等省，在法国中部。

③ 布列塔尼，法国东北部半岛的总称。

我要穿上黑色的丧服，
我苦修时候的装束。
戴上我的黑帽子，
缠上痛苦的带子。

——比加地①

波瓦都②的姑娘们用这支忧郁和讽刺的歌，向“新婚的娘子
和大家伙”致敬：

永别了，操心的事，
永别了，美好的自由！
永别了，做闺女的日子，
永别了，那可爱的岁月。
永别了，谈情说爱，
永别了，山盟海誓。

您不再去参加舞会，
新婚的娘子，
你在大伙儿跟前，
将要摆起严肃的面孔；
我们去跳舞的时候，
你要留下看家。

这里有一束鲜花，
请你收起来。

① 比加地，法国古行省，在法国东北部。

② 波瓦都，法国古行省，在法国中部（偏西）。

送你这束鲜花，
为的是让你明白，
多么大的功名禄位，
都无非昙花一现。

这里有一块点心，
我亲手捧来给你。
你拿一块尝尝，
因为它告诉你，
必须受苦受累，
才能免于饥饿。

我们向你问好，
新结婚的夫人，
请你不要忘记，
你已被人捆住。

朗格多克^①地方的姑娘们劝新嫁娘：

怀里放一把相思花，
床上四只角，
都放一把忧愁花。
永别了，可怜的小霞娜！

在加斯科涅^②地方举行婚礼时唱的歌悲伤得象死囚之歌一般；新嫁娘离开娘家之前，女伴们嘱咐她：

① 朗格多克，法国古行省，在法国南部。

② 加斯科涅，法国古行省，在法国西南部。

小小的新娘娘，你打这儿动身走，
一手放下玫瑰花，一手拿起忧愁草。

送新娘去教堂的时候，女伴们唱：

新娘子，把手放在头顶上，
说：快活的日子，你跑到哪儿去了？
手放在头上，脚放在灶窝上。
说一声永别了，快活的日子。

把新娘从教堂里送回婆家时，女伴们对她唱：

永别了，教堂！永别了，门框！
你回来时一定穿上了围裙^①，
你回来时一定不戴鲜花，
你回来时已经失去欢爱。

新娘早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

—

哪个情愿去受苦，
哪个情愿去受苦，
只要去当新媳妇，
 桐丹那^②，
只要去当新媳妇，

① 劳动时穿的“制服”。——拉法格注

② 桐丹那，中世纪乐器名，民歌中常借用为复唱的口词，犹如我国歌曲中的“哎哎哟”或“沙里红巴”之类。

桐代^①！

二

嫁过门去头一夜，
“穷苦”来到我门外，
站在门口要进来，
 桐丹那，
站在门口要进来，
 桐代！

三

“穷苦”我可不接待，
“穷苦”我可不接待，
我只接待“乐开怀”，
 桐丹那，
我只接待“乐开怀”，
 桐代！

四

嫁过门去第五夜，
“穷苦”来到我门外，
站在门口要进来，
 桐丹那，
站在门口要进来，

① 桐代，“桐丹那”的简化。

桐代!

五

进来吧，“穷苦”，你进来，

进来吧，“穷苦”，你进来，

进来，进来，烤烤火，

桐丹那，

进来，进来，烤烤火，

桐代!

六

“穷苦”进门扎了根，

“穷苦”进门扎了根，

把它撵走再不能，

桐丹那，

把它撵走再不能，

桐代!

按波勒拜^①先生的说法，提到夫妻生活不幸福的多数伴舞民歌，总以描述妇女的悲惨地位开始的。

另一位民歌收集大家布育^②先生发表同样的意见：

有关婚姻的复唱在深处包含着苦难的情感或天真的邪思，引起人们愁惨的遐想；尤其可悲的是这些歌谣中看不见幸福或满意的一线光明。

① 波勒拜(1828—1908)，历史学家，档案保管局局长，法兰西学士院通讯院士。

② 布育，生卒年代不详，著有《西部各省的歌曲和歌谣》(1865)。

这种怨声是连绵不断的，而且各省各地都能听到：

……可怜的女人

她们在惋惜过去的岁月，

“我做闺女的日子哪儿去了，

我坐等着出嫁的大姑娘的日子呢？”

——下波瓦都，欧尼斯^①

好时光，甜蜜的日子，

就数没有出嫁当闺女。

“我那阵子生活在爹娘家，

大姑娘还没有婆家！”

——梅森地方^②

民歌给妇女们描写家庭生活时用那样阴暗的腔调，对男子说话却用讽刺的口吻。一边嘲笑，一边给男子描写婚姻中令人忧心的事，叫他对老婆要好生提防，因为老婆是个泼妇，狠狠地骂他，给他戴绿头巾，喝他的酒。

作为民间法庭的舆论，在往昔准许男子打骂老婆。如果男子听任老婆泼辣，顶嘴还手，舆论就要谴责他，据证明确实挨过老婆打的男子，就得成为大家哄笑的对象，被人编成歌子来唱，同时还得骑毛驴游街：倒骑在驴背上，双手揪着毛驴尾巴。

上面引用的民歌——可引的民歌数目大大地超过这些——呈现了婚姻的新的一面，这是自来提倡婚姻的人一直加以掩盖的。从前的妇女一提婚姻就从心灵深处发生悲愁的情感，这种情感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民歌并不是饱食无事、想入非

① 欧尼斯，法国古行省，在法国西部，滨大西洋。

② 梅森地方，指法国拉·莫赛尔省省城梅兹附近地区。

非的产物，民歌不歌唱装腔作势的虚假情感。在下文还要加以描述的婚姻礼俗中，男方假装采用武力，强迫女方跟他到婆家去。在下面这首下波瓦都地方的民歌中，表现出女方对婚姻的反感：

新娘走到神坛前，
低下脑袋不肯抬，
低下脑袋心悲酸。

新娘走到圣水^①边，
全身紧张心停跳，
新娘，新娘已晕倒。

亲爱的情郎耳边问：
“好人儿，到底为何因，
你心头的悲伤有这么深？”

“情郎，情郎，我要走，
回到父亲宅第^②去，
伺候我的好母亲。”

① 教堂中为信徒们祝福准备的水盂。

② 指封建领主的堡垒式的宅第，音译为“厦垛”；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堡垒，多半建筑在山林或田野间，深沟高堑，内部设有兵营、武库、粮仓、水井，以及教堂、刑庭、监狱、坟墓等等。这种建筑物性质特殊，单纯译为“宅第”不能达其意，故必要时音译“厦垛”。

“决不让你回娘家，
昨夜你是我情妇，
今天我是你当家①。”

“郎君为甚不早说？
早知不由我当家作主妇，
我才不愿和你结婚姻。”

这种不愿意去婆家的憎厌情绪，不论女方贫贱或富贵，都会有此同感。这种情感和任何一个出身良好的女子对于强迫婚姻的反抗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下面引用的，属于所谓“怨偶”②类的多不胜数的古老民歌，说明法国妇女是会痛快地采取对付的办法的。

父亲把我嫁给一个老头儿，
我听见竹鸡在麦地里叫唤，
那老头儿怎么叫我称心喜欢！
你听见吗，小比哀？……啊！
我听见了斑鸠，
在麦秸窝里的斑鸠，
我听见麦地的竹鸡。
老头儿怎么叫我称心如意？
他去赶集，他去上市，
从来不给我捎回来一点东西，

① 法语“情妇”(maîtresse)与“主妇”是同一个字，因而与“当家”(主人)成对比。意思说：结婚前男的听女的话，结婚后女的可得服从男的了。

② 原文是“maumariée”，古俚语，意义不明，或许有“不幸的新娘”之意。

要就是苹果树上劈下来的一根棍子，
为的是拿棍子打我，抽我。

可是，他要是打我，我就跑，
跑到林子里去玩耍，
和年轻的学生一起玩，
他们教我玩，我教他们玩，
先玩纸牌再掷骰子。

——旺岱①

在另一首民歌里，女人受了丈夫虐待，到她父亲那里诉苦；父亲回答道：“女儿呀，你让他当王八吧！”加斯东·巴里斯先生一八七五年发表了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十五世纪末叶的手抄本，里边有这么一首用里木山②的土话写的怒气冲天的民歌：

如果我结了婚不称心，
就找一个快活的情人，
他要整夜和我抱吻，
他爱我，用真正的爱情。

我是一个标致的姑娘，
他们把我嫁给一个贱民③；
但愿威武的标枪捅死他，
不要等到明天。

① 法国行省，在法国东部，滨大西洋。

② 法国古行省，在法国中部。

③ 贱民(vilain)，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蔑称。

但愿国王组织一支军队，
把贱民召去当兵，
永远，永远别放他回家，
直等到我亲自去找他。

那贱民打得我好苦，
简直把我当一头毛驴；
天可怜见，要是我能活下去，
可得好好地跟他算账，
不需要棍棒，也不要标枪，
更用不着一个朋友来帮忙，
我要叫他头上长两只角^①，
活象一只老山羊。

前天夜里我好梦做一场：
梦见心上的人儿在我旁，
睡在一间华丽的房间里，
帏帐四垂的床上。
等我醒过来，
只听得贱民大声打呼噜，
我把身子转到另一旁，
饮泣吞声心悲伤。

从前，我出门披红戴绿，

① 叫他当王八。

呢、绒、锦、缎，习以为常，
现在我只穿青布衣裳^①，
我的好人儿去到远方，
他一天不回家乡，
我决不能有快活的心肠。

慈悲的圣母玛利亚，
你是我们大家的慈母，
看爱情面上，我虔心诚意，
把我的好人儿托付给你。
那个贱民我才不管他，
他动不动就和我吵架。
威武的标枪把他捅死，
别等到天亮！

各省的口头文学集子里有的是这一类民歌，其中的“怨偶”
的狂怒往往用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妇女们都来对我说，
娘子，你得哭你的亡夫。
上帝，哎呀呀！还要我哭他！
他活着时候，我还哭得不够？！

我倒要哭那块包尸的白布，
让他包去烂掉，怪可惜的。

① 黑色衣服原本是丧服，此地表示心中哀伤。

我要去把布找回来。
我到了他坟上，
不但不哭，反而要笑。

——汝拉^①

我盼望国王颁布敕令，
年老的丈夫都要剥皮，
我活活地剥我老公的皮，
为了出卖，我把皮拿到巴黎。
老头子的皮只值两个小钱，
先拿去吧，钱以后再算。^②

——旺岱

在上述民歌中所表达的对于婚姻的畏惧，并不是由于害怕经济困难所产生的情绪，因为出身于不愁衣食的社会阶级的姑娘们，同样地有这种畏惧；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在于男权中心的家庭生活使妇女们战战兢兢。等到父亲的专制权威趋于缓和，家庭集体主义消灭之后，这种畏惧也就消失了。于是对于未来无忧无虑的姑娘，离开娘家，兴高采烈地走向贫穷。作为现实生活的忠实回声的民歌，就反映了面对婚姻的一种新的态度。下边这首赛那一蒙各^③收集的加斯科涅地方的民歌——无疑地是现代作品，是流传各省的同类民歌中的好样品：

爸爸，妈妈，给我找婆家，

① 汝拉，法国西部与瑞士接壤的山区。

② 香巴涅地方的一首民歌，说有一个寡妇在亡夫坟上不哭也不笑，而是干了件别的事。——拉法格注

③ Cénac—Moncault，生卒时代与著作不详。

我要，我要出嫁。
爸爸，妈妈，给我找婆家，
我要今天晚上就出嫁。

可怜的小闺女，再等一年吧。
我的上帝，一年还行呀！
等一年，真可怜，
多情的小伙子全跑远。

可怜的小闺女，再等一个月。
我的上帝，一个月还行呀！
一个月，真可怜，
多情小伙子全给人抢走。

闺女呀，我们可没有面包。
我的上帝，没有面包！
没有面包，唉，真可怜，
在面包铺里有的是。

闺女呀，我们可没有肉。
我的上帝，可没有肉！
没有肉，唉，真可怜，
在肉铺里，牛肉载满车。

闺女呀，我们没有床铺。
我的上帝，没有床铺！

没有床铺，唉，真可怜，
夜晚我们在草地上睡眠。

闺女呀，我们没有指环。
我的上帝，没有指环！
没有指环，唉，真可怜，
拿个柳条圈当指环，我也要出嫁。

——上加斯科涅

三

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关于婚姻的民间礼俗，呈示着如此显著的特点，因而引起对古老风俗怀好奇心的文人，和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的学者们的注意。

在结婚的礼俗中，新郎假装使用武力，把新娘从她的母家抢了回来。

巴斯克^①地方的姑娘，和她的一个近亲同骑一匹马，坐在他的背后，向前奔逃；新郎和给他当伴郎的那些小伙子在后边追赶，一边唱，一边不停地打枪，步枪和手枪，同时还大声呼喊“hil-het”，据说这种呐喊令人想起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喊杀声。这一群骑马的正如歌中所唱：“象一阵暴风”^②向前冲进；到了大路拐弯的地方，他们被一条横拉在路上的红色腰带拦住了，这条红带子由四个武装到牙齿的山里人保卫着。那一群兴高采烈的骑士非得付出买路钱^③不可，否则不让通过。

① 巴斯克，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接壤处。

② “Coum la brume”。——拉法格注

③ “La segue”。——拉法格注

新郎和他的伙伴追逐奔逃的新娘，这一幕惊险剧的场面，曾经大同小异地在很多民族内部演出过。在古代的罗马，新娘半夜里被人用各种表示暴力的假态，从娘家，从她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三个穿白袍^①的年轻人拉着新娘到男家去；一个人擎着点燃的火炬走在前头，另外两人搀着她的胳膊。到了门口，几个 *pronubi*^② 抓住新娘，把她抬起来，不让她的脚碰到门坎。在印度某些地区，新郎把新娘放在马上，坐在他背后，全身包在一块红布里面，二、三十个骑马的年轻人簇拥着她，保卫着她，以免受追赶者拚命的攻击；那些追赶者是新娘家的亲友，他们一边追赶抢人的新郎，一边投掷竹石，想把新娘夺回来。如果我们从亚洲的热带地区转移到欧洲的最北部，我们可以看到在挪威，新郎在去教堂的路上，怕新娘被人抢走，请一些壮汉来保镳。据说在胡沙比地方的古老教堂里，还保存着一捆捆的长枪，枪杆上可以插火把，新郎的朋友们分到了这种枪，一边给结婚的行列照路，一边起保卫作用。英国人到如今还管伴郎叫 *best men* ——“最好的人”，因为新郎在他们的伙伴中单挑最强壮最勇敢的来担任这个职务。在威尔斯地方，结婚那天早上，娶妻的由他的伙伴们陪同到他未来的妻子家里，态度强硬地向女家要人，而女家不肯给。在巴斯克地方，也有假装战斗的风俗：女家的一个亲人让新娘骑上马，坐在他背后，在田野间飞奔，参加婚礼的人全都骑着马在后边追随。塞尔维亚一首民歌中的未婚夫唱道：

如果你们不把姑娘交给我，我们就要用武力来抢她。

① 白袍(*robe prétexte*)，古罗马贵族少年穿的绣花白袍，表示已经到达成人的年龄。

② 只和一个女子结婚的男子。——拉法格注

吕枯耳古斯的法律规定斯巴达人要抢女成亲。《摩奴法典》上把抢亲说成婚姻八种方式之一。在俄国以及其他斯拉夫国家收集到的民歌中，未婚夫被未婚妻的女伴们辱骂为外国人，鞑靼人，也就是说敌人。伏洛格达^①有一首民歌说：

敌人走近了，姑娘呀，贼人来到了！

在加斯科涅的民歌中，女伴们唱道：

我们双双手牵手，
伴送新娘给穷汉。
穷汉是个亡命徒，
不知他从何处来。

如果在文明的或半开化的国家，参加这种结婚礼俗的演员们自己毫不知道他们演的脚色有什么象征意义，对于研究风俗史的学者说来，这些礼俗却是若干世纪以来埋藏在互相重叠的社会阶层的沉淀物底下的、原始风俗的化石残片。关于民间的结婚礼俗，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三世纪的语法学家非思都斯认为，深夜把姑娘从母亲怀抱中抢走，影射着萨皮娜^②的被抢。这个解释至多只能适用于罗马人民。如果说一种传统的礼俗确乎流传得异常久长，同时我们却也可以看出，这种传统之所以形成，并非由于那些仅仅发生一次再也不会重现的例外现象，而是与此相反，由于一些日常发生并且在很长期间在人民的想象中留下深刻印痕的事实：有一些比萨皮娜的被抢走具有更大

① 伏洛格达，俄国城名。

② 萨皮娜，据古罗马传说，古老的意大利民族萨班人的女子曾经被罗莫鲁斯族人抢去为妻。

的重要性的历史事件曾经发生了，可是在人民记忆中没有留下足够的痕迹。

卡尔·缪勒提及斯巴达抢亲的风俗时，说拉刻代蒙^①女子

不愿牺牲她的自由，丧失她的处女的贞洁，除非男子使用暴力。

这位大史学家未免稍许过分慷慨地将文明社会的少女们的羞怯胆小的情绪，加在拉科尼刻^②的妇女的身上了；而文明社会的少女们对于缔结婚姻倒是不太倔强不驯的。可是缪勒的解释并不象麦克一林南所假设那样谬误。

“族内婚姻说”和“族外婚姻说”的发明者麦克一林南指出，结婚礼俗假装抢亲的各民族，在古代是实行族外婚姻的，他们需要妇女时就到邻近的民族去抢，因为据麦克一林南说，他们自己有一种习惯，不养活生下来的女婴，嫌女子是不会打仗和打猎的无用人。可是人们知道的事实证明，正相反，野蛮民族的妇女是十分有用的，因为她们负荷着稼穡和管家的责任，并且在必要时，她们和族中的战士同样勇敢地打仗。麦克一林南和他的弟子们为了自圆其说，忘掉了野蛮时代的希腊曾经用一个女性来作狩猎之神^③。况且，并无任何证据说明实行英国牧师“马尔萨斯人口论”^④的民族，只喜欢杀死女婴。但是在这篇论文中，我不打算揭发这个名气很大的苏格兰人^⑤在英国极受欢迎的理论的所有的不合逻辑之处。

①② 即斯巴达。

③ 指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女神。后来在拉丁神话中，这位女神名为狄安娜。

④ 这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讽刺的说法，实际拉法格这儿指古代民族，比“人口论”早得多。

⑤ 指马尔萨斯。

接受巴可芬的《母权论》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愿意在这些婚姻礼俗以及在封建主们为自己保留的初夜权中，看到原始家庭的痕迹。在那时，妇女不能为一个男性所独占，她是不加分辨地属于族中所有的男子的；丈夫如果要独占他的未婚妻，必须用武力或狡计破坏族中的共产法权，只能用逃跑方式把女子从男伙伴们的拥抱中解救出来。这一解释，不幸和婚姻礼俗的象征性相矛盾，因为在事实上，丈夫并不把他的年轻妻子从他的朋友们手中解救出来，正相反，倒是朋友们帮他大打出手，把女子从娘家抢夺过来。

作家们在解释这些婚姻礼俗时，没有能找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因为他们把这意义和与之依存的民歌与礼俗孤立起来，重视的仅仅是假装抢夺未婚妻那一种行动。我相信如果全面地考虑礼俗，同时考虑结婚的歌曲，然后再和旅行者报导的现代野蛮人的风俗以及东方的圣书中所记载的古代民族的风俗相比较，就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这样得出来的解释会使我们明白关于上述的奇异礼俗的已经失去的意义，同时给我们一个关于原始父权家庭的风俗的概念。

四

布列塔尼地方的农民，当他想要一个姑娘为妻的时候，派一个 bazvalan^① 到女家去，在一般情况下，充当这脚色的是一个裁缝。因为在往昔，这些使用剪刀的骑士^② 是以舌头和针线同样

① “爱情的使者”。——拉法格注（译者按：这就是说媒的。）

② “骑士”二字，就象说“勇士”或“好汉”，故意加在裁缝身上不免略有嘲弄之意，但并不是恶意的。

巧妙出名的。墨西哥的野蛮人宁愿选择老妇人来担当这任务。据特·拉·维勒马该先生说，布列塔尼地方的说媒大使必须把口若悬河的本领和不断笑乐的好脾气结合起来，他必须能够吹嘘他的顾客的优点，并且详细介绍男方有多少马匹，多少带角的牲口，多少石麦子。他要挑天时吉利，才肯动身；路上万一碰到喜鹊或乌鸦，他马上就往回走；可是如果一只斑鸠在他走过的时候咕咕地叫，他就乐洋洋地向前走。

俄国的媒人动身说媒总在夜晚，他总是绕弯儿走小路，因为碰见任何熟人据说都是不吉利的。

布列塔尼的媒人用民歌中的各种词藻作他的帮手。他面色慌张地到了女家，唱道：

鸢鹰象一阵风似地飞来，吓跑了他的小白鸽……如果他
不找着他的小白鸽，他活着就没有幸福……白鸽如果不
回来，她的公鸽子也活不成……他看见鸽子飞落在果园里，
他要到门口去瞧瞧。

有一个脚色叫 breutaer，是女家的辩护人，他先嘲笑
dazvalan，接着才同意去瞧瞧，于是他走进屋内，再出来时他唱道：

我的朋友，我到小园中看了一眼，没有找到什么鸽子，
只找到了许多花儿，有丁香，有野蔷薇，尤其是开在丛林角
落一株可爱的小玫瑰：我去把她找来。

他再一次进入屋内，回来时手携着一个小姑娘。于是
bazvalan 说：

确实是迷人的花儿！温和可爱，
正好能使一个人心里喜欢！
假如我那只公鸽是一滴露水，

他要滴在她身上。

他做出要进屋子的样子，可是 breutaer 不让他进去，同时他答应再进去看看；重新出来时，他和主妇一同出来。于是 bazvalan 说：

麦穗有多少麦粒，我的白鸽就有多少小鸽子躲在她翼下。

breutaer 又同老祖母一同出来了，他唱道：

我没有找到母鸽……只找到一只苹果，找到这只早就干瘪了的苹果……把她放在你的衣袋里，拿去喂你的公鸽。

bazvalan 唱：

谢谢你，朋友，果子虽然干瘪，仍不缺少香味；不过我用不着你的苹果，你的花朵，你的麦穗，我要那只小母鸽；让我自己去找她。

于是 bazvalan 被引进了屋子；他在桌前坐一阵子，就去把未婚夫找来。未婚夫一出现，他的未来的岳父马上给他一条宽带，他拿这条带子套在未婚妻的腰上，并且扣紧，这时 breutaer 高唱腰带之歌。

在墨西哥马亚斯地方，爱情使者在进入女家之前，先要去试探三次之多。在俄国，双方条件讲妥之后，人们就在家供奉的圣者像前点起蜡烛，在胸前划了十字，开始祷告。

女家总不会爽快地将姑娘许给男方的。作为嫁女的条件，女家要求比好听的话更多的东西。在贝里地方，在结婚那天早上，未婚夫由他的几个朋友陪伴着，去叫他的未来的丈人的门。他发现大门堵得很严，为了使人打开门，正如乔治·桑在她的小说《魔沼》中所说：

必须献给未婚妻一件和她相称的礼物。

未婚夫和他的友人们在门口列举他们带来的礼物：

开门吧，开门吧，娇小的新娘！
我买来了一件这么漂亮的衣裳。
开门吧，开门吧，让我们进来。

在屋里的人这样回答：

父亲不愿意，母亲不在乎！
我是个女儿家，身价高得很，
在这时候，我可不开门。

于是未婚夫又唱，他宣布另一件礼物，这礼物对于屋子里的人来说似乎也是不足够的。这种在称为“被交出去的女人”的仪式中所唱的复句，据洛加谛叶先生的说法，虽然各处略有出入，但却

重复出现在法国中部流行的所有的民歌中。

贝里地方的民歌仅仅列举送给未婚妻的各种礼品；可是另一些民歌提到付给女家的一笔款子，作为娶女的交换条件。巴斯克地方的一首民歌中未婚妻说：

父亲，你把我象一条牛似地出卖，
大哥收下了钱，
二哥帮我骑上马，
最小的弟弟送我走。

俄国结婚礼俗的准备手续之一是出卖 kosa，就是未出阁的姑娘的发辮，这是姑娘们的自由的标志。一首民歌这样描写媒人把姑娘的父亲拉到一边去谈判：

他先打听白天鹅^①，
他先打听她的自由值多少钱。
你给一百卢布买她的自由吧。
出任何价钱都不能买这位姑娘。

在另一首民歌里，姑娘哭着请求别人保护她：

保护我吧，哥哥，
抵抗吧，哥哥，
别为了一个卢布，为了黄金，
出卖你的妹妹。

哥哥这样回答：

爱惜妹妹莫如哥，
可是黄金比妹更可贵。
哥哥真是个鞑靼^②！

另一首民歌中待嫁的姑娘哀号痛哭，咒骂家人：

父母把我交了出去，
他们出卖了我的欢乐和自由，
换来了甜酒，
他们大吃大喝，糟蹋了我的自由。

未婚妻的身价放在桌上，加里西亚^③的姑娘们这样唱：

鞑靼！哥哥是鞑靼！

① 指姑娘。——拉法格注

② 最后这句话是妹妹说的，“鞑靼”在这儿是骂人的话。

③ 加里西亚，波兰东部，乌克兰西部地区。

为了一个卢布出卖妹妹，
她的金黄发辫换一杯酒，
她的秀丽的面孔不值钱！

在西伯利亚的民歌中，姑娘控诉父母：

他们把石头的心藏在匣子里，
他们把钥匙投在沧海中。

父母在和男方派来的使者谈判卖女的条件时，似乎怕被女儿的哭声喊声所打断，把她关在大门外，即使天寒地冻的季节，买卖谈妥了以后才许她回屋。

如果习俗要求装出这种买卖的方式，女家同时却也必须装出舍不得和女儿分离的样子。贝里地方的新娘，在动身去教堂举行婚礼时，脚上穿的鞋子掉了，没法子出门去；她父母轮流给她穿鞋，可是穿不上；只有新郎自己能把鞋给新娘穿上。这个仪式由来甚古。据格来戈阿·特·都尔的叙述^①，后来在玛尔莫底野成了修道士的来沃巴尔谛，先给他的新娘戴上指环，吻了她一下，给她一只鞋，在这以后，结婚典礼开始进行。马其顿人拿一只鞋送给新娘^②。犹太寡妇把她小叔的鞋脱去，如果小叔不愿娶她为妻。^③在威尔斯地方，未婚妻的家人父母把家里的旧鞋全从窗口扔出去，扔在新郎的朋友们的头上。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表示，也就是宣告谁也不愿意并且不能出门到教堂去。

举行婚礼那天，未婚妻为了演好她应演的脚色必须哭泣；万

① 见《神父传》，第20章。——拉法格注

② 见《吕枯耳古斯》，第13节。——拉法格注

③ 见《申命记》，第25章，第9节。——拉法格注

一她眼泪不听使唤，在上波卡日^①地方，人们干脆毫不客气地在新娘的鼻子底下切开一头洋葱。这种悲痛的表现是必不可少的，据瓦隆说：

在罗马，每逢公共节庆不举行婚嫁，因为姑娘们在出阁时是悲愁的。

……新娘，
你从此和母亲分离，
为的是去伺候一个陌生人……
新娘双脚湿淋淋，
并不是玫瑰花上的露水，
这是流淌下来的眼泪。
啼哭吧，墙上的雕饰屋下的椽，
你们失去了家里的一朵花！

俄国的已婚妇女对新娘说：

离开双亲心痛苦，
离开父母心痛苦；
到陌生的家庭中去混熟，
和陌生的父母去混熟也痛苦。

可是，如果象上面所述，女家虽然出卖了他们的姑娘，收下了身价，也必须表示失望，设法不让姑娘出阁，甚至要在去教堂的路上把她抢回来；而男家这方面正相反，却用粗暴的态度接待新娘，她好象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对于她，人们必须指定在那儿

① 波卡日，草原与丛林地带，同时也作地名用。在法国诺曼底、布列塔尼与旺岱均有波卡日。

存足，指定非做不可的劳役。在香巴涅^①地方，新妇必须跪在一捆荆柴上，恳求男家给她开门，她把恳求的歌词唱三遍。在加斯科涅地方，公公是这样接待新儿媳的：

正如你看见的炉条，
你婆婆的牙齿就有这么长。
你瞧，新娘，这些角角落落，
你要不好好打扫，当心挨揍。

在斯巴达，俄罗斯，过去人们剃光年轻新娘的头发；在罗马，新媳妇进丈夫家门时，手里拿着纺线的纺锤和纺锤杆；在许多地方，新媳妇跨过门坎时必须拾起一把扫帚。斯拉夫的新妇这样地悲叹：

他们将我嫁给了一个傻瓜，
他的家庭可不算小，
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哦！哦！我真是苦命！
还有四个兄弟三个姊妹，
公公说：娶来了一头母熊，
婆婆说：娶来了一个邋邋婆娘，
小姑们说：娶来了一个好吃懒做的，
小叔们说：娶来了一个吵架的因由。
哦！哦！哦！我的命多么苦。

喜剧结束之后，现实生活开始了。

^① 法国古行省，在今法国东北部，香槟酒出产地。

民间的结婚礼俗是混杂着歌唱和哭泣，舞蹈和宴会，悲叹，趣剧以及强暴举动的一出戏剧的各场各幕；这是由各国人民创作并且演出的一出戏剧。主题只有一个，互有出入的仅仅是些附加的情节。

这出戏以希奇古怪的仪式中谈妥的婚约开始，只要 we 想一想乡下人的粗鲁，就知道为什么男方派遣的使者先得看日子的吉凶，接着经过很长的谈判，终于以祷告神明结束这一项买卖合同的订立过程。

到第二幕，未婚夫和他的朋友们拿了议定的代价来“提货”，来领取那位姑娘，周围是女家家人的哭闹和阻挠；有时女家的人甚至把宝剑拿在手里。“波雅尔^①，拔出刀来！”当新郎来领取新娘的时候，小俄罗斯人这样喊。在去教堂的途中，要防备女家的父母来反攻，他们收藏好女儿的聘礼之后，想要设法夺回已经出卖的女儿。这出戏以新妇进入男家，进入父权中心的地狱为结局。

五

要了解关于婚姻的民歌和民间礼俗的真实意义，必须认识父权家庭的风俗，如同斯拉夫民族各国给我们保留着的那样。

财产并不是个人所有，而是集体所有的：房屋、土地以及经营土地所必需的工具和牲口，都属于全家。现存的家庭成员，仅仅是被认为有使用权的人，从祖先手里接受了这些财产，将来必须传给后代。家长是集体财产的管理人；这家长可以是祖父、父

^① 波雅尔，古俄国贵族之称。

亲、或长子；有时又可能是母亲或最小的儿子，在封建时代的布列塔尼就有这种情况。家长应当维持全体家庭成员的生活，除了那些被驱逐出去，不再算为家中成员的人。家中的女儿们和儿子们，儿媳和孙子孙女，全得低头于家长和他的妻的权威之下。我在一八七一年曾经有机会考察了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区波索地方的一个父权家庭：四代同居在一所房子里，生活在祖父，一个九十岁的老汉的名义上的领导下，实际的领导是他的长子。如果我们仔细寻找，我可以在奥弗涅^①、加斯科涅，以及几乎在我国每一个省里，找到这种家庭形式的无数遗迹。

在俄国，家长监督和领导集体的劳动；他的权威是专制的，由他选举出来的地方官们都支持他；他用肉刑处罚在他命令之下的男人和女人，他可以将任何一个不驯顺的儿子送到军队里去，甚至送到西伯利亚去。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父亲有权卖掉或杀死他的子女和儿媳。上帝给予犹太人的法律也是这样尊重父亲的：

有一个人，当他的一个儿子恶劣忤逆，不听从父亲的话，也不听从母亲的话，父母责罚了他，过后仍然不听，于是父母抓住这儿子，把他带到本城父老跟前，在城门口。父母对本城父老说：这是我们的恶劣忤逆的儿子，他毫不听我们的话，他贪吃酗酒。于是城中之人投石击之，使之死亡。这样你就从以色列人之间消灭了一个坏人。^②

父权家庭是一个自主的整体，它自给自足，它是国中之国，有它的宗教，它的不能变卖的公产以及它的最高执法官，希腊人把他称为“王”（βασιλεύς）^③；这种家庭的成员可以互相仇恨，

① 法国古行省，今东部山区。

② 见《申命记》，第21章，第18—21节。——拉法格注

③ 括弧中的希腊文是拉法格原注。

互相残害，可是他们总是团结一致来抗御外敌，抗御不属于家庭集体的一切。当家中的一个儿子带了他年轻的妻子，来到这对外来的一切全怀敌意的环境中，她是被人用猜疑的心情，作为敌人看待的。人们只以女仆的身份容纳她，最艰苦的劳役应当落在她肩上。小俄罗斯人有一句很有特点的成语：

谁去打水？儿媳妇。

谁要挨揍？儿媳妇。

为什么要揍她？因为她是儿媳妇。

诺曼底的妇女唱道：

回到家中，

挨打就是我的年俸。

加斯科涅有一句成语：

欢笑的妇人马上就该哭了。

作为丈夫和公婆的奴婢的年轻妇人，听从众人的指挥，并且挨众人的打，这算是她的额外收入。大俄罗斯的一首民歌给我们更好描绘了小媳妇的处境：劳累得直不起腰来的时候她这样低唱：

我年纪轻轻，困倦想睡，

脑袋倒向枕头边；

公公在前房走去走来，

他在前房怒冲冲地走。

他东敲西转，东敲西转，

吵闹得不让儿媳妇睡觉：

起来，起来，好吃懒做的！

起来，起来，睡虫！

你这个懒婆娘，睡虫，没规矩的！

丈夫倾听这些怨言；他爱妻子，可是 he 不能冒犯父亲；他不能维护妻子；他只能替她抱不平，偷偷地对她轻声说：

睡吧，睡吧，我的小乖乖，

睡吧，睡吧，我的温柔的人，

疲惫，困乏，只怪结婚太早！

陶松先生说：“据我所知，不止一个妇女，为了逃脱这日常苦刑，只好自杀了。”

公公在儿媳身上具有一切权利；常常他自告奋勇地在儿媳身边执行他儿子的职务。法院里的讼案暴露了可怕的争风惨剧；常常有家长被儿子用斧头砍死，或被儿媳毒死的事，因为死者曾对儿媳施行强暴，所以她要报复。在父权社会的初期，这种公公与儿媳通奸的事是一种很自然的实践，他玛的故事^①就是明证。犹太将他玛前后配给他的两个儿子，珥和俄南为妻。上苍用不同的理由，使两个儿子先后死亡。第三个儿子名叫示拉，还是个少年。于是家长将儿媳送还娘家，叫她在等到幼子到达成亲的年龄时再来。犹太好象忘记了他的诺言。为了提醒他，他玛就去找他，头上罩着面幕。犹太以为她是个卖淫的，就靠近了她。犹太发现她已有身孕，命令人把她用火焚毙。当他儿媳设法证明使她怀孕的就是他自己时，犹太马上承认“她比他自己更公正”。于是他将他玛配给幼子示拉为妻，并使他玛所生的一对孪生子认示拉为父。一直等到无数年头过去以后，上苍

^① 见《创世记》，第 38 章。

才想起斥责那些“发现儿媳裸体”的人。丈夫的兄长也僭妄地对于新媳妇保留初夜权。为了制止这种乱伦的行为，宗教不得不出来干涉。艾希奥特以宙斯的忿怒来威胁

登兄弟之床而私其妇者。

耶和華宣稱，“发现兄弟之妻的裸体者”^①是可惡的。

仅次于家长的是他的伴侣：婆婆。她在全家妇女身上作威作福；由于她的监督更为严密，她的专制更为经常，因而她比家长更令人难以忍受，她是家中最使人畏惧，同时也是最被人憎恨的对象。她的精神影响一直扩张到男子，尤其是她的儿子们身上；儿子们盲目地顺从她，甚至听她的命令去犯罪。苏格兰的有名的《爱德华之歌》中的母亲武装了弑父者之手。当爱德华满身血污，怀着刚刚杀了人的恐怖心情来到他母亲面前，她盘问他，他回答说杀死了父亲，为了惩罚自己，他要亡命出外，漂流四海，他抛弃他的宅第、妻室和子女。

你将留下什么给你亲爱的母亲？

爱德华，爱德华！

回答我，亲爱的儿子。

我将留给您地狱的诅咒，

母亲呀，母亲！

我将留给您地狱的诅咒，

因为您叫我干了这样的事！

圣东日^②的民歌中，母亲怂恿儿子去杀害媳妇，儿子委婉地回答道：

① 见《利未记》，第18章。——拉法格注

② 圣东日，法国古行省，在西部，大西洋岸。

耐心等一下吧，啊，母亲，
啊，我的最亲爱的母亲，
耐心等到星期日早晨吧。

他终于服从了。在普洛旺斯^①的民歌里，媳妇被杀害时正在坐蓐，男人将她和自己的婴儿一起杀害了。在民歌中，母亲是邪恶的精灵，她的儿子们不由自主地服从她，他们至多只晓得在罪行犯下了以后咒骂他们的母亲。保加利亚的民歌《斯笃扬》指出，在儿子的心灵上不可能发生反抗母亲的想法。被母亲造谣诬蔑激起狂怒的斯笃扬，在不可遏止的嫉妒的冲动下杀死了他的妻；当他发现死者是清白无辜的时候，

他拔出刀子
刺穿了自己的心房；
面对波丽央斯加，他说：
我的爱，你咽气吧；我们一同死，
让我母亲高兴得昏过去。

在法国各省，在加太洛涅^②，在意大利，人们找到建筑于同一主题上的一组民歌：丈夫出门跟封建郡主去打仗，或者去解放圣墓^③，把怀了孕的妻扔在家里感到绝望。

去吧，去吧，舒索姆我的儿，
你的老婆让我来照顾。
等舒索姆出去打仗，

① 法国古行省，在西南部。

② 西班牙北部地区。

③ 指参加中世纪的十字军。

一直打到辽远的地方，
他母亲并没有
遵守她的诺言。
她脱下儿媳的指环，
脱下指环和绣袄；
给她穿上牧人的粗衣，
打发她去放小鹅。

在另一首民歌中，说母亲剥下儿媳的衣饰，去给自己的女儿们穿戴。七年之后，舒索姆回来了；他老婆不认识他了，对他诉起苦来：

七年来，我睡觉没有床，
只好蜷缩在炉灶旁，
好象一只猫儿睡在炉灶上。

在加太洛涅民歌中，这个儿媳成了看猪的人。男人接着就到他母亲房中去；吃完了晚餐，他要求给他一个姑娘夜里作个伴侣（好象在古代的法国，正同在阿拉伯民族和当今的野蛮人之间一样，客店主人有责任满足客人一切需要，包括饮食和男女）。母亲回答说：我不让我女儿们跟你睡觉，你就要养猪的小女子吧。舒索姆看见自己的妻受了这样的侮辱，随便被支使去陪客睡觉，很生气，发作道：

假如你不是我母亲，
我叫人活活烧死你；
你剩下的骨灰，
让一阵恶风吹散。

十分通俗的《舒索姆大爷之歌》，里边引用的其他民歌以及有关父权家庭的一些事实，使人对于年轻的新妇的悲惨生活，有了一个概念。任何妇女都从这一关过来的；想起自己年轻时所受的罪，做母亲的和女儿分离时就不能不感到衷肠寸断，如果她爱女儿的话。在结婚礼俗中，和最放肆的打闹逗趣同时演出的那些沉痛的姿态，都是从前父母眼看女儿出阁而发生的绝望情绪留下的记忆。在《卡列瓦拉》中，一个母亲和女儿分手时说：

在你父亲家里，你的生活是温和而娇养的；黄油和牛奶你要多少有多少；你好比田野间的一朵花，树林中的一颗草莓；你让森林里的松树替你操劳，让没有遮拦的海滩上树林的风替你呻吟。现在你要到另一个家庭里去，你要碰到另一个母亲，要听见门在门臼上吱吱格格，阴惨地响。

姑娘回答说：

我的思想和秋夜一样阴沉；和冬天一样愁惨。

接着，两夫妻便学习了相互间应尽的义务：女方应当耐心接受一切吃苦操劳的事；丈夫应当先等五年，再砍下柳枝作为教训他的伴侣之用。

德国妇女这样回答：

妈妈，结婚是怎么回事？

纺线，生育，哭泣。

母亲最怕把女儿嫁到辽远的地方去；那样的话，她就不能够保护她的女儿了。风俗习惯要求父母把女儿嫁在邻近。在希腊、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们可以碰到这样一首长歌，歌中叙述一个家庭破坏这种风俗因而受到天罚。阿尔巴

尼亚的长歌讲起，有一个母亲养了九个儿子和最后一个女儿，被钟爱的温柔女性。她长到十二岁，太阳还没有见过她的面。她在阴暗中盥洗，在月光下母亲替她结发辫。从巴比伦有人来求婚，母亲和八个哥哥都拒绝了，只有作为家长的大哥接受这个请求。可是他指着上帝和列圣起誓，万一家中发生疾病或死亡，发生悲欢哀乐的大事，他一定去接妹妹回来，让她和母亲以及各位哥哥一同欢庆或哀伤。在多瑙河的半岛上，人们制造无数的机会，使公婆准许新妇去走娘家。为了制止这一离开男家的愿望，某些地方的风俗规定年轻的新妇结婚满一年以后才许回娘家。据普鲁塔克说，菲狄阿斯雕塑的哀来安斯的维纳斯女神像

一只脚踏在乌龟上，意义是说妇女应当安于家室。

比奥细亚地方人们把接新娘到男家用过的车轴烧掉，使新娘断绝了回娘家的希望。

在我们所说的希腊和斯拉夫的长歌中，姑娘离开娘家跟着丈夫到外国去不多久，立刻发生了瘟疫，如同上天降罚一样，九个哥哥一齐病死，留下母亲“孤独得象田野间的一根苇草”。她到儿子坟上悲哭；她呼唤长子，提醒他原先的誓言。希腊的有关的歌中说：

他用云作马，用星星作缰；他请明月作伴，动身去寻找妹妹。

当新妇的各位哥哥在棺材里长眠的时候，她本人辛酸地呻吟啼哭，妯娌们辱骂她：

你呀，咱们的弟妹，你这条母狗！

你的哥哥们都把你恨入骨髓了。

叶丽查不停地哭，没早没晚。^①

等她一瞧见大哥，马上抛下一切跟了他走；她骑上马，坐在大哥的身后。保加利亚的歌词说，当她骑马穿过森林时，鸟这样唱：

哪儿有人瞧见过，哪儿有人听说过，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一同骑在马上跑。

可是在阿尔巴尼亚的歌中，加兰蒂娜不需要众鸟提醒，她已怀疑她的旅伴不是活人。

哥哥，我看见了不吉利的兆头：你的宽阔的肩膀全这么黑。

加兰蒂娜，我的妹子，枪口冒出烟来熏黑了我的肩。

哥哥，你螺旋的头发都化成了尘土。

加兰蒂娜，我的妹子，你的眼睛被道路上的尘灰蒙住了。

两人骑马到了老家门口，哥哥就不见了：

于是母亲紧紧搂抱女儿，女儿紧紧搂抱母亲，母女二人，一命归阴。

六

我们现在知道，在文明国家里，父权家庭已经达到了它的演变过程上的最后阶段，而在这父权家庭之先，曾经有过另一个形

^① 据塞尔维亚的民歌。——拉法格注

式的家庭。在那时，家长是母亲，不是父亲；只有母亲将她的姓和家产传授给她的孩子们。妇女不离开家和国，不跟她丈夫走；相反，男子是女方的客人，她随时可以打发男人走，如果认为他不再讨人欢心，或不再能完成家庭的供应人的职务。男女脚色在父权家庭中就转换过来了，妻子跟着丈夫走；她从一家之主的地位，降为丈夫和公婆的奴婢。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如此巨大的一场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没有困难的。

男子能把娶得的妻子从她母家接出来，必须给女家一笔赔偿，偿还女家所受的损失。他必须买那个女人。这种风俗习惯一经树立，姑娘们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变成一种生财之道。在《伊利亚特》中，少女被称为“alfesiboia”，意为“寻牛人”，因为嫁女的交换品是牛。有时，妇女成了一种货币单位，在阿富汗，作为杀人的赔款，应当交付十二个年轻女子；被砍了一只手，一只耳朵或鼻子，赔六个年轻女子；砸碎了一颗牙齿，赔三个女子；伤了额头，赔一个女子。

人们并不象麦克一林南所说，从女家抢走姑娘，而是买来的。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到敌对的部落去掠夺妇女、牛、武器以及别的易于搬运的物件。被俘的妇女和别的掠夺物一起，由战士们互相分享。有时一个女人先被全帮男子强奸以后，再抽签分配给中签的人。勇士就这样获得奴隶和婢妾，而不是妻子。在今天，那些已经超过了母权中心家庭的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小民族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购妻的风俗，在每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的时期，都曾经通行过。《摩奴法典》禁止出卖待嫁的女儿，并且嘱咐将男方为了获得女儿而付出的代价作为嫁奁，这说明在比较起来还相当新近的《摩奴法典》的条文的写定以前，印度人是买女为合法的妻室的。

比《摩奴法典》更为原始的耶和华，命令家长用这办法替他的儿子们找伴侣^①，为这目的买来的女子不能享受普通奴婢服役七年之后可以恢复自由这项优先权。买来为妻的女子被视为家里的一宗动产；如果她的丈夫死去，她就一个接一个地和她的小叔们婚配，正如上述的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以及《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第五至第十节）所叙述一样。这些《圣经》中的旧事，应当能使西班牙人不再惊奇地看待墨西哥的印第安人。

买女为妻，而且不让她们回娘家，即使她们成为寡妇的时候，因为死者的兄弟娶寡嫂为妻，如无兄弟，则由近亲男子，娶她为妻。

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些部落中，妇女是用赎售方式出卖的，至少一部分如此。可是赎购制度对于购者说来，并不比现款交易舒服。因为他只能算半结婚，他老婆仍旧住在娘家，如同母权家庭时代一样，同时他还得和仆役一样给女家服务，直到议定的代价全部付清为止。居住在郁加堂半岛^②上的马亚斯族的某些部落中，男子给他未来的岳父服役四、五年，才能够得到他的女儿。这种惯例，在雅各时代的犹太人之间也是严格执行的，因为雅各自己不得不替拉班服役十四年，才能娶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结为妻^③。勃拉代先生发表了加斯科涅民歌的两个断片，使人假设上述风俗在法国南方也曾经存在过。

可是，在父权的风俗习惯成为自然，以及妇女在家长的侮辱性的压迫之下低头之前，男子除了先得用礼物或若干年的家庭劳役来满足姑娘的父亲之外，还一定要得到姑娘自己的同意。

① 见《出埃及记》，第 21 章，第 7、8 两节。——拉法格注

② 郁加堂，南美洲半岛，在墨西哥海湾。

③ 见《创世记》，第 29 章。

在墨西哥的普艾勃罗斯印第安人族内，小伙子先付清了姑娘的身价，接着便日夜在女家的小屋周围转，一边吹着笛子，为了打动他的杜尔西内的心^①。如果她不露面，这就意味着她不接受他做丈夫；在这情况下，父亲必须把已经收下的赠礼还给小伙子；如果情况相反，姑娘出来走向小伙子，那么他就带她回家去完成了婚姻，并没有旁的仪式。奥勃巴斯部落的少女逃到树林里躲藏起来；如果小伙子找她三次不能有两次发现她的藏身处，只好作罢。

凡是父权最发达的地方，出卖女儿根本不问她本人愿意与否。如果她不肯跟她的购买者走，并且进行抗拒，购者打她一顿，再用强力把她带走。农夫对付在市集上买来的不驯的牲口也就是这样。各个不同的民族在结婚那天演出的装作强抢的一套行动，证明在从前要说服姑娘离开娘家，必须仰仗打击性的论点。在印度，罗马以及别的一些地方，男人用标枪的矛头在他妻子的头发中间划一条分界线；这一仪式使人回想到古时男子不得不打女子的头部，使她昏晕，为的是更便于把她抱走。这正如现代的野蛮人之间所实践的一样。

父权家庭开始时期，父亲对于子女的慈爱是非常薄弱的。犹太人的上帝命令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时^②，要求他做的牺牲并不是象人们所想象那样艰难。犹台^③、罗马和希腊以及别处的族长，卖掉或杀死他们子女而并不感到巨大悲痛。妇女的慈爱却比这深刻。议定的代价拿到手以后，父亲就让女婿

① 杜尔西内，是一个普通村妇，可是在堂·吉珂德眼中却成才貌双全的高贵夫人。这儿泛指一般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况。

② 见《创世记》，第22章。

③ 犹台，犹太古国所在地，在地中海与死海之间。

自己去想办法；他把女儿卖掉，可是并没有答应把货送到顾客家里，购者自己负责处理。再说，难道他不需要学会怎样驾驭他的老婆吗？堪察加的野蛮人的风俗，可以使我们对于古代文明民族在同样场合所发生的事有一个概念。在通常的情况下，年轻的堪察加人到邻近村子里去找女人。他以仆役身份进入他所垂涎的姑娘的父亲家中。等到服役期满，他在请求之后，获得抓捕姑娘的许可。这一手续可不是最容易的。母亲和周围的老婆子们给被卖掉的姑娘保镳，和姑娘睡在同一间房里，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男子每次想动手实施他的计划，老婆子们立刻扑过去，用指甲抓他，揪他的头发，拳打脚踢，十分粗暴，逼得男的不得不放手。有时他要等待一年两年之久，才能够得到顺手的机会。有一个旅行家讲，他见到一个男子，服役七年之后，还没有能结婚；相反地，他却被卫护未婚妻的那些母龙们把身体都搞得残废了。不愿忍受这样的命运的年轻人，去乞援于他的友人们，大打出手，把他的未婚妻从那些保护人手中夺过来。到手以后，他还得保护她，不让那些要想把姑娘抢回去的老婆子们来反攻。

来斯谛甫·特·拉·勃勒东在《尼古拉先生》^①中，给我们保留下来一种游戏；在可爱的外表之下，这种游戏使人回想起堪察加的粗蛮的风俗：

“贞女戏”表现各种戏剧姿态。人们用参加游戏的女孩子的围裙和小伙子上衣，盖在扮演“贞女”的姑娘身上，直到堆成一座尖塔。小伙子们接着就围攻这座塔，姑娘在四边防守：

——桐丹娜，留神门户，

门户是不是开着？

^① 一七九四，第1卷，第144页。——拉法格注

——不，她躲在里边，
那伤心的小姑娘。
——我们要她，娶她，
和她结婚。
——不，不，结婚之后，
你们会拚命打她。

小伙子们的本领在于将盖在贞女身上的衣服全部抢走，而不让一个姑娘碰一下！于是贞女属于小伙子们了，别的姑娘们这样悲叹：

一朵去了花瓣的玫瑰，
她不久就象那样；
从李子树上摇下来，
她不久就要被吃掉，
被山鼠吃掉；
可怜的倒楣孩子，
象染指甲的红花，
她将要枯萎。

于是她算是交给了小伙子们。男女两边分站，中间留一块空场，贞女被人拉到中间。她合掌恳求姑娘们，一边看着她们：

——啊，你们要抛弃我吗？
哎，我是不是已经被你们交出去了？
——这是你的命运，
不得不嫁郎随郎。
可是我们会替你哭泣，
一年四季，

听着你在挨打。

姑娘接着发出悲痛的喊叫，一个姑娘去披散贞女的头发。这时小伙子们走上前去，围住贞女。她跪下，合掌。小伙子们假装心肠软化，对她说：

来吧，来吧，我们保护你，
比这些穿裙子的丫头更合适，
她们要想保护你也不能。

贞女站起来，将手给她所喜欢的那小伙子拉着，那就是她的丈夫。游戏到此为止。最后小伙子们很有礼貌地将那姑娘送还给她的女伴们……这个游戏今天已经绝对没有人玩了。

就是这样，关于婚姻的民歌和礼俗保留着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过去时代的风俗。*

* 本文参考书(拉法格注)。

Ch.Ribaut de Laugardière: les Noces de campagne en Berry,1885.

P. Sébillot: la Littérature orale de la haute Bretagne,1881.

J.Bujeaud: Chants et chansons des provinces de l'Ouest, 1865.

J. -F.Bladé: Poésies populaires de la Gascogne,1881.

Comte de Puymaigre: Chants populaires du pays messin, 1881.

Major-général Campbell: Personal narrative of service...in Kho distant,1864.

E.Roll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1883.

J.Mac-Lennan: Primitive marriage, 1876.

H.Bancroft: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R.-S. Ralston: The songs of the Russian people,1872.

A.Dozon: Chants populaires bulgares, 1875.

Méjusine: «le Matriarcat», —Nouvelle Revue,15 mars,1886.

(译者按:以上各种著作均无中译本)

雨果传说

从今以后，可以从历史的大公无私的角度来看维克多·雨果了。

一八五二年的政变^①以来，雨果已经成了传说中的人物。在帝政时期，为了反对波拿巴^②和拥护共和的宣传获得益处，人们不敢反对这种寻求半神化的人物的、幻想的结晶^③；五月十六日的事件^④以后，也就没有必要去搅扰一个已经老迈而且不再起作用的人物的晚年安宁。可是今天，这位诗人被报界歌颂，被承认和宣布为“本世纪的大人物”以后，已经安息在号称“天才们的庞大坟墓”的先贤祠^⑤中，于是批评界重新获得了批评他的权利。批评界可以不再顾忌政治利益的牵累，和徒然地得罪一个已经不能为害的老人，而来研究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生平。批评界有责任把埋在谎话和夸张之下的真相发掘出来。

雨果崇拜者看见亵渎神明的批评居然敢攻击他们的偶像，

①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七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议会宣布他为法兰西皇帝，号为拿破仑第三。

② 波拿巴，拿破仑的姓。

③ 意思说：荒唐的传说的形成。

④ 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1808—1893），突然撤换内阁总理，企图政变，由于当时忠于共和的人士坚决反对，未能成事。

⑤ 先贤祠，巴黎市内的巨大建筑，从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八〇年，修建完成。初为神庙，革命后成为有功于祖国的大人物埋骨处。

必将大为愤慨。可是，请他们沉住气吧。历史的批评并不在乎如何讨人喜欢，也不怕别人不高兴。

这一篇根据一八六九年收集的资料写成的论文，并不企图对这一个题目作彻底的探讨，只企图将如此古怪地不为人所知的雨果的真实性格，大白于天下。

保尔·拉法格 圣贝拉奇，1885年6月23日①

—

一八八五年六月一日，巴黎举行本世纪规模最宏大的葬礼，被埋葬的是维克多·雨果，il poeta sovrano②。一连十天之久，全法国报纸给法国和欧洲的舆论下了一番准备功夫。由于红旗的游行，和拉雪兹神父公墓中警察的冲锋，重新唤醒“血腥的一周”③的记忆，一时颇为激动的巴黎，又开始专门关心曾经是“人类良心的最出色的代表”的那个人。为了颂扬“曾经体现了活生生的人道思想的那位天才”，报纸用整整三版，还不够登——第四版被广告占满了。虽然维克多·雨果曾用过许许多多赞扬之词，丰富了语言，当新闻记者们要用这语言，表示钦佩这位“宇宙

① “这篇论文，写于雨果逝世之翌日，至今已有好几年了，可是仍不失为独到之作，因为文中研究的雨果的公众生活，尚未经人研究与批评。巴黎，一八九一年三月三十日，保尔·拉法格。”——原注

② 意大利文：至高无上的诗人。本指但丁，此地借用。

③ 一八七一年五月末，巴黎公社在军事上失败，以A.梯也尔为首的反动派，对于抵抗到最后的公社社员作血腥屠杀，所以历史上称这一年五月的最后一周为“血腥的一周”。公社武装抵抗的最后核心，是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在那墓园里，坚持到最后的公社战斗员，弹尽援绝，没有一个人投降，全都被敌人屠杀了。至今巴黎的劳动人民，每年五月底，派代表到那墓园中，面对最后几个公社社员殉难处“社员之墙”致敬。

间最巨大的思想家”，却感觉语言贫乏，于是有人只好借助于图像了。有一张晚报，感到言词不够用，只好在第一版画着一个正在沉入海中的太阳。雨果的死，无异于天上星辰的殒落。“艺术之道穷矣！”

居民被报纸的热烈空气所激动，有三十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跟随着穷人的柩车^①，把诗人遗体送进先贤祠。柩车经过的广场、街道和两旁人行道上，看热闹的有一百万人。

标志着帝国勋业的凯旋门^②上，挂着一方志哀的大黑幔，街上煤气灯和其他路灯，透过黑纱，射出惨淡的光线；用长毛绒布和长命花扎成的花圈，躺在灵床上的雨果的图片，刻有“国丧”字样的铜质纪念章……总之，所有能象征绝望的哀痛的东西全被用上了；可是广大的群众，对死者既无惋惜之感，对作家也没有保存什么回忆，雨果使群众对他漠不关心。在他们眼前，被人送到先贤祠去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诗人”，这一点，群众仿佛茫然无知。

兴高采烈，纷扰杂遑的人群，对于天气和戏剧式的场面，表示满意；观众打听那些仿佛是为了使观众高兴而在游行的名流的姓名，和各地、各城的代表团；观众赞美用马车载着的，大得和纪念碑似的花圈；观众给射击团体吹奏的、刺耳的嘈杂笛声鼓掌；观众用讥嘲的笑声，欢迎岱路来特和他的穿着绿色大衣的俨乎其然的神气；一等到“口福长享”^③团体的旗帜过来，——他们的标记中的煎兔，——用马粪纸做成的庞大的注射管，更使观众

① 雨果在他的遗嘱中声明：“我给穷人们五万法郎，我愿意人们用穷人的送葬马车，将我的灵柩送到墓场……”

② 巴黎的星场凯旋门，是根据拿破仑一八〇六年二月的命令建立的，到一八三六年七月，方始完成。

的欢乐达到顶点。

演员和观众，都兴高采烈。那倒是真的，几条大街上的居民，由于死者的遗体不打他们门前运过，感到失望；他们怀着醋意，估计假如遗体经过他们门口，整把的钱钞一定会落入他们的口袋；他们怀着恨互相告诉，某些窗户，某些露台，用几百法郎或几千法郎租出去了；三个钟头的时间，房东的收入比六个月的房租还多。可是愤懑不平的怨声，消失在普遍的欢乐声中。圣弥昔尔大街上那些女客^④混迹的酒店，在门口的人行道上搭满了台架；人们出了重金，买得在台架上坐着晒太阳，喝加水或加葡萄酒的啤酒的权利。那些沾小便宜的人，天一亮就去占了好位置，有的放一张椅子，有的用桌子、长凳或梯子，临时转让给好奇的人，借以获得足以过两天财主式的、吃喝玩乐的生活的本钱。旅馆、酒馆的老板，和开餐馆的人们，高兴得满面笑容，用手在衣袋里扞摸着在这节日里挣来的五法郎一块的大把钱币。其中有一个人，神气十分自信地说：“若要生意兴隆，必须每星期死那么一个维克多·雨果！”生意确实兴隆得很！鲜花和送葬的旌旗，报纸，图像，涂成古铜色、金色或银色的锌片做成的七弦琴，电镀的纪念章，带别针的肖像^⑤，黑纱，袖纱，围巾，三色的和五颜六色的缎带，以至啤酒，葡萄酒，火腿香肠之类，无不畅销；饥不择食的人们，就站在街上，或者站在柜台前面，拿来就吃、就喝，不计较价钱，也不问吃的喝的是什么；同时，卖春业也大为兴

③ 参加送葬行列的烹饪团体，这种团体往往由讲究饮食的人组成，在他们的旗帜上可能绘有煎炒的兔肉，象征美味；至于注射管，疑为积食之人，用以洗涤肠胃者。

④ 不正经的女人。

⑤ 亦可广义地理解为一切放在显著地位的肖像。

隆——四面八方，从外省或外国来的人，和卖春的女人寻欢作乐，这也算是对死者表示一番敬意。

六月一日的葬礼，对于入先贤祠的死者，对于追随死者遗体到先贤祠去的那个阶级，都是非常相称的。作为无产阶级觉悟部分的法国和外国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没有派代表参加维克多·雨果的丧仪。无政府主义者却是例外，并且为了再一次使他们自己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区别，把他们的黑旗与送葬行列中的五色缤纷的旌旗夹杂在一起；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艾里塞·邵可侣，请求他的朋友那达，把他的姓名登入丧仪册。然而，一方面政府在禁止展开红旗；另一方面瓦克里先生在宣称，雨果在放逐期间，每逢政变^①的牺牲者下葬，雨果总跟在红旗后面走，激进派的报纸也在要求给公社的旗帜^②以上街的权利，并且提醒大家，在一八七一年，被帝政放逐在国外的雨果，曾经打开他在布鲁塞尔寓所的大门，接纳来自巴黎的逃亡者^③，这一切都似乎争先恐后地邀请革命志士们，在雨果的灵柩周围聚集起来，作为各共和党派的联合中心。可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拒绝参加六月一日迎神赛会式的游行。

伦敦城的大亨们，接到了参加诗人葬礼的邀请，并没有派代表团来；因为他们的理事之中，有些人宣称读了雨果的作品，简直莫名其妙；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拒绝参加葬仪，确乎是太不了解维克多·雨果了。毫无疑问，伦敦那群体面的米昔林、吕艾尔以及里洪—阿勒曼^④之流，脑筋中以为死去的那个作家，

① 指一八五二年拿破仑第三政变。

② 巴黎公社的红旗。

③ 巴黎公社失败后，逃亡外国的社员。

④ 米昔林、吕艾尔、里洪—阿勒曼，都是英国财阀。

也只是一个笔耕的无产者，这种人将自己的脑子，按星期或按年，租给出版界的阿谢特或报界的维勒梅桑。如果伦敦的大资本家知道死者在洛特希尔德银行立有户头，他是比利时银行最大的股东，他生前是个有眼力的人，他怕法国常发生革命，而且大家传说要焚烧国家的“债务总册”，所以把自己的资金存放在国外，他从不改变小心谨慎的态度，他购买了五十亿祖国解放公债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这公债有六厘的利息；如果伦敦城的大亨们听说诗人一生出卖字句，累积了五百万法郎的财产，他曾经是个精明的文学商人，在讲价钱、订合同对自己有利的本领上，他是个大师，他发了财，他的出版人却破了产，这种事情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人们这样列举死者的头衔，那么，作为新旧两世界^①商业心脏的伦敦城的体面代表们，对于参加上述重大葬礼这件事，决不会再讲价钱的；正相反，他们势必一定要对这位善于将诗歌和生意经联系起来的百万富翁表示敬意。

在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的法国资产阶级，在雨果身上发现本阶级的本能、热情和思想的最完整最出色的人身化之一例。

资产阶级的报纸，将整栏整篇的夸张的歌颂投掷在死者身上，并以此陶醉自己，却疏忽了维克多·雨果富于代表性的一面，没有把它突出来；在后世眼中，雨果的最真实的头衔恐怕倒是在这一面，所以我试图着来弥补这一遗漏。

二

合法王朝党人^②不能宽恕维克多·雨果，因为他在一八三

^① 指欧洲与美洲。

〇年前是激烈的保王党和热烈的天主教徒，一八三〇年以后却转到共和党去了。合法派忘记了，有一个特·拉·洛许雅克兰男爵^③，旺岱派^④的子弟，参加了第二帝国^⑤的贵族院，曾经豪爽地回答上面所说那一类质问，说：“除非傻瓜笨蛋，才永远不随风转舵。”不能采取这种贵族式的轻蔑态度的诗人雨果，对他所脱离的党派，从来不作这样鲁莽的辩解，可是他愿意向共和分子解释，为什么他曾经是保王党，一八三一年他在他的诗集《秋叶集》序文中这样写：

我母亲是旺岱的“女匪”^⑥；十五岁时，她穿越波卡日，和彭相夫人、洛许雅克兰夫人一样。我父亲是共和国和帝政的军人，在欧洲到处征战。我在母亲膝下长大，并且深受她的意见的影响。在她看来，革命就是断头台，波拿巴夺取人家的子弟，帝政建立在战刀的威力下。^⑦

母亲方面的影响，没有别的影响和它抵消，在雨果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对于拿破仑和革命的强烈的仇恨，因为：

-
- ② 拥护波旁王室长房的人，称为“合法王朝党人”。一八三〇年事变以后，查理十世（波旁长房）退位，继位的路易·菲立普一世，属于波旁王室奥尔良支派。
- ③ 特·拉·洛许雅克兰（1805—1867），他本来是旺岱派，后来投到拿破仑第三麾下，一八五二年入元老院。
- ④ 旺岱派，旺岱，地名，见第23页注①。在法国革命期间，保王党曾经在该处发动叛乱，旺岱派即以此得名。为首的是一些极端反动的贵族分子，如彭相（1760—1793）等，他们目的在于颠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使封建统治复辟。
- ⑤ 即拿破仑第三的政府。
- ⑥ 凡旺岱派的妇女，被共和派称为“女匪”，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手执武器，参加叛乱。
- ⑦ 见雨果的散文集：《文哲杂论》（1831），第1卷，第203页。——拉法格注

他一切都服从母亲，母亲要他干什么，他立刻就干什么。^①

雨果的保王思想，无非一片孝心，而且大家知道，谁也不能比雨果更当得起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这一类称号。^②

一八三〇年转变态度的雨果，被他自己的想象力推动着，把他母亲的意见，设想成为符合他自己解嘲所需要的样子，而不是当时的实情。在事实上，那个“女匪”为“王上”到处乱闯，却爱上了一个“巴多”^③——一个共和党人，这位 J.-L.-S. 雨果，为了赶时髦，怪可笑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勃鲁都斯^④。她是在南特认识勃鲁都斯的，那儿设有军事委员会，有时在一天之间，委员会审判和处决若干批“男匪与女匪”，每批十人或十二人。在这个委员会里，勃鲁都斯·雨果担任录事职务。一七九六年，那位“女匪”和那位共和军人举行了民事结婚^⑤。那军人这时显出十足的勃鲁都斯气派，他已升任为某军事法庭的检事；他执行这一职务，直到一七九七年。至于那军事法庭，审判保王党人，草草了事，只要姓名、身份和嫌疑犯名单上记载相符，就不问青红皂白，判处死刑。稍后，“女匪”跟着丈夫到马德里，给在西班牙王位上代替合法君主的约瑟夫^⑥的朝廷做点缀品，并且允许她的

①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版，第1卷，第147页。——拉法格注

② 这一小段含有讽刺的口吻。

③ “巴多”（Pataud），此字从 patriote（爱国者）变来。当时革命者自称为 patriotes，反革命分子加以嘲笑，管他们叫 Patauds。

④ 勃鲁都斯，古罗马的革命家。维克多·雨果的父亲以勃鲁都斯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威武与古雅。

⑤ 所谓“民事结婚”，指不在教堂内按宗教规矩举行的婚礼。此地所说的是维克多·雨果父母的情况。

⑥ 约瑟夫（1768—1844），拿破仑之兄，在一八〇八年与一八一三年间，被封为西班牙王。

长子亚培尔^①穿上波拿巴手下人的制服，充当侍童。如果雨果夫人真的有她的政治见解，那么她的保王思想大约也是很柏拉图式的^②；否则，势必应当承认这个为人如此勇敢，在友谊上如此忠实的妇女（她曾经冒了万险，把受帝国警察追捕的拉奥里^③将军，在她的阜央丁^④寓所，隐藏了十八个月之久），放弃了她的信仰，并且和她原来的政党的、最残酷的敌人订交。雨果想必不知道用什么借口替自己辩解才好，因此只好以和他亡母生前的行径明明相矛盾的见解，加在她头上，同时用背叛政党，背叛她曾经誓死效忠的国王的叛徒面目，把他母亲介绍给我们。雨果是个孝子，居然不得不这样诽谤亡母，诽谤对自己的孩子这样不辞辛苦的母亲，她用了这样大的温爱，来抚育教养父亲无暇顾及、并且听其自然发展的孩子们，雨果心中想必很痛苦。但是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找到一个人，把他的保王倾向诗篇^⑤的责任，完全推卸在这个人身上，因为这诗篇使他感到累赘的程度，更甚于打算越野逃亡的囚徒，脚上用铁链锁着沉重的铁球。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人，于是他找到了他的母亲。这样，他可以举出减轻自己罪状的理由。在那时代，大家用各种方式，

① 亚培尔·雨果（1798—1873），是诗人维克多·雨果的胞兄，长维克多四岁。

② 意即完全抽象。

③ 拉奥里（1766—1812），曾在革命武装莱茵军统帅马索（Marceau）将军帐下作参谋，后因反对帝制，被杀害。

④ 阜央丁，本为修道院名，此地指巴黎巷名。雨果在那里和他母亲一同寓居的时期，是一八〇八年到一八一三年。

⑤ 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六年之间，只要王室有事，不论红事白事，雨果总拿起他的鹅毛诗笔来写诗。有时王府添丁，有时洗礼，有时丧事，有时登位，有时受封，无不引起雨果诗兴勃发；那期间，他是替王室办私差的御用诗人，正如诗人贝尔孟台之于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一样。——拉法格注

利用母亲；母亲已经成为戏剧中的重要枢纽。在舞台上，杀人的凶手举刀欲砍，一想起母亲来，手臂就麻木，刀就砍不下去了；或者女主角正要被强奸，甚至是乱伦的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露出母亲的十字架^①，女主角才算得救。夏多布里盎的母亲一死，使一七九七年的怀疑主义^②的、卢梭信徒的夏多布里盎，一变而为写作《阿达拉》与《基督教英华录》的、以神秘色彩感染人的、一八〇〇年的夏多布里盎。经常总不会比舆论前进二十四小时，可是永远善于紧追着舆论的维克多·雨果，猴儿似地摹仿他的老师夏多布里盎，而将舞台上百发百中的窍门，应用到他私人生活上来。

雨果的保王主义无论是应景的也好，有他母亲方面的来源也好，都无关紧要；没有疑问的是他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是很幸运的，因他的书销路并不好；他那本《冰岛莽汉》^③的出版人一八二三年给他写信，说初版五百册堆存在书库里，不知如何脱手。路易十八^④在一八二二年九月，从他的特别经费中拨给雨果一千法郎，作为年俸；一八二三年二月，又从内务部文学基金中，拨给雨果第二笔年俸，这一次是两千法郎。

维克多·雨果和他的两个兄弟，亚培尔和欧仁^⑤，勇敢而坚毅地向上述的文学基金长期进攻；一八二一年，他们大发牢骚，

-
- ① 此处多半是指欧洲妇女通常挂在项链上，藏在内衣里面的小十字架。
- ② 拉法格在他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文中，详细分析和评述了夏多布里盎。此地所说的“怀疑主义”，主要是指对宗教信仰的怀疑。
- ③ 雨果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二三年。
- ④ 路易十八是路易十五的孙子，革命时期流亡在外国，拿破仑帝制覆没以后，回法国搞王室复辟，死于一八二四年。
- ⑤ 欧仁·雨果(1800—1837)，维克多·雨果的二哥。

因为内务部没有津贴他们的双月刊《文学保守者》。^①他们拚命维护这项“爬虫的基金”^②，同时又垂涎欲滴地向这基金进攻；因此《文学保守者》很愤慨地反对班加曼·贡斯当，说这

过时的文人，使议会否决一笔用来鼓励文人的四万法郎的基金。这一个自由派议员的目的，据他说，在于防止内务部用这笔钱，去收买几个为它效力的，舞文弄墨的笔战家。^③

减削内务部的秘密基金，无异染指于雨果弟兄们的私产。一八二六年底，雨果向特·拉洛许甫古子爵要求增加由上述基金中支付的他的津贴，他说：

自从我的年俸发下来以后，已经过了四年了。我的年俸虽然一直没有变动，我至少可以替别人高兴（其实他并不高兴）^④，眼看王上的恩泽，使我的文友之中，若干人的年俸已有所增益，其中有几个人，年金比我超过了一倍以上。既然只有我的年金停滞不动，子爵先生，我想我也并不是没有要求增加年金的权利的……我很放心地将我的

① 这几个很有趣的贪利的青年，牢骚发得很动人。他们说：“《文学保守者》没有得到政府任何鼓励。别的刊物却有办法，在王上的大臣们的恩惠上获得利益；这些大臣，一提到要鼓励一部以保王与独立为态度的、拙笨的作品时，就想起节约的好处来了。”（见《文学保守者》第3册序言。）（译者按：上文所谓“拙笨的作品”，就指《文学保守者》。）可是，就在这一集刊的第361页，人们可以读到：《贝里公爵挽歌》，收在第7册，承纽夏多伯爵将此诗转呈热心文学的内阁大臣黎世留公爵。公爵认为值得呈王上御览。陛下看了之后，为了表示满意，下令以五百法郎的赏赐（原文）（译者按：拉法格在“赏赐”二字下面，故意用括弧注明，这是原文），给此诗作者维·雨果先生。——拉法格注

② “爬虫的基金”最初是指普鲁士首相津贴半官方报纸的款项，后来泛指反动政府用来收买报纸或记者的钱，“爬虫”大约就是讽刺被收买的无耻文人与记者。

③ 见《文学保守者》，第2册，第245页。——拉法格注

④ 方括弧中是拉法格的注释。

请求书放在您手中，请您转呈这位愿意将文艺作为王冠上最灿烂的花朵的国王。

这位忠臣的这样殷切而且振振有辞的请求，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于是这位小臣，为了聊以自慰起见，只好把他的失望的情绪，倾泻在一篇诗里；他把查理十世^①说成“不成材的小王”，把当时的大臣们说成鸡鸣狗盗之辈，他们“可能把法兰西出卖给哥萨克骑兵，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猫头鹰^②”。但是为了保全已经得到的年俸，他把这篇诗藏在书夹里，直到一八六六年。他用“写于一八二七年”为标题，把这篇诗收在诗集《街与树林之歌》^③中。

维克多·雨果为减轻他的保王主义的罪过，没有招认冠冕堂皇的实情，反而推说他母亲有保王思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在实际上，难道有比赚钱更体面的事吗？雨果把他的抒情诗人的才能卖给国王和大臣们，就象工程师和化学家把他们的数学和化学知识出租给资本家，他把他的知识商品用诗篇和章节的形式，零星出售，就象开杂货店和绒线店的商人，一尺尺地零售棉布，一瓶瓶地零售油类。如果他坦白承认，在写《祝波尔多公爵^④生辰》，祝他的洗礼，或者别的任何颂诗的时候，他灵感的来源和写作的勇气，无非希望赚钱，这样，他本可以一下子获得资产阶级的高度重视，资产阶级只晓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

① 查理十世(1757—1836)，一八二四年继路易十八为法国国王，一八三〇年让位给路易·菲立普。

② 猫头鹰在此地象征神秘与邪恶的势力。

③ 这部诗集发表于一八六五年十月。拉法格说是一八六六年，也许另有根据。

④ 查理十世的孙子，生于一八二〇年。

平交易”，而不赞成人们一钱不要，pro deo^①白送诗句，白送蛆虫^②和烂鞋。如果资产阶级深信雨果不搞“为艺术而艺术”那一套，而是为了卖钱才生产诗歌，那么一定叫某些妒忌雨果的人闭口无言，因为这些人曾经在路易·菲立普^③统治下，责备雨果接受王上的犒赏。

如果诗人不拐弯抹角，而开门见山地把他的保王行动的动机说明白，那么他对法国诗歌的贡献，势必比写作《艾那尼》，《吕·勃拉斯》，尤其比写作《克伦威尔》序言，更要大得多；如果那样，他势必使法国产生好几个雨果，虽然仅仅一个雨果，使这一世纪大增光彩，已经足够，并且有余了。

波特来尔——在这重商重利的世纪，他的精神是不受欢迎的，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非常憎恨商业，对于下列事实，他很伤心：

诗人出现在这百无聊赖的世界，
他母亲惊惶失措，满嘴诅咒，
紧握拳头，威胁上帝，上帝直觉得她可怜。^④

为什么，诗人在资产阶级家庭里一生下来，就引起忿怒和谩骂呢？因为人们不厌其烦地说，诗人们一生受穷，到末了死在病院里，象齐尔培，象马尔非拉特一样；身为父母的，到最后不得不

① 意思是“为上帝”。

② “诗句”或“诗行”，法语vers又可以译为蠕虫（多数），由于这一双关意义，所以拉法格接着就说“蛆虫”（asticots）。总之，意思是说资产阶级一毛不拔，就连极不值钱的东西，也不能白白送人。

③ 路易·菲立普（1773—1850），一八三〇年继查理十世为法国国王，在位十四年。

④ 见波特来尔的诗集《恶之花》的第一首诗（序诗除外），《祝福》。

相信，“诗歌”是“穷困”的同义词。可是，如果人们对这些父母证明，在这进步的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已经将流浪的缪斯^①，驯服成宜室宜家的女神，并且教给她本领，使她会“耍香炉”^②，会使“庸夫俗子笑逐颜开”^③，为了“赚得每晚糊口的面包”^④；如果人们指出，浪漫派的领袖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用他的“催眠”^⑤的诗句，博得三千法郎的年俸，资产阶级的父母认为写诗比养兔子或管账更能赚钱，可能就鼓励他们的孩子去发展写诗倾向，而不加以抑制了。

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如果早知道维克多·雨果迫使自己作出英勇的牺牲，忍受精神上的折磨，为了获得这两笔年金，可能不必等到雨果逝世，早就把他列入资产阶级历史上的大人物名单了。

三

雨果夫人^⑥不喜欢拿破仑，她在拿破仑的敌人中选择朋友；

① 希腊神话中的诗歌女神。

②③④ 均出于波特来尔的诗：《伸手要钱的缪斯》。“耍香炉”，指教堂中唱圣诗的童子，手提用长链系着的小香炉，时时加以摇荡。唱圣诗的童子口中唱着自己并不了解、并不信仰的经文咒语，为了得点物质报酬，和那些为糊口而写诗的诗人一样。

⑤ 这个冒渎的形容词是出于司汤达笔下的。司汤达之丝毫不会经营“文学生意”，情况不下于波特来尔。在《司汤达未发表的书信集》，第1册，第22页，作者这样写：“《爱丁堡杂志》认为拉马丁是最激进的政党诗人，这就完全搞错了……真正的政党诗人，是雨果先生。这位雨果先生的才气，近于《夜思》作者杨格，他永远很夸张，但是冷漠无情……并且谁也不能否认，雨果先生很善于写法文诗句。不幸得很，他的诗句是催眠的。”——拉法格注

⑥ 指维克多·雨果的母亲。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她故意穿绿色的皮靴，为的是把帝国的颜色^① 踩到脚底下去，这件小事足见她情绪之激烈^②。雨果父亲和叔父，对拿破仑也是满腹怨言，因为约瑟夫给雨果父亲将军头衔，拿破仑拒绝追认。在阜央丁雨果寓中隐藏了十八个月的拉奥里将军，教给年轻的雨果读塔希图，也不至于以对拿破仑的爱戴来熏染雨果，因为拉奥里是密谋推翻拿破仑的。所以雨果在接受他母亲的保王思想的同时，应当和他母亲、父亲，以及母亲的朋友对拿破仑的仇恨密切结合起来。但是他抗拒一切影响，无论他父亲、母亲、叔父或朋友，谁也不能勉强他接受别人的情感；拿破仑和他的异乎寻常的佳运，充满了雨果的头脑；拿破仑的“形象不停地震撼他的思想”。和雨果同辈的人，大家都受到拿破仑的行动的震撼。读了《红与黑》^③，才能够了解拿破仑在有毅力、有能耐的人们的想象力中占什么地位。雨果终生念念不忘拿破仑；童年时代，拿破仑已经成了他的理想人物。他的同学演他和他哥哥欧仁编写的剧本。

这些剧本的惯常的题材，是帝国的各次战役……扮演拿破仑的是维克多。于是他胸前挂满勋章，闪耀着金色银色的鹰。^④

在那些时候，他很少想到旺岱、那些殉道的处女^⑤、亨利第

① 拿破仑的旗帜是绿色的。

②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第252页。——拉法格注

③ 司汤达的小说，其中男主人公于连·索来尔非常崇拜拿破仑。拿破仑成了青年野心家的偶像。

④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拉法格注（译者按：鹰徽是拿破仑帝国的国徽。）

⑤ 当时谣言丛生，说什么旺岱派的“处女”，大批死于革命队伍的凌辱之下。诸如此类，都不是事实。

四以及那些正统的国王的德行；他整个沉浸在拿破仑的影响中；他忘记了少年人的游戏，来研究拿破仑的各次战役，在地图上追随拿破仑军队的前进。

但是，他的英雄在滑铁卢战败以后，囚禁在圣海仑岛上；他的父亲，由于不肯将底塞维尔的堡垒让给外国人，而以叛国罪被控诉；路易十八耀武扬威地进入巴黎，两旁护卫着他的是

硕大无比的哥萨克骑兵，在长毛的皮帽下边，转动着凶悍的眼珠，高举鲜血染红了的长矛，脖子上套着用人耳和表链穿成的项链……①

不顾这一切，年轻的诗人却“把银百合花挂在襟前”②，挑选一件复辟的故事，作为他写第一本悲剧的题材，并且辱骂波拿巴：“这蹂躏世界的暴君”③。

接着有十年之久，没有感觉片刻的倦怠，他

在他的诗句中，使死者的咒骂，和雷声似的巨响，作为拿破仑的害人的光荣的回音。④

到一八二七年，在他的《铜柱颂》中，才看见他通过对于帝政时代的元帅们的颂扬，试图着间接地颂扬帝政；可是，雨果这样离开了他自己规定、并且坚决遵循的行动方向，是有他的借口的。奥国大使馆侮辱法国元帅苏尔特和乌底诺两人的事件，使

①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拉法格注

② 百合花是法国波旁王室的徽章。

③ 见雨果在一八一七年，投给法兰西学士院，参加诗歌竞赛的一首诗：《读书乐》。他抓住一切机会，来辱骂他的英雄。——拉法格注

④ 见《长短歌集》中的《二海岛》，一八二六年版。——拉法格注（译者按：这句诗中所说的“死者”，指拿破仑历次战役的牺牲者。）

朝廷和陆军都十分愤慨，以致《论争报》和保王派的各报，出来维护他们；所以雨果《铜柱颂》这首诗，是为服从保王党的口号而写的。《论争报》把这首诗刊登在第三版。

如果不熟悉当时的风俗习惯，和雨果全家的优点，就难以理解：一个年轻的人，哪怕他是天才，为什么能有这样完善的抑制自己，和隐藏自己的情感的本领。

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政治制度一个接一个地变换，迅速到令人头晕，以致否定自己的意见，崇拜新升的太阳，成为一套生存竞争所必需的本领而被培养着。^①雨果一家擅长这一套珍贵的本领。举出关于雨果将军及其长子亚培尔的传记中的一些细节来，也许可以使那些雨果崇拜者，对于他们崇拜的人物卖弄权术的天才，减少赞美的程度；可是使一个心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一个年纪轻轻的脑袋里，竟装得下这许多外交妙策。

勃鲁都斯·雨果，这位一七九三年的咬牙切齿的共和派，他曾经将泉昂党人和保王党人送上断头台或送到执行枪决的小队前面去，和奥日洛^②一起，武力对待立法会议^③，以家臣的资格，

① 政治惊险武技的爱好者，可以在普洛斯尼·戴布编的《随风转舵人物词典》，和一八三一年的《随风转舵人物新词典》中，找到足以引起他们最苛求的赞美的例子。正如夏多布里盎所说，他们将惊奇于“有人既已向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政府宣过誓，又向五人组成的执政内阁宣誓，又向三人领导的总裁政府宣誓，又向朕即天下的帝制宣誓，接着还向第一次复辟，向增补宪法（译者按：此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潜归，在滑铁卢战败以前的“百日”政权），向第二次复辟宣誓以后，居然还有什么誓言，可以向路易·菲立普宣告”。相传达里朗向路易·菲立普宣誓以后，微笑着说：“嘿，嘿，陛下，这是我第十三次宣誓！”——拉法格注（译者按：达来郎，1754—1838，是法国帝政时期和复辟时期的外交家，贵族出身。）

② 奥日洛（1757—1816），法国元帅。

③ 指一七九七年九月四日（即果月十八日）的改变。

服役在约瑟夫殿前，将他的罗马式的别号，交换了一个西班牙侯爵称号，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路易十八奖给他一枚圣路易十字章；拿破仑在戛纳^① 登岸后，他又去投效拿破仑；等到路易十八从根特^② 回来，他又去要求向路易十八重新宣誓效忠；可是路易十八命令他退休，接着把他拘禁在勃洛瓦；在拘禁中，闲着没有事干，他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的长子亚培尔，给这回忆录增加一篇简史，一开头就表彰他的忠心耿耿的态度：

由于深刻的信念，依从立宪帝政；对于正统派的教训，也有很深的理解；在情感上，对尊贵的王室既忠且诚，我家仰仗王室……^③

曾经号称勃鲁都斯的这位雨果父亲，给他儿子们留下的正直行径的一些好榜样，使诗人雨果赞不绝口，他对父亲说：

好吧，你的儿子们很满意你的高贵遗产，
最美的祖产，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姓名！^④

死于一八七三年的亚培尔，一直到一八一五年为止，几乎没有离开他父亲；亚培尔在帝政失败后，在他的文字中突然露头的激烈的保王思想，不能说由他母亲来负责。和维克多一样，他也是特别热心于替王室服私役的。在维克多用诗句歌唱国王加冕典礼的同时，亚培尔用散文发表《亚多瓦侯爵，就是今天的查理十世的轶事》：

-
- ① 戛纳，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城市。一八一五年，从厄尔巴岛逃回的拿破仑，在此登岸。
- ② 拿破仑回到巴黎，复辟不久的法王路易十八逃往比国。一百天以后，拿破仑失败，路易十八从比国的根特又回法国。
- ③ 这是说雨果父亲一贯忠于波旁王室。亚培尔这一篇文章，显然在路易十八统治下写的，否则他就不这样恭维“正统”了。
- ④ 见《长短歌集》，一八二三年版，第2卷，第8首。——拉法格注

没有一位郡王，能象亚多瓦侯爵那样和蔼可亲……他充满优雅，坦率，高贵……

这样一直继续了数十页之多。给国王焚了香之后，他伸腿踢了

那个沉浸于一切罪恶之中，匍伏在所有的主人脚边的革命

一脚；他辱骂波拿巴；用不胜神往的态度，读亚多瓦侯爵的《告陆军书》，那时候爵以王国陆军中将军的身份，奉派驰往里昂，截住拿破仑^①的进军。他对《告陆军书》作如下的注释：

语言越高贵，越细致，越不能使只懂诱惑之词的人们，获得任何印象。奸贼只能用讥嘲的笑声，来反抗这种高贵的语言。

作者的父亲，那位雨果将军，就是在这些“奸贼”之列的。查理十世放逐以后，曾经从路易·菲立普手中以“立笔墨功劳”的名义，获得勋章的亚培尔，写了一本《拿破仑通俗史》（一八五三年）；这本书使他获得拿破仑第三的热烈称赞。

亚培尔将他行为的出色的灵活性，和办法极多的商业头脑结合起来。为了适应当时公众的风尚，满足公众的趣味，他发表了几种有关西班牙戏剧的研究，重印了《罗曼赛罗》，一本关于《鸟粪的肥田功用》的小册子，一本永久性的巴黎指南《整个巴黎卖两个苏》，一本关于《威胁着法兰西的饥荒时期》的备忘录，一本《绘图法国史》；他和洛米欧合作，编了一出“伏特维尔”^②；他

① 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流放在厄尔巴岛的拿破仑，突然带了少数亲信，潜回法国，召集旧部，从法国南方，向巴黎进军，企图恢复帝政。

② “伏特维尔”，法国的剧种之一，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起源于民谣的通俗喜剧。

从农业的角度研究了非洲，创办了晚报，发明分卷出版的插图书刊，等等。亚培尔是一个精明的文学企业家。

但是人们没有料想到的，却是那位帝政时代东征西讨的军人^①身上的人道精神；日后维克多在他的诗人的竖琴上，将用这种精神代替国王与天主教主义。雨果将军用项迪为笔名，在一八一八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其中企业家的算盘和慈善家的考虑有很巧妙的结合。^②这小册子解决这两个问题：给收养院中的孩子们一笔成家立业的钱，同时将白种的劳工，供给不能再和往先一样到非洲边岸去搜罗黑人的种植园主。白种劳工将从儿童收养院中获取。政府花钱把那些儿童养大了，能够随意支配他们。

政府可以将男孩女童供给殖民者，男孩年龄须在十岁与十一岁之间，女童年龄须在九岁十岁之间。这些儿童的服役期，从他们上船那天算起，不能超过十五年。满十五年，服役的合同当认为作废。主管方面发给服役期满者一笔生活费用，男人每人六百法郎，女人每人五百法郎。

这计划可以使大家满意，同时将各殖民地和祖国紧紧地联系起来。殖民者过去收买小黑人，每名要花二百至四百法郎，政府现在将小白人无代价地奉送他们。在种植园老板的皮鞭与强迫劳动之下侥幸死里逃生的白种儿童，熬完十五年，可以获得五百到六百法郎生活费。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既然发明了把囚犯分禁在小囚房里的监狱，发明了妇女和儿童从事强迫劳动

① 指维克多·雨果的父亲。

② 小册子的标题是：《关于用自由的工人代替贩卖黑人的办法，使殖民者的安全，以及殖民地与本国的依属性，日后可有保障》，项迪作，八开本，一八一八年一月，维底埃印刷店，印于勃洛瓦。——拉法格注

的工场，既然用装腔作势的跳舞会，来募款赈饥，应当采取雨果将军的计划，同时可以作为处理累犯的补充法律。^①

四

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使维克多·雨果惊慌失措，但并不妨碍他和过去一样，继续领取用那么体面的方式挣来的、那三千法郎的年俸。在一八三一年发表的《秋叶集》序文中，雨果显得犹豫不决。他和一些年轻热烈的共和分子缔结了关系，这些人为了吸引雨果，很恭维他；例如拉勃在《当代人物志》中说：

在诗人们用“三日”作为灵感所写的诗篇之中，以雨果歌唱“三日”的诗句为最美。

然而共和的学说是不懂得用恩赏的办法收买人心，借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因此这种学说很难深入雨果的头脑；他不需要跟

① 贝尔东先生作了些关于雨果家庭情况的研究，发现老将军喜欢胡乱写文吟诗。他死后遗留下一张著作表：《阿尔巴公爵夫人》，《鼓手洛班》，《湖上隐士》，《勃勒奴斯之剑》，《贝林纳，或新的妮娜》，《宫廷密谋》，《三幕喜剧》，《告假》，《约瑟夫，或被收养的弃儿》，等等。这些作品都已散失。虽然维克多·雨果从来不提父亲的诗歌小说，却很加赞赏。贝尔东引了一封维克多给他父亲的信，信中提到老将军写的一个剧本，使他的儿子“感动到灵魂深处”；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到他父亲的一首诗《天使吕西弗》，这首诗也使他“神往”。如果人们不知道他是个孝子，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他不把父亲的“出众”的作品，从遗忘中挽救出来（译者按：维克多·雨果在信中恭维他父亲的作品，无非出于一片孝心，实际上那些作品并不好，就在孝子眼中，也认为不值留传）；维克多自己的一切文学排泄物，都加以收集和珍藏，而瓦克里、茂里斯和勒费弗这几位先生，由于他们对雨果崇拜的罪孽，不得不发表，或至少恭读雨果的一切文学排泄物。——拉法格注

《悲惨世界》中的马里于斯一样，登上街垒，受了伤以后，才把他的新共和主义治愈了。他一明白路易·菲立普的王位坐稳了，立刻宣称：

我们必须“共和国”的实际，和“帝政”的名义。^①

这句话，表面上可能象是抄袭贝朗瑞的一句有历史意义的话，其实表示了雨果自己的信念，意思说：他将要接受帝政的恩惠与赏赐，同时在内心，他仍然是共和分子。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治下，他内心钦佩拿破仑，而在发表的诗篇里辱骂拿破仑，为的是向他那些正统派的老板们讨好。共和分子恭维路易·菲立普，为了争取当贵族院的议员，正如拿破仑拥护者巴结波旁王室，为了争取年俸。

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居然有胆量用这等有分寸的语句，投掷在路易·菲立普脸上：

陛下，您是民族精华和文明……的尊严和不倦的守卫者……您的血就是国家的血，您的家庭和法兰西具有同一的心……陛下，您将万寿无疆，因为上帝和法国都需要您。

维克多·雨果一直是世界主义者：他把欧洲各国的国王都集合起来，作为他的阿谀的对象。后来在一八四八年以后，他提出“欧洲联邦”的说法。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经“给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祝福”，并且将沙皇尼古拉颂扬为“高贵与虔诚的皇帝”。^②一八四六年，他请翁波尔德男爵，把他在学士院发表的演说稿之

① 见雨果：《文哲杂论》(1834)《一八三〇年一个革命者的日记》。——拉法格注

② 见雨果：《莱茵河》，第3册，第288, 331页。——拉法格注

一, 转呈

尊严的国王, 对于他, 你知道我是何等同情与钦佩。

这位如此受颂赞的陛下, 是威廉四世, 普鲁士国王, 在凡尔赛加冕的日耳曼皇帝的兄长。^① 历史事实没有说明, 是否诗人接受了欧洲联合王国陛下的恩赏。

盛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雨果重新获得了思想自由, 不必再内心珍视共和国, 表面上却不得不当众恭维各国国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赶走了“尊严的文明守卫者”, 同时将《国民报》的共和分子, 高高放在政权机关里。有一时期, 大家认为可能实现摄政政府, 维克多·雨果赶快在伏斯日广场表示要求成立摄政政府; 别人一宣布共和成立, 雨果一分钟也不迟误, 立刻摇身变为共和分子。只看见表面的人们, 将要控诉雨果善变, 因为他曾经接连地是波拿巴分子、合法王室拥护者、奥尔良宗室拥护者以及共和分子; 但是, 稍加注意地研究一番之后, 就显出实际上情况正与此相反, 在任何制度之下, 雨果从未改变过他的行径; 历届政府的上台或垮台, 他都不管, 他一直追求着的唯一目标是他的个人利益, 他一直是“雨果主义者”^②, 正如那位不留情的讽刺家海涅所说, “雨果主义”比自私自利更不堪, 雨果一直讨厌海涅,

① 这些传记中的细节, 维克多·雨果在口授夫人的自传中(译者按: 疑即指《雨果夫人见证录》), 由于一种不适当的谦虚, 都加以删除了; 而在比雷所写的、非常博学而且富于风趣的研究之作:《一八三〇年前的维·雨果》(1883年吉尔维出版社出版)中, 这些细节都给恢复了。我们把比雷的书介绍给愿意知道雨果的私生活的雨果崇拜者们, 这并不是过分的。——拉法格注(译者按: 普鲁士王威廉一世是非立特立克—威廉四世的弟弟, 一八五七年奉兄命摄政, 一八六一年继兄为普王; 一八七〇年战胜了拿破仑第三, 进逼巴黎, 在凡尔赛宫即日耳曼(德意志)帝位。)

② “雨果主义者”(hugoïste)这个字是仿“自私者”(égoïste)这字的形式编造的, 因此含讽刺之意。

因为雨果是不会赏识天才的。

如果为了发财，为了达到这资产阶级的人生严肃目的，雨果不得不把上述各种徽章标记，全别在帽上，这难道能算这位可怜人的错误吗？如果有错误，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承担，因为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欢呼这些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打倒这些政府。这些政治上的变动使雨果感到痛苦。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他不得不将自己对拿破仑的热烈仰慕，抑制在胸中；直到一八四八年为止，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共和思想，埋葬在向国王贡献的谀词之下，和哈谟底乌斯^①把刺暴君的匕首，隐藏在鲜花下面一样。

有些人把雨果看成为了某一种思想的实现而奋斗的人，这些人对雨果的了解非常不正确；如果他是为了实现某一思想而奋斗的话，他的一生将成为不可分解的矛盾之乱麻。他把为思想的实现而奋斗的角色让给思想家，让给将生活建筑在美梦中的冒失鬼；他自己满足于做一个理智的人，只要政府在街上维持秩序，使商业能进行，发给年俸与职位，他才不管政府是什么形式，它所发行的值五个法郎的硬币上刻的是什么人像。在他的自传中，他公然宣称“政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似乎是次要的问题”。一八三七年发表的《心声集》序文中，他采取下列格言：

什么党派都可以参加，从它们慷慨大量的一面看〔也就是说有利可图的一面看〕；

什么党派都不能参加，从它们不好的一面看〔也就是说使人受损失的一面看〕。^②

雨果是一切既存秩序之友，他从未参加反对任何政府的密

① 哈谟底乌斯 (Harmodius, 或作 Harmodis, 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 雅典人。

② 两处方括弧中都是拉法格的注释。

谋，除了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以外，他曾经用笔头和舌头接受和支持过各个政府，一定要等到一个政府垮台的次日，他才表示抛弃这个政府。他的行径是所有内行的商人的行径：若要生意兴隆，除非东家牺牲他的政治偏好，接受既成事实。米卢兹^①，这个在一七九三年以前一直是自由的城市中的、标准的共和派道尔甫斯、寇昔林、雪依勒—克斯特纳之流，难道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阿尔萨斯兴替相继的各种制度，不是统统加以敷衍吗？难道他们没有从帝制政府领到津贴？难道他们没有为他的企业向帝制政府要求关税的免除，以及对他们的工人采取镇压手段吗？买卖在先，政治在后。

从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八五年，雨果的举动是“诚实温和的共和分子”的举动，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他的敌人不可能发现他有片刻的软弱与错失。

一八四八年，问题最严重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都表示拥护新成立的共和国；维克多·雨果一分钟都不犹豫，立刻追随上述人们的高贵榜样。他对选民发表政见时说：

我准备贡献一生为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而努力，这共和国将要增加无数铁道……十倍地发挥土地的价值……解散骚动……树立秩序，建立公民法律……扩大法兰西，征服世界，总而言之，将成为在上帝的满意的目光之下，实现的一种全人类的庄严的大合抱。

这共和国，是良好的、真正的做生意的共和国，按照他在一八三七年订立的格言，这共和国呈现“慷慨大度的一面”。他接下去说：

^① 米卢兹，在法国东北部，莱茵河边的大城市。

我准备贡献一生，为阻挡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而努力；这共和国会在红旗之下，打倒三色旗，将铜柱熔铸为钱币^①，推倒拿破仑的雕像，树立马拉^②的雕像，破坏学士院，高等工艺学校^③，荣誉勋章^④，在有名的国训：“自由、平等、博爱”后边，加上一条阴惨的选择道路：“否则不如一死”；这共和国将使银行倒闭，使富人破产而穷人并不因此致富，毁弃信用贷款，这是大家的财产；毁弃劳动，这是各人的面包；消灭私产，消灭家庭；将要在矛尖上挑着人头，到处游行；用嫌疑犯充塞监狱，用大屠杀使监狱空虚；使大火烧遍欧洲，使文明化为灰烬，使法兰西成为黑暗的策源地；扼杀自由，闷死文艺，砍掉思想的首级，否认上帝。

他所说的共和国，是社会共和国^⑤。

维克多·雨果忠诚地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和这些人站在一起，他们关闭国立工场^⑥，将工人们赶到街上去，为了将各种社会思想^⑦，淹毙在示威群众的血泊中；他们用机枪扫射六月的起

① 指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铜柱，一八一〇年建成。主要原料，系一八〇五年的战利品，缴获的一千二百尊大炮熔铸的，所以又名“大军铜柱”。柱顶本来有拿破仑雕像，一手托着胜利的女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曾将铜柱推倒，一八七五年重新树立。

② 马拉，一七四三年生于瑞士，一七九三年被刺。马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左翼的主要人物之一，创办《人民之友》报，因而“人民之友”成了他的别号。

③ 高等工艺学校或译为“多艺学校”，是法国历史最久的综合性高等工业学校。校址在巴黎。

④ 荣誉勋章，一八〇二年执政官波拿巴（后来成为拿破仑一世）创立的、奖励有功的文官与武职的勋章制度。

⑤ 按即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工人阶级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雨果心目中的“社会共和国”，乃是被反动宣传所歪曲和污蔑的形象。

⑥ 国立工场，本为救济失业工人而设立的，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倾向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下令解散，因而引起工人的愤怒和反抗。

⑦ 即社会主义思想。

义者^①，并且把被捕的起义者放逐到外国去；他们表决对于有社会主义嫌疑的议员的起诉案，他们支持拿破仑亲王^②，他们要求树立强有力的政权，出来压制人民群众，用恐怖手段对付社会主义者，使资产阶级放心无忧；保护被共产党人——这些破坏文明的野蛮人，威胁着的家庭、宗教以及私产。维克多·雨果，不愧为一七九三年的勃鲁都斯·雨果的肖子，他用了丝毫不被对于战败者的怜悯，以及对于他们事业的正义性的感情所动摇的、英勇的^③胆量，和掌握实力的多数派一起投票表决。^④他的光荣的表决，他的雄辩的发言，都是人所共知的，而且都录入产生帝制的反动派的史册中，但是人们不知道雨果的报纸——《时事报》的同样令人钦佩的行动。《时事报》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瓦克里，代奥菲尔·戈纪叶，以及雨果的儿子们的合作下创办的。《时事报》的行径，是值得指出的。

《时事报》采取了这一个在六月以后颇为流行的口号：“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对人民的深深的温爱。”为了人们不至于误解这口号的下半句的意义，《时事报》的试刊号说明这报纸

向穷人说说富人的权利，对贫富两方说说各人的天职。

十一月一日的该报宣称：

这是很好的：以共和国的贵族为对象的《国民报》^⑤卖十五生丁

① 国立工场封闭后，举行示威的工人群众。

② 尚未恢复帝制以前的拿破仑第三。

③ 在这篇文章中，拉法格用在雨果及其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上的形容词，往往是讽刺性的反语。

④ 雨果在一八四八年开始政治上的活动，那年六月四日被选为议员，参加右派的席位。

⑤ 由梯也尔等创办于一八三〇年，倾向于奥尔良王室，一八三六年后，态度趋向共和，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政变后，此报被取消。

一份，愿意以穷人为对象的《时事报》，卖五个生了一份。

诗人开始明白，从穷人们的小钱包里，比从政府的秘密基金中，或从富人的保险箱中，可以获得更好的年俸。

跟随着梯也尔^①之流在波瓦底叶路所做的榜样——因为雨果永远在摹仿别人，《时事报》教训人民，在工人群众之间散播健康和令人安慰的政治经济理论，驳斥蒲鲁东，攻击

毁谤人民的，人民的谄媚者的语言。

人民乐意听对他讲原则与天职的人，甚于那些对他讲利益与权利的人。^②

雨果成了自由主义的使徒；自由主义这一种资产阶级的宗教，它用一些原则来娱乐人民，渐渐地给他灌注某些义务的观念，引导人民离开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使人民放弃应得的收获，而去追求幻影。

在六月的起义以后，按照雨果的看法，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挽救共和国：“把它交给它的敌人们”。在巴黎公社之后，梯也尔也有同样的想法。不能达到这种诡谋与权术的高度智慧的《改革报》，对于下列事实发了一些牢骚：

共和分子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大家躲避他们，不承认和他们相识，同时却没有一个合法王室分子或奥尔良王族分子，无论他过去多么声名扫地，人家不掩盖他的无知，不设法恢复他的地位，而且不计代价。

《时事报》用这句引人注意的答语，毫不留情地答复《改革

① 梯也尔（1797—1877），反动的政治家，后来是摧残巴黎公社的主要刽子手。

② 见十一月一日该报。——拉法格注

报》：

如果共和分子被人猜疑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吗？……直到基督教神父们失去领导权以后，基督教才真正强大起来。^①

为了保卫共和国，使它不受共和分子的损害，于是雨果的报纸攻击柯西底埃^②，因为他“不是脑袋，而是手”；攻击路易·布朗^③，因为

他的罪恶，就是他的那些意见、著作、演说；他的同谋，就是他的三十万听众！^④

攻击蒲鲁东，因为他是“一个面目平淡无奇的小个子，一个卑贱的人民律师”；攻击勒特鲁—罗澜^⑤，因为

他的公文通告，使文明世界陷于四天之内战。从二月二十四日到六月二十四日，勒特鲁—罗澜曾经是打开一条通向深渊的的工作中，最起作用的人之一。^⑥

但是，通过这样的辱骂、暴怒和揭发来迫害六月的战败者，《时事报》发表它对共和国深深的热爱。请听，这是《惩罚集》^⑦的作者发言：

昨日，从最令人沉痛的腐化中出来，成为狂澜莫挽的，是贪婪之

① 见八月一日该报。——拉法格注

② 柯西底埃(1808—1861)，法国政治家。

③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家。

④ 见八月二十七日该报。——拉法格注

⑤ 勒特鲁—罗澜(1807—1874)，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成员之一，他也是全民投票选举的首创人之一。

⑥ 见八月六日该报。——拉法格注

⑦ 雨果的最著名的诗集，发表于一八五三年，怒斥拿破仑第三。

心；过去曾经贫穷的人，只有一个念头：夺取富人的一切。人家不再要你的命，而光要你的钱。私产被认为盗窃；国家被迫花大笔款项，供养好吃懒做的人；历届政府首先关心的，不是分配国王的权力，而是分配王室经费单上的几百万法郎；不是对人民讲智慧与思想上的问题，而是讲食物与肚子……是的，我们竟到了这步田地：所有的诚实人，用沉痛的心、惨白的面孔，不得不接受经常性的军事法庭，远方的流放，报馆的封闭，以及对议员们的控诉。①

残酷的现实使诚实的人们心头沉痛，使他们硬着心肠去进行无情的镇压，而这残酷的现实迫使雨果说无耻的谎话。

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维克多·雨果为了刺激军事法庭，作无情的裁判，控告失败者②，说他们是穷人，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夺取富人的一切”。在这以前两个月，六月的抢掠者③曾经侵入雨果的住宅。他们知道他是

立法会议派去镇压叛乱，和指挥突击部队的六十个议员之一。

他们搜查他的住宅，寻找隐藏的武器；他们瞧见墙上挂着

一把土耳其战刀，刀柄和刀鞘全是纯银的……整齐地陈列在桌上的，有首饰和珍贵的金银图章……他们走了以后，别人发现……那些人的被火药染黑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丢失。

以上是维克多·雨果亲口说的话，叙述六月的抢掠者如何光顾他的住宅。但是，一直等到军事法庭结束了镇压以后，他才

① 见八月二十八日该报。——拉法格注

②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失败的人。

③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工人纠察队，资产阶级管他们叫“抢掠者”，拉法格故意用这名称，意在讽刺反动资产阶级和雨果。

来叙述经过情况；他那时在放逐^①中。在最纷纭的环境中，维克多·雨果态度总是不变的；在合法王室^②复辟期间，他辱骂曾经使他感到兴奋的拿破仑；在资产阶级反动期间^③，他毁谤起义者，其实他心中却赞扬他们的细心的廉洁举动。

一种奇特的宿命压在维克多·雨果头上：他一生说话、写作的内容，和他所想到的、感觉到的注定要完全相反。

在他流放的时期，为了讨周围的人的欢心，他侃侃而谈，主张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许多别的自由；然而他所憎恶的，也无过于这个自由，它允许

狂悖的煽动家，在人民的心灵中散播妄诞的幻梦、险诈的理论……叛逆的思想。^④

起义被击败以后，众议院通过了保证金法案。按拉末耐^⑤的说法，这保证金命令“穷人保守缄默！”正和《论争报》、《立宪报》以及《世纪报》一样，《时事报》赶忙赞成这一

措施，它对于严肃的报纸是如此有利。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社会上的自由是互相牵制与关联的；保证金这可怕的外科医生，正给社会的躯体施行了手术。^⑥

主张自由的雨果，遇到要截去任何一种使有产阶级不安，使交易所牌价发生骚动的自由，他是毫不犹豫的。

① 雨果于一八五一年十一月离开法国，开始流放生活，一八七〇年九月回法国。

② 或译“正统王室”，指波旁王室。

③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临时政府。

④ 见十一月三日该报。——拉法格注

⑤ 拉末耐(1782—1854)，拥护革命的宗教界人士。

⑥ 见八月十一日该报。——拉法格注

在那时期，雨果造成了他一生政治生活上最大的失策：他把拿破仑亲王当作傻瓜，希望拿他当进身的阶梯。况且这也是一般政客对于这位后来被洛许弗^①称为“忧郁的鸚鵡”的人的意见，因为即使在错误中，雨果也不是独出心裁的：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也在摹仿别人。他完全沉迷在想波拿巴政府^②中当一名部长的愿望中，以致他没有觉察那些茅尼^③、那些拜西尼^④以及这帮人之中的另一些加沙涅克^⑤之流，把持了那傻瓜，打算留给他们自己利用。这些先生们，用了使他大为惊异与忿怒的不客气的态度，将他打发到波瓦底叶路的小小分店^⑥里去啾啾不休，同时当着他的面，公然抢走了他所十分垂涎的部长职位。他这一次可没有象往常似地忍气吞声自认倒楣；却忘其所以，气势汹汹地投身于反动派。议会中的共和派正缺人，不管他过去有问题，就接受了他，并且尊他为首脑。雨果陶醉起来了，他梦想做总统。

政变发生，共和派的首脑们从床上惊慌失措地被捕^⑦，雨果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既然被同党推为首脑，不得不跟着他们出亡。那些出其不意占据了政府的鸡鸣狗盗之辈，恶劣不堪到这样程度，他们的政权看起来如此脆弱，以致被人从法国清除出去

① 洛许弗(1830—1913)，新闻记者兼政客。

② 指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稍后的拿破仑第三)当总统的政府(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帝政复辟为止)。

③ 茅尼(1811—1865)，拿破仑第三的异父兄弟和党羽，他曾参加拿破仑第三的政变，篡夺政权。

④ 拜西尼(1808—1872)，法国政客。

⑤ 加沙涅克(1806—1880)，法国政客。

⑥ 指雨果等共和分子在波瓦底叶路组织的小团体。

⑦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二日的夜间，准备逐步恢复帝制的路易-拿破仑，派人到若干共和派的议员家中去逮捕他们。

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分子，不信帝制能够持久。一连若干星期，若干个月之久，每天早晨，他们激动得哆嗦的手，打开报纸，希望读到十二月政府^①的倒台，和他们耀武扬威地被请回去的消息；他们把箱子经常锁好，准备启程。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分子，曾经屠杀与放逐为共和国服务、而且到最后相当天真地要求社会改革、借以偿清三个月的贫困的大批工人；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分子不明白“十二月二日”是六月事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还没有觉察：当他们只以为用机枪扫共产党与工人的时候，他们杀害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共和国的最坚决的卫护者。不能分析政治情势的维克多·雨果，和他们同样地盲目；他用诗和散文辱骂人民，因为人民不立刻起来推翻帝政，而这帝政实际就是雨果和他的友人们在人民的鲜血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雨果随时期待着拿破仑第三立刻垮台，这种期待，使他遍身发烧，并且从雄心勃勃的幻梦中摔了下来；于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让心中煎熬着的狂乱的热情奔放出来。由于他个人的野心碰了钉子，他就狂怒地攻击别人，攻击胡赫^②、莫巴^③、特洛隆^④之流，这些人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拦腰抱住他们，用唾沫吐满他们全身，咬他们，打他们，将他们打翻在地上，癫狂似地践踏他们。在《惩罚集》中，诗人的面目是很真实的；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雨果，带着他的受伤的虚荣心，落空的野心，妒嫉的怒火，以及发狂似的羡慕。他的诗句平常由于无聊的夸大

① 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是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宣告成立的。

② 胡赫(1814—1884)，曾任拿破仑第三的内阁大臣。

③ 莫巴(1818—1888)，一八五一年曾任巴黎警察厅长，积极参加“十二月二日”的政变。

④ 特洛隆(1795—1869)，曾在拿破仑第三时代任上议院主席。

和使人头昏脑胀的比喻而变得冷淡寡情，在《惩罚集》中却活跃起来，而且充满着热情的震荡。在那集子里，在整车整箱的浪漫主义的滥调与堆砌之下，人们可以找出锐利得和匕首一样、灼热得和烧红的烙铁一样的诗句；这些诗句将被历史一再提起。《惩罚集》，这部雨果的最通俗的作品，教给帝政时代的青年憎恨与鄙视帝政时代的人物。

有些上流社会的雨果崇拜者，他们是君主专制主义者，或者甚至是共和派，他们对于《惩罚集》的“乱叫乱喊”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从来不提这本书，即使有时提到，也是措词十分小心，态度非常审慎的。他们过分的做作，阻碍他们认识这本狂怒的笔战作品，对于来源不同的各种保守派，起着已经完成的和继续发挥的帮忙作用。雨果把岗洛贝^①、圣达诺^②之流的十二月事变中的波拿巴派，骂得半死；可是对于六月事变中的资产阶级那一帮人，那些卡芬雅克^③、勃雷阿^④以及克雷芒·托马^⑤之流，他却并没有向他们投射过一句诗。屠杀穿工人衣服的社会主义者，在雨果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蒙马特大街上冲锋，攻占沙朗特路兹地毯商行，枪击几个穿礼服戴大礼帽的资产者，啊！那可成了罪大恶极的举动！《惩罚集》不知道有六月事件，而仅仅揭发十二月事件；这些诗把人们的仇恨集中在十二月事件上，于是就使人们遗忘了六月事件。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序文里，提

① 岗洛贝(1809—1895)，法国元帅。

② 圣达诺(1801—1854)，法国元帅。

③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一八四八年六月事变中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④ 勃雷阿，法国将军，一八四八年被巴黎起义的市民所杀。

⑤ 克雷芒·托马(1809—1871)，反动政客兼军人，被巴黎公社逮捕枪决。

到《小拿破仑》^①时这样说：

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②

可是，无意中將小拿破仑渲染为大拿破仑^③，并且將资产阶级的罪恶都堆在小拿破仑头上的时候，雨果洗清了替帝政做准备工作的资产阶级共和分子的罪名，同时也洗清了某些社会设施的罪名，这些社会设施曾经制造阶级对立，煽动内战，造成用强暴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性，并且允许以政变手段来对付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把怒火集中在若干个别的人身上，集中在拿破仑和他的扈从者身上的时候，他转移了人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寻求社会贫穷的原因，那就是社会财富被资本家的阶级所霸占了；他转移了人民的行动，使它离开了革命的目的，那就是取消资本家阶级的私有权，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很少有书籍比《小拿破仑》和《惩罚集》对于有产阶级更为有用。

另一些雨果崇拜者是拙劣的赞美者，他们把诗人的热心服务，不求名利的声明，都信以为真，他们把他说成一个自我牺牲的英雄；他们为简化起见，剥除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威望。听他们说来，雨果仿佛成了这样一个具有危险性的陋习的人物，执迷于社会的与政治的意见，直到因此而牺牲物质利益的程度；他们想

① 《小拿破仑》是雨果在一八五二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以猛烈攻击拿破仑第三为内容。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③ 大拿破仑，或译拿破仑大帝，是拿破仑一世自封的尊号。

把他和那些布朗基^①、加里波的^②以及瓦尔兰^③等人混为一谈，这些“狂人”在生命中只有一个目的：实现他们的理想。不！维克多·雨果从来没有这样愚蠢，肯把他的几百万家财中的即使几千法郎，给共和作宣传费用；如果他曾经为了他的意见牺牲过任何东西，就不会有这么众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排成送葬行列，把他送进先贤祠；在他死以前两年，儒勒·非里^④先生在给他祝贺生日时，也就不会称他为“大师”。如果雨果曾经搞过这种大胆的政治活动，他势必越出了资产阶级传统。因为在文明国家里^⑤，政治演变的特点在于消除从前搞政治不可避免的危险和牺牲。在法国、英国、美国，掌权的部长，国会和市参议会的议员，不再倾家荡产，反而大发其财；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人再斥责买空卖空、侵吞公款和滥用职权的部长。

议会的责任在掩护部长们的错误，保护他们，免受任何追究。对于这种通达情理而令人舒服的政治，共和的法国曾经作出值得记忆的范例，就在它为了安慰勃洛衣^⑥和布非^⑦二位先生在恢复君主专制的政变企图中的失败，而把他们提高到上议员的地位的那一天。议会政治是一门财运亨通的行业；它不会给人带来工商业上的常有的任何钱财方面的风险；一小笔开办费，准备好充分的废话，稍稍有点好运和许多的圆滑手腕，就保

①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

② 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

③ 瓦尔兰(Varlin)，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优秀的工人阶级革命战士。

④ 儒勒·非里(1832—1893)，法国政客，摧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⑤ 指资本主义世界，他们自称为“文明世界”。

⑥ 勃洛衣(1785—1870)，法国政客。

⑦ 布非(1818—1898)，法国政客。

证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雨果所熟悉的就只是这种实利政治。等到他一确信帝政一定能长期存在，他立刻就熄灭了雷霆般的复仇怒火，把全部活动集中在出售形容词以及协韵的和有节奏的语句的商业上^①。

在他的盲目的忿怒中，他发表了如此斩钉截铁的声明，而且，也算他倒楣，这种声明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反响；他用了如此尖锐的诗句，在发动政变的人们身上烙了印记，以致这些诗句不可能使人忘却；所以他不得不继续充当共和分子而且放弃其他政治活动；他认为不如勇敢地接受共和国殉道者，和为尽天职而牺牲的脚色。这一脚色诱惑他的虚荣心。如果说，他并不象拿破仑一样出生在海岛上^②，他却将和拿破仑一样在海岛上度放逐的生活。摹仿拿破仑，成为文坛上的拿破仑，这念头象摇篮似地摇晃着雨果一生的野心。

流人逐客饱历艰辛，这是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③说的；可是雨果却比但丁更聪明。雨果用了巴农^④决不能比的本事，利用放逐生活作为最响亮的广告。放逐是一块嚣张与炫目的招牌，挂在他的“高城居”^⑤的书铺门口。君主们无非赏赐过他三千法郎的年俸，他的资产阶级的雇主们却使他每年赚五万法郎。他在交易上没有吃亏。他发觉帝政也有好处，“拿破仑使我发了财”，在偶尔把头上的荆冠^⑥摘下来的时刻，他就这样地说了实话。在这么一个善于将放逐生活安排得如此甜美和有利可图的

① 指资产阶级诗人与作家的职业。

② 拿破仑故乡是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

③ 指但丁。但丁的故乡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

④ 巴农(1810—1891)，美国有名的江湖骗子。

⑤ 高城居，雨果流寓在格恩济岛上的住宅。

⑥ 殉道者头戴荆棘之冠，典出《新约》耶稣就难事迹。

人面前，正在资产阶级化的市民们，如何能不心往神驰呢？世上闻名的天才们，在他们的放逐生活中所得的无非痛苦而已，商人们离乡背井，到各种热病和肝脏病肆虐的塞内加尔和印度等地去，经过了十年二十年的放逐式的生活，如果运气好，诸事顺手的话，也至多积蓄几十万法郎的一笔小家当；而他，维克多·雨果，这位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医生们常把病人送去休养的海岛上，他身边围绕着一群恭维奉承的人，从容不迫地常到欧洲大陆上旅行，却积蓄了几百万家财，同时还获得殉道者的美名。

维克多·雨果的朋友和敌人信任了某些由于恐惧或钦佩而发生的、对于他的胆大的判断。为了有助于他的荣誉，修正这些判断是必要的。

雨果最后三十五年间^①写的叱咤风云的文章，使能被空言吓倒的胆小鬼起鸡皮疙瘩；同样会起鸡皮疙瘩的，还有那些明哲保身的人，在他们眼中，所有的玩耍“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世界主义”、“欧洲联邦”、“革命”等字眼，以及自由主义的另一一些耍把戏的江湖卖解之士，就都是革命者，都是该当坐班房，要不然就该枪决的社会主义者。可是雨果善于——这是他博得荣誉的最重要的长处——将他的“行动”与“言论”^②放在这样的显然不相符合的矛盾中，以致在欧洲和美洲还不曾碰到过这么一个政客，能比雨果更有声有色地证明这类虚张声势的自由主义词藻，是完全不足为害的。

^① 指一八五一年底雨果被拿破仑第三放逐，到一八八五年五月雨果逝世之间的岁月。

^② 拉法格将“行动”与“言论”都写成斜体字，这是因为雨果在一八七五与一八七六年曾发表过《言行录》三卷，记录他从一八四一到一八七五年间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方面的言行。

就象人们食用面包和肉类一样，维克多·雨果以“人道”与“博爱”为食料。一八四八年八月十四日，第一批被放逐的五百八十一名起义者动身以后的第八天，雨果在“波瓦底叶路会”^①旁边，建立了一个“博爱会”。帝政的财政家贝来尔^②，米来斯^③，这么轻松地把小市民的钱充公，一八四八年的小市民由于怕丧失钱财而狂怒起来了。诚实与温和的报纸，传述关于起义者的一些令人惊慌的谣言：什么住宅被抢劫，保安队被夹在两块木板之间拉大锯，用骷髅当酒碗，一边喝酒一边唱猥亵的歌曲，等等……雨果明知道如果起义者侵入住宅，他们却不抢劫；雨果也看见过他们打仗时够得上英雄的称号。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促使他抗议这些愚蠢的毁谤，同时设法使那些心惊胆战，要求对起义者作无情镇压的市民平静下去。但是雨果式的“博爱”，其成分并不如此人道，这种“博爱”不赞成中断军事法庭的行动，

只是用兄弟般的眼泪使裁判官的眼色变得温和一些……并且设法使立法会议的博爱精神，甚至在惩罚中都有它的表现。^④

几乎每一期，《时事报》不断地激起人们对于战败者^⑤的愤怒与恐惧。^⑥

① 反动政客梯也尔等所组织的政治团体。

② 贝来尔（1800—1875），法国银行家和议员，圣西门的信徒，和弟弟伊萨克（1806—1900）于一八六三年创办动产信托公司，为现代巨型金融组织之鼻祖。

③ 米来斯（1809—1871），法国银行家，交易所投机家，犹太人。

④ 见《时事报》，第14期。——拉法格注

⑤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失败者。

⑥ 这种鳄鱼眼泪式的“博爱”，曾经责备过一个从来不堕落到弹奏以慈善为招牌的吉他琴的诗人阿尔弗来·特·缪塞，因为他将法兰西学士院给他的一笔奖金，一千三百法郎，赠送给“六月的牺牲者”。八月二十三日的《时事报》这样地评论上述举动：“请允许我们给缪塞先生指出，他的决定丝毫不能达到拉都—朗特里侯爵的遗赠基金的目的。赠金应当属于一个比较清寒的诗人，而不属于某一爱国的事业。”——拉法格注

自由是雨果常骑的飞马^①之一。必须是实足加一的世故先生，才看不出雨果式的飞马鼓胀得太厉害，不能奋发腾跃，气冲牛斗。雨果的虚张声势的自由，只是一匹在各政府的马厩里寄存过的卑微的驽马。自从不朽的一七八九年革命以来，“自由，亲爱的自由”，成了时髦的歌词。所有的政客，从波里涅克^②直到小拿破仑，用各种不同的声调反复地唱这歌词。雨果引吭高唱自由，同时却赞成保证金的办法，这种保证金从社会身体上割去了新闻界的“充满毒脓的自由”。

雨果把平等的红色徽章，插在他的诗句中。可是有种种不同的平等，正如有种种不同的诗人一样；平等的种类，和道德的种类一样多。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体，都各自制造一种特殊道德，为了给自己的成员用。商人的道德，准许他把货物卖得比原来的价值贵十倍二十倍，只要他能够；检察官的道德，刺激他用诡计和谎言来逼供；风化警察的道德，使他不得不用医药方式来蹂躏他认为有卖淫嫌疑的妇女；食利者的道德，使他免于服从《圣经》上的教训：“你必须汗流满面，始得糊口……”死亡用它的方式树立起一种平等；大麻疹和小麻疹树立另一种平等。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产生了两种颇有来历的平等：一种是天上的平等，对于基督教徒说，这种天上的平等补偿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另一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这是革命的至高无上的胜利品，它和天上的平等有同样的效用。这种使洛特希尔德^③家保留他

① 飞马 (pégasse)，为有翼能飞之马，出希腊神话。文学上习惯，以飞马象征诗才，飞马腾空，意即诗才横溢。

② 波里涅克(1780—1847)，在查理十世时当过内阁大臣。

③ 洛特希尔德，法国大资本家，现存的最大金融家族之一，犹太人，这一家族的创业者为麦耶·洛特希尔德(1743—1812)。

们的百万财产和花园，同时使穷人保留他们的破烂衣衫与虱子的公权平等，是雨果心目中唯一的平等。他太喜爱他的存款息金和对比的笔法，因而不愿意财产的平等，否则他的百万资财和他诗艺中最省事又最出色的对照法，都将一下子被褫夺。

正相反，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九日的《时事报》，替“目前被假慈善所毁谤的奢华”辩护，并且得意洋洋地证明，为了达到社会的均衡，贫困是必要的。雨果派的报纸发挥道：

游手好闲的富裕，是辛勤操作的贫穷的最好的朋友。谁把这种令人倾家荡产的奢侈，这种讲究，这种形成时髦式样和乐趣的细小事物，供给有钱的人？那就是劳动，工业，技艺，也就是说：贫穷。奢侈是最可靠的布施，这是一种并非出于自愿的布施。富翁的任意挥霍，是穷人最好的收入。沙龙中乐趣越浓，工场里福利越增。神秘的天平，它用了一部分社会的最沉重的需要，来称出另一部分社会的最轻浮的举动！奇特的均衡，它建立在上边的想入非非，和下边的生活必需之间！在天平的上升的秤盘上，鲜花和花边越多，在下降的秤盘上，面包也就越多。

最无用、最可笑的浪费，于是变成神圣天意的神秘道路之一，它可以在辛劳的贫穷和悠闲的富裕这基础上，创造社会的和谐。奢侈从来不曾这样盛大地被赞颂过。当雨果式的友爱的机关报——《时事报》，发表这篇颂扬奢侈的文章的时候，作为拒绝贫困的表示的六月起义，也就刚刚过了两个月，内战的鲜血，在街道上还没有褪尽殷红的斑痕。

雨果在一八四八年以后，用来丰富他的词汇的那些字眼，在世故之徒的脑筋里，发生对雨果不利的影晌；那些字眼使人惊诧到这种程度，他们错认膀胱为灯笼，错认雨果为社会主义者，为分财产的主张者。维克多·雨果主张分财产！……与其将任何

财产分给任何人，他宁愿亲手杀死那些执行他的遗嘱的人，首先第一是他亲爱的，十分亲爱的瓦克里，此人差一点自杀在雨果的棺材盖上，和古代英雄们的仆役死于主人的火葬堆上一样，表示要埋葬在他大师的墓中，如象缺席的死囚^①。雨果倒是值得有人对他作出这样的牺牲；因为这位诗人确乎是一个英雄，搬弄词句的英雄。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将大批的新字投掷到老实与温和的语言中；自从总裁政府^②时期开始文学上的反动以来，这些字在伟大的革命时期的演说、小册子、报纸和宣言中睡眠，大白天只敢在民众的语言中，怯生生地出来冒一下险。浪漫主义的那些假好汉，雅南和戈纪叶之流，吓得直往后退缩，可是雨果连眼都不眨，他一手抓起令人可怕的名词和形容词，报纸上写的语言，民众集会上讲的语言，全被这些可怕的词汇侵入了；同时，好比巧妙的魔术师，雨果用一七八九年的不朽原则^③，和那些还沾染着贵族与僧侣的鲜血的字眼，要弄得使看热闹的人头昏眼花。于是他给浪漫主义打开了一条道路，可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条路上前进；一八三二年的他的那些文友，比他们讽刺过的资产阶级分子更胆怯，不敢追随他们奉为大师的雨果。

维克多·雨果自己，仿佛被那些革命词句把胆子吓小了，因为他自己要弄着这些词句，可是又并不确实了解其意义。他想知道自己是否的确没有由于错误而造下社会主义性的罪孽，哪怕只在思想上；他在他的自传中审察自己的良心，于是他确信自己虽写过这许多关于穷人、关于贫困以及别的修辞学练习题

① 法国古法，用草或其他材料制成人形，执行死刑，代替缺席判决的犯人。

② 指一七九九年在一八〇四年的拿破仑政府。

③ 指自由，平等，博爱。

目式的诗文，写过的诗篇可以铺满波旁宫^①的地面，而他曾经要求过的社会改革，却只有这一项：取消死刑，“最重要的一项，也许”^②。而且他可以对自己说，他这样做无非摹仿所有的人道主义使徒的榜样，从基佐^③起，直到路易·菲立普；而且，首先第一，他仅仅从文学与幻想的观点来考察死刑，把这问题看作滔滔不绝的吟咏的极好题目，借此在“我母亲的十字架”，“血的声音”，以及其他开始用旧，并且对广大公众失去作用了的、浪漫主义把戏之外，又加上一套新把戏。

仅仅限于取消死刑这一项实际的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至多引起刽子手们的不安，因为他们的既得权利受威胁。而且，这也是无足为奇的：当雨果的“社会主义圣经”——《悲惨世界》发表的时候，只有晚年的拉马丁大不以为然。拉马丁认为在欧仁·苏死后三十年，“按照代奥道·邦维尔的说法，唯一的言之有物的人”，居然敢怜悯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罚入苦役船的男子，怜悯被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诱骗怀孕以后而遭遗弃的可怜女子，用卖淫来养活自己的私生女。这确乎是既陈旧而又幼稚。但是，维克多·雨果粗糙地展示他的资产阶级精神的地方，却在于他通过两个可笑的典型，具体表现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种制度：警察与剥削；那两个可笑的典型是：极有德行的密探沙威，和曾经在苦役船上受刑的冉·瓦尔让，他用了几年工夫，剥削工人，积攒了一笔财产，自己恢复了社会地位。财产洗涤所有的污点，并且可以代替所有的美德。雨果，正象任何资产者一样，不能理解可以有一个没有警察和没有对工人的剥削的社会存在。

① 法国(巴黎)众议院所在地。

②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2卷。——拉法格注

③ 基佐(1771—1874)，历史家与政客，在路易·菲立普统治下当过内阁大臣。

崇拜“私产上帝”，这就是维克多·雨果的宗教。在他看来，将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充公，是拿破仑第三的最可憎的罪恶。假如雨果是凡尔赛议会^①的议员，他势必在梯也尔先生建议之下，投票赞成赔偿奥尔良王室五千万法郎，借以表示尊重私有财产。一八四八年他如此残忍地揭发的社会主义者，是他最痛恨的人，以致他编排扰乱社会的人们的位置时，将杀人凶犯拉斯耐^②放在最后的等级，而把共产主义者巴贝夫^③放在倒数第二类^④。有些人，如果不是无知或健忘，那么想必是居心十分不良，因为他们居然认为一八四八年十一月这样写了下列的话的那个人，背弃了神圣的私有财产立场，而维护三月十八日的起义^⑤。他的话是：

六月的叛乱是罪恶，它将被历史所斥责，正如它已经被社会斥责一样……；如果那一次叛乱成了大事，那么它所尊重的将不是劳动，而是抢掠。^⑥

这是因为他把他在比京的寓所向巴黎公社的流亡者开放。但是，在他的大事声张的信中——雨果的一切都是广告——以及后来在他的《凶年集》^⑦中，难道他没有愤然地抗议巴黎公社的军事

① 指一八七一年三月至五月间，以阿多尔夫·梯也尔为首的反动政府的国民会议。那时梯也尔政府的主要活动是以血腥手段镇压巴黎公社。

② 拉斯耐(1800—1835)，杀了许多人，甚至他的母亲；被捕后自称“社会的叛徒”。

③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

④ “比马拉更卑下，比巴贝夫更卑下，还有最后的一道沟，而从这地窖中，钻出来一个拉斯耐。”见《悲惨世界》，第1版，第6卷，第61—62页。——拉法格注

⑤ 指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起义。

⑥ 见《时事报》，第94期。——拉法格注

⑦ 雨果的诗集，发表于一八七二年。

行动？难道他没有象过去辱骂波拿巴党徒一样，狂暴地辱骂公社社员，用“十五岁儿童的枪杀者”、“盗贼”、“凶手”、“放火者”等形容词，给公社社员烙上印记？可是那些激进派，以及五体投地崇拜雨果的加米叶·贝勒当^①，不得不认为由于雨果对血腥周的战败者的毫无分寸的辱骂与诽谤，对于他们是不利的。

这样看来，雨果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异乎寻常，以致引起凡尔赛派报界的贝萨^②之流的慌乱？难道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西班牙王阿美岱的大臣们，不顾梯也尔和法夫尔^③的殷切的请求，没有把他们自己的国家，向那些他们从未和雨果似地辱骂过的失败者开放？谁也不会控诉这些政治家^④，说他们和社会主义者，和私有制度的敌人勾搭。在瑞士、在比利时、在英国，总之到处都有资产阶级分子，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难道没有慷慨解囊，资助没有面包没有工作的流放者？百万巨富的前放逐者维克多·雨果，却从未这样做。

至于曾经养育过维克多·雨果，宠过他，夸过他，给过他奖章的合法王朝派，对于这年轻的哀里阿山^⑤，虔诚地保留着辛酸的隐恨，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一等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从合法王朝派手上夺走了打开给年俸的钱柜的钥匙，就抛弃了他们。他们控诉他开小差，叛变，也是再公正不过了。可是，这位奥尔

① 贝勒当(1846—1915)，记者兼政客。

② 贝萨(1836—1895)，记者。

③ 法夫尔(1809—1880)，律师，政客，一八七〇年曾经建议废帝制，参加梯也尔为首的“国防政府”，负责与普鲁士订立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和约。

④ 指上述英国与西班牙的大臣们。

⑤ 哀里阿山，十七世纪悲剧家拉辛作品《阿达里》中的人物，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良君主专政时代的法国贵族院议员，本来可以不必由他母亲负担他的保王主义的沉重包袱，而用他对于道德的爱好，来解释他的奥尔良主义，他可以这样对合法王朝派说：“我是个永远忠于责任的人，我不得不服从一种比感激更高超的道德教训，我服从了实际道德的命令：没有钱，就没有瑞士人^①，也就没有诗人。”可是诗人的早先的老板们，为了妨害诗人的商品在虔诚的教徒之间流通，他们诽谤他，管他叫亵渎神明的人，这就太过分了。再没比这更不真实的了。

维克多·雨果不幸是由亵渎神明的父母生下来，在亵渎神明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②不许他“吃上帝”^③，可是相反地，她给他找了几个抱怀疑态度^④的教士作为业师，那些教士在革命期间曾经抛弃法衣和经卷返归世俗。可是一等到王座与神座，互相支持着，都重新站了起来的那天，在雨果灵魂里，一种热烈的宗教信仰，突然苏醒了过来。于是他扼杀了他的伏尔泰主义^⑤，歌唱天主教，歌唱天主教的盛大仪式和它发给的年俸。难

① 欧洲俗谚：“没有钱，就没有瑞士人”，大概是说瑞士人非常实际，不给钱不办事。

② 那旺岱派女匪（译者按：雨果的母亲）是一个坚决的伏尔泰主义者。在马德里，她把她的孩子放在贵族学校里念书，“但不顾领导学校的神父们的反对，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学生一样，做弥撒时去服务，她甚至禁止别人叫她的孩子们忏悔和领圣体”。（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第194页。）——拉法格注

③ 原文：manger du Bon Dieu，意义不大清楚，也许指小孩学祷告，口齿不清；也许指靠上帝吃饭，假装虔诚。

④ 怀疑宗教信仰。

⑤ 在一篇写于一八一八年，可是发表于一八六三年的书简体的诗中，雨果提到自己的时候这样说：“我十六岁……我读《法意》，我佩服伏尔泰。”（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第308页。）——拉法格注

道合法王朝派在这点上认不出一一种很真挚的投机式的信仰的标记吗？当他们要求这种应景式的天主教主义比使之产生的那些原因活得更久，他们表现得极端苛求。要使雨果一直到八十三岁保持对于神父们的上帝的信仰，合法王朝派只要继续执掌政权就行；但是他不得明白过来，而且停止崇拜上帝，因为这上帝已经不再用发年俸这举动，来显示他的存在。也就因此，一个银行家对于一个破了产逃到比国去的雇主，中止了信贷。

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重又使伏尔泰和自由思想^①成为时髦的事物；维克多·雨果，这个向日葵，他的本性注定他跟着太阳转，放下了他的正统主义和应景的天主教主义，就象一个厨娘解下她的围裙一样。他有了新的主人，需要满足他们。他赞扬贝朗瑞的“善良人们的上帝”，同时焚毁耶和華，虽然耶和華这位凶狠而阴沉的上帝，更适合于雨果的浪漫主义头脑。这样地调换上帝，证明他的自然神论的真诚性。他不惜代价，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上帝；为了他私人的用途，这也是不能缺少的；有上帝，他才能够当先知，当三脚座^②。

他毫无困难地达到他的读者们粗俚的非宗教态度的水平，因为别人并不要求他牺牲浪漫主义从上帝这概念以及从基督教慈悲心肠中取得的、平凡的诗歌效果，自由思想者因此推卸了责任，不必操心去减轻由于他们的剥削而造成的穷困；甚至他可以继续称赞教士和女修道士，资产阶级出钱雇用这些道德宪兵，借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和作家。自由思想指反对宗教信仰的思想，或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思想。

② “诗人自己是三脚座。他也是上帝的三脚座。”见维·雨果的《威廉·莎士比亚》，第53页。——拉法格注（译者按：三脚座是古希腊神庙司祭者说法时的坐椅。）

以补充警察与军队的镇压工作。^①

维克多·雨果临终时没有请教士，也没有祈祷；没有忏悔，也没有领圣体，天主教徒大为愤慨；可是信仰好好上帝^②的人们，不能责备他曾经有过渎神的念头。他的硕大无朋的脑袋，对于百科全书派的破坏性的批评和现代科学的哲理，都是一窍不通的。一八三一年，一场科学论争激奋了全欧洲知识界：居维叶和乔弗瓦·圣底来讨论关于生物与世界的起源及其形成的问题。被雨果轻蔑地称为“漠不关心的诗人”的年迈的歌德，心灵充满崇高的热情，倾听两位强有力的天才的推理与讨论。雨果，对于哲学和科学都不关心，将他的“广阔无边的天才”，能够

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理想的与真实的大海中的怪物和陆地上的生物，都包罗在它的无边的领域中的天才，

专门用于摆稳一句诗前后半段的“顿挫的天平秤”，以及协下列这一类的韵脚：

① “没有比一个老教士和一个老兵士更容易互相深入，互相混合。归根，两者是同一个人。一个对于地上的祖国作了忠诚的服务，另一个同样对待了天上的祖国，此外没有别的区别。”见《悲惨世界》。又：“也许没有事业，比这些灵魂（指女修道士们）所做的更为崇高。而且我们加上一句：没有比这更有用的工作。祈祷的人必须为从不祈祷的人祈祷。”见《悲惨世界》。雨果非常幸运，他的书销得很好。对这点他很在乎，同时却没有多少人读他的书，他的读者将愈来愈少，否则很久以来《世纪报》和来奥·达克西早就不得不把他留在天主教徒的账上，不接受他。——拉法格注（译者按：拉法格说雨果的读者愈来愈少，或许仅指那时一个短期间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在法国，雨果的读者直到今天仍然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他的小说《悲惨世界》等，流行很广。《世纪报》创刊于一八三六年，停刊于一九一四年，态度偏向于进步，但亦不很一贯。达克西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七年，是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作家。）

② 仅仅把上帝当作善良的老爷看待，对宗教并无严格的信仰。

nombri(肚脐) avril(四月) Juif(犹太人)
suif(脂肪) gouine(下流女子) baragouine(口齿不清)
Marengo(地名) lumbago(腰部神经痛)

三十年以后，查理·达尔文重新研究乔弗瓦·圣底来以及他的老师拉马克的学说；他利用自己的博学和天才的发觉，丰富了这学说；使它获得胜利之后，将它树立在生物学的领域内，从而更新了人类对于创造的概念。雨果，这位“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二十世纪甚至被雨果崇拜者称为“雨果的世纪”，这位将“人类的思想”装在脑袋里的雨果，漠不关心地生活在这一非同小可的思想运动之中。这位 *il poeta sovrano*^①，将他的最大部分的生活，消耗在售货目录和史地词典中，追求“富韵”^②，没有理会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进化论^③，种种学说协起韵来，比 *faim*(饥饿)与 *génovéfain* (*Sainte-généviève* 派教士)^④更为丰富。

五

人们将来会回忆起巴黎报纸整整十天之久的，浮夸嚣张的热情泛滥。从这种过分铺张的勉强的赞扬，人们已经开始恢复常态；不久一定会把这些天的狂热和颂赞，看作无法解释的一时疯狂。

① 见第55页注②。

② 法文诗的“富韵”又名“阳韵”，简单地说，一切不以“e”结尾的韵脚属于阳韵。

③ *Transformisme*，或译：种变论，以示有别于 *évolutionnisme*。

④ 这一段法文字后边括弧中的注解，均为译者所加。

在最近的将来，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是否将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就象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之在法国，海涅与歌德的作品之在德国，莎士比亚作品之在英国，塞万提斯的作品之在西班牙一样！还是沉睡在只有少数考据家研究古典文学起源时懒洋洋地翻阅一下的、骑士玛澜的诗篇旁边？讨论这样的问题，势必是无济于事的。可是十七世纪的文人却宣告《阿陶那》将永远盖过《忿怒的罗兰》，盖过《神曲》和《伊利亚特》，并且有狂热的群众，举着旌旗游行，旗上宣称大名鼎鼎的玛澜是

诗歌的灵魂，竖琴的精神，诗人的典范……天才的奇迹……他的光荣的笔给诗歌以真正的价值，给言词以自然的色彩，给诗句以真正的和谐，给散文以完美的装饰……博士们赞扬他，君主们尊重他，世人以他为欢呼的对象，即使妒嫉本身，也庆祝他，……

莎士比亚逝世的时候，他的时代把他遗忘了。

当代的评价，有时后世不予批准。可是，不赞扬也不谴责，只是试图解释一切的历史批评，却采用民间谚语：无火不冒烟^①；历史批评认为作家之所以受当代欢迎，无非因为他善于迎合当代人的趣味、热情，并且用他们能懂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思想与情感，这就博得了他们的掌声。任何受公众爱好而成名的作家，无论他在文学上的功过如何，仅仅由于公众爱好这一事实，就获得很高的历史价值，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成为爱默生所说的“代表人物”。问题在于研究维克多·雨果如何能够赢得资产阶级的赞扬。

成了社会权力的最高主宰的资产阶级，要求一种文学能表

^① 意即“无风不起浪”。

达资产阶级的意见和情感，而且说资产阶级喜爱的语言；为了讨贵族欢心而准备的古典文学，不能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都不过是玩弄词藻，在那里边人们忙于褒贬，而不加分析、比较与解释；等到人们用批判的态度研究浪漫主义时，人们就将看出浪漫主义作家们在形式与内容上，多么准确地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认真地扮演的这个角色。

雨果不以思想与情感见长，而以形式见长；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明白。形式对于他是最主要的东西，他说：

……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风格，那么从伏尔泰、帕斯卡尔、波瓦洛、博须埃、费纳龙、拉辛、高乃依、拉·封丹、莫里哀这些大师身上，还将给你剩下什么呢？

——不过是荷马通过皮多贝的译文所能剩下的东西而已。

观察的真实性，思想的力量和独特性，都是不必计算在内的次要的东西。

形式是出乎人们意想之外的绝对的东西……任何要想存活的艺术，应当一开始就好好地给自己提出形式、语言、风格等问题……风格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没有风格，你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获得掌声、热闹、锣鼓、花冠、众人的陶醉的欢呼，可是你得不到真正的胜利、真正的荣誉、真正的征服、真正的桂冠，正如西塞罗所说：*insigna victoriae, non victoriam.*^①

维克多·古赞，哲学上的浪漫主义者；维克多·雨果，浪漫主义文学上的哲人，把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那种哲学与文学贡献

① 拉丁文：胜利的表面现象，并不是胜利。即：表面的胜利，不是真胜利。

给资产阶级。十八世纪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和孔狄亚克之流，使这个资产阶级过多地用了思想，以致它不得不企望休息，并且不必伤脑筋而欣赏一种柔和的哲学以及一种温情的诗歌；这种哲学与诗歌不必再劳累智慧，可是能娱乐读者，将他引导到云端，带他到梦幻之乡，以形象的美丽与大胆娱其目，以句法的铺张与和谐悦其耳。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将社交生活的中心从凡尔赛移到巴黎，从宫廷与沙龙移到街头、咖啡店和民众集会中去。报纸、小册子、讲演，形成当时的文学，大家都发言，都写文章，并且毫无顾忌地蹂躏着高级趣味与语语法典的规则。来自所有的省份，所有的社会阶层的大批的字、新词、词句、句法和形象，侵入两个世纪以来由贵族文化酝酿而成的文雅的语言。罗伯斯庇尔死后不久，语法家与主张语言纯洁者拾起了曾经从他们手里夺下的戒尺，动手驱除不速之客，并且修葺被长裤党人在十八世纪的语言上打开的缺口。他们获得部分的成功；他们摹仿朗布埃公馆^①里的女才子们，从口头的与笔下的语言中，删去几千个字和表达法，这些都一直没有还给语言。幸而夏多布里盎仿效《使徒行传》^②中的保王党用菜市的语言来支持王座与神坛的办法，拿革命所孕育的语言与修辞，来捍卫反动势力与宗教，不顾语言纯洁派的愤慨。他的作品《阿达拉》、《基督教英华录》、《殉教者》，获得极大的成功。在这世纪^③里，并不是创造浪漫主义的语言，而是把这种语言尊为文学语言，这一光荣是属于夏多布里盎的，雨

① 朗布埃公馆，朗布埃男爵夫人（1588—1665）的公馆，她的沙龙是当时最著名的文艺与政治界名人聚会地点之一。

② 见《新约》。

③ 指十九世纪。

果却是夏多布里盎的徒弟。

可是除开一首人们很熟悉的小歌，以及一个很公道地不为人所知的剧本以外，夏多布里盎的写作只限于散文。古典诗歌的模子，还等着人来捣碎；诗句等着人来揉搓，使它和新的谐音相熨贴，并且用流行的散文已经具有的形象、词句和字眼来丰富它；法国诗歌的古老形式，还等着人来使它们复活。维克多·雨果、拉马丁、缪塞、维尼、戈纪叶、邦维尔、波特来尔，以及另一些诗人，负担了上述任务。雨果，在广大公众眼里，一人独占了浪漫派七星诗人的荣誉，并非因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而是因为他的诗的技巧包罗了所有的体例和所有的题材，从歌颂到讽刺，从爱情歌到政治论著，又因为他是将资产阶级的慈善与自由主义的长篇大论写成诗歌的唯一的人。到处他都显出极熟练的手艺。有如女裁缝和时式女帽制造者，为了吸引行人的目光，用最惹眼的衣衫来装扮她们橱窗中摆着的人体模型，雨果同样地将资产阶级供给他的思想和情感穿戴起来，用了计算好可以刺激听觉和引起惊诧的、令人头晕眼花的一套冗长的词句；用了遍身长满利刺似的令人心惊目眩的对比，以及闪电式的形容词句的、一套很和谐地押着韵并且有抑扬顿挫的、大事铺张的饶舌。除了夏多布里盎，他是本世纪字眼与形象的铺陈家中最大的一个。

仅仅他的文学铺陈家的才干，还不足以使他获得这样普遍的充满信任的钦佩；他的行动使他博得资产阶级的高度重视，更甚于他的文章。即使在最微小的行动中，雨果始终是个资产者。

在浪漫主义的终结式的公式“为艺术而艺术”前面，他很虔诚地在胸前划了十字；但是，正象任何一心想发财的资产阶级分子，雨果将他的才能用在满足出钱的公众的趣味方面；并且按照情况，他歌唱王权或共和国，提倡自由或赞成箝制报纸的舆论；

需要唤醒公众的注意时，他放几下手枪：“美就是丑”，这就是他的最响亮的鞭炮。

他自夸为坚定不移的人，他不放弃责任，如同软体动物粘住在岩石上一样；可是，正如任何不惜代价向上爬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他苟安于任何情况之下，并且向如日初升的一切权力和一切舆论，殷勤地致敬。轻率地参加了一种配搭很差的政治活动之后，他马上敏捷地转过身来了，让他的伙伴们去密谋变乱，去耗费他们的时间与财力为共和宣传；他却专一地在利用盛名发财；当他宣传依靠流亡者传统的黑面包生活的时候，其实却在以黄金的高价出售他的散文和诗歌。

他自称心地单纯，说的和想的一致，言行也一致；但是，正如任何设法招徕顾客的商人一般，他抓起满把满把的粉末来迷人的眼睛^①，并且经常摆布公众。关于他的后事的安排，在他善于演戏、十分富于机巧的花招的一生，是最高的成就。一切都权衡过轻重，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从目的在于以简朴的举动来夸张他的伟大，同时为了博得容易上当的群众的同情的、那辆穷人的柩车^②起，一直到目的在于推动政府慷慨解囊，并且自己不花钱而得到耀武扬威的葬仪的、关于他遗赠一百万法郎给一个病院，五万法郎给这个，两万法郎给那个的种种传言为止。

资产阶级高度欣赏雨果的这些优点；集中一个文人身上，这些优点是十分难得的：既善于处理生活，又善于经营家产^③。他们在头顶殉道者的圆光，闪耀着光荣的异彩的雨果身上，认出了一个与他们同类的人；别人愈赞扬他忠于天职，热爱思想，见解深刻，他们愈发见他是用和他们相同的品质塑成而感觉骄傲。

① 法国成语：“用粉末撒在别人眼里”，意即欺蒙他人，同时也有炫耀之意。

② 雨果遗嘱，死后要用穷人的运柩车，把棺木运去下葬，见第56页注①。

他们在雨果身上观赏自己，赞美自己，如同照镜子一样。资产阶级给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证明，表示它和它埋葬在先贤祠的“伟大人物”是互相符合的：当资产阶级邀请各国参加六月一日的葬仪时，它并不让证券交易所停市，也不中断商业与金融的活动，因为六月一日是商业契据和公家的有价证券到期的日子。资产阶级的心使资产阶级作此想法，如果停市，雨果，*il poeta sovrano*，一定不赞成这措施；诗人自己决不至于因为任何理由，延迟二十四小时来收取他的息金和欠款。

-
- ③ 在六月一日的人群中，偶然听到的一段对话：——市民甲：“雨果想必有钱极了，国家才给他举行这样的葬仪；对于一个穷光蛋的天才，国家才不会花这么多钱哩。”市民乙：“你说得满对。听说他留下五百万法郎遗产。”市民甲：“就算三百万吧，因为人们说话总是夸大的，那也够美的了。应当承认，他比那些从不知道用曲折的办法，从不留下财产的有天才的人要聪明多了。”

一八八五年九月四日的《时报》，发表了下列的关于雨果财产的材料：“已经办理承继手续的维克多·雨果的遗产，总数约计五百万法郎。（译者按：一八八五年左右的法国法郎，和今天的一再贬值的法国法郎相比，实际价值高得多。）当人们知道这位大师在一八八四年收入一百一十万法郎的版税，人们就可明白他的财产增加得多么迅速。再说，维克多·雨果的遗嘱之一列有这么一条：遗赠五万法郎给巴黎的穷人，这份遗嘱完全是他亲笔写的，完全结束了并且写了日期，但没有签名。”（译者按：遗嘱不签名，在法律上无效。）

送给穷人五万法郎，即使在他身后赠送，也超过了维克多·雨果的慈悲慷慨的心灵的能力。临到签字的当儿，他心肠就不够硬了。——拉法格注

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

“我们会重新落到多么
下贱的用场啊，霍拉旭！”

——哈姆雷特^①

可怜的达尔文！如果他还活着，对自己的鼎鼎大名所引起的后果一定不会太高兴。法国人正在拿他当作“年轻暴徒的新种族”之父而加以谩骂，正如都德宣称：

……对于这种新族类来说，生存竞争这个大好发明可以做一切丑恶行为的科学的遁词……我告诉你们，达尔文的这种学说一经实践就罪大恶极，因为它们从人心深处去寻找野兽，而且正如艾尔休所说，它从人这个已经站立了起来的四足兽身上，重新唤醒仍在爬行的四足兽。

在舞台上或在台下说出这样大胆的肯定之词的那些人，绝不是疯子或傻瓜，而是一些受尊敬和富于机智的人。他们并不偏好故作惊人之谈，也不是讪笑庸夫俗子，因而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最近用完全冷静镇定的态度，和令人感动的夸张的口才，发表了这些惊人的真理。倒楣的是在文人或现代新闻记者

*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九〇年的 Die Neue Zeit (德文《新时代》杂志)，第 184—189 页，用笔名巴勃洛 (Pablo)。——原文编者注

① 译文引自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作家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2 页。

的无知和狭窄的头脑中，打出一条道路来的科学理论！

我们的文学家并没有在达尔文的著作中研究过生存竞争。他们对于这一类智力劳动是不习惯的。不，他们只是从某些画报里掇拾了若干道听途说的东西。

约莫十年前，巴黎有一个开牛奶铺的老妇人被人杀害了。这件在很古怪的情况之中发生的凶杀案给人以那样深刻的印象，以致今天人们还想得起来。凶犯是用很奇特的方式被发现的。巴雷，和老妇人曾经有来往的一个青年，自告奋勇地帮助检察官调查案情，他自动地、详详细细地报告了关于被害者的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她为了存储辛苦节省下来的一万法郎的小财产而买的有价证券。这青年和检察官会谈过几次，后者对于他愿意这样帮助破案表示感谢。一天，检察官送他到办公室门口，问他：“您原先是留胡子的，巴雷先生？”

这么轻轻一点破，巴雷立刻哆嗦起来，脸色和死人一样灰白。检察官按住他的肩头，喊道：“凶手在这儿！”

惊惶失措的巴雷，招认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医科大学生勒比兹，干下了这桩罪行。这两个凶手都是聪明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六岁。勒比兹一直被目为巴黎医科大学优秀生之一。他的老师胡尔比昂大夫和他的同学们听说他被逮捕，还以为出于鲁莽的误会。犯罪后隔了几天，勒比兹曾经作了一个关于达尔文主义的报告，介绍了生存竞争的学说和适者长存的规律。

眼看自己已经被告发，勒比兹并不抵赖他的罪行，可是他这样解释：那卖牛奶的老妇人把一万法郎交给他的朋友巴雷，巴雷把钱花光了，没有替老妇人去买股票。这笔钱随时有被追究的可能，可是巴雷无法偿还，他有被控告并以侵吞论罪之险。勒比

兹明白他面前摆着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是让一个朋友，很好的家庭出身和富有前程的一个年轻人声名扫地呢？还是让一个无意义、无用处的老妇人死亡呢？他一秒钟也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杀死了老妇人，为了灭迹，按照解剖学的规矩支解了尸体。

这桩罪案轰动一时。勒比兹并不是一脚踏倒拦阻他前进的一切障碍的恶汉或狂人，而是一个冷静、深沉的人。他的罪行事先经过缜密的筹划，执行时有条不紊，并且还用一种科学理论的名义给自己找合法的理由。他死也死得勇敢。巴雷不得不让人抬上断头台，而勒比兹用坚定的步伐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当他把头伸过断头机下面圆孔，铡刀正要压下来的时候，在人群里有人高喊：“好样儿的，勒比兹！”他抬起头来，注视喊声传来的方向，同时很清楚地：“永别了！”

这件罪案引起漫长和热烈的论争。敌视达尔文主义的人把它当意外的收获来接受。这样的人为数众多，而且都是很有身份的人，他们赶快利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击垮一度以勒比兹为代表的这一种学说。某一些自由思想者的阶层把信徒犯罪的账算在宗教身上。虔信宗教的人们依样画葫芦，他们抨击新学说，把它看成罪犯养成所。他们获得憎恨达尔文的学者们的热烈支持，在这些人眼中，达尔文这个科学界的革命者，不应当比巴黎公社的那些革命者有更好的下场！有一个大主教，杜邦鲁大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居然去替勒比兹请求赦免：难道他不是达尔文学说的受害者吗？社会有责任容许他悔罪和立功自赎。

进化论起初形成于法国。在法国人之外，海克尔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布封、拉马克和乔弗瓦·圣底来等人的功绩。而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却故意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可是恰好在法国这种学说碰到最大的困难。法国科学界

仿佛看见一个自己遗弃的孩子被英国人收留和养大了而感觉可羞。法国科学院中以八十岁的弗鲁兰斯为首的那些年老干瘪的院士们，对物种源流论宣战：动物与植物一开头就以它们现在的形状被创造下来的，而且它们会把这种形状一直保留到世界的末日！直到海克尔从德国来到巴黎，才把拥护进化论的青年们集合起来，对他们吹一口气，燃起神圣的火焰。从那时候以来，弗鲁兰斯和别的许多老院士都死了，更年轻、更大胆的自然学家^①来了；可是直到目前进化论在官方科学界的胜利并不是全面的。举例说，基阿大夫虽然以无数的科学发明而获盛名，不得不等候了许多年才被任命为巴黎博物馆的教授，就因为他是进化论的信徒。

法国作家们喜欢嘲笑法国学士院，并且讥讽它那些过了时的见解；可是谁也不比他们更容易适应过去时代的成见，谁也不比他们更恭顺地在学士院和它在学术上的清规戒律之前鞠躬敬礼。我还得加上一句，上层社会和给他们准备精神食粮的作家们，同样地表现这种缺少独立的特性，和对于官方意见的尊敬。

卖牛奶的老妇人被暗杀，这事件使达尔文学说在新闻记者和文人中间通俗起来。这些人，在法国正和在别处都一样，他们的特点就是无知与缺少学问修养。在凶杀案发生后才听说有生存竞争这一种学说存在的人之中，就有都德。依照他的那些同行的样子，都德把事情比达尔文看得简单得多：

出生的人数比能够存活的人数更多……你不杀我，我就杀你。

这样一来，按照高明的都德，达尔文的全部学说用一个核桃

^① 亦称自然史家，就是生物学家。

壳就装得下了。这是他的剧本里的一个科学家对我们说的一句动人的话。在他这部以“生存竞争”为题的剧本的序文中，都德自述他本已开始写一本书，一半小说，一半记事，题目是《勒比兹和巴雷——两个当代的年轻法国人》。他在这方面工作了已经好几个月，那时在法国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赞美的小小说《罪与罚》的译本。在这本俄国小说中的勒比兹名叫洛底雍；他预谋杀人，杀了一个孤独的老妇人，一个心肠干硬的凭抵押放债的女人，她所造成的只是绝望和穷困。这老妇人的金钱可以给洛底雍深爱的母亲和妹妹幸福和健康。洛底雍并没有象勒比兹那样做一个关于生存竞争的报告，他却给一本期刊写了一篇题为《杀人的权利》的文章，在文章里他阐明消灭害人的人是允许的。

都德明白，要和内心分析的无双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的天才来较量高下，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放弃了他那本半小说半记事的书。但是生存竞争这个意思使他觉得太有趣了，舍不得放弃；他赶紧把它搬上舞台。于是去年^①十月三十日，巴黎吉姆那斯剧院演出了一出阿尔封斯·都德的五幕六场的戏剧，名叫《生存竞争》。

都德不是职业戏剧家。他转向舞台还是新近的事，而在这方面已经证明他并不缺少智巧。必须承认他那个剧本表现了许多长处，它具有若干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并且玛丽—安多这形象是细致地描绘出来的。

保尔·阿斯吉叶，院士的儿子，是一个渐渐出名的建筑师。在重建一所古老的厦垛^②时，他被厦垛的女主人，非常有钱而年

^① 指一八八九年。——拉法格注

^② 厦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宅第。详见第19页注^②。

已过半百的玛丽亚—安多尼亚·巴伦瓦尼(简称玛丽—安多)公爵夫人爱上了。阿斯吉叶,相反,是一个年轻、好享乐、热衷名利的人。“达尔文是他最喜爱的作家。”可是,正和都德一样,他在《物种起源》中只发现了马尔萨斯牧师的错误规律。“出生的人数比能够存活的人数更多”,其结果,一部分人必须饿死,为了使另一部分人能够过舒服日子。阿斯吉叶,合乎逻辑,选择了舒服的生活。他有句格言:“弱肉强食。”狡诈的谛起彭,并不是一个很富于智巧的人,找到了一句更好的俗谚。他在小手册上用蹩脚的英文写道:

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蠢蛋与坏蛋;而后者应当依靠前者生活。

阿斯吉叶怀着做内阁总理的野心。他已经是众议员和重要人物,他的意见是起作用的。可是,用两年工夫他把公爵夫人的财产挥霍光了,并且已经濒于破产。他打算毁弃他和那个老妇人的婚姻,为了再娶一个非常年轻的犹太女子。他把婚姻看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把女人看成爬上权力地位的梯子档。他布置得这样好,故意叫善嫉的玛丽—安多在她自己家里当场破获他的奸情。可是这位公爵夫人却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她认为离婚是造孽,也是一种耻辱。她满足于赶走丽蒂,那个被阿斯吉叶诱惑、而且曾受过她的恩惠的少女;她自己退居到乡下去了。阿斯吉叶跟她到乡下,扮演悔过与爱情的喜剧,逼她答应饶恕,重新把她带回巴黎,他希望在巴黎找个有利的机会取得她对于离婚的同意。可是时机迫促,那年轻的犹太女子等得不耐烦了,给阿斯吉叶以人财两空的威胁。阿斯吉叶急于作最后解决。在一个节庆的场合,他把一杯放毒药的水递给他的妻子。但是,突然

为恐怖所袭，他止住了他妻子举杯到了唇边的手。公爵夫人猜透了他的阴谋，同时由于她认为阿斯吉叶是干得出罪行来的，就答应离婚，为了解除他的杀机。阿斯吉叶与玛丽—安多之间的几场戏演得很好。到最后，正当阿斯吉叶快要接触到幸福的高峰，快要娶犹太女子而又一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丽蒂的父亲开枪打死了他。

都德杀死了阿斯吉叶，因为，正如他在序文中所写那样，他，都德，是一个诚实人，他不能忍受坏蛋，——自从他不再当波拿巴匪帮中最大强盗之一的特·茅尼公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写了这个剧本为的是表达他对于生存竞争的信徒们，用他的高明的英文来说，对那些“struggle for lifeurs”的憎恶，那是一些彻头彻尾的达尔文主义者，既无成见，又无顾虑，既不信仰上帝，又不怕宪兵^①。

达尔文主义者对于作为道德的最后支柱的宪兵的藐视，是都德的另一件伟大的发现。他引述贝克莱，这个“苏格兰”哲学家的话，认为我们的官能不能感知外在世界这正确形象。贝克莱把精神看作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它不能设想物质的东西；因此他宣称外在世界不存在。都德用高明的逻辑作出结论，认为对于达尔文主义者说来，宪兵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简直不能令人相信，象都德这样的作家居然认为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应当对勒比兹、巴雷以及其他在我们社会上乱窜的吃人生番负责。这么说，在《物种起源》问世以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既无盗窃又无罪行的社会里的！再说，假如这部书从来没有

^① 宪兵，是法语 gendarme 的通用译法。其实并不同于一般在军队里维持纪律的宪兵，而是执行保安队和司法警任务的一种武装人员。

发表过的话，我们岂不是一直都生活在人人以互助为利，而不是以互相剥削取利的社会中了！医生和药剂师不至于为了混饭吃而愿意肺病和热症大大流行，头破肢折的人愈来愈多；等着承继遗产的人不会盼他们的亲爱的尊长早早一命归天；金融家把钱财从干交易所买卖的同行处抢来，往保险箱里装的时候，会犹豫不决起来；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用肆无忌惮的竞争使别人破产；资本家不会为了发财而强迫工人接受吃不饱的工资；总之，一切都会很好，假如达尔文没有写这部危险的著作的话！

都德之流看不见不可避免地造成竞争及其后果的是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些学说。人与人之间互相交锋的无情的经济斗争并不是达尔文的一套学说的后果，他的学说不过是把现代的竞争的规律应用到动植物生活上去而已。达尔文自己也解释过，说马尔萨斯的定律激发他去进行那样的研究。

我们在读勒比兹以及别的杀人犯的罪行记录时，浑身打寒噤，可是面对竞争的恶劣影响，我们却无动于衷。和食品作弊而引起的群众中毒相较之下，法庭里判决的那些杀人案是多么微不足道！比勒比兹和巴雷谋杀卖牛奶的女人的时期略早一点，伦敦有一个商人被审讯了，因为他在紫罗兰粉^①里掺了砒霜和别的危险品。若干包含有砒霜的这种粉，被呈缴到法庭上来。经证明有几个婴儿因此中了毒；但陪审员决定被告无罪，因为他无非按照竞争的规律行事！

从摇篮到坟墓，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竞争的气氛里。并不是科学理论或宗教信仰，而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在摆布人，在刺激自私自利的心肠，而使它成为压倒一切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

^① “紫罗兰粉”是一种解除婴儿出牙时的痛苦的药粉，流行于十九世纪，尤其在英国与德国。——原文编者注

下，应该惊讶的倒不是犯罪的行为增多，而是增加得不够快。

使竞争不断地变得更为尖锐，更为无情的现代发展，铁石化了人心，刺激了贪欲，可是同时也削弱兽性，使人变成萎靡无力；它把狂怒的野兽变成善于思考和算计的人，这种人并不用暴力、杀戮和殴打来达到作为现代文明的目的的财富；而是通过残酷程度常常并不减少的合法途径。象勒比兹和阿斯吉叶那类的行为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后果，它们甚至并不是现代进化的特征。

左拉的《金钱》*

一 左拉对于小说的贡献

一种很有意思的天真的怪癖，流行在巴黎的那帮作家之间：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创造者，这个人在诗歌方面，那个人在小说方面；个个都自命为一种流派的领袖；个个在自己心目中都以为与众不同到这种程度，简直把自己放在和那些可尊敬的同行有天渊之别的地位。虽然如此，通过他们对各人的天才作品互相回敬的轻视，通过他们唯恐自己的独特性被人否认的耽心，这些先生们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当彼此招呼的时候，他们不会忽略以最大的礼貌和最郑重的姿态互相尊为“大师”。以沉闷可厌的写作艺术见长的龚古尔兄弟，认为官办的学士院太小了，不能容纳所有以追逐满街跑的隽智^①为务

* 本文发表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的Die Neue Zeit(德文《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4—10，第41—46，第76—86，以及第101—110各页。——原文编者注

① “隽智”(esprit)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法国(尤其是巴黎)宫廷和沙龙中大为提倡的一种说八面玲珑的俏皮话的小聪明。直到如今，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和文学界，都十分重视这种“隽智”。这种小聪明有时表现的趣味十分廉价，甚至庸俗和低级，所谓“满街跑的隽智”主要就是指这种表现。

的天才，于是他们在安东纳先生的自由剧场^①旁边，依样葫芦地设立了一家“不朽之士”^②的自由作坊^③；他们捐给这作坊一笔款项，不过必须在他们去世之后才能支付这笔钱，这倒是实话！

为了争取自己给自己戴上桂冠——最好的恭维是出于自己之口的——诗人和小说家并不用自出心裁的思想和思索，象笨重的行李一样给自己添累赘，他们甚至没有费事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这些先生们所垂涎的掌声以及那些叮叮当当的沉甸甸的钱币是来自广大公众的，而使公众茫然或惊讶是用不着独创性的，因此作家就满足于培植前辈已经利用过并且用旧了的各种形式。历史将要在当代各“流派”的“领袖”们的绝对缺乏想象这点上，看出他们最突出的特征。他们的全部努力和想望只限于从诗歌和小说中——至于戏剧方面，他们已经被观众的倒采驱逐出来了——抽掉曾经是一八三〇年的浪漫主义的动人之处青春活力和泛滥的幻想；作为代替品，他们贡献了他们从艰难和耐心的努力中产生的货样。他们给了我们一种沉闷恶俗的塾师文学。

最肤浅的观察在于绝不从结果追究原因，或从眼前的作用探求最后的结果；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胜利；在他们对自己的愚昧乏味的“自我”作难以言状的庸俗分析时，他们的内心描

① 安东纳(1857—1943)，法国话剧演员，曾任国立话剧院主任，最后自己办了一个自由剧场。

② 法兰西学士院的四十个院士都是终身制，同时也因在一般人眼中以为一入学士院，就名垂千古，所以院士的通称是“四十位不朽之士”。

③ 富于家财的作家龚古尔兄弟，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保证自己的“身后名”，捐出住宅和财产，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成立龚古尔学会，会员十人，每年发奖金一次，主要给奖对象是新出版的小说。“这儿所谓“不朽之士”的自由作坊”，就是指这个私人的学会。

写，发展到了顶点。对于自己所缺少的，他们设法用语文来补充；这些大师们的全副老练的本领，表现于极端矫揉造作，使自己苦恼，同时也使读者大伤脑筋的语言。他们之中有一个卓越的大师，发表了一本故事集，题名为《没有“那人”和“那个”的故事》，其中严厉地排斥了平白无辜的代名词“那人”和“那个”^①。^②现代诗人和作家在写作时，把注意更多地放在字眼上，而不放在这些字眼所代表的事物上；他们经常在寻求表现风格的新句型；他们不重视观察得正确和写得正确，却很重视某些没有出现过的句型的树立，和“耀眼的火光”的投射。在他们看来，字眼本身有它们固有的价值，和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无关。字眼包含的思想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甚至不包含任何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和安排新颖、出其不意、令人惊讶或使人瞠目就行。诗歌和小说的大师绞尽他们的贫乏的脑汁，为的是找出能够体面地补偿他们的想象力缺乏的一些尊号来。也就因此，几个月以前文学市场上一个新手发表了一篇乔治·桑式的温情故事。于是，自然而然地，他赶忙给自己封了一个尊号：“小说化的小说”^③派的领袖！尊号很多而成

① “那人”，法语中的关系代名词 qui；“那个”，法语中的关系代名词 que。

② 风格晦涩到此田地，连龚古尔自己都不得不抗议：“当人们将两个互相从属的 de 字（译者按：de 相当于中文“的”字）同时并用，例如使福楼拜失望的那名句：une couronne de fleurs d'orangers（一顶橙花编成的花冠），就是写得不好。如果在一句中用同一音缀开始的两个字放在互相过于接近之处，这也是写得不好。人们要求得比这还多，人们宣称，不能用一个单音字作为句子的开端，因为这两个可怜的小字母不能用来组成一个规模很大的句子或一组排句。”（见《龚古尔日记》，第5卷，第145页。）——拉法格注

③ “小说化的小说”，意谓除了写小说之外别无目的的小说；或者说，为写小说而写的小说。

绩毫无，这就是，说到最后，现代文学的“大师”们的一篇总账。

* * *

左拉，他也一样，陷于上述错误之中：他自称为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创始人，不管在他以前法国已经有了索累尔、普莱服神甫和巴尔扎克^①，英国已经有了菲尔丁和斯莫莱特，西班牙有了奎维陀、塞万提斯和《多梅斯的拉沙利欧》的作者芒道萨。左拉自己对于自封的尊号并不给以任何意义，这无非是缀在他帽上的，以便引人注目的一枚徽章。今天，他既经胜利地克服了开始时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他的传遍全球的名声既经使他在当前的作家之间获得了唯一的地位，他满足于写作有把握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最高的赢利的小说，只有在支持那些追随他的作家时，他才想起他的派别来。

① 巴尔扎克，伟大的博物学家乔弗瓦·圣底来的私淑弟子，自称为“社会医学的普通医生”，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他要写一部社会的自然史。在上世纪末年，多产的小说家来斯谛甫·特·拉·勃勒东要想写“布封的《自然史》的有用的补篇”。他不但口说实验小说，而且确乎进行一些实验。他写道：“因此，不论我获得何种娱乐，不论我如何放肆，我从不浪费光阴。在干了一件傻事，创立了一个‘派别’之后，我的安慰是：‘这使我受到教益；我将从中得到好处，既然我写作是为了自己付出代价去教导别人。’”（见《尼古拉先生》，第1卷，第236—237页。）

来斯谛甫·特·拉·勃勒东贯彻现实主义到这样程度，以致他将一些情书，也就是他为了获得按新派的说法所谓“人的资料”而写温柔的信札的复信，穿插在他的小说里。早已在十八世纪，克来比庸建立了实验的和自然主义的小说理论，而左拉却自以为这是他发明的。克来比庸在他的《心和精神的迷惘》中说：“这样地被通达情理的人所轻视的小说，而且时常轻视得很对，可能是一切文学体裁之中最能成为有用的一种，如果它被掌握得很好，如果不使它充满阴影的勉强的场面，以及性格与冒险行为都不象真实的英雄，而使它和话剧一样，成为人类生活的画图……人终于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小说将不再使人那样地眼花缭乱，却更多地教导人。”（见《作品选集》，第1卷，1772年版，第5—6页。）——拉法格注

左拉和另一些“大师”一样，只有很少的追随者——现代大师们的特征就在于没有门徒；然而他在我们那些文学派别的领袖群中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使小说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

小说家想使我们相信他们所写的人物的真实性，所以借用《波单》^①上姓名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把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从周围尤其是从报纸上采集起来，并且以仔细保存、集合、比较和分类的言语和行动，作为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尽管如此，他们的人物并不给人以有生命、有血肉的真实人物的印象。他们和我们的生存漠不相关，他们不谈烦扰我们心神的利害关系，他们既不被我们的那些幻想所支持，也不被我们的那些嗜欲所苦恼。他们就象苍糠充塞的傀儡一般，作家牵动他们身上的线，使他们按照情节的发展和所要求的效果而活动。

那些维克多和那些于连，在小说中产生，在小说中生活、恋爱和死亡，可是永远只按照他们自己的高兴而随便动作，并不服从他们自身机体方面发生的不可遏制的需要，也不服从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些超越人的本性而且支配着社会大事的非凡的人物。

在罗马，喜剧作家为了解决一团乱麻似的剧情，经常仰仗于“Deus ex machina”，仰仗于突然从天而降的神明。他们这种十分稚气并且多次被人讪笑的方法，被小说家们所拾取而且加以改进，使男女主人公扮演所说的神明的脚色。左拉竭力从小说中屏斥这种魔术，在这点上他是值得称道的；他至少试图从他的那些人物身上褫夺一部分万能权力，而将他们的行为和先决的

① 《波单》(1764—1853)，本为法国官吏，后因编印《巴黎工商界年鉴》知名，即以其姓氏名其书。这部《年鉴》后来扩大范围，成为巴黎有财产或地位的居户姓名住址录。

原因联系起来；有时甚至使人物失去自由意志，使之屈服于双重的从属性，一种是内在的和生理的从属性，另一种是外部的和社会的从属性。

左拉将他的人物作为沾染了遗传的恶癖者而介绍给我们；这是为了解释他们的行为。其中有几个是酗酒成习的^①，另一些是遗传性的癫狂病患者；在某些情况之下，他的这些人物被意外事变搞得精神失常。他作品中有几个女主人公由于被强暴地破了身，以致终生不正常。他每一部小说中的情节都是为了便于病态现象的发展而加以整理和分类的。^②

支配左拉的人物的那种病理的必要性，不但决定这些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并且影响作家自己。它使作家盲目，阻碍他去看

① 《小酒店》写的是遗传的酗酒病。小说的男主人公的职业是修盖房顶的瓦匠，他是一个极好的工人，为人诚实，很好的丈夫和父亲，可是饮酒的需要却潜伏在他身上。他自己知道这点，并且十分小心地避开一切可以使他发展这种倒楣的嗜好的机会；他从不出入酒店，他的生活是个好榜样。可是有一次遇到在他的职业中常见的意外事故：因为要瞧他的小闺女，他失足从房顶上滑了下来，摔断了腿。在摔交之后不得不歇工的期间，他为了消磨光阴，开始到酒店里去走走。沉睡在他身上的嗜欲突然以不可遏止的粗暴的猛烈之势发展起来，他变为一个最下贱的酒鬼。这情况多少有点牵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既然要做观察者，就该进行另一些观察。对于现代工人阶级，酒精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了；在工业中心，酒精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的发达并驾齐驱。资本主义生产迫使工人到酒精中去寻求人为的和短暂的刺激，同时也是补剂。某些劳动的性质使得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必须饮酒。另一些情况推动各种各类的劳动者去饮酒。比方瓦匠、排字工人、油漆匠在我们这里不是按照星期雇用的，而是做一天算一天，做半天算半天，甚至按照钟点计算工钱的。往往只靠运气找到工作，而这种运气他们不得不在酒铺里去等候着；酒铺有人“接济”他们，那就是谄谀给他们吃的和喝的；甚至借钱给他们。这些种类的工人并非出于本愿地常去拜访酒店老板这一事实，很好地解释了饮酒的兴趣为什么在他们之间发展的原因，实在不需要

清现实生活中事物如何发展，最根深柢固的遗传品质如何在个人生长的环境中不断地受到改变。关于这种变化，例子有的是。一个世俗的人，只要他生活在不大富裕的和小资产者的条件之下，几辈子以来都以生活井井有条和节俭为特性的；一旦这个俗物在大商业和高级金融界占了一席之地以后，就会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骤然间转变为放荡不羁和挥金如土。

由于自然科学在今天很时髦，左拉为了使他在小说中所倡导的新鲜东西具有科学的外貌，也就乞灵于自然科学了。他自己号称为格洛特·贝纳的门生，并且使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对左拉自己的文学的和病理学方面的想入非非的东西负责。左拉

用意外事故来解释。如果左拉描写了瓦匠和另一些工人寻找工作以及被雇用的情况，如果他显示出促使他的主人公酗酒的外在原因，他就可以给《小酒店》以应有的社会意义。

再说，《小酒店》的问世应当被认为不良的行动。出版于巴黎公社之后不多几年，正当最恶劣的反动势力当道，共和政体的形式成为问题的时期，这部小说受到反动派的极大欢迎。反动派乐于保证这部小说获得成功，因为他们看到曾经使他们自己发抖的工人阶级被描写成令人恶心的酒鬼，深为高兴。当左拉在他的小说《家常便饭》（译者按：《家常便饭》[Pot-Bouille]，是左拉暴露小资产阶级卑鄙腐化的日常生活的著名长篇小说。小说的名称 Pot-Bouille 本意是小有产者家庭中日常烧汤煮菜的那只锅，也就是家常吃的菜饭。）中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污泥，曾经热烈欢迎《小酒店》的那些分子，大发其道德与美学之怒，他们用各种调子叫嚣，说《家常便饭》这部小说是对于艺术的亵渎。当工人阶级被人污蔑时，他们深为庆幸，但是对于资产阶级风俗的忠实的描写，他们当然是丝毫不愿意理睬的。——拉法格注

- ② 在《小酒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左拉如何写他的那些小说。这位作家先在报纸上以及各种书籍中拾取市民中最低下的阶层所说的熟语短句；为了利用这些材料，他布置成套的情节。《小酒店》并不是直接观察的成果；这部小说毋宁说是为了能够长篇大段地复制巴黎工人的口语而写的。——拉法格注

能够获得原谅的理由，那就是他对于格洛特·贝纳的学说一无所知，格洛特·贝纳认为有机的环境对于生理成分的生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左拉不知不觉地追随的学说并不是格洛特·贝纳的，而是龙勃罗索的学说。龙勃罗索自己也没有发明这种学说，他不过利用那些自称有学识的人们的无知，剽窃这种学说来造成自己传播全欧的名声。

龙勃罗索的《犯罪的人》无非是庸俗的定命论。如同《小酒店》的主人公，由于他的沉重的遗传的后果，不能不屈服在酗酒的恶习之下，所有的罪犯由于他们的生理的支配，而注定了要犯罪的。尽管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他们到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罪行，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因此社会必须设法消灭这种人，就象消灭毒蛇猛兽一样。这种定命论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和泛神论者关于自由意志的结论完全相同；两种理论都以个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唯一负责者；两者都给予社会以毫无内疚地打击个人的权力，也毫不追究对于每一种罪行社会本身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所周知，伟大的统计学家盖德来把几乎和数学一样整齐地，年复一年重复发生的罪行归咎于社会。龙勃罗索的犯罪学的理论是从达尔文的教训中引伸出来的，这种教训被海克尔、斯宾塞和加尔东这帮人不正确地阐述，他们借此用世代相传的出色的个人品德来解释资本家们的社会地位。

左拉很巧妙地利用这种“犯罪的人”的理论。它使左拉的风俗记录者的任务简化到极点；它允许左拉使用新的打动读者的方法，并且使他对于他的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反作用，避免加以研究，既然这些人物服从于机体方面的先决的命运，而这种宿命论也就变为一种“*Deus ex machina*”；这种学说

还允许左拉逃避他显然表示瞧不起的内心分析。他在某处这样写：

进行内心分析，这就是拿人的脑子来做实验。

而他自己却表示要拿“整个人来进行实验”的奢望。关于他所理解的“实验”，以及他所理解的脑子在人身机构中的作用，左拉的意见是极端混乱和晦涩的。^①

* * *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也碰到一种生理的必要性，可是

- ① 左拉在他的著作《实验小说》(第12页)中说：“……自然主义的小说家观察和实验，他们的全部劳作产生于他们对于那些没有被清楚地认识的真理，和没有被解释的现象的怀疑，直到有一天，一个实验的思想突然唤醒他们的天才，促使他们进行实验，为了分析事实并且使自己成为这些事实的主宰。”这句话包含三方面的文理不通。人们怎样能面对一个无头无尾、无面背的真理呢？什么叫“实验的思想”？也许是想进行一场实验的思想？从来有哪一个小说家在一个人身上做过实验呢？至多有过来斯蒂雷·特·拉·勃勒东在他自己身上进行实验，这样的事左拉是决不干的，他过的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安静、最呆板的小资产者的生活。

左拉在他的小说《金钱》中，言之成理地批评那些“心理的玩艺儿，这种玩艺趋向于代替钢琴和刺绣品”，它们是在文雅的布瑞，那个为资产阶级太太们所喜爱的内心描写家提倡之下变成时髦的。在上述小说的同一地方，左拉写道：“珈洛林太太是一位通达情理的明白女人，她接受生活上种种事实，却不费尽心思去解释几千种复杂的理由；对她来说，那种倾吐心肺、绞尽脑汁的谈话，那种过分微妙的精细分析，其实只是闲着没事干的社交场上的太太小姐们的无聊消遣，她们既不管家事，又没有孩子要受抚，这是一批可笑的女知识分子，她们为自己的节操失堕在找推托的理由，她们用自己对人心的一套学问来掩饰自己的肉体欲望，这个欲望是公爵夫人和旅店女侍所共有的。”(《金钱》第1册，第175页。)在这儿左拉把他自己的哲学放在珈洛林太太口中。象左拉一样，她把社交界的太太小姐们的多情的闲谈和她们自以为满舒服的弱点混淆起来。而这种闲谈居然自命为心理学，因为它在研究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拉法格注

和左拉作品中的生理必要性却性质完全不同。巴尔扎克祖述乔弗瓦·圣底来，他是拉马克的学生和后继者，环境论的天才的代表，这种学说显示出外在世界对于在它怀抱中发展起来的生存物的作用；他同时也是器官之间相互联系规律的拥护者，歌德也赞成这种互应律。外在世界的每一个变化，在动植物身上的相应的变化中可以说是找到它的回声；而发生于一个动物的器官上的任何变化，对于别的器官必然会起作用。比方说，如果有可能将狮子牙齿的形状加以改变，这就会引起它的上下颚的形状的改变，同时还会引起其他一些器官的改变，以致改变它的性格特点，比如勇敢和残暴等等。当人们把兽类从它们的天然环境中移置到一种人为的环境里，上述的各种现象也会发生，例如家畜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变化必然引起动物的器官、精神和性格的改变。

深信这种理论的正确性的巴尔扎克，以无穷的细心，去描写他的各种人物用作生活和行动场所的环境。

他没有逃避使左拉害怕的“千种复杂的原因”，然而这些原因却决定人物的行为，影响他们的情欲。尤有进者，巴尔扎克那样津津有味地分析这些原因，以致有时在读者眼中显得可厌，因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只求消遣，不求教训。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以及自以为要在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多数小说家，乐于作神采焕发的描写，这种描写令人想起钢琴能手的动人的弹奏。这往往只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特写，作家事先准备好这种画图，仔细地保存在抽屉里以备不时之需。这类画图放在小说中就象每一章末尾的图案画或插图一样^①。这些画面证明

① 指每一章末尾作为补白的插图。

作家的高级特写艺术，在它们本身，这无非是一种辛勤制作成的无用而且有损于全书利益的附属品。如果我们跳过这种描写而不去看它们，整部作品并不因此而受损害，恰好相反，常常还会得到益处。

与此不同，巴尔扎克的庄严和深刻的描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所写的性格和行动；由于他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生活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之下，他们必须在本身发展一些规定的情欲^①，这些情欲和上述的条件相呼应，而它们的动作是那些条件的后果。

巴尔扎克的人物没有例外地都被一种情欲所控制，这种情欲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种生理的命运。即使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带来了这种情欲的苗头，这种情欲也只是在环境影响之下，才慢慢地发展的。可是，情欲一旦发展到最高峰以后，它就变成无上的主宰，它一个接一个地压碎和窒死别的情感，而使它的受害人变成偏执狂的患者，就象高立奥的父爱，葛朗台的吝啬，巴尔达沙·格拉艾^②的科学研究狂，克勒凡^③的虚荣，于洛男爵^④的色情等等。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叙述获得胜利的情欲的史诗：在这诗篇里，人是某一种情欲的玩物，他受这种情欲的控制和折磨，就如在希腊悲剧中人是一种神道的玩物一样，这种神道有时推动他去犯罪，有时推动他去完成英雄的行动。自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以来——后者也使他的那些人物成为某种情欲的牺牲品，而且让他们被情欲撕碎——没有一个作家象巴尔扎克

① Passion, 或译为“激情”。

② 见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

③ 见巴尔扎克,《贝德姨母》,中译本名为《贝姨》。

④ 同上。

那样，用不留余地的严格和那么强大的力量，写出那些一直达到顶点，达到疯狂程度的情欲。

左拉自称继承巴尔扎克，但是，无论是在他的哲学、他的语言、或是在他观察事物、写作小说、安插人物、使他们动作以及描绘他们的情欲的方式上，他和巴尔扎克没有相同之处。左拉和巴尔扎克之所以不同，还在于作为左拉作品的特色，由他首先引用到小说中的一种新的表征，这就使他和别的现代小说家相形之下有了无可否认的优越性，虽然他比少数几个小说家有时还是逊色的，在描写的艺术中他不如都德，在心思细巧方面他比不上阿来维。左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按照左拉的说法，巴尔扎克的

伟大的独特性在于在文学上给了金钱以现代的可怖的作用^①；

可是，在敢于有意识地表现人如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这点上，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他死于一八五〇年），作为我们这时代的特征的巨大的资本集中在法国还不过刚刚开始。那时还没有那种巨大的百货店，店内的走廊连结起来有几公里长，男女售货员数以千计；这种巨人式的商店集中了各种不同的商品，分部陈列，这样，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文具、化妆品、家用杂物、帽子、衣服、手套、皮靴、内衣、手巾以及轡头马鞍等等。那时还没有雇佣男女工人多到象整个民族似的纺纱厂、织布厂、炼钢厂和高炉。那时人们还见不到一手操纵几千万、几万万法郎的金融组织。无疑地，那时已经有为生活的斗争，正如这种斗争一直就有的那

① 见《实验小说》，第342页。——拉法格注

样，虽然它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名称，可是这种斗争以另一些形式，另一些姿态出现，和我们现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存斗争由于上述的巨大经济机体而起了根本性的改变。那时的生存斗争并不使人垂头丧气，并不使人堕落，而是在人身上发展某些品质：勇气、毅力、智慧、注意力与预见、有条不紊的精神，等等。巴尔扎克在那时进行观察，由此之故，他描写了仅仅依靠了自己的体力或智力彼此斗争着的人们。那时人们进行的生存斗争很象野兽之间的生存斗争，它们用爪、用牙、用敏捷和狡猾打败对方。

在我们今天，生存的斗争获得了另一种性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相拍合，这种性质越显得狠辣和尖锐。个人之间的斗争被经济机体（银行、工厂、矿山、巨大的百货公司）的斗争所代替。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经济机体的象大自然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和盲目的强力之前消失了。人被卷入这些机体的复杂的齿轮中，被抛掷、摇撼，象皮球似地四面抛来抛去，今天站在幸福的高峰，明朝落入万丈深渊，象一根麦秸似的被卷走，他自己即使有智慧和精力，也不能稍微抵抗一下。经济的必要性压碎了这个人。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踮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使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

人只不过是一个残废者和侏儒，而这是反映在现代的小说中的。小说中已经不再是充满疯狂一样的冒险故事，在那些故事中，主人公象斗兽场中的一匹暴怒野兽，以胜利者的姿态冲向最奇妙、最非同小可的事件；着了迷的读者于是赞美魔术一般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物的勇敢大胆和炽烈的热情；这些人物什么都不怕，作者故意撒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表面看起来不

可克服的困难，都不能吓倒他们。当现代的小说家为了满足某些阶级的读者对于个人斗争的经历的兴趣，他们到骗子和偷儿的世界中去选择主人公，在那里，由于环境的条件使然，文明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野蛮人的全部狡猾、勇悍和残酷来进行斗争。况且，这斗争是灰色和单调到那种程度，以致不能引起人任何兴趣。为那些自称高级和有文化修养的阶级写作的小说家们，不得不从他们的作品中排斥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对于新的流派来说，艺术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放弃行动；而由于新派的代表人物既无批评意识，又无哲学意识，他们的作品无非是语言上的腾跃跌打那一套拳脚功夫，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修辞学的学生^①。



- ① 一个比利时的小说家，加米叶·勒莫尼埃，用了特别熟练的技巧，糟蹋法国语言，使它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他刚刚把他的小说《一个男性》改编为四幕剧，而获得很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叙述一个私下打猎的猎人的爱情故事。拿一个私猎者，一个 outlaw，一个逍遥法外的人（译者按：在禁止打猎的山林中偷偷打猎的人，在法国是犯法的。）作为主人公，对于作者来说一定是件痛心的事，这人被一种猛烈的情欲所推动，和官厅方面以及私有财产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个私猎者象征自然界的人。为了使他的戏剧更活泼些，为了使它获得比较欢乐的调子——现代的作家和东方的哭丧女人一样愁惨——作者在他剧本中安排了昂利·莫尼埃的一个场面，在那里有两个乡下人争论一条母牛的价钱，并且设法互相欺骗。这一场面引起观众的哄笑。勒莫尼埃后悔在他剧本中插入这样的场面。他反对公众对待他的态度，并且写下了底下的代表新的文学流派的特性的几行话：“这是对当前时髦风气、对公众趣味的一种让步，那就是对于物质的东西，对于充满动作与喧扰的运动的爱好……按照我的想法，这种行动是剧本中的弱点，因为它在大地和造化之间扰乱了谐和。可是我不得不容忍这种行动，一边希望到了更好的时代，那时可能写一篇剧本不要行动，完全由微妙的色调差别、各种画面、情感和思想的迅速的转变组成，一篇代表简单和单一的生活的剧本，不需要我们现代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复杂的东西。”——拉法格注

当左拉达到他的才华的最高峰时，他有了勇气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他试图描写那些经济机体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

在他的作品《太太们的幸福》中，左拉给我们介绍经济怪物之一种，巴黎大百货公司的生活。他使我们看见一种牛头妖怪^①，它吞并附近的小店铺，吸收它们的顾客，役使原来那些东家，使他们成为它的职员和雇工；使我们看到这怪物如何在它的子民——雇员和男女售货员——之间唤醒别处所见不到的利害打算、情欲和互相嫉恨；如何在商品展览的时候，点燃起他们的不顾一切地多销多售的热狂的愿望，如同在战舰上，攻击的信号刺激战斗的热情。

在《萌芽》中，我们看到了矿井，这个埋伏在地底下的妖怪，它吞噬工人、马匹以及机械，它倾吐煤块；它改变自然，使空气浑浊而且毒化，在它的张着的大口周围，草木不生；它将原先作为小土地所有者而分散地生活的那些农民集合为队伍；它窃取他们各人的小块土地，判定他们不能再见天日，而在惨白和摇晃不定的小小的灯火之下作苦工，天天冒着四面包围住他们的各种危险，丝毫不感觉到他们是多么英勇；我们看见这个妖怪隐伏在地底下，通过共同的痛苦和穷困，通过在资本主义桎梏下所受的折磨，把那些人团结在一起。那资本主义的桎梏，就象帕斯卡尔的上帝一样，无往而不在，同时却又无形迹可寻，推动那些人们罢工、流血斗争以及犯罪。

在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时，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大胆

^① 牛头妖怪(minotaure)，希腊神话中牛头人身的怪物，此地指百货公司。

的事业；作了这样的尝试，已经足够使左拉成为一个革新者，并且使他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

这样的一本小说迫使作者负担的劳动，比起现在那些文人的数见不鲜的恋爱故事和通奸故事来，要困难得多。那些文人固然是十足的风格家，但是对于他们自以为在描写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和事件，他们却异乎寻常地无知：除开他们的语法、他们的词汇，以及从大马路上，或从这一沙龙到那一沙龙贩运来的某些无聊谣传，还有报纸上社会新闻栏内的什么新鲜事件和警察局的公告以外，他们知道的事情那么少，简直可以认为他们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要写一本上面所说的小说，而且要写得象样，作者必须在紧邻那些经济巨人之一的地方生活过，深悉它的内部生活，用他自己的皮肉尝受那个妖怪的爪牙，他应当眼看着那些由于妖怪所引起的可憎可怖的事情而愤怒得发抖。直到如今，这样的作家还不存在，甚至似乎不可能存在。被卷入生产的齿轮系统中的人，由于过度的劳苦和穷困而下降到那样卑微的地步，他们是那样地昏沉，以致仅仅有受苦的力量，而没有叙述他们自己的苦痛的能耐。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其他属于人类最优美的精神产品之列的叙事诗的原始人类是不学无知的，比我们今天识字并且有的能写文的无产阶级更不学无知，可是他们具有诗的天才，他们歌唱自己的快乐、痛苦、爱情、仇恨，以及他们的节庆和战斗。成了大工业的附属品的无产者，是不允许有这样光彩动人的诗的表达才能的。而野蛮人，没文化的人，甚至布列塔尼地方的半开化的农民都具有这种才能。现代工资生活者的语言，不幸得很，是这样贫乏，以致它今天只包含几百单字，用来表达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简单的情感。从十六世纪以来，法国语言，无论是平民语言或文学语言，越来越虚弱；这一事

实是一种日益衰退的征兆。

社会小说，正如我们上面所下的解说一样，只好由那些自己
不经历雇佣工人的生活，而且只从外部来看这种生活的人来写。
一个学者，在长期研究现代经济组织的轮子机构，并且观察了这
种组织对于工人阶级所引起的何等可怕的后果以后，一定可能
接触到写这样的小说的任务，假如今天的学者不是把自己闭塞
在各人的专业的墙垣之内，假如他们能够暂时从他们的研究工
作中抽身出来，以便给他们当代的一些社会现象以艺术的形式。
这任务之所以落到一些文人的肩上，理由就如上述。他们由于
自己的实际知识，以及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一般地说对于
这样的任务是毫无准备的。他们缺少经验，而且他们对于要描
写的世界上的人和事物，只作肤浅的观察。虽然他们很自负地
以为在描绘现实生活，他们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事物表面，他们
对于在自己眼前在演出的日常生活里的戏剧性事件，只能抓住
外部的和最表面的形态。勃吕纳介，《两大陆评论》^①的批评家，
有理由这样说：

他们的眼睛和手是这样生成的，以致他们所看见、观察和表现的，
只是他们认为特别地可以吸引他们所面对的公众的兴趣的一切。

在这一点上，可惜我们必须承认左拉也不是例外。

* * *

左拉(生于一八四〇年)以在巴黎一家大书店里当雇员作为
他的职业的开始。不久后，他就抛弃了这一职业，而专门去搞新
闻工作。起先他在《钟》报上写稿，在帝政时期，这张日报努力使

^① 《两大陆评论》，法国资产阶级综合性月刊，创刊于一八二九年，现在还继续出版，态度一贯保守。

自己成为《共和派的费加罗》^①。在拿破仑第三垮台以后，左拉跟随刚贝达^②到都尔^③和波尔多^④，到了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拼命地追求禄位和荣名，当他们之间分脏的号角大声吹奏起来的时候，左拉要求一个县长的缺作为他应得的一份。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这件事的后果就是他转身不理政治，而专一地去从事文学活动，去写他的小说去了。他对政治感到虚荣心受了伤的人的怒意；按照瓦来^⑤所说，左拉提起政治，总是轻蔑地把它称为“不干净的行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象“一只熊”似地深居简出。不久以前，他的虚荣心又苏醒了过来：他从孤寂中走出来，被选为文学家协会^⑥的主席，而他正在梦想进入学士院和上议院，这两个为年老力衰、干枯发硬、不能取材的作家和政客而设的养老院。

为了给自己的文学著作以统一的外表，左拉仿效巴尔扎克的办法，把它们总称为《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每一本小说中都有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演着高于一切的角色。这样得来的统一性，与其说它是真实的，不如说是一种俗套而已。小说的统一性主要不在于这是整个家族的故事，而在于研究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骨胳的各种社

① 《费加罗》，法国资产阶级日报，创刊于一八五四年，初为讽刺性的报纸，后来改为政治与文学的日报。现在还继续出版，是当前法国最右倾的报纸之一。

② 刚贝达(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一八八一年任内阁总理。

③ 都尔，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南二三七公里处。

④ 波尔多，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南五六五公里处。

⑤ 瓦来(1845—1920)，法国名律师。

⑥ 指法国资产阶级的作家协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进步的作家协会(C.N.E.)不是一回事。

会机构的这个计划。

可惜的是象左拉这样一个具有毋庸置疑、也没有人否认的才干的人，却过着隐士生活，这使他不能正确地去描写他要表现的一切。博物学家^①和化学家离群索居，可是他们关闭在自己的实验室中，为的是能够更仔细地观察使他们感兴趣而且他们愿意认识的有生物和无生物。相反，当左拉在他的隐士之居的深处生活和创作时，他远离了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有生物和无生物；这样一来，用画家们的一句熟语来说，他不得不“写意”了。

他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可以用对于他所要描写的现实略加一瞥来补救。为此，他乘了火车头旅行五十或一百公里，为了体验司机的感受；他参观百货公司，他在货品展览和大放盘的日子里观察来来去去的人，为的是要乘人不备了解老板和他的全体店员内心活动；他到博斯^②地方一个矿区去住了一星期，为了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描绘矿工和农民的生活环境，而这些草率的观察，他用了从书籍、报纸和个别谈话中获得的材料来加以补充。总而言之，左拉的做法和报纸的记者一样。一发生什么事件，记者们就跑了去，毫无准备，但一分钟都不耽误研究他们的题目，他们必须一眼看到全部事件；因此他们只看见谁都看得见的现象的外表。他们不能在事件的主要的发展方面去深入，不能追究事件的原因，不能抓住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复杂性。在他们的记录中正如在左拉的记录中一样，独到的观察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

左拉用艺术家的眼光，走马看花似地见到事物的外表而把它抓住。由于他具有很大的表达才能，他将他的那些观察的庸

① 博物学家，指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

② 博斯，法国地名，巴黎西南的一百公里处平原总称。

俗性藏匿在富于浪漫色采的能吸引和俘获读者的画面后边，可是不把读者带到发生动作的现场上去，也不给他看动作的正确表演。一个画家，根据旅行者朴实无华、没有文学企图地所叙述的印象，能够没有困难地画出一幅画；相反，根据小说家的一心想用他的语言的色采和形象的丰富而大事渲染的描写，来画一幅画，那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左拉为了成功而追求成功；他按照再版的次数来估计一个作家的才能。由于资产阶级公众憎厌新鲜事物，他决不给这公众提供新鲜事物。斯克里伯，深知资产阶级头脑的这种缺点，回答一个对他引用了一句俏皮话的朋友说：“你反复地说这句话吧，把它印出来，等到它到处流传，人人上口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入我的一个剧本中。凡是听说过或自己说过这句话的人，都会鼓掌的。”

凡是觉得巴尔扎克沉闷的读者——这种人在读书的公众之间形成大多数——绝不会欣赏一部深刻的作品，用左拉和他朋友们喜欢用的说法：一部严肃的、真正“根据材料”的研究著作。这种读者愿意看到场面和人物很快地在他们眼前接连而过，不需要任何注意力，象幻灯里的形象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思想都是白费脑筋。

左拉熟知公众的兴趣所在，他增加无数的描写；相反，他只是匆忙地、粗糙地勾划他的那些走马看花地经过观察和研究的人物，它们常常和环境不相适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的人物是间接材料的产品，它们并不是按照真人实物临摹的。就是这样，有人说左拉叫人画了一个矿工，大小如真人，画成这工人在操劳时的各种姿态，为的是在他的小说《萌芽》里描写这个工人。他的小说《大地》的第一章并不叙述一个真实的场面，那无非是米莱的著名图画《播种者》的诗意的搬套，加上一个中间插入的

枝节，牛的交尾，在左拉以前，洛里纳已经用诗句详细叙述过。

保尔·阿莱克西，左拉传记的作者，在对我们讲左拉如何制作小说《娜娜》时，公开了这位大师的工作方法。左拉积累从书籍、报纸和谈话中取得的笔记，加以仔细的选择、归类，写成卡片，编为目录；接着他在这种笔记中间插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把那些笔记串连起来，于是他的小说就写成功了。勃吕纳介跟左拉为难，证明他曾经抄袭过英国作家沃脱韦^①。左拉很可以这样回答：“如果你们知道我搜集材料的那些报纸和书籍，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找出成百条类似的抄袭。我要描写我不认识的环境，而且只能用特别快车的速度穿过这种环境，我怎么能够避免抄袭呢？”

塞万提斯、多比涅、斯莫莱特、卢梭和巴尔扎克只是在和各种不同的环境打交道，在现实中观察了生活和人们的行为，通过

① 我们在下面引述勃吕纳介所发现的一段抄袭，因为这是有代表性的。在《娜娜》中人们可以读到，在另一些时候，他是狗。她把一块香手帕掷给他，掷到屋子的一边，而他必须去用牙齿把手帕衔回来，一边用双手双膝爬行。“去捡回来，凯撒！……别忙，你要是游游逛逛，我来叫你受用！……很好，凯撒！听话！乖乖儿的！……来一个好样的！”（译者按：法国人命令狗“来一个好样的”〔Fais le beau〕就是让它站立起来，两条前爪一拱一拱地象行礼一样。）那男人喜爱自己的下贱。尝味着自己变为畜生的这种乐趣。他还要更加堕落一些，他喊：“打得更重一些……汪，汪，我疯了，打呀！”

在托马斯·沃脱韦的著名的小说《被解救的威尼斯》中，上议员安东尼欧是一个名叫亚桂丽娜的妓女的情人，“他淘气，她把他赶走，管他叫白痴，畜生；她告诉他，在他身上唯一的好东西仅仅是他的钱……‘那么我来做狗吧？’‘做狗，老爷！……’”说到这里，他钻到桌子底下，汪汪地叫起来。“啊，你咬人，当心我踢你。”“来吧，我从心里高兴，踢吧，踢吧，趁我爬在桌子底下。再踢。踢重些，再重些。汪，汪，呜，呜。”

左拉并没有在沃脱韦的作品中直接找到这种狗性驯服的样子，而是在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第3卷，第212页）中看到的。——拉法格注

生活和学习，熟悉了社会之后，才动笔写作的。与此相反，我们这时代的小说家，自命为自然主义者和写实主义者，而且自以为是按照实物描画的，却关在自己的书斋中，堆积着真正和山一样高的印刷品，上面满是批注，在这些纸堆中他们认为可以感觉到现实生活的脉搏在跳动；他们难得离开自己的舒适住所，去进行一些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为的是从他们的漫游中带回最必要、同时也是最肤浅的感受。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把这种古怪的现实主义观察方法推向最高峰；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但不应当参加当前的政治斗争，而且应当对于人类的各种情欲保持局外人的态度，以便更好地去描写它们：做个石头人，为了更好地欣赏生活！

谁能想象这样的事：假如但丁以地道的世俗之人的身分，把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对公众生活漠不关心，假如他对当时的政治斗争不是采取热烈参加的态度，而能够写出他的《神曲》来？①

① 龚古尔兄弟在他们的日记中叙述了屠格涅夫的这一自白，足以令人赞美地画出那个精力充沛的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的特性：“由于福楼拜和我不承认爱情对文学家的重要性，那位俄国小说家高声说，同时做了双臂向地面下垂的姿势：‘我哩，我的生活是充满脂粉气息的。对于我来说，世界上任何东西，即使是书籍也罢，都不能代替女人。……怎么说好呢？我发现只有爱情能够产生生命的某种舒展，任何别的事物都办不到……对吗？你们听，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情妇，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磨坊女主人，我去打猎的时候和她见面。她是一个迷人的女子，皮肤洁白，眼中如有一道闪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普通的。她什么也不肯收我的。可是，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得送我一件礼物。’‘你想要什么呢？’‘从圣彼得堡给我带一块香胰子来。’我给了她一块胰子。她拿了胰子，跑出去了，过了一阵，她激动得面颊绯红地回来了，一边向我伸出一双可爱的香喷喷的手，一边低声说：‘吻我的双手吧，就象你在沙龙里吻圣彼得堡的夫人们的手一样。’我跪倒在她跟前……你们知道，我生平没有遇到比这更珍贵的时刻。”（见《龚古尔日记》，第5卷，第28页。）——拉法格注

现实主义者的方法对于作家自己很方便，对于他们的作品可并不是有利的条件。他们的“文献性”的小说充满不确实的地方，这种缺点既多而又令人生气。

在巴黎下流之处都混过来的沃来良·旭尔，好玩地把《娜娜》中的无数错误都指了出来。如果说一个初次到巴黎的外省青年会相信那些关于各种卖淫女子的生活描写，而对于一个熟悉这种生活的真正老巴黎来说，这类图画只能使他耸耸肩头而已。

可是左拉的才能是如此之大，所以即使他的观察方法有那些缺点，即使他在材料搜集上有很多错误，他的那些小说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大事。它们获得巨大成功是应当的。《卡底内尔先生和夫人》以及另一些规模较小的小说，如果它们并不是杰作，这是可以用需要掌握的材料非常广泛这一事实来解释的，必须有巨人般的力量才能够举起这么大的材料，揉搓它，翻腾它，拿它当作玩具。说实话，左拉和围绕着他的那些侏儒相比较，真也是个巨人。

《金钱》，他最近的，而且也许是最有意义的一部小说，使他的一切优点和一切缺点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二 《金 钱》

《金钱》可以认为是《家常便饭》的答复和补充，在《家常便饭》中，左拉以无情的尖锐和严厉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在过去，这一阶级的特点是它的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生活，严格的诚实，和市侩式的狭窄的头脑，而这些品德曾经给以往的作家提供他们的喜剧人物的模特儿。今天，小资产阶级就如在《家常便饭》

中所描写的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整个儿堕落和腐化了。改变了小资产者面目的不是对于黄金的渴望，而是对于钱的需要，这种需要经常刺激他，折磨他；改变他的面目的也不是对于乐趣和狂欢的追求，而是为了不再过充满忧虑和悲伤的艰苦日子而进行的斗争。要给他的老婆买点微不足道的穿戴饰物，给他孩子买个玩具，小资产者也一定先得锱铢必较地计算和节省；他不得不一生丁一生丁地计算，否则就活不下去。

在他的小说《金钱》中，左拉将我们引导到一个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相反的不同的世界中，在那里，人们不是按照生丁算计，而是按照一千法郎巨票算计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流动的现金比秘鲁金矿中的金泉流淌得更快、更急促、更汹涌；在这里，黄金成了整个生命、整个思想和整个行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黄金，人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保障追求者个人的和家庭的生存，也不是为了答复那个永恒的问题：“如何求得温饱？”人们操劳，人们受苦，并不是为了迫切的需要，而是为了几百万几百万地积累，因为喜爱黄金，为了黄金本身。左拉在《金钱》中介绍的百万富翁，犹太人龚代曼，没有任何需要。在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中，出现过一个大学生，一个快乐的小伙子，钱包虽然贫乏，思想却很丰富。他为了给自己的贫穷找个宽慰，提出这样一个富于哲理的看法。他说不管是拿破仑，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反正谁也不能一天吃两顿午餐，也不能比一个普通的医科大学生有更多的情妇。龚代曼一天连一顿午餐都咽不下去；女人对于他是不存在的。他的出了毛病的胃只能接受牛奶，当他想吃喝得快活些的时候，也就尝一点葡萄汁而已；他的心脏只在交易所证券涨价或跌价时，才欢腾起来。

左拉所描写的世界中的人物的特点，是对黄金的爱好；但并

不是对于金属中的那种坚固、晶亮、闪烁，以灿烂的光芒悦目，以铿锵的响声悦耳的黄金。葛朗台，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一往情深地爱黄金，确是为了黄金的物理的品质，为了它的色泽和声音；他把那亮晶晶的金币收藏在可靠的地方，拿它们来玩弄，抓在手中，让它们从指缝里滑溜下去，当他双手插在宝藏中，摸摸，抓抓，他感到无比的巨大欢喜；他用了温柔的字句，被热情的火焰燃烧着的诗人的陶醉来谈论他的黄金。他对他女儿说：

去吧，去把它拿来，那个小乖乖，你应当亲亲我的眼睛，因为这样，我就把金币的生和死的秘密和奥妙都告诉你。真的，金币和人们一样，生活着，熙熙攘攘地；它时而去，时而来，它流汗，它生产。①

几小时之久，他观赏着一个个垒成一大堆的金路易②作为享乐，金币的挑逗性的闪光确乎迷住了他，以致他热烈地喊道：“真叫我感到温暖！”③

做交易所生意的人再也见不到被称为“偷来的太阳的眼泪”的黄金；从他们手里滑过的只是一些纸片，他们用发烧般的手势揉着、撕着的只是这些纸片。对于他们说，财产并不是什么瞧得见的，可以接触和可以摸弄的东西，而是一连串的抽象数字，一连串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谈起煤气公司、铁路、煤矿的股票时，他们并不设想一个巨人似的煤气计度仪，它象一座大钟似地接纳和禁闭从煤炭中提炼出来的流动的煤气；他们心目中也看不到喷烟的火车头，延伸到无穷远的铁道，地底坑道和装满煤块的

① 见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全集第5卷，第323页。——拉法格注

② 法国古代金币，因币面铸有法王路易的半身像，故名。这种金币是从法王路易十三朝开始铸造的。

③ 见前引书第344页。——拉法格注

斗车……不，在他们眼前，这种称为股票的烂纸的抽象的牌价在跳舞，做交易所生意的人把这种股票看成无形体的、超尘世的价值；至于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实物是否存在，对于他是绝对无足轻重的。

左拉本该把他的小说叫做《交易所》，而不叫做《金钱》；因为他给我们描写的，是被交易所的投机生意搞得经常处在发烧一般的紧张和奋亢状态中的环境，以及被这种投机生意搞得神经错乱的那些人。金钱在它的流转中，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过程和一切现象。为了几个法郎，工人按日、按星期、按月出卖自己，他把老婆孩子都交给资本家，判定他们象囚犯一样在工厂里服苦役；为了钱，钢轨制造商伪造检验合格的铃记，使成千的旅客的生命发生危险；为了钱，格来维总统利用自己的全国最高权位所给予的政治影响，从事肮脏的交易；为了钱，军官甘冒生命之险，会计员不敢舞弊，诗人和作家写他们的作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堕落到这样卑下的地步，以致人们所认识的和所能够认识的只有一个唯一的动机：金钱。金钱成了人类一切行动的主要原动力，阿尔法和沃美卡^①。巴尔扎克管金钱叫“l'ultima ratio mundi”^②。左拉在他的小说的框子里边，从未试图表现南面称王的金钱所孕育的德行和恶癖。

他最近这部作品中的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一桩金融投机行业；交易所是战场，在那里他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交易所并非创造财富的魔法的实验室，它是个强盗窝，在那里边，各以狡猾、无信义、说谎、欺诈为能事的金融家，互相分赃；那就是全

① 阿尔法（法语译音 alpha）为希腊字母之第一字（ α ）；沃美卡（法语译音 oméga）为希腊字母最末一字（ ω ），此处之意即为自始至终，全部过程。

② 拉丁文，意即“最后的心愿”。

世界的田野间、矿井里和大小工厂里的劳动所创造的几百万、几十万^①。这些证券交易商，在他们的保险柜和腰包里集中了数量极为巨大的财富，却生平从未生产出任何东西。他们的唯一的智力工作在于钩心斗角地设置陷阱和罗网，要被捕捉的是不论在哪里，不论被什么人所创造的几百万^②。什么地方？谁？关于这些，那些先生们才不操心哩！

萨卡，左拉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了这个奇异的世界。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熟人对他都很冷淡，或装着没有看见他；这是个破了产的人，而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朋友是不存在的。他虽然成了众人蔑视的对象，却居然自己解救了自己，突然之间获得了胜利。不久前转背不睬他，故意躲避他的人，都来奉承他，恭维他。这突然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萨卡领导的一桩金融投机走了运，获得了成功：他的股票上涨了；并且，尽管他有理由担惊害怕，尽管他的合伙者如何阴谋和背叛，以及他的竞争者如何钩心斗角，他的股票仍然上涨到神话似的高峰。这一宗投机活动的发起人不是萨卡；他并没有管这件事的技术性的一方面。发明这一切，组织这一切的是一个工程师，堕落到这群机灵鬼之间一个不出色的，心灵带有神秘色彩的工程师。萨卡不过是“创办人”，掌握魔法的口诀，可以打开股东们的钱包，具有欺骗人的巧妙本领的人。上他当的人把他们美丽的黄金，丁丁当当的黄金给他，换取一些破纸头，虽然这黄金对于他们说是比自己的信誉、老婆、孩子和心爱的狗都更珍贵些！

左拉的小说是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的，他对这些事件作了诗意的安排。这是彭都和弗代所领导一个金融公司“总联

① 指法郎。

② 同上。

社”的故事，这公司在法国、奥国、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开办银行、矿产公司、铁路和工厂等，从而在这些国家大事掠夺。在某一个时期，“总联社”是一个受到教皇的庇护的奇迹一般的储蓄机关；它付给那些善良的天主教徒的息金，即使对于最贪婪的放高利贷的犹太人来说，也是神话般的高价的；它正要变为教皇和全体天主教徒的银行；接着它就垮台了，这个空前巨大的破产事件震动了金融界，使极不相同的各个社会方面都遭受损失。

萨卡是个很机灵的金融家，精通各种策略，他是欺诈性的生意的策动者。他知道得十分清楚，要使一桩投机生意获得成功，不能让诚实谨慎的人来带头，而是要由那些在交易所扮演重要角色的，或由那些有古老门第、议员的头衔，或者只是有一个普通的勋章的人来带头，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迷惑那些口袋里钱币多于脑袋里智慧的傻瓜。为此，他给他创办的骗人公司选择了一些人组成理事会。萨卡也知道要使一宗生意获得成功，必须大做广告。

人们本来以为左拉既然愿意被目为一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作家，既然他乐于从事最令人恶心的描写，而且以挑战的态度毫不犹豫地采用最肮脏的字句，那么他可以有这样的勇气：揭穿他所熟知的金融生意的广告宣传方面全部真相，这是一种经常的欺骗诬诈，同时也揭穿新闻界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真相。

可是在《金钱》中正和在《萌芽》中一般，左拉缺乏勇气。在《金钱》中，他不敢得罪报界，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报界是“毒素的储存所”^①。左拉没有勇气揭露全部资产阶级的报界如何把自己出卖给大金融界，这报界如何象娼妓一样，用尽软硬兼施的

^① 见巴尔扎克：《幻灭》，全集第8卷，第257页。——拉法格注

功夫，借以邀得金融界的宠幸。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漂亮朋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①。左拉确实也介绍了一个由于满身债务和恶癖而堕落的记者；他按照定货者的命令给报纸写文章，今天在文章中把白说成黑，明天把黑说成白；这就使他遇到了一些不快意的纠纷。可是这个记者是属于文学流浪人的行列，他不受任何人的尊重，也没有任何势力，他的道德卑下看来好象是一个例外，而诚实倒成了资产阶级报界的规律。如果左拉对于报纸的严重的腐化闭口无言，那决不是他不知道。他很熟悉报界情况，他自己曾经当过记者，他和报界一直维持着经常的联系。这方面的社会环境，他观察过，生活过，并且占有一份探本穷源的确实的资料，可是他不敢把这个世界如实地加以表现。左拉，象以笔耕为业的所有的亲爱的同道一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要迁就新闻记者，因为他们通过广告可以影响他的书的销路。首先是做生意要紧；做了生意，倘有余力，再谈艺术！因此，左拉不肯说明为什么那些最可敬，最受尊敬，最严肃同时

^① 不久前，巴黎一家严肃的报纸《十九世纪》（在这家报纸的撰稿人之中，有众议员，有市政评议会议员等）的主笔包达里斯，《小日报》的经理马里诺利，以及《今日》报的主笔兼巴黎市政评议员洛朗，当众暴露了他们的肮脏内幕。在他们的报纸上，以及他们张贴在巴黎和外省的布告上，他们互相骂为小偷、流氓和金融界的走狗。这种满把满把地投掷污泥，并没有在其他记者之间引起任何公愤；他们一想到卷入那三个狂怒的家伙的争吵中，就吓得发抖，因为他们怕自己的丑史也这样地被揭穿。《小日报》手里拿着证据，揭发包达里斯曾经向铜业托辣斯的商人塞克来当诬骗敲诈，到手过几十万法郎，因而要记者公会开除包达里斯。“我打赌，他们不会出此一着的，”包达里斯只不过这样答复了一句。此人虽然被公开揭去了假面具，并且盖上了烙印，今天仍然是上述高贵公会的会员，而且和别的巴黎记者们维持着同行兄弟的友谊关系。正如谚语所说：“物以类聚”。——拉法格注

也是最可厌的报纸拿它们的第一版为金融界的大亨们服务，使他们能够欺骗和剥削爱读这些报纸的资产者^①。相反，对于另一件事他却叙述了两次，津津乐道地。这件事如果真的发生过，不过是恶作剧而不是广告^②。没有任何东西比投机商人的招股广告更为尊严，更为道德的了；这些先生们可以给耶稣会派的教士上课，讲授耶稣会派的手段^③。在交易所里，萨卡的天主教银行和龚代曼——洛特希尔德的化名——的犹太银行在打交手仗。那个冷静沉默的犹太人，平静地退守在他的老窝里，对于他的几百万财产的奇迹般的力量充满信心——杜仑说过，上帝总是帮助最大的兵团的——，他让那个急躁得好象发烧似的基督徒在一系列的投机生意中消耗自己的力量，这些生意使他的万有公司的股票从原价五百法郎涨到三千法郎。等到萨卡在他的庇吕斯^④式的胜利中精疲力竭之后，龚代曼突然把他的几百万抛在

① 去年五月间，政府觉得不能不向舆论作小小的让步，同意用法律追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一批理事，他们从小款项的积蓄者身上搜刮了十五万万法郎。在众议院里，议员特拉哀攻击了运河公司，控诉它只能报销六万万法郎的正当开支，其余九万万法郎不是被贪污就是被偷窃了，这议员对《闪电》报的访员宣称：“费迪南·特·莱塞伯先生巧妙地使议会、报界和学士院都成了他的同谋，所以他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司法追究。谁也不会冒失地去逮捕他。”莱塞伯买通了所有的人，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伟大的法国人”。法院开始进行的检举，拖延时日，没有结果。莱塞伯，他的儿子们和同谋们，在辛苦得来的平静生活中，享用着他们如此辛苦和体面地挣来的几百万法郎。——拉法格注

② 杨特路，出现在《金钱》中的为金融界服务的记者，“叫人把‘请购万有公司股票’等字样，用刺花的方法刺在可爱的太太们最隐秘最娇嫩的小角落里，再叫她们到处逛。”（第2卷，第55页）——拉法格注

③ 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以手段阴险出名，此地意思说投机商人比耶稣会的教士更加阴险。

④ 庇吕斯，古代希腊国王，在接连的胜利中耗尽力量，终于失败。

市场上，使他的竞争对手破产，被压碎。于是这个人从幸福的高峰上一直滚到监狱中，而那些靠他发了财的人，再一次抛弃他，背叛他。萨卡打了败仗，可是他不认输；在公西哀日利监牢的囚房里，他在筹划新的生意，新的投机的计划。他梦想自己成了富翁，重新在交易所里称霸称雄，掌握着几万万资金。

在本世纪的后半期，洛特希尔德商号和那些向它宣战、攻击它独霸天下的那些银行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战斗。在拿破仑第三当政的头几年，由于公债存放致富的洛特希尔德，满足于老式的投机方法；他只从事那些可靠的经营，支配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或者他的银行可以负责的几百万资金。但是贝来尔以及另一些人，深受圣西门^①的影响，将投机活动引导到另一些道路上去。他们自己没有财产，设法使公众拿出他们需要的资金来；由于他们用别人的钱来投机，丝毫不担风险，一点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所以他们毫无保留地投入最大胆的金融冒险中。使法国全国处在经常的紧张状况那种投机热是从那时开始的。新派投机商人设法使洛特希尔德破产，可是他却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那些人：贝来尔、米来斯、非力巴^②、彭都^③等。那个犹太老头对于自己的最后胜利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听说他把他的最可怕的敌人贝来尔从前在他的银行当雇员时用过的办公桌子保留着不叫别人用；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洛特希尔德冷冷地回答说：“有一天他要回到他这位置上来的。”

被洛特希尔德战败的那些人是投机场上的革新家。他们设法搞钱的主意、计策和方式，使买卖界和交易所里起了革命。他

① 圣西门(1760—1825)，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② 非力巴，不详。

③ 彭都(1820—1904)，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

们把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的积蓄都集中在手里，为着把资金的滚滚洪流引导到工业和商业上去。他们变成了国民财富的抽水和排水的水泵。“小资金组合”的号召是从圣西门那儿借来的一个公式，实现这种组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必要的条件。铁路以及现代经济机构是那么巨大的企业，仅仅借助于个人的资金是不可能兴建和经营的。必须用群众的资金，必须有这种资金的巨人式的集中。贝来尔和米来斯之流担当了这个任务，而他们可以自夸完成了一件比拉撒路的复活^①更大的奇迹：他们说服了小资产者和农民们，舍得拿出他们的心爱的钱来，交托给贝来尔等人。这样，他们就能够找到大工业在突飞猛进之初所需要的资金。贝来尔和米来斯加速了在帝政之下遭遇过某些困难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们的工作尤其是有利于洛特希尔德的银行，这当然不是出于他们本愿的。后者在用了冷淡的眼光长时期地观望了贝来尔等人的上升和成就之后，打倒了他们，夺取了他们所创办的金融和工业的机构。

左拉不熟悉巴黎的金融界和交易所的历史；作为真正的采访记者，他只满足于到交易所里去生活几小时，去研究一下现场，记下几个搞证券生意的人的闲谈，这种人和左拉一样地很少知道交易所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历史是怎么回事；的确，既然这种历史不影响牌价的涨跌，他们是不会对它感到多大兴趣的，按照左拉的看法，萨卡和龚代曼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天主教和犹太人的投机资本之间的决斗。可是贝来尔和米来斯之流却也是和洛特希尔德家里的那些名叫沙罗门或拿当的人一样，都是地道的犹太人；他们责怪洛特希尔德等是北方的犹太人，是“阿斯

^① 拉撒路复活，为耶稣“奇迹”之一，见《约翰福音》，第11章。

克纳齐”^①，至于他们自己则以代表南方的犹太人，所谓“赛法丹”^②，感到荣幸，按他们的说法，南方犹太人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见解比较旷达。

洛特希尔德银行抵抗住了一切暴风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要想消灭它，但是它胜利地通过这场革命，并且比以前更为强大了，它曾经和它的那些受帝政和机会主义者们庇护和宠遇的敌人们折冲，而且击败了他们。新的和旧的投机方法的掌握者之间的这一场战斗，本该作为这部小说基本背景，并且给它一种史诗式的伟大气魄。



要想把交易所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意经描写得很有趣味，这是很困难的，可是左拉却成功地把放在他眼前的吃力不讨好的材料戏剧化。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克服的困难，细节的丰富，布局的巧妙，人物性格的突出——有几个性格是非常出色地观察得来的，我们应当承认《金钱》是一部杰作。情节的陈述是非常成功的。这一次，左拉不再做小学生的作业了，他不临摹一幅现成的图画，如同在小说《大地》中一样，这次他写生了。

从第一页起，读者就沉浸到这个扰攘喧杂的生活的中心；左拉把读者带到一家饭馆里，那儿靠交易所生活的人在吃午餐，一边等候吉利的到来，他们好去向“金牛”顶礼膜拜。在那儿，在纷乱杂遝的气氛中，那些投机家在吃、喝、抽烟，走来走去，互相敬礼，大声打招呼，或者低声交换他们的意见、印象和思想，谈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唯一对象，使他们热情冲动的唯一问题：交易所的牌价，以及可能影响牌价的政治事件。从这闹哄哄的、每个

① “阿斯克纳齐”，波兰犹太族。

② “赛法丹”，西班牙、葡萄牙犹太族。

人只顾自己的计算和策划，用自私自利的垣墙保护自己的世界中，萨卡的面目突了出来，它的线条是很有力的。这个不知疲倦然而被人冷落的人，在脑袋里翻腾和准备一个新的、广大的投机活动的计划，并且已经把他必须利用和对他可能有用的人名记下来。虽然他是破产了，无处借贷，没有靠山，虽然他那当部长的兄弟为了要摆脱他，给了他一个远在外省的县长的缺，他却在勇敢地起草征服巴黎的计划。

左拉愿意使读者对于那种奇怪而特殊的人物有一个概念；在交易所里，那种人物象着了魔似地指手划脚，把嗓子都喊哑了，而在附近的街道上，到处可以碰到他们。他这部小说介绍了描写得很生动的大群侧影。布虚和夹着充满纸片的黑皮包的梅相，就是专门拾取已经跌到一钱不值的证券的那种卑下的捡破烂者的典型：他们购买那些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的股票、没有人偿付的债票、经人否认的支票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毫无价值的废纸分类编号，接着就耐心等上四年，五年，十年，以便得一个机会把这些废纸卖一点钱；代价是那么微薄，不足以偿付金融界的格杀勿论的战场上的那些肉食的猛兽所费的时间和努力。在交易所房屋旁边，种有矮小细弱的栗树，矗立着“金牛”之庙的广场的围墙里面，另外有一个交易所，称为“湿脚”交易所。这稀奇古怪的名称之所以给予这个交易所，因为它设立在露天底下。就象以前交易所的房屋还没修建时，有价证券的交易在露天下进行一样。所谓“湿脚”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他们的过去往往也远不是毫无污点的。他们穿着破旧寒伧的外衣，戴着油污、发黄的帽子，他们的裂缝的破皮靴，在下雨天吸的水，比他们自己喝的水还多些，他们在出卖贬了值的证券，从原价一千或五百法郎跌到五十法郎，甚至跌到五生丁的证券；正如那些金融界之王在

公债、铁路股票以及利息优厚的那种企业的股票上进行投机一样。这些“湿脚”把破了产的公司的股票卖给头脑简单的家伙，这种人不管事实是多么不可能，还在希望这种股票有一天会涨价的；可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湿脚”们把股票卖给那些坏蛋，这路人为了想娶一个可以获得一笔遗产作陪嫁的姑娘，需要拿着一笔虚假的资金去迷惑女方的亲长。或者为了逃避法律严格追究，要遮掩一次作弊取巧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假装投机生意上了当的无辜的受害人的姿态。如果到了该结账的时候，钱柜中没有一文钱可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他们就可以归咎于这一次倒楣的生意；他们买进五百法郎一张股票——他们手边拿着股票——现在只值五生丁一张了。在《金钱》中，人们没有看见这种很有意思、很有特点的下流生意的描写，这其实可以说是真正的交易所的反面；我们只能感到遗憾，因为“湿脚”交易所是对于黄金之王们的辛辣的讽刺。可是左拉缺乏讽刺的才能。

插曲式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是很多而且很有趣味的。特若阿是诚实的职员典型的典型：他一辈子一文钱一文钱地积蓄，为了给他女儿存下一笔陪嫁金^①；仰仗了萨卡弄到一个小小职位以后，他尽心尽力地为萨卡服务，宁肯自己吃亏，甚至萨卡垮了台大家都不理睬他的时候，特若阿仍然对他忠心耿耿；萨卡的银行的破产把特若阿的积蓄整个儿吞没了，而这积蓄，是他辛苦了一辈子的一点果实。

侯爵夫人波维利埃，自称十字军的后裔，她曾经非常刻苦熬省，她的健康和她的钱包同样地贫乏可怜；她把自己财产中剩下的最后的一点，她的女儿陪嫁金交托给萨卡，把重光门楣的最后

① 按照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陋俗，一个姑娘如果没有陪嫁金，就很难结婚。

希望放在投机生意上了。

莫尚德代表把铺子卖掉之后退休养老的小资产者，他享受着很起码的小康生活，具有小资产者的一切品德和大量的中庸之道，他痛恨投机商人这种品类，鄙视赌博，然而却上了萨卡的圈套，被他刮得精光。

那个高贵而骄傲的男爵夫人，桑道尔夫夫人，一个大使馆参赞的太太，被这个投机事业的铁钳子夹住而无法脱身了。为了补偿她在交易所里的损失，她把自己出卖给不久可以当部长的一个总检察官；她成了萨卡的情妇，为的是从他身上获得有用线索，去进行有把握的赌博。最后，她又背叛萨卡，趁他睡着的时候翻看他的衣袋，跑去找龚代曼，把她发现的秘密告诉他。她希望获得一份过得去的报酬，因为那犹太人曾经答应过她，如果她能够对他尽力的话，他就替她出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一好主意，她不用等多久就知道了，龚代曼对她说：

你好好地听我说。不要去赌钱，永远不要赌。这使你变得丑陋。
一个赌钱的女人，多么丑恶。^①

这几句话就是她断送了她的情夫之后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她经常在探听交易所的消息，已经逃不出自己的情欲的魔爪，于是越来越堕落，终于做了杨特路的情妇，这个腐化堕落的交易所记者打她耳光，把她这位高贵而又非常骄傲的桑道尔夫男爵夫人，当做卖淫妇似的随便打。

夏甫大尉，为了要使他的养老金凑成可观的数目好满足他这老荒唐鬼的下流嗜欲，用十足的战略家的谨慎态度去搞交易

① 见《金钱》第2册，第133页。——拉法格注

所的赌博。

马克西姆，萨卡的长子，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世纪末”的典型；他讲究衣着和修饰，好象一个挥霍成性的娼妓；虽然他只有二十六岁，却已经活得疲乏不堪了，要是为别人的事，他又自私又吝啬，相反，如果是他的千金之躯发生了问题，那么无论花多少钱他也决不会退缩的；这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自己注视、观察自己的沉闷的生活，他专心从事的仅仅是这一种静观。他很恰当地评论他的父亲。他对珈洛琳太太说：

您瞧，必须了解爸爸。我的上帝！他并不比别人更糟。只不过，他的孩子们，他的那些女人，反正他周围的一切人，对于他说，都没有钱那么重要……可是，您别误解！他并不是象守财奴似地那样爱钱，喜欢要一大堆，藏到自己的地窖里去。不！如果他愿意左右逢源到处都是钱，那是为了使钱川流不竭地经过他的手，为了从钱上面获得一切享受：奢华、乐趣、权力……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对于他说是根深柢固的。您、我，不论是谁，如果我们可以当作货物进入什么市场的话，他会把我们卖掉。而且他是用毫不在意和高超的人的态度来干这件事的，因为他确乎是歌唱百万钱财的诗人，钱这样地使他发疯，使他成为混蛋，哦！伟大的意义上的混蛋！①

我略去整整一系列的有趣的人物不谈，因为在这儿我不能逐页介绍这部小说并且加以分析。所有的人物，没有例外地，都是生动活泼的。左拉很巧妙地把他们和主要情节联系在一起，那情节就是萨卡的投机活动。《金钱》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小说。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在萨卡身边有一个精力充沛而表情平

① 见《金钱》第2册，第17页。——拉法格注

板的女子：珈洛琳太太。她生活在坏蛋和骗子的世界里，好象一支从粪土中长出来的百合花，丝毫没有丧失她天生的纯洁；她的天真使她每次接触污浊的东西而不被沾染，她曾经是她的兄弟哈沫澜工程师的守护天使和聪明的朋友。哈沫澜是个神秘的学者，他有气魄很大的一些设想，但是需要一个金融家来帮助他实现这种设想。珈洛琳是萨卡的极佳的家庭主妇和头脑清晰的顾问，她和萨卡过着夫妻生活，她佩服萨卡的火热的劲头，他的精力和组织的才能，可是她很担心萨卡的道德上的弱点，尤其担心他好冲动。珈洛琳太太帮助和维护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同时，她既不讨厌，又不蠢笨。因此，她和一般小说，尤其是左拉的小说中的数不清的善良和有操守的人物迥乎不同。因为这类人物一般地说都苦于有上述两个缺点：讨厌和蠢笨。左拉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没有忘了这样的人物，他给我们介绍了年轻的约丹夫妇，他把他们写成尽可能地乏味和痴呆。男的是一个品行端方的小说家，他在萨卡的报纸上写文章，既不感到可耻，也不觉得恶心。报纸出钱买他的文章，而他从德行的角度来看，认为这样就可以于心无愧了。一到他们发现缺钱花的时候，那个痴騷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太太就大声说：

对，去，一定会很顺利！……你和我一同回来，对吗？那才有意思呢，我们可以在葛里希街的拐角上买一条熏鱼，明天早上吃，在那儿我看见有极好的熏鱼。今天晚上，我们吃腊肉煮土豆。^①

这条美妙的熏鱼和这些腊肉煮土豆！作为现实主义和参考性的细节，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吗^②？

① 见《金钱》第2册，第205页。——拉法格注

② 这句话是对于左拉的所谓现实主义的讽刺。

《金钱》所描写的世界是不美的；可是人们不能象责备巴尔扎克那样责备左拉，就是说“把丑恶弄得更丑恶了”。在这儿，现实比左拉的一切齷齪和粗俚的描写更为令人作呕。现实超过最令人憎恶的图画。是不是想入学士院的愿望，还是作者所处理的主题的特殊性，在这儿影响了他呢？左拉平常乐于在他作品中穿插一些本来用不着写得那么肮脏的场面，而在《金钱》中却没有。总检察官代尔刚勃当场闯见他的情妇桑道尔夫男爵夫人和萨卡在通奸的场面无疑是写得很大胆，但却是真实的，而且有必要用粗线条描下来，为着使这三个人物的性格充分地突出。巴尔扎克和左拉都没有试图避免表现生活中固有的丑恶，但是左拉实在乐于对令人恶心的无耻的事物作多余的、仔细的描写，而这类描写使他的小说广受欢迎。没有疑问，他还比不上昂利·莫尼埃，为了表现生活中的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莫尼埃并不是求助于小说，而是求助于短篇对话。读者不可能忍受更长的描写！

人们能够而且应当责备左拉的，在于他既无风趣，又无讽刺与幽默地描绘了他认为是现实的一切。他写得很沉闷，他决不是下笔奔放而不能自己的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匠人，埋头从事一件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任務。

笑声和雅谑从不使左拉笔下的篇页增加些生趣；然而文明人是喜欢笑的，即使他生活在腐烂与痛苦之中。尽管人类的愚蠢无法衡量，可是即便最十足的蠢货，有时从他嘴边也会漏出几句反映隽智的，有光采的话。交易所这个世界是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大地的各个角落的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在他们之间可以碰到有风趣的人，他们是怀疑派，——说实话，是很迷信的怀疑派，他们比狐狸还狡猾，他们善于从最困难的环境中用幽默的

态度脱身，这种是所谓“机灵鬼”^①。左拉不认识这种人，虽然他自以为搜集了很多材料，他没有用过一次“机灵鬼”这个富于表现力的字。

在那些人之中，时常碰到很有学识的聪明人，他们放荡的生活——和他们流浪汉的外表往往相适应——使他们在道德上堕落了。在这些人的行列中出了一些专替交易所写有关的文章的作家。只要阅读一下交易所公报和金融杂志，就可以认识和鉴赏这些作家的活跃和才华；他们善于把他们的题目写得很生动，并且给以诗的色采。正如沙尔·傅立叶已经注意到，交易所的语言是富于诗意的，是十分形象化的，这语言将生命赋予交易所的有价证券，它使证券具有牌价涨跌在投机商人灵魂所引起的情感。交易的有价证券比含羞草更敏感：只要有一点云影出现，证券就蜷缩起来、萎靡不振、苍白失色、憔悴枯萎，吓得躲藏起来，以至脱落伏倒；可是太阳一出，它们就苏醒过来，又开放了，并且挺起腰来，准备斗争，为的是接受胜利的酬报^②。

对于这一切，左拉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是单调的。

* * *

哲学是人的特点，是人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表哲学议论

① “机灵鬼”(débrouillard)，指那种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总有办法，总不吃亏的人。

② 保尔·阿莱克西是个危险的朋友。由于人们责备左拉把他的小说《作品》中的艺术家都写成毫无风趣的人，在《人民之声》报上用特鲁勃罗这个笔名写文章的保尔·阿莱克西，要想为他所崇拜的偶像复仇，这样回答道：“人们真以为艺术家和作家们有这么多的风趣和幽默吗？拿我自己举例，我并不是每天都那么逗人快乐和富于风趣的。”真所谓有其徒必有其师……——拉法格注

的作家只不过是工匠而已。自然主义，在文学上它相当于绘画方面的印象派，禁止推理和概括。根据这种理论，作家应当完全站在旁观的地位，他接受某种感觉而加以表现，不能超过这限度，他不应当分析现象和事变的原因，也不应预告它的后果；作家的理想是做到象一张照相底片一样。这种在艺术中重现生活的纯粹机械的方法是很容易的；它不强求任何预先准备的研究工作，只要求智力的很轻微的消耗。可是，如果扮演照相底片角色的脑筋既不很敏感，又不很宽广，那就很难免获得只是很不完整、很不全面的形象，比用最荒唐的幻想画成的图画更远离现实。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方法仅仅证明了他们智慧机能的微弱。

巴尔扎克随时发议论，对于任何事物都发议论；他有时在这方面跑得这样远，以致用一般性的见解充塞了他的作品，使作品成为不易消化的东西。他是个深刻的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机智和思想财富赋予他笔下的人物。虽然不能算在他的最好的作品之列的《驴皮记》，包括一连串的，在记者、政客、艺术家以及妓女之间进行的滔滔不绝的会话，在那些谈话中，他发表关于社会、风俗和政治方面的意见，比整个我们现代的报界所包含的意见更为深刻。左拉，惯常很少发议论。在《金钱》中，他例外地把一些一般性的见解放在萨卡和西奇斯蒙·布虚这两个人物口中——题材使他不得不如此——可是在这两个人物之中，谁也不能以他的哲学使我们肃然起敬。

萨卡是个平平常常的人。他曾经有过一段骚动不宁的、充满升沉变化的生活，他见过许多人和许多事物，经历过完全不同的环境，时而富，时而穷；他感受过完全自相矛盾的感觉，战斗和胜利的陶醉，失败后短暂的灰心丧气，无能为力的骄傲给他的刺激；他曾经被人捧到天上去，也曾被人蔑视。他的脑袋里照说应

该囤积了一大堆的观察和思想，他的心本该充满对于人类的鄙视和牢骚。

西奇斯蒙·布虚是个颇有智慧的人，疾病使他精神经常亢奋。据左拉肯定，这是一个精通卡尔·马克思的博学而擅长于理论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因此可以设想这是个彻底熟悉金融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人；设想他能了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改造的必要。按照小说的线索来说，他和萨卡本来可以很好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一个从资本主义观点，另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去正视现代社会。但是，两人并没有表达深刻的思想，他们仅仅致力于无聊的饶舌。左拉还嫌不够，他叫珈洛琳太太把萨卡说过的话再去说一遍。珈洛琳太太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

学识太渊博了，她从前曾浪费了光阴，亟于想认识广阔的世界，并且想在哲学家们的争论之中决定她自己站在哪一边。^①

在左拉眼中，努力认识世界原来意味着浪费光阴！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把无知放在科学之上，而使愚蠢给理性领路。这点，是这位作家所没有见到的。

萨卡说话很多，而且滔滔不绝；这不但适应他这南方人的性格，而且和左拉一模一样，左拉喜欢独白甚于对话。萨卡不时地喜欢说几句至理名言式的话；因此，谈到广告的时候，他象煞有介事地宣称：“一切张扬都是好的，从张扬本身来说”^②。他要人们娱乐公众，于是劝告杨特路用文字游戏来把他的交易所公报办得更有生趣。左拉本来可以让他那交易所的商人们智慧上的空虚显得更有意思些，如果他把这些经常说的名句和见解放在

① 见《金钱》第1册，第175页。——拉法格注

② 同上，第124页。——拉法格注

他的嘴上。他们的空虚将变为一种特性，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估计资本家的智慧了。左拉没有想到这一点。萨卡只发挥了一种理论：赌博和投机的理论：

必需有一个发横财的希望，买奖券的希望：中个头奖，获利十倍；要不然就什么都不中，把本钱赔光。①

就是这种希望点燃了资产者的贪欲，使得他和他心爱的钱分离，把它交托给狡猾的家伙，交托给金融界的骗子。没有淫欲不会产生孩子，同样，没有投机和被它点燃起来的情欲，占据人心使人狂醉的情欲，不可能将对于发展经济和文化不可缺少的巨大的资金积累起来。金钱这个肮脏东西，成了文明之花托根的粪土。如果说金钱腐蚀了一切，它也给邪恶以一种好闻的气味，风骚的女人和她们的可怜的男友是世界上最触鼻的东西；钱使善良的灵魂完成慈善举动，例如沃维埃陀公爵夫人——她的丈夫利用可耻的投机发了财——将贫病儿童收容在很讲究的房子里，给他们衬衣和糖果。以上就是左拉笔下的英雄人物的深刻思想的扼要介绍。这些思想由珈洛琳反复地说，左拉自己也得意地重复了几次，好象是要借此着重指出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多么贫乏。

西奇斯蒙·布虚比萨卡更饶舌，因而他能够说更多的傻话，事实上他也没有少说。左拉无疑地想把他当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人来介绍：

除开法语，他的国语之外，他还会说英语、德语和俄语。②

确实，对于只会说国语的法国人来说，你只要懂得几种语

① 见《金钱》第1册，第120页。——拉法格注

② 同上，第35页。——拉法格注

言，马上就成为了非同小可的人。

一八四九年他在科隆^①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做了他的《新莱茵报》的最受爱戴的编辑；于是，从那时起，他的宗教就确定了，他用热烈的信心宣扬社会主义，已经将他整个人都贡献给不久要到来的社会革新的思想，这种革新将保证贫苦和卑微的人们的幸福。^②

西奇斯蒙·布虚按时和他的大师通信，他热烈地研究大师的著作，尤其是被称为他的《圣经》的《资本论》。我们在这儿指出左拉的一个有趣的错误。左拉为了显出他不遗余力地作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向读者肯定说《资本论》是用峨特字体印的，可是《资本论》的四种德文版，全是用拉丁字体印的。^③

西奇斯蒙·布虚，马克思的门徒，显然很少阅读《资本论》，正和左拉很少翻开过这部书一样。如果他居然令人难以相信地读过这部著作，那么他从那种阅读中获益是极少的。他也表达过关于财富集中和交易所投机商人的作用方面的一些意见：

因为集体主义的国家将要做的只不过是现在你们正在做的一套，等你们把小私有者的财产零星地没收之后，集体主义的国家将要你们的财产整个地没收。^④

① 科隆，德国城市。

② 见《金钱》第1册，第35页。——拉法格注

③ 拉法格没有指出左拉的另一错误（见《金钱》第1册，第35页）：“他的大师从德国被放逐出来，而在六月的那些日子以后，又不得不离开巴黎……”按马克思由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一道法令的决定，被驱逐出法国，当年二月一日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一八四八年三月四日，二月革命之后，他又重回巴黎。同年四月初和恩格斯一同启程到德国去。——原文编者注

④ 见《金钱》第2册，第91页。——拉法格注

他说金钱将不再用来分配产品，就象在家庭经济中已经实行的一样。可是在今天，这些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老生常谈，十年以来被人说得这么频繁，以致它们在世俗之人的窄狭头脑中已经走了一大段路，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在说这样的话。

这种意见是合理的；因此它们对于左拉说来是不足以使西奇斯蒙·布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他认为必须将蒲鲁东的错误放在这个所谓马克思的门徒嘴上，而那些错误恰好是马克思曾经加以抨击的。这个《资本论》勤勉的读者正和蒲鲁东一样，在利率的低降中看出金钱将要消失的征兆，而这一事实却仅仅证明了在流转中的大量金钱的增加。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者是充满着矛盾，而他的爸爸左拉对此却毫无概念。他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不容反驳地证明，现代社会在自己怀中创造建设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分。在同时，他彻夜不眠，大费气力地去想象未来的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如何起作用。他力求在人心之中发现某些动机用以代替利己主义，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的竞争所造成和发展的利己主义。

布虚是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马克思，黑格尔的学生，确信那些所谓不变的原则的辩证的发展，他超过他的老师而说明这些原则在人们头脑中的出现和改造，是如何密切地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联系着的。然而布虚肯定说新的社会组织将奠定在不变的原则上，这些原则就是正义以及被认为每个人应有的而且还给了每个人的一些权利！

以马克思为模范

并且和马克思不断地通信的布虚，终日研究这种组织，不停地在纸面上修改、改进明日的社会，用数字写满巨大的篇页，在科学基础

上建筑全世界的幸福的复杂的支架。①

一句话，布虚是一个糊涂混乱的头脑，他纠缠在一八四八年的“法朗斯代尔”②和“伊加利亚”③式的乌托邦上；左拉却把他当作一个科学的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得意门生来介绍。可是，马克思坚决相信，企图凭空制造一个社会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正如不可能创造一个动物一样。只有经济关系才能够创造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左拉好象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小说作家。“社会主义者”西奇斯蒙·布虚糟蹋了左拉的小说，他是一种云雾迷漫的幻想的产物。

象《金钱》这样一部远远地超过了普通小说水平的作品，以表现和分析社会现象为己任的作品，本应该表达某种社会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如此。

《金钱》不会受到象《娜娜》和《小酒店》那样的欢迎，因为这部作品只能吸引想认识交易所世界的读者。如果广大公众不能按照这部小说的价值加以欣赏，也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受损失了。

* * *

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大谈文学革新，以致无论谁只要脑袋有了写小说或写诗的意思，就很天真地设想创立一种新的倾向，新的流派。因此可以提出下列各问题：

① 见《金钱》第1册，第36页。——拉法格注

② “法朗斯代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乌托邦式的组织“法朗吉”中的集体住宅的名称。

③ “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幻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写的乌托邦。

左拉式的小说^①是否形成资产阶级小说家革新小说和使之重获青春的最大努力？或者说，这些作家是不是注定要重新踏上他们的前辈所开辟的道路，重新拾起陈旧的公式，不过稍作枝节的改变，使这些公式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把它一直这样使用到小说这个体裁精疲力竭，结束它的全盛时代而趋于消灭，就象古典悲剧和史诗已归于消灭一样。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将试答上面提出的问题。^②

① 左拉自己不知道他的最好的几部小说：《萌芽》、《大地》、《太太们的幸福》、《家常便饭》和《金钱》等，是属于哪一类的。他挨次使用这些术语：“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实验的”和“文献的”等等。这些称号是不够精确的，它们可以用于和左拉自己的小说完全不相似的一些小说上。——拉法格注

② 这篇论文不幸没有找到，我们为了搜求这篇文章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原文编者注

浪漫主义的根源*

——大革命时期的批判的研究

一

反对浪漫主义！反对这个从德国、从苏格兰来的不速之客，那些地方充满形而上学的云，和常年不散的雾！反对哥萨克文学！反对和法国文质彬彬的谈吐格格不入的、这种臃肿不堪的语言！赶走对月狂吠的家伙、患肺病的诗人，以及墓园的哀吟者！就是用诸如此类的谩骂，古典主义者在本世纪^①初年，来对付牙牙学语的浪漫主义。他们以祖国、祖国的语言和光荣的文学的名义，煽动高雅趣味与优良传统的维护者，出来反对浪漫主义这个从外国输入的、野蛮而丑陋的妖孽。

现代评论已经修正了上述的在斗争狂热中所作的判断；现代评论清查了档案，替浪漫主义者发现了地道的高卢族的、和无可指摘的中世纪的祖先。这大胆的批评，甚至对于古典文学的合法性，也暗示怀疑的意思；它把古典文学看作十七、十八两世纪特有的、并且与那些贵族时代的趣味与思想结合着的、偶发的变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一边推翻了老旧的社会，同时

* 本文发表于一八九六年六月号的《社会演进》杂志，第577—607页。——原文编者注

① 指十九世纪。

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提到上面来了；这些社会阶层把贵族文学冷落在一边，重新拾起老传统，用了新的形式，又开始了十六世纪的文学；这一文学虽曾被人鄙视，被贬在“赶集的临时戏台上”，断送在小酒店里或厨房中给人阅读，然而却挣扎着活下来了，甚至还创造了出色的作品。这一文学复兴的原因，不应求之一八三〇年由雨果领导的、并且正当德拉克洛瓦粉碎了大卫画派时的浪漫主义运动，而应当求之于埋葬了前一世纪^①的、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文学时期。发表于一八〇一年与一八〇二年的三部划时代的作品，《阿达拉》、《基督教英华录》和《勒内》，标志着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如果政治危机与革命的喧扰不消磨大家的精神，不使大家无暇顾及任何严肃的文学问题，这三部作品本可保证浪漫主义胜利。

《阿达拉》一出版，大家欢欣鼓舞，好比庆祝一位公主的诞生；“佛罗里达的无双女子”^②赢得了公众。“一切全新：山川、人物、色彩，”封达纳^③高声说。几个月之间，书印了六版，被译成各种文字，并且出现了两本效颦之作。当时的那些评论家，在政治上是势不两立的，但是，无论是讽刺这本书的天主教神秘色彩的人，或是攻击它的语言、形象，以及它的失真与荒谬之处的人，一致倾倒在“棕榈树林的女儿”之前，同声赞美

文句铿锵，不同凡响……藻饰之辞，自成行列，变化无穷，修短有度，莫不操纵自如……思想意义，形象色调，皆与一字之音，轻重高低，相互配合……描绘入神，尤为见所未见。

那些“敏感的心灵”被《阿达拉》征服了；为了延长这本书给

① 指十八世纪。所谓“埋葬了前一世纪的”，意即“终结了前一世纪的”。

② 指小说《阿达拉》中的女主人公。

③ 封达纳(1757—1821)，法国帝政时代的文人和大学教授。

人的陶醉，有人把它谱成歌曲，写成唱本，并且把故事中的主要场面，表现于版画和彩绘。莫勒来对于

众人争诵、交口称道、不下于《格拉丽思·哈洛》以及《新爱洛绮丝》的《阿达拉》

的学究气批评，一开头就

向读者道歉，并向读者保证他胸中丝毫没有铁石心肠。^①

《法兰西水星》报（共和历九年热月十六日）^② 在《阿达拉》出版四个月以后，预告了六部摹仿《阿达拉》的传奇唱本，作者是万桑·达吕谛，曲谱以及竖琴与号角^③ 伴奏的作者是庇哀·卡弗，这些传奇都标明献给波拿巴夫人^④。那报纸保证说：

庇哀·卡弗表达了作为《阿达拉》特性的、那种梦似的幽思和寂寞中的静美……

并且指出：

两个月以来，报纸都和这部小说结了不解缘，大家把它弄得支离破碎，歪曲了每一句话的意义，拿它来作毫无风趣的摹仿，拿它来开毫不快乐的玩笑；

可是，他又加上一句

① 见莫勒来：《对于小说〈阿达拉〉的批评的观察》，共和九年出版于巴黎。——拉法格注（译者按：共和九年即一八〇一年。）

② 本文括弧中的注均系拉法格原注，并一律保存原来夹注格式。

③ “号角”（cor obligè），拉法格在 obligè 这字下边声明（原文）（sic）二字，以示原文如此，意义不明。我们也只知道这是一种乐器，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号角，则不详。

④ 即拿破仑夫人。

人人乐道作者的名字和女主人公的名字，这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一种报酬。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比《阿达拉》更为及时，更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更能正确地适合当时的好尚。斯达尔夫人曾经大胆地提出：

文学是社会的表现。

真的，如果不在思想上体验那些欢迎夏多布里盎的初期浪漫主义作品的男男女女的情感和狂热，如果不追究那些男女在何种社会气氛中活动，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那样热烈地接受这些作品。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文学评论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舞文弄墨，不再骂人或捧人、分发作文奖状或对于“善”本身——这是“真”的光辉——加以诠释，而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的一种研究：分析者在故纸堆中所寻求的不是文章风格的美，而是文章作者和读者的激动的情感。将浪漫主义的根源作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那一个时代，还很少有人去发掘它，虽然它包含的社会资料之多，超过一般史学家的意料，虽然将这些资料加以研究，可以使人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演变。在这篇批评文章中，我不得不探本穷源，手里拿着笔，去翻阅从共和三年到共和十二年的出版物（小说、诗歌、剧本、哲学著作、期刊、报纸）。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有些现代著作，对我很有帮助，应当指出的有：龚古尔兄弟的《革命时期与执政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这是一部搜奇录异、然而非常缺乏批评精神的著作；还有那个精细狡黠的评论家圣勃夫^①的

^① 圣勃夫(1804—1869)，法国浪漫主义批评家，文学史家。

《夏多布里盎及其时代的研究》。

二

夏多布里盎管西班牙战争^①叫他的“政治上的勒内”，意思就是说那是他政治事业上的杰作。《勒内》确实是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这是整整一世代人们的、充满诗意的自传。这本书包含了日后浪漫派文学将要加以发展和夸张的、一切优点与缺点的萌芽。它标志着我们这世纪社会生活与文学生活上的、千钧一发的时际。

勒内的热情和他同时代人的热情是共鸣的，为了要接触到勒内本人，必须撕下他的传奇式的外衣，必须无情地剥去他象舞台人物似地包在身上的、那一套华丽的、道德的、宗教的和情感的词藻，然后我们方能抓住有血有肉的勒内，那时将要发现他和那些经历过革命而又离开了革命的人们一模一样。

勒内是布列塔尼贵族家庭中的少子，出家修道^②是他的前途；按照贵族成规，他和他的四个姊妹，都要为长子而牺牲他们的承继权。他的父亲，乡下的小贵族，脾气暴躁，

对于仆役，成为一种恐怖；而对于他母亲，则是一种灾难^③。勒内在他父亲跟前是局促而拘谨的，只有在他姊姊亚美莉身边，他才觉

① 指一八二三年法国波旁（第二次复辟）君主政府派遣军队到西班牙帮助西班牙帝政复辟。那时夏多布里盎在法国反动政府任外交部长之职。

② 指天主教。

③ 见《基畔回忆录》。圣勃夫指出，勒内是夏多布里盎的小名之一，为了把勒内·夏多布里盎的肖像描绘得完整无缺，我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搜集所有的材料。下面一些不加说明的引文，均系根据加尼哀兄弟出版社出版的《阿达拉》与《勒内》。——拉法格注

得自在与满意。

家中境况拮据。花钱吝啬，加上贵族之家不可避免的食客，孩子又多，不但破产而且和资产阶级的暴发户的豪华相形之下感到羞辱，这种种使勒内的性格从童年起就很牢骚不平。

他父亲一死，他不得不离开祖屋，因为那已成了他长兄所承袭的遗产；他和亚美莉避到老亲老戚家中去住。

在他的贵族家庭里，他养成对于任何劳动的鄙视；他也丝毫不急于披上僧侣的长袍，却继续过他的无所事事的日子，“迷路于巨大的灌木丛中”，对着

一片枯叶被风追逐……在枯苇飒飒作响的干塘，

发出无穷的遐思。他的热烈的气质，被无所事事的生活烧成白热了，

他仿佛觉得心的深处，生命加倍旺盛起来，他连创造世界的力量都可能具备。

早在阿尔弗来·特·缪塞以前，他已经在他所憎恶的孤寂中高呼：

……给我一块石头吧，

给我一块岩石，叫我去滚动；我逃避的是

坟墓式的安静，我伸出厌倦于休息的双臂。^①

勒内的姊姊婉言劝导他：

我的弟弟，快快从孤寂中出来吧，那对于你是不好的，找点事情做。我们在法国必须从事一种职业，对这情况，我知道你只有辛酸的

① 见缪塞：《少作诗集》中《徒然的愿望》一诗。

笑……亲爱的勒内，最好和普通人更相象一些，但是更减少一些不幸。

从事一种职业，和普通人相象，这对于勒内说，可就是不幸中之不幸。另一个乡村贵族^①，比勒内晚生约莫五十年，也和布列塔尼的贵族少爷一样，觉得

……任何劳动都不可能；
糊口之计，佣役之职，
无非引起他不可遏止的大笑。

可是罗拉^②腰缠“黄金三囊”；三年之久，他过着庸俗的浪荡生活，最后被“堕落的磨石”压成齑粉。十八世纪的人^③是用一种更贵重的金属铸成的；穷困锻炼他们，嗜好与怪癖反而促使他们成长。

贫穷迫使勒内“隐居于”巴黎“郊外”。到晚上，被一天的徒然而可耻的奔走搞得精疲力尽，

他佇立在桥上，观看落日西沉，并且想，在那许多屋顶底下，他就没有一个知心人，

而且也没有一个提拔者。在这沙漠似的人群中所感觉到的孤寂，比他在田野间认识的孤寂更令人酸鼻，对他成了不堪的重压。他的心因为充满未获满足的欲望而鼓胀，而他所处的世界，对于他是空无所有的；由于贫穷，得不到任何乐趣，他用想象来享尽一切乐趣；在尚未享用任何事物之先，一切已使他觉得索然寡味。

① 指缪塞。

② 缪塞长诗中的人物，是一个年青浪荡子。原诗发表于一八三六年。

③ 指夏多布里塞等人。

年轻的勒内，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男女的欲望燃烧着他，却仅仅作为“人群中的无名之士”而活着，妖冶的、令人心醉的女子，在他四周来来去去，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他不能用亲吻来饱餐她们，只好用目光吞噬她们；这种坦塔罗斯式的酷刑^①，简直要使他发疯了。他自己讲：

因为从来不曾爱过，我被过分充沛的精力压得不能忍受。有时我突然面红耳赤，觉得心中有火山的岩浆，奔流成渠；有时情不自制，大声疾呼，而夜间不是转侧不能合眼，就是乱梦撩扰。

他向死神发出呼号：

起来吧，盼望中的雷雨，应当将勒内带到另一个生命的空间去的雷雨。

自己以为被他唯一的知己——他姊姊抛弃了，于是他想到自杀：

唉！我孤零零，孤零零，活在人间！一种不知不觉的衰弱侵蚀我的生命。对于生活我重又感到恶心，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亚美莉拯救了他。

他在希望中再生：他到了美洲，并不是和拉法耶特以及洛相波^②一起，帮助美国的独立战争，而是为了换换地方。为某一事业，某一政党而服务，或者关怀别人，在这些方面，勒内的无能是很突出的。他的个人主义非常凶狠：“我，永远是我！”这是他的格言。他从美洲带回来一个很滑稽的计划：“发现一条通向北极

① 神话中的坦塔罗斯，因故触怒天神，永受苦刑，饥渴若狂，而不得饮食；面临清流，开口欲饮，河水即逝；果实满枝，伸手可摘，方一举手，枝即远扬。

② 拉法耶特（1757—1834）；洛相波（1725—1807），两人都是法国援助美国独立战争远征军的将领。

的路线。”他以为功名富贵，在此一举。就跑去献计于当时的大臣特·马勒塞勃^①。他被谢绝了，可是他自己倒并不以此吹嘘。经济来源枯竭以后，他重又堕入穷困之境。这时大革命爆发了，他并不很愿意为国王与贵族的特权去打仗，因为他自己就是贵族特权的牺牲品。他利用当时情势，在布列塔尼和一个很有钱的女子结了婚。他终于阔起来了，他终于能尝味各种乐趣，尽量地寻欢作乐。用了他老婆的财产，实现他所能实现的一切。把老婆丢在布列塔尼，由她独自一人在那儿度完蜜月，他自己溜到巴黎去了；一转眼之间，他把发妻的钱财在赌场妓馆里挥霍干净。为了逃避对于贵族分子的控诉，逃避嫌疑犯的名单，他常去参加市区会议^②，和人民会议采取长裤党的姿态。勒内·夏多布里盎在他的《革命论》^③中说：

我所忙的，无非将我的生活缩小，使它适合社会的水平。

这种危险的生活对他是不可能适合的；于是他走上了流亡的道途，参加围攻迭雍维尔的战役，至少他自己这样叙述。按照《革命论》的某些片段，我猜疑他被征入伍，编入莱茵军^④，一得机会，他便开了小差。他逃亡到英国，在伦敦一贫如洗，勉强度日，几乎饿死。有一次他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搬了家，给房东太太留下的唯一抵押品，只是一箱子不值钱的纸片。那时勒内懊悔

① 特·马勒塞勃（1721—1794），法国司法官，路易十六时期的总理。

② 巴黎市区会议，简称“区”，创制于一七九〇年，取消于一七九五年，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市民的最初级民意机关，也就是基层的人民会议。

③ 论文原题很长，所以拉法格提到时只用简称。原题是：《论古今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及其在历史、政治、道德上的意义》。一七九七年发表于伦敦。

④ 莱茵军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武装。

当初没有学会一行手艺，否则也可以有“每天半古仑^①”^②的收入。贵族大爷降低身份，不惜出此江湖流浪汉的下策。在他四周，在他内心，一切土崩瓦解；生活上的艰难穷困，使他心中充满苦水，使他丧失操守。他这样写：

必须回想：世人到处所尊敬的是衣冠而不是人。只要你有钱，即使你是恶棍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很穷，诚实也没有用。在社会上，重视、尊敬和美德，都是由相当的地位造成的……在极度的失望中，以及在欣喜若狂的成功里，诚实的情感同样熄灭了；所不同者，无非是暴发户保留他的各种嗜好恶癖，而堕落的人失去他的操守。

褻渎的风吹到之处，勒内的宗教信仰连根拔起：

我一辈子要倒楣，上帝预见这一点了没有？是的，无疑地是预见。干脆！上帝只不过是荒谬可恶的暴君……上帝、物质、运数，无非一件东西……人们都从虚无中来，亦将归返虚无中去。

怀疑的思想折磨勒内；他从来没有魄力能把自己提高到唯物主义的信念上去。浪漫派文人有同样的弱点；其中有几个硬充好汉，向上帝投射咒骂，就象把上帝当作私人的仇敌一样，可是他们一边骂，一边发抖。勒内不仿效魔鬼，那家伙等到老年才皈依宗教。和勒内不见面已有十二个年头的封达纳，这时被果月政变（一七九七年九月四日）抛掷到伦敦。他在勒内眼前炫耀那时在复兴中的天主教的保卫者们所能得到的飞黄腾达的前

① 古仑是古代的钱币名。

② 这些丑化了，然而却解释了充满诗意与忧思的勒内的、散文化的细节，均引自他那部写于伦敦，发表于一七九七年的《革命论》……夏多布里盎在他这部著作中，比在他的任何别的著作中，更显得天真。圣勃夫藏有经作者手批的《革命论》一部。圣勃夫曾将勒内弱点尽量暴露，却未抓住这机会来发挥他的促狭的老习气，可能他读那部书是十分草率的。——拉法格注

途。勒内赶紧中辍他的哲学工作，赶紧否定卢梭，虽然他是佩服卢梭的，并且来不及等待他那篇关于革命的论文墨迹稍干，就拿起批注过他自己论文中怀疑宗教的片段的那杆笔，写他的《基督教英华录》；同时为了给收用他的那一个党派提出保证，他在《水星》报（共和九年雪月一日）上刊登这一句话：“我自己的疯狂，在于到处看见耶稣基督。”不幸得很，他曾经冒失地把他那篇关于革命的论文寄给巴黎的友人们；他们想起这件事来，就对于他皈依宗教的真诚，表示怀疑。他道了歉，自称他母亲之死，是他的“大马士革之路”^①。他的答复是：“我哭了一场，于是恢复了信仰。”斯达尔夫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意外；可是在她的情形之下，是她父亲之死，使她从女哲学家一变而为浪漫主义的女基督徒。只要把新信徒的性别变换一下，领洗人的性别也就立刻不同。另一些出色的人物，为了解释他们行为的变换，也曾经仰仗过他们的父母。从此以后，“我母亲的十字架”、“我父亲的白发”、“血的呼声”，就成了戏剧中的关键。但是，在平常人的生活中以及在戏剧中，如何设法利用父母，这一套办法的发现者的光荣，是属于勒内·夏多布里盎的；尤其因为新的政权毁弃从古以来的家庭尊严，并且明文规定不许追求亲戚本家关系，所以夏多布里盎的发现者的功劳更大了。浪漫派作家自告奋勇地在他们的诗歌与散文中，保存家庭中被剥夺了的美德。奥芬巴赫叫薛乃德小姐唱《我父亲的佩刀》的时候，戳穿了浪漫主义的美丽词句，恢复了戏剧的现实性。

① 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首都。据传说基督使徒圣保罗，在未信教以前，曾经多次迫害基督教徒。有一次，他在赴大马士革途中，突然看见“圣灵的显形”，于是立刻得到启悟，信奉了基督教。因此“大马士革之路”成为一句成语，意即突然得到启悟，从而信教。

勒内的突然转变，无论有否理由充分的解释，却是毫不足奇的。有些情况虽然不同，但是很严肃的人，例如迈纳·特·比仑、特·谢朗佗^①等，也跳了和勒内同样轻捷的回旋舞步：当时的习俗与时事，逼人作这样的良心大拐弯。关于这一点，夏多布里盎自己作了坦率的解释，他说：

人们认为杜米里埃^②毫无原则、唯利是图，是一种罪行。假定这一谴责是真实的，和他同时代的所有其他的人比较起来，难道他的罪行特别大吗？我们这些罗马人^③，在这重视德行的时代，只要我们存在一天，我们大家都备有几套政治服装，随着剧情的变化，并且只要给看门的半个艾居^④，各人就可以得到扮演一个脚色的乐趣；或者穿上长袍，演加西于斯^⑤；等一会又披上制服，演一个听差。（见上述论文第333页）

这些刊印于一七九七年的话，出奇地富于预言性。

勒内之流，在上一个世纪^⑥之末多到遍地皆是；他们又穷，又骄傲，同时渴慕游乐的生活，为自己的野心所折磨，妄想一下子发大财，什么事不干而心中永远七上八下，老是在寻求一种“人所不知的财富”。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倾向于革命，因为革命解放国内的“少子”阶级，给贵族家庭中的少子们，打开了过去一

① 特·谢朗佗(1772—1842)，法国革命时期的反动政客和作家。

② 杜米里埃(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反动军人与政客，态度反复无常，最后作战失利，被革命政府撤职，居然背叛祖国，投降敌人(奥国)。

③ 勒内以罗马人自比，固然因为法国人是拉丁民族，也因为勒内之流是贵族出身。

④ 古币名。

⑤ 加西于斯，罗马历史上的人物，曾经参加刺死凯撒的阴谋。他自己死于公元前四十二年。

⑥ 指十八世纪。

直对他们关闭着的荣显之门。贵族中有许多这样的一向被摒弃的人，这时拚命参加革命运动；其中另有一些，比较慎重，比较胆小——勒内属于这一类——犹豫不决，观望大势。有一些人隐身于行政机关，得以避免军事征用。另一些人不得不逃亡国外。被编入共和军队中的人，奋不顾身，立功受奖，有了肩章、名衔或土地；其中为数极少的一小部分，开了小差。勒内拿自己作为题材，用充满热情与形象的语言，来描绘他内心的狂风暴雨。勒内给那群狂热与坐立不安的年轻人的、非常尖锐然而混乱的情绪，指出一条道路。那些年轻人，头脑被富贵尊荣的幻影搞得发烧，双脚穿了漏水的破靴，在污泥中践踏。那时候谁都可以企求一切，希望一切；那些小小的律师、开小铺子的、手艺工匠、马伕等人，摇身一变为率领军队的将官、人民的立法者与专政者。《勒内》这本书，就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们的大言不惭，浮夸虚饰、然而却是有深刻的真实意义的自传。

如果勒内用了伏尔泰、狄德罗的朴素、轻捷与机智的语言来抒写他的痛苦，他的叙述很可能引不起别人注意^①。如果他仅仅说了真实情况，舍此毫无别的，那么他的那些不幸，将会显得非常平庸，尤其因读者们的企求是十分强烈的。夏多布里盎在他第一部著作《革命论》中，为燃眉之急的渺小的现实所煎迫，在焦躁苦恼的情绪之下写出“我饿得慌！”的呼声：

只有一件事是真正的逆运：缺少面包。一个人有生活，有衣服穿，

① 《勒内》出版前几个月，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初次出版。当前文坛霸主拉阿普——对于他的意见，大家是不敢开口的——给《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么一本充满才气与风趣的作品，下了这样的评语：“索然无味的狂想曲，虽然是反宗教的，而其无聊的程度，则不下于其荒谬的程度；虽然非常夸张，却又很乏味。”见一八二〇年出版的《拉阿普全集》，第5卷。——拉法格注

有一间房间和炉火的时候，别的苦痛就消失了。绝对的贫乏是件可怕的事，因为，想到明日，心中不安，于是使当前的一切也和中了毒一样。

为了引起人的怜悯，他哭得十分狼狈：

我的记忆力，过去是很可喜的，现在被忧伤损耗了……我被一种疾病所侵袭，这种疾病给我留下的希望是极微的了。

如果他的呻吟，能比广场上的喧嚷，战场上的嘈杂更为嘹亮，那么那些不再空着肚子吃不到面包与肉食的勒内，他们可能这样回答他：“你记忆力衰退，身体丧失健康，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也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悲伤、苦痛；我们肠胃的贪兽已经饱足了；我们必须使我们心中与头脑中的恶魔得到酣醉。”

勒内写自传的时候，那些卑微的现实^①的时日，对于他来说，已经属于过去；关于那些现实的记忆，只是重现在隐约的远处；他知道从那些往事中只保留一些云雾般的幻影，并且染上当前的情感的色彩。描绘被记忆理想化了的痛苦，叙述溶解于当代的感觉的巨流中的、他个人的印象，在读者看来，仿佛是歌剧中的音乐：人们只听曲调，不注意词句。他说的是时人所了解的、充满形象与温情的语言；他用当时大家熟悉的、并且合乎一般口味的香料，烹调他的故事。夏多布里盎在这文学烹调一道中，是以无比的艺术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引起了妇女们与男子们的热烈欢迎，并且创立了法兰西文学上的浪漫派。

① 意即“饥寒交迫”。

三

一八〇二年的资产阶级经历过可怕的岁月：这一个从流亡地点归来，那一个从监牢里出来，这一个一起床就被逮捕，充军到边境去，另一个以微温派的罪名被告发；至于那些蛰伏在卑不足道的地位中的人，一生虽未被惊扰，然而却被回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吓得不敢动弹。斯达尔夫人在一八〇〇年这样写：

一大半的人，眼看桑田沧海，幻变到可怕的程度，而政治时事尤为其中之一例，于是目眩心惊，对于如何使自己尽善尽美，如今已毫不感兴趣；且因偶遇巧合之事，力量强大，人们对此，感触太深，所以不再相信智慧机能的升华作用。^①

勒内之流，曾经为了保全头颅而心惊胆战；他们不得不伪装长裤党的姿态，“甘愿降低身份，为了避免追缉。”（见共和七年热月的《水星》报）夏多布里盎说得更富于诗意：“缩小自己的生活，使它适合社会的水平。”拉阿普^②为下列的形象所缠扰：

那些“翘胡子的爱国者”，其中有许多原先是名门贵族，后来摇身一变，在区人民会议上，以“平等”为名义，举起佩刀或棍子，向着一个可怜的倒楣鬼，声势汹汹地要教训他，因为倒楣鬼忘了用“你”来称呼

① 见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序论》，发表于一八〇〇年。在那著作中，对于社会环境在文学形式的决定上所起的作用，斯达尔夫人发表了天才的见解；而泰纳在那部书中进行了可耻的剽窃。——拉法格注（译者按：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文中，发表了他的以“种族，环境与时代”为着眼点的文艺批评原则。）

② 拉阿普（1739—1803），法国诗人兼批评家。

“爱国者”了。^①

如果谁没有见过那些骇人的事实，至少听到过别人叙述，就象勒内在他的论文中所讲的那样：一个国民卫队的卫士用枪刺戳穿一个小女孩，正当她在哭她的死于断头台上的父亲时，

于是把被挑死的女孩放在死人堆上，就和堆一捆麦秸那么从容不迫。有一些妇女，骑在堆在大车上的男子尸体上，在丑恶的笑声中，设法满足最灭绝人性的淫欲。

相信这样的遗闻逸事，并且加以复述，仅仅这种可能性的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当时人们的神经错乱到什么程度。恐惧消灭对于生活的热爱，甚至麻木了保卫生活的意愿。李乌思写道：

我看见过一长串一长串的人，被送到屠场上去；从他们口中听不见一声怨言，他们静默无声地走着……他们只知道去死。需要使人们习惯的，倒不一定是如何抗拒死亡，而是如何抗拒痛苦。多少人因为怕折断手臂，让人砍了脑袋。^②

“吃人者的暴政”（人们是这样称呼雅各宾派的）一被打倒之后，在纸钞、国有财产、食粮、军队供应等方面投机致富的那些勒

① 见《拉阿普全集》，第5卷：《关于你我之称》。——拉法格注（译者按：法国习惯，劳动人民互相称呼一般均用“你”，而不用“您”；至于所谓“上等社会”，通常互相称“您”，表示客气、尊敬以及距离。）

② 见《一个囚犯的回忆录——作为罗伯斯庇尔暴政的史料》，李乌思著。李乌思在波尔多被革命委员会逮捕。他的书是在热月派垮台几个星期以后发表的。有些孩子继承这种疯狂的恐怖；可怜的泰纳终生为他的祖父在大革命时期所受的恐惧而吓得发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怀着愚蠢的狂忿，发表这样笨重的荒谬言论来反对革命，虽然革命解放了他。——拉法格注（译者按：在普法战争（一八七〇年）以后，文学史家的泰纳从狭窄与错误的“爱国”热情出发，写了一部（五大册）历史著作：《当代法国的肇源》。在那书中，泰纳企图说明法国积弱的原因，于是诽谤了大革命。）

内之流，为了他们的地产、黄金和既得地位而吓得发抖；他们因为自己的财产与行为要被清查而发抖。教士们从蛰伏的穴洞中钻了出来，煽动仇恨与报复的情绪；贵族分子回来了，盛气凌人，他们威胁恫吓，说要惩治有罪的人，要收回他们的财产，要摧毁黎瓦洛尔所谓“违背天意的可怕的忤逆”的、那些不顾廉耻而得来的横财。那些男性的与女性的勒内，两年以来一直在发抖，他们感觉兴趣的只是那些充满出人意料的事件、残酷的场面以及硫酸性的热情^①的小说。

人们通过阅读来忘却别的一切：刊行的小说为数之多，令人不能置信，甚至每天出版五、六本；

在公庭市场（即王宫市场）有一家专卖新版书籍的书店，一天上午收到了十四种小说，都是第一次发售。（见共和九年稽月十日的《哲学十日刊》）

有一本期刊，名为《小说库》，编者是尚里斯夫人，以及公民勒古维、费哀微、比戈一勒勃朗等人；这期刊

发表关于各种小说的理論的分析……并附历史性的注解，说明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已经出名的、伪装的或作为旗帜的人物等。

将当时流行最广的几种小说简略分析一下，是了解当时公众趣味的最好办法。

《天鹅骑士录——历史与道德故事》，尚里斯夫人作，共三卷，每卷四百页（一七九六年出版）。书中女主人公死于第一卷

^① 此句一般地说，意即“猛烈的情欲”，但其来历则因当时有一种风气，凡情人互相吃醋，互相仇恨，往往用硫酸泼在对方脸上，毁其容貌，使对方不能再在情场活动。

第三十页，可是她的血淋淋尸体，夜夜从坟墓中出来，跑去睡在她丈夫身旁；她丈夫是查理大帝时代的一个奥赛罗^①式的人物。中世纪小说的风气开始了。

《修道士》(一七九七年)是一个西班牙修道士的故事。修道士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讲经说法，口若悬河。他爱上了一个女修道士，过了一阵子放荡生活，后来受了刑审，被囚在“in pace”^②里边，祈求撒旦，唤醒死人，遍游世界，和游浪的犹太人一样，被魔鬼追来赶去。夏多布里盎重视这部小说。

《哀耐丝姐》，作者是女公民堂特来涅(出版于一七九九年)——妇女写作很多，至于男子们，则在讲坛与战场上消耗精力。那是一部很满人意的现实主义小说；况且那时期所有的小说，均自称为按照自然的一种研究^③。不幸的哀耐丝姐嫁了一个蓝胡子^④，体魄魁梧如巨人，只知道萨克斯—哥达公爵^⑤的家谱，他自己是公爵的狩猎总管；他满嘴只是狗、狼、野猪、以及纸牌、骰子；在赌场上输得倾家荡产，偷了他老婆的钻石；辱骂她，虐待她，揪着她的头发拖来拖去；两岁的小女孩，被他一脚踢向城墙；他明目张胆地和一个下流女人生活在一起，强迫哀耐丝姐接待那下流女人，把哀耐丝姐囚禁在黑林^⑥中的一座阴惨的庄

① 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因为妒忌而杀死爱妻。

② 修道院中的囚房或地下室，门上刻有拉丁文 in pace 二字，意即“平安”，被监禁在内的人，一般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至于此地提到的小说中的人物，既能驱使鬼神，自与“凡人”不同，所以能够出来。

③ 就是所谓写生。

④ 贝洛(Perrault, 1628—1703)的童话中的人物，非常残忍，先后在密室中杀死六个老婆，正要杀第七个老婆时，他老婆的兄弟们来抢救了，结果杀死了蓝胡子。

⑤ 萨克斯—哥达公爵是堂特来涅小说《哀耐丝姐》中人物。

⑥ 黑林，在法国东北部，与德国瑞士交界处。

院里，最后他自己被他的姘头刺死了，临终他宣布他的发妻是清白无辜的：一个女圣者。

《哲学十日刊》(共和七年雨月十日)指出了英国小说风行的事实以后，加了下列一段话：

我们可以肯定：能令最苛刻的人满足的、那些可憎的东西，我们是有的，无论原文，无论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不缺少用残酷的笔致描绘的残酷人物；我们有“活尸”，也就是不成其为幽灵的幽灵，这是使英国太太雷德克里孚出人头地的得意的发明；我们非常富于描写太阳和月亮的东西，富于描写浪漫的风景和传奇化的事件；最后，在沉吟悒郁的学问上，在卷帙浩繁的技术上，我们的本领不在我们那些师傅之下……我们已经将“思不灵”^①法国化了，我们试验着模仿“幽默”；但是，写雷德克里孚那类小说，应当比写斯泰恩那样的更容易些，我至少不能宣称我们在这一方面已获成功，我仅仅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作了天真的试图。

斯达尔夫人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自从各种设施与制度变换了以后，即使在大革命中最平静的时刻，最刺目的矛盾与对比，也不曾成为讽刺诗或永隽的打趣的对象。

有人假设这种对于笑与讽刺的无能，是人们精神上一种短时期的病态，因为人们精神被革命事件弄得过度疲劳了。其实不然，病是深入膏肓的，病有它的有机的原因，我在这篇论文里不能探求这些原因；我只是指出事实而已。浪漫主义开辟了严肃、忧郁、温情主义、大而无当的形象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的时代。斯达尔夫人以少有的推测能力，作了下列预言：

^① “思不灵”(spleen)，意即“忧郁”，在法国文学上已经采用了这个英文字，例如波特来尔的散文诗集名为《巴黎的思不灵》。

快乐的作品，将被目为单纯的精神游戏而被冷落，关于这种作品的记忆，保留下来的可谓极少。

被她排列在可怜的作品这一类中的有

《天真汉》以及同一类型的作品，它们用了一种讽刺的哲学，拿生活中最高贵的利益的重要性来开玩笑。^①

有一个浪漫派文人，朱尔·雅南，他曾是“批评之王”，他给《拉摩的侄儿》写了从情感与道德出发的、相反的一面，而并不被人喝倒采，也不被人嗤笑而死。所有的小说家之中，只有保尔·特·高克一个人能重新找到一点拉伯雷以及我们那些古老的短篇小说家的、粗野的与洋溢的喜悦；而保尔·特·高克在那些小说界之鹰的眼中是一文不值的。缪塞和巴尔扎克，在他们的最初的作品中，试着要使“讽刺的哲学”复活（例如《马道墟》与《让·路易》这两部作品），这种哲学冒渎了斯达尔夫人和她的同时代人的、很细致娇嫩的情感；缪塞和巴尔扎克赶快放弃了他们的试图。现代自然主义，这个浪漫主义的尾巴，还未能能在自然中、在社会生活中，遇到风趣、喜悦、或怀疑的嘲讽。

风趣与喜悦在戏剧中也同样被排斥了。《十日刊》（共和四年果月三十日）指出：

我们不再痛快地笑了。喜剧演员一点不逗笑了。大家发牢骚，大家向作家喊：“使我们笑吧！”但是当作家展开了新鲜的、天真的喜悦时，我们的娇细情绪不能接受，喝他们倒采，将他们送到街头去^②，好象我们怕一笑就会笑出是非来。

① 见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序论》，第1部第18章与第2部第5章。——拉法格注

② 意即“民众化的通俗剧院”。按巴黎剧院向分为“国立剧院”、“艺术剧院”与“街头剧院”等几类。

大革命时期的剧院变成了政治的角力场；在池座里，长裤党和贵族分子大打出手。最后，人们通过乱七八糟的剧本，将当日的时事搬上戏台。在共和四年雾月中，几个不同的剧院上演一个剧本，名为：《为反对强迫公债而请愿》。城中杂剧剧院在共和三年花月，上演《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又名《现代艺人》。在那剧本中，那时已经垮台了的雅各宾派被人拖在污泥坑里。共和六年霜月，上演《洛地桥》，表现的是奥日洛那时正打了胜仗的经过情形。同年芽月，上演《法兰西人在西岱岛》。剧本告诉巴黎人，由于岗坡—弗密奥条约，西岱这一希腊神话中提到的海岛，隶属于法兰西共和国了。除了这些将舞台化为有声报纸的时事剧本以外，观众只接受某些喜歌剧^①，那里边为了提味，充满谐音趣语、文字游戏；此外就是充满凶杀的悲剧。下面举出两个样品为例：《哀法拉尹的利未忒》（发表于共和四年），取材于《士师记》^②，作者是勒美西哀。利未族某人被一个化身为加利哀的妖怪所追逐，加利哀是不久前死于断头台上的。利未族人将他的妻交给妖怪，妖怪使一帮强盗强奸了那妇人；于是她的丈夫杀死了她，将尸体剖为十二大块，分给十二氏族，借以激起他们的复仇情绪。学士院院士阿诺的五幕悲剧《莪相之子莪斯迦》，演出于共和剧院。莪斯迦爱上了友人之妻玛尔维娜。那友人在第二幕中就死去，在第四幕中复活；正是时候，他阻拦了莪斯迦和玛尔维娜两人的婚礼。莪斯迦发疯了，杀死了他的友人，接着又清醒过来，自杀了。也只有如此浓辣的一种文学，才能够适合于刚渡过恐怖时期的人们。《十日刊》（共和五年花月二十日）写道：

革命离开我们越远，法国的前途对于我们越显得明朗。

① 歌剧中夹杂喜剧成分的一种剧型。

② 见《士师记》，第19章。

应读为：革命离开我们越远，我们越不必为我们的头颅与钱包而发抖。人们的精神在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要求一种胡椒味道不这么浓烈的精神食粮。心理小说和情感小说开始迅速地蕃衍起来；心理小说以戈德温的奇特而有力的小说《加来勃·维廉斯》作为范例。这部小说后来搬上了舞台。情感小说则是从《少年维特之烦恼》起，就时髦了起来。这一个革命时期接触到了各种文学体裁，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颓废派等，后人轮换着重新拾起这些文学体裁，加以发展，加以抛弃，隔一时期以后又拾起来。德国小说继英国小说而入侵：人们翻译与模仿莱茵河彼岸的、眼泪汪汪的、平淡无味令人生厌的作品。有一个无名人士写道：

在法国产生的才智^①，不能满足本国的消费，我创办了一种相当漂亮的商业，专营北国才智的进口。若干年来，我在德国市集上采办为数很可观的粗糙文学，拿到巴黎的一个翻译作坊里加工细作。这一诚实的买卖，其有助于公众智慧之日臻完美，实不下于使我的钱囊日益饱满……并且使我获得“不是傻瓜”的称誉，虽然我有弱点，我曾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几部出钱买来的著作上。^②

忧郁和温情主义占有了小说。《爱米丽与阿尔风斯》的副标题是《一见倾心的危险》，这是一部分装三册的小说（发表于一七九九年）。阿尔风斯是一个西班牙青年，人材出众，风度翩翩，尤其出色的是“一种深刻而动人的忧郁”，这就使过于温柔的爱米丽一见之后，心中有如中了毒素。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妇女；《玛

① 一般泛指精神产品（思想产品），此地专指文学，尤其是小说。

② 见《理智、疯狂，人各一说；适合于老孩子们的道德小故事》，P. E. L. 作，共和九年出版于巴黎。这一小册子其实并不象书名那么怪诞，里边有一篇关于分工的奇特说明。——拉法格注

尔维娜》也是这位女作家写的，共四册，一八〇〇年出版。玛尔维娜发过愿，并不是和夏多布里盎笔下的人物阿达拉那样，许愿将自己的处女贞操献给圣母玛利亚，而是愿将一生贡献给她的孩子。斯达尔夫人的人物黛尔菲娜曾经许身于同样的誓愿。那时是隆重的誓言风行的时节。男子们却是那么变化莫测，在当时的时事大势之下，不知道发明什么办法，方能够阻止男子们变换论调、主张、情感与操行。他们在夏末宣誓通过了一个宪法，等不到树叶飘零，他们又通过了另一个宪法。敏感的玛尔维娜，急忙地模仿搞政治的男子们；她忘掉了自己的誓言，爱上了英国绅士埃特蒙。那个人品貌既好，又很勇敢、忧郁，等等。然而他非常风流，毫无顾忌地同时和好几个玛尔维娜相好，同时作好几个玛尔维娜的负心人。《巴尔蜜拉》，R夫人作，一八〇一年出版。女主人公头上压着三块命运的巨石：巴尔蜜拉很穷，属于平民身份，又加是私生女。然而这倒楣的女子热爱一个英国老爷，而森特兰公爵的女儿荪普丽西娅也爱那位老爷。那个英国堂璜^①，很可以不拘形式地和两个多情女子同时处得很好；可是那位贵族小姐和那个平民姑娘并不争夺她们热情之火的共同对象，却是互相推让。这就陷入一种怨苦的、温柔的、怅惘欲绝、忧郁难解的爱情的泥潭之中而拔不出脚来了。有哪个读者居然能够读完这部小说呢？《巴尔蜜拉》却受到疯狂一般的欢迎。

夏多布里盎的两本小说，《阿达拉》和《勒内》，具有不可估量的优点，因为在小小一册书中，在文学的形式中，包藏了那一时期的心理状况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是散见于今天已经不堪入目的、当时无非朝生暮死的、多到数不清的作品中的。

^① 堂璜是西班牙有名的女性玩弄者。

阿达拉与勒内一生长下来就烙上了宿命的印记。路易斯安娜的杂种女子^①这样叙述：

我母亲在逆运中孕育了我。她生我时，五脏剧痛欲裂，大家以为我的生命绝望了。为了保全我……我母亲向众仙之母许愿，将我的处女贞操奉献给她。

布列塔尼的贵族少子讲：

我的出世是以我母亲的生命作代价的。

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又说：

我是被人用铁器从母亲肚中取出来的。

这种浪漫主义式的虚夸，并不是作者自己杜撰的，这是他从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斯》中借来的。勒内·夏多布里盎在英国学会了如何认识和赞美莎士比亚。但是，为了取悦于封达纳和他的另一些反动的提拔者，他诽谤了莎士比亚。宿命，这是对于人们不知如何找出原由的那些现象的、一种宗教性的解释。一八三〇年的浪漫主义者如此自由地利用、甚至滥用的宿命，在那时并不是刚从希腊文学中重新获得的一种文艺的工具，而是别的东西。拉辛^②悲剧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当时凡尔赛宫廷中的侍奉之臣与佞人，拉辛用了罗马与希腊的人名伪装了他们，但他却不求助于宿命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大革命的事件是如此出人意料，它们接连发生得如此突兀，它们对于个人生命财产的影响是如此猛烈与急骤，以致对于事物安排的平常概念被打乱了。

① 即阿达拉。在夏多布里盎的小说中，阿达拉是北美洲路易斯安娜地方一个印第安人女子与一个西班牙人的私生女儿。

② 拉辛(1639—1699)，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要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霹雳似地肆行打击与毁灭，寻常的解释不足够了；恐怖下的人们精神，不把这些现象归根于自然的原因，而归根于神秘的原因，归根于密谋、黑幕活动、庇特^①与奥尔良公爵的黄金，归根于来自奇迹的原因。人是可怕的事件的玩具，而那些事件只服从盲目的、无意识的宿命。这种将一切都联系到偶遇巧合、联系到宿命上去的必要性，将人们的精神抛入迷信与天主教；此外还有些同样现实的原因，可以解释天主教的复兴和浪漫主义的宗教性质。

勒内，在母亲肚子里时已经被歹运打击，后来又被父亲憎弃，只有在他姊姊亚美莉身边才得到温爱；勒内童年时，亚美莉就已经给他许多爱抚；对于这，勒内是这样报答的：在《勒内》这本书中，他提到姊姊都无非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为了使他更突出些，为了借姊姊的口，给自己说些自己不好意思说的恭维话。“人间没有给勒内任何配得上他的东西，”亚美莉说。自己崇拜自己，这是勒内的德性；在这些革命的时节，必须将他的温爱紧缩在最小的面积中，压缩到自己的皮肤里边去，如同希腊哲人将他的财富装在脑袋里，为的是面向着逆运只暴露出尽可能小的目标来。残暴的自私自利曾经是保全个人所必需的一种品质：“利害打算与人道天良是两个类似的名词，”夏多布里盎在他的《革命论》(第六十页)^②中这样粗暴地宣称。

可是一八〇二年的那些勒内，已经丧失了一七九七年的勒

① 庇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非常仇视法国革命，曾三次组织联军进攻法国，经常收买间谍，向法国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与颠覆活动。

② 自私自利一直是资产阶级最了不起的德性；这是经济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经济制度与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并且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不停的与无情的战争。——拉法格注

内的天真坦率；他们将这自我之爱，用大堆的情感语句来掩盖起来，为了使人相信，他们将一片赤诚流露在全人类和整个自然界之上。散文与诗句一时充满了人道情感，“博爱”这词儿，在大革命以前还是怯生生地、慢慢渗入语言中去的，到此刻成为众口交传的了；后来那个迂腐狭窄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古士德·孔德，认为“博爱”这字眼已经不新鲜了，给了它一个同义词：“利他主义”。

亚美莉，和勒内一样，被逐出了老家，手上毫无财产；市面上充斥着待嫁的姑娘，丈夫却是极端缺少；光就这些姑娘而论，已成为那时候的社会问题之一。一八〇〇年出版的、平板乏味的乌托邦《莪尔毗》中，作者 J. B. 塞伊创立一种和弗朗特地方的“悲济社”^① 相同的、不出嫁的姑娘们和寡妇们的非修道式集体生活，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在大革命以前，天主教将修道院给那些由于没有财产陪嫁而不能出嫁的贵族女子作藏身之处：亚美莉尚能利用这一办法。可是勒内的姊姊不能和一个平常人一样地出家修行。她献身于耶稣，神圣的爱人，而她的心中却燃烧着一种罪恶的热情^②。阿达拉的母亲，和她种族的敌人，西班牙人罗贝士有了孩子，当她感觉到孩子在她肚里开始动弹的时候，她嫁给了

慷慨大度的西那汉，他完全象一个国王似的，受万民崇敬，有如天才之人……

勒内姊姊的乱伦的爱情，供给勒内写那重大场景的材料。

① 荷兰妇女聚居在一起，过出家修行的生活，虽然并不受戒，那种组织名为“悲济社”。

② 指她和她的胞弟勒内搞恋爱。

乱伦是浪漫主义艺术的珍贵手法之一。

女子出家是戏剧性的场面。那一种热情，再加上乱伦和天主教作为调味的因素，就使勒内对于各个帝国命运的、冗长而平凡的论调、对于人类弱点的多情多泪的咏叹、以及对于孤寂的忧郁而无聊可厌的抒怀，获得浓烈的色采。以问题为中心的小说那时很流行。共和九年芽月一日的《水星》报说：

小说无非借口，目的在于谈自己；这是一片角力场，在场上作者或进攻、或自卫。影射到作者自己的意见与品行的地方，层出不穷。作者可以在小说中替他的政治、道德、文学、声誉、才具和性别，报仇泄愤。

《新爱洛绮丝》，为众人所模仿的一个范本，里边充满道德论文、政治研究、宗教辩论、文学问题等。多年来紧张的政治生活，令人习惯于长篇的辩论；单就这种辩论来说，不能使任何一本小说在每月出版的数十册小说之中与众不同。《关于人的原始本性的梦想》，作者是塞南古，比《勒内》早出版几年；按照圣勃夫的观察，那本书虽然渗透了忧郁，过分负荷了许多形而上学的题外的话，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圣勃夫又说：

勒内的世界，确乎是被另一个人先发现的，但那个人没有因为指出了那世界而获得荣誉。

圣勃夫弄错了，勒内的世界在塞南古与夏多布里盎以前已经被发现了，可是用自己的图章印在这世界上的荣幸，是属于夏多布里盎的；他懂得运用当时的语言、形象与热情，并且使这一个当时的人们存在心中与脑中的、情感的与理想的世界人格化了。

塞南古活了约莫七十六岁，他是孤独多愁的，他的天性是心

细善感、病态与黯淡的；他忧郁地抒述他的无聊之感。而当时的世纪，正相反，是年轻、生气勃勃、急于生活、急于奔走前程的；塞南古象一只关在笼中的云雀，他的胸膛撞击在阻止他活动的障碍物上，弄得鲜血淋漓；神经性的狂乱，摇颤他全身；他打着呵欠，摇摆着，站起来，欠伸着富于肌肉的四肢；他的一时的不适，无非来自过度的疲劳或无处使用的生命力。那时人们喜欢行动，寻找活动的机会，那些用思想来动作的人，是具有《红与黑》中的于连·索来尔那样魄力的坚强的人，而不象奥培曼^①、《情欲》中的阿摩里、以及《玛里翁·特·劳默》^②中的棣棣哀那样地神经紧张与无聊乏味。塞南古，应当说他是属于一八三〇年那一世代的，那时生命力已经低降了；况且他本人生活在瑞士，那儿环境不象法国英国那么炽热。夏多布里盎是十九世纪开始时已经三十岁的那一辈人的，真正的文学上的代表。他没有什么行动，无聊之感侵蚀着他；他身上发烧，他陶醉于活动之中；他憎恶孤寂，正和斯达尔夫人、黎瓦洛尔、封达纳以及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可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勒内用各种高低不同的声调，撒谎地歌唱对于孤寂的爱，而一边忙于冲破孤寂，而投身于人流之中。有人对斯达尔夫人——富于灵感的孤寂歌唱者之一——谈起莱芒湖^③的美景，她回答说：“啊！渡船胡同的水沟！”

情感上的虚假和表现上的浮夸，这是浪漫主义的特点。从浪漫主义的根源起，从卢梭到我们今日，一直如此：资产阶级的文学，和资产阶级的招贴、广告和说明书一样，不可能不是谎言

① 奥培曼是塞南古的小说《奥培曼》中的主人公。

② 《玛里翁·特·劳默》，雨果的五幕诗剧（一八三一年出版），内容是写一个堕落的女子得到纯洁真实的爱情，因而得救，跳出火坑。《情欲》是圣勃夫的小说。

③ 即日内瓦湖。

的；和资产阶级的商品一样，不可能不是说真方卖假药的。

塞南古的单调与病态的怨歌是真实的；勒内的情感是过分的，而且推动得如此之猛，简直使人为之微笑。可是这种在语气上的夸张和虚伪，正就是投人所好的地方。那时候人们兴奋热烈，绷紧了全身力量，为了离开他们的处境，为了冲到实际世界那一边去，借以消耗在他们脑袋里沸腾着的、对于活动的热情。

日常的单调生活使他们作呕。他们嚷道：“什么！只要在麦子、糖、蜡烛、以及任何商品上投机倒把，早上醒来就成了百万富翁，谁还愿意一尺尺地量布、抄信、辩护鸡毛蒜皮的讼案？什么！谁还愿意蜷缩在小店铺里发霉、干一门行业干得蠢头蠢脑，眼看昨日的穷光蛋——谁都认识、谁都能指出来的穷光蛋，今天出门坐马车，入门住大厦，大摇大摆，满身锦绣披挂，多么辉煌，并且在政府各部，占据了高位要职。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象别人那样享受百万财富，和男爵、伯爵、以及曾经被我们赶出门外的那些前朝显贵一样地过享乐的日子？在升官发财方面，大家平等，这就是大革命的最光荣的成果！”用劳动慢慢地积累财产，这是老玩艺儿，老道德、老技巧了。革命解放了他们，不是为了使他们再屈身于辛勤的劳动。财产，他们愿意一下子就到手，骰子一掷或投机一次；他们发狂似地赌博与投机。资产阶级的最庸庸碌碌的子弟，一下子被解放了以后，眼看别人得意，馋涎欲滴的心情火炽到白热程度，又因在切身环境中被各种现实压缩着，所以这种心情对于他们成了一种折磨；为了麻醉他们的毫无办法得到满足的、愤怒的胃口，他们用理想来陶醉自己，象抽鸦片一样；他们登船远去，寻求虚幻妄诞的国土，或谎话与诗歌的世界。

十八世纪的机械诗体僵化了诗歌，而且使它没有能力表达

社会心灵上的新情感。然而大革命在讲坛上更新了口头的语言，在报纸上与小说中更新了书面的语言；来自全国各省、社会各阶层的单字、短句、句型、形象、比喻，侵入了洗练、文雅、轻快与优美的贵族沙龙的语言——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语言，并且革了这种语言的命。诗既然堕入最陈陈相因与黯淡无光的散文格调中去，散文倒是诗化起来了。夏多布里盎将大革命铸造的语言抢了过来，并用天才的纯熟手法，耍弄这语言；一直等到浪漫派语句在散文中奠定了它的修辞优越性、并且形成诗的语句的因素以后，才轮到维克多·雨果使浪漫主义在诗歌领域中获得全胜。

四

斯达尔夫人，独自面对着阿尔卑斯山和山顶的处女一般纯洁的积雪、神秘的悬崖和忧郁的松树，过了若干年被迫的孤清生活，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更富于灵感。她发现大自然的美，还是在意大利旅行了一趟之后，尤其是在断断续续地研究了康德的形而上学以后；这种形而上学是为了反对被认为应对大革命的种种“罪行”和“丑恶”负责的唯物主义，而被介绍到法国来的。在执政政府^①时代的巴黎人，决想不到丰德内的落日和圣格鲁^②的新月是值得注意的景象；然而在那时期，正在产生对于日出、月出和自然界种种美观的热情。不过人们手头的自然、天天见面的自然，不是真正的、能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若要令人神往，必须是一种新的、向所未见的自然。夏多布里盎，由于天才的灵

① 一七九九年在一八〇四年，拿破仑是执政政府的执政官之一。

② 丰德内与圣格鲁都是巴黎郊区。

机一动，将读者运到大西洋彼岸、梅夏塞贝河^①边上去——如用密士失必河，不免显得太司空见惯，而且使人回想起劳^②的密士失必股东——既然大家从来没有看见过，丝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就能将读者放到一个真正自然的自然界中。夏多布里塞模仿贝那丹·特·圣比埃尔^③，在他所描写的山水之间种上了许多异域的、陌生的树木：百合树、枫树、阿兹莱阿斯树、豆荚树、黄樟树。服尔内使他的“废墟”响彻着“豺狼的凄厉的噪声”。《阿达拉》的作者将一整批嚎叫的、狂吼的怪兽、响尾蛇、鹿、獾、小老虎以及“吃葡萄吃醉了的熊”等，散放在他的孤寂天地中；他使“留着高古而庄严的长须的野牛”，浸在梅夏塞贝河水里；他使“气味如龙涎香一般的鳄鱼”，伸躺在大马兰树下；夕阳西下的时分，鳄鱼发出吼声……（顺便指出：这种吐龙涎香——说麝香也许更确切些——的鳄鱼，岂不很象日后嗅觉文学的一种预兆？那种描写嗅觉的文学，由塞南古以及后来由波特来尔与左拉提到高度的完美。）《阿达拉》出版的时候，人们从荷兰抢来一批由埃及进口的野兽，来充实巴黎的植物园。这些野兽激发巴黎市民的好奇心，成群结队的人跑去赏玩和观察；他们若饥似渴地争读报上所载的、关于野兽的生活习惯、它们对于看守者的依恋等详细情节。有一本叙述非洲来的一只狮子和一只狗的友谊的小册子，销售了好几版；给一匹从荷兰王家花园掳来的、音乐迷的大象演奏的交响乐，听众很多。读者在《阿达拉》与《勒内》里边

① 密士失必河之古称。

② 劳(1671—1729)，原籍苏格兰，法国路易十五朝摄政王当权时，他曾任财政总监。他所组织的密士失必河公司，股东皆发了无耻的横财，为人民所不齿。

③ 贝那丹·特·圣比埃尔(1737—1814)，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以小说《保尔和维吉妮》出名。

重又找到了他们所关心的那些动物。夏多布里盎，虽然对于尘寰漠不关怀，因为尘寰

无非是死人的灰烬，掺和着活人的眼泪，①

但是他感兴趣于当前的琐闻杂事，迁就于时事新闻。例如勒内谈到希腊、意大利、苏格兰，作为他都访问过的地方；这不仅是为了证明他虽然很穷，但和英国阔绅士一样，也游历世界，并且因为当时大家关心这些地区。《莪相》使苏格兰时髦了起来，大家也正在谈希腊，因为那时拿破仑从意大利偷了些希腊雕像来；当时出版为数可观的各种赏玩性的或科学的游记和搜奇探险的新记录，很清楚地指出公众的趣味。时事是夏多布里盎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成千的例子中，下边试举三例。小说《阿达拉》中的奥伯理神父有一条狗，那条狗和阿尔卑斯山的狗一样“会发现迷路的行人”；这条狗对于住在美洲原始森林中的奥伯理神父想必用处不大；可是那时拿破仑带领三万大兵，正越过阿尔卑斯山岭，大家在谈那些教士，据说他们确乎援救了不少迷失在雪山中的兵丁。勒内大做文章夸赞钟声：

啊！难道有这样坏的心肠，听见钟声而不为之一震……故乡的钟声，将我们在美妙的遐想中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中，从新获得一切：宗教，家庭，祖国，又是摇篮又是坟墓，又是过去又是远景。

革命志士们禁止鸣钟，并且利用钟的金属改铸大炮。一八〇一年有人在巴黎签名递请愿书：

请政府准予鸣击圣母寺的洪钟，用以宣告公众节日……使这和

① 见《阿达拉》，第1版。在后来相继刊行的版本中，作者不断地有所修改。——拉法格注

谐的天籁，娱悦我们的耳鼓，现在已是时候。

这声音必能令所有真正的法国人，回想起十分甜蜜的往事……十年来，全国的钟所遭受的禁令，居然放过了圣母寺的洪钟，真是幸运。

勒内讲：

一天，我在埃特那山巅……满腔热血，坐在喷爆于海岛中央的火山口上。

这句话，一八九六年^①的读者看起来一定觉得非常夸张可笑；可是在一八〇二年，它使人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大事。况且这句话也并不是夏多布里盎发明的，而是属于当时的政治词令。“人们走在上面的那些火山……爆发、喷射岩浆的火山”，轰鸣在那些革命俱乐部和议会的讲坛上。《巴黎公报》（共和十年热月十二日）宣称：

公民们的愿望，要求拿破仑·波拿巴永远堵塞革命的火山裂口。

如果毫不了解当时报上与讲坛上通行的语言^②，那么就不能解释夏多布里盎的、使语言上的纯洁主义者听了刺耳的、那种夸张的比喻假借的风格。火山占据着当时人们的想象力。共和八年，考茨蒲的《我父亲的冒险故事》同时出现了两种译本，在戏剧界都受到发狂似的欢迎。作者叙述他的母亲怀了五个月的身孕，从德国的偏僻的内地出发，到那不勒斯去。到了那儿，她忽然异想天开，要爬维苏威火山。在火山口她失足摔了一交，引起了小产，于是考茨蒲就降生在火山顶上。《水星》报（共和十年雾

① 指拉法格写这篇文章的那一年。

② 请参考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论文《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在那篇文章中，我举了很多而且很古怪的例子。——拉法格注

月十六日)报导,有八个现代的恩珀多克勒^①进入维苏威火山的裂口里面去了。这比生在火山顶上,或满怀热血地坐在埃特那火山口边,更其精采。诸如此类,差不多《勒内》与《阿达拉》中每一句都能给加上一番历史的解说,这解说证明夏多布里盎和他的群众之间的,感觉与思想的共同联系是多么亲密。但是,阐明有才干的作家如何表达他的时代,并不等于作维克多·雨果那样的结论,说什么:

时代是按照诗人的形象而产生的。^②

一八三〇年的浪漫主义者,手执多勒多^③的匕首宣誓,他们要想骑上神驹,飞到天上去摘星星,而且要投身于“理想”之中,远远地,啊,远远地离开物质世界,离开这世界上卑鄙的热狂和粗俗的利益。居然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把雨果公司的粗暴、嚣张的夸张笔法信以为真,而且和莫勒来^④一样天真地上当,莫勒来这个一七八九年以前的老古董,曾经是初生的浪漫主义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夏多布里盎的新造的字汇,和“比喻笔法的过分夸张之处”,搅昏了莫勒来的学院派的脑袋,以致使他承认夏克达斯^⑤与阿达拉都是野蛮的父母所生的野蛮人,使他不能在“善良的奥伯理先生”、在“虔诚的夏克达斯……这学过修辞学的野蛮人”、以及在“梅夏塞贝河上的莎伊^⑥”身上,看出他们就是

① 古希腊哲人,传说他跳进火山而死。

② 见雨果:《威廉·莎士比亚》。——拉法格注

③ 多勒多,西班牙中部城市,以出产利刃著名。

④ 莫勒来(1727—1819),法国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兼文学家。

⑤ 夏多布里盎小说《阿达拉》中的人物,阿达拉的情人。

⑥ 见J.M.舍尼埃的《新圣人》。这一本非常不够讽刺劲儿的讽刺小册,也居然在四个月内销售了五版。——拉法格注 (译者按:莎伊是伏尔泰悲剧中的人物,此地借作阿达拉的代名。)

常见的熟人。作者给这些人物加上了异域风光的名字，为了赶当时的时髦，要求女主人公的名字都用“阿”的音结尾：思黛拉、姬卡达、嘉蜜亚、萝沙尔巴、玛尔维娜、左拉达、巴尔蜜拉、阿达拉、艾特·舍特拉^①。一个开玩笑的家伙没有弄错，他宣称，复活了而且被带到巴黎来让医生诊察的阿达拉，就住在公民夏多布里盎花园深处的一座小楼上。如果我们不象莫勒来似地被字句的闪光、风景的奇幻昏眩了眼睛，被“翠绿鹦鹉”的啼声震聋了耳朵，也不被“老虎与鳄鱼的嗥叫”吓得发抖，那么最容易不过的就是在奥伯理神父身上看出一个逃避革命的迫害而逃入树林的教士，在夏克达斯与阿达拉身上发现一八〇一年的巴黎人——脸上从不刺花、头发上从不插火鸡毛、鼻孔里从不挂玻璃球的巴黎人。

夏多布里盎从一七九三年起住在英国，研究英国文学，因此他的第一本小说带着他读过的英国作品的影响，那是毫不足怪的：《纳威》^②的神话，就出于他所翻译的弥尔顿的《失乐园》。但是他也不需要离开巴黎才能够受到英国作家的影响。因为，自从大革命以来，直到共和七年与八年光景，也就是到德国的诗、剧本、小说、美学与哲学开始侵入法国时为止，英国文学一直在法国称王。大家读莎士比亚，赞美杨格与汤姆生，大家崇拜麦克菲尔森的《莪相》，人们把它译成诗、译成散文，写成小说或悲剧。李查特生、哥尔斯密、菲尔丁、斯莫莱特、戈德温、雷德克里孚夫

① 拉丁文 *et caetera*，意即“等等”。普通用时皆简写为 *etc.*。拉法格此地故意用全字，因这字恰好也用“拉”音结尾，和前面一系列的人名押韵，这是一种幽默的笔法。

② 夏多布里盎的《基督教英华录》的一部分，发表于一八二六年。“纳威”是北美洲一个民族的名称。《阿达拉》与《勒内》原来都是《纳威》中的插曲，但是提前二十余年发表。

人、艾奇华滋夫人等人的作品，总之所有的英国小说，陆续出现就陆续被翻译过来。群众是这么急躁，以致白内忒夫人的《女丐萝沙》

原稿一张一张地在伦敦印刷，译稿同时在巴黎完成。（见共和十年雾月二十日的《十日刊》）

有一本杂志，《不列颠书库》，用丰富的摘录，使读者经常熟悉英国的文学作品。时好所趋，盛况是空前的，甚至法文原著小说，为了获得畅销，也假充英国小说的译本而出现。资产阶级的风气拒绝一切法国的东西^①。即使莫里哀^②也经过了意大利人哥尔多尼的改装以后，才重新出现在法国舞台上。在伟大的革命时期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到这时熄灭了；曾经被国民公会派利用，作为杠杆而掀动全国人民去保卫边疆的“祖国”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夏多布里盎写道：

在为国捐躯这些字眼背后，人民所看见的只是血、罪恶、以及国民公会的语言。^③

共和十一年葡月三日的《水星》报用了“爱国主义”这个词以

① 夏多布里盎告诉我们，英国人如何回敬我们：“当我们的邻邦引起我们热烈欢迎时，当法国的一切：狗、马、花园与书籍，都成为英国东西时，英国人由于他们仇恨我们的本性，成了反法国的了；我们愈和他们接近，他们愈和我们疏远。在英国戏台上，法国人是大家讪笑的对象。在英国，所有的滑稽剧中，可以看到一个很瘦的法国人，身穿苹果绿的衣服，帽子夹在腋下，两条细弱的腿，长长的尾巴，神气象个跳舞的，又象个饥饿的理发匠；他一边吃青蛙，一边让人牵着鼻子走。在我们舞台上，英国人总以贵族大爷或军官的面目出现，总是慷慨多情的人物。”以上见夏多布里盎的《英国文学史》。——拉法格注

② 莫里哀（1622—1673），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喜剧家。

③ 见《基督教英华录》，初版第4卷，第189页。

后，在注解中声明用的是这个词的革命前的“原始的意义”；

因为一七九二年的人们并没有爱国主义，虽然他们满口祖国。

几年以后，巴黎的资产阶级果然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给蹂躏和抢掠战败了的法国的、勃吕修的普鲁士兵士和亚力山大的俄国兵士舔靴子。

李查特生的两部小说，《格拉丽思·哈洛》和《巴莱拉》，在大革命前后，引起了巴黎的热烈欢迎。人们摹仿第一部小说，把它搬上舞台，共和五年雪月，五幕话剧《法国的勒芜赖斯》上演；勒芜赖斯^① 这个人物的名字成了法文中的一个小普通名词；阿达拉是法国化的、化装成野蛮人的格拉丽思·哈洛。密斯阿达拉身上洋溢着英国式的傲慢气味，命运判定她生活在印第安人之中，她却瞧不起印第安人。在夏克达斯来到以前，她毫不感觉困难地不让人动她的、仲马先生所谓少女的资本。理论有时会引起古怪的波折：有一个苏格兰牧师，名叫马尔萨斯，发明了一条所谓“人口规律”，立刻就有一些诚实与中庸的资产阶级分子，创设会社，以便在英国人民之间宣传不生孩子的技术。这些会社失败了。在法国，反对马尔萨斯主义^② 的道德呼声，震聋公众的耳朵，然而大家实践马尔萨斯主义直到使统计家着慌的程度。有一个住在洛来特圣母寺的巴黎人，发现了一种以处女贞操作为资本的办法。可是在英国，姑娘们才能够不需要陪嫁的资金而出嫁。在法国，姑娘出嫁时要带去一笔叮叮当当的现金资本，这样

① 勒芜赖斯是李查特生的小说《格拉丽思·哈洛》的男主角，是极端无赖，玩弄女性不择手段的人物。这人名后来在法文中成了风流恶劣的无赖子的代称。

② 意即“避免生育”。

别人就不深究另一种“资本”了。法国姑娘不大在乎她们的“资本”，但是她们的母亲、姑姑或姨姨，女友及熟人，却不得不和蛟龙一样守护她们的“资本”；英国密斯们自己担任在“资本”周围严密防卫的职责。阿达拉是在英国密斯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她自己保护自己。她噘着嘴说：

我环顾四周，只看见一些不配和我订终身的人……

假如她用英文解说的话，很可能她加上一句：even to flirt with^①。可是夏克达斯涌现出来了，于是阿达拉身上的法国女性突然醒了过来；她感觉面对着一位媚惑能手；她答应他的建议，到树林去作情感的散步：

我的年轻的朋友，你学会了白种人的言语，要欺骗一个印第安少女，那还不容易。

在这回答中，人们可以在英国与印第安的表面涂料之下，猜出一个伶俐的巴黎年轻女工，她知道在洛曼维尔的林荫里，温言馨语的力量多么大，而肉体的抵抗力多么薄弱。一个英国女子不懂任何惧怕。在温柔的阿达拉心中，展开了宗教与爱情的战斗。一个地道的野蛮女子，势必一分钟也不犹豫地响应了爱情的号召，而置宗教的许愿于脑后。服尔内也观察过红种人，但是情感的成分比夏多布里盎少一点。他说：

野蛮人完全生活在感觉中，很少生活在记忆中，丝毫不生活在希望中。^②

弗隆特^③时代的小姐，为了顺从她的感情的呼唤，哪怕二十

① 原文是英文，意思是：即使和我调情也不配。

② 见《服尔内全集》，第7卷，《对于北美印第安人的观察》。——拉法格注

③ 弗隆特(Fronde)，或译为“投石党”，是法国十七世纪（路易十四王朝初期）封建势力内部矛盾所引起的政争。

所修道院的墙她也能跳出去。有一位特·拉·瓦里哀小姐，她的身为国王的情人向她一招手，立刻毫不客气地将善良的上帝、众位圣哲、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儿子耶稣统统抛在一边不管了。一八〇一年的一位敏感的玛尔维娜，身穿

透明的云似的轻纱，使眼睛同时见到娇嫩的肌肤和富丽的银色衣裳；

如果有人要求她在宗教祭坛上牺牲她的热情，她将耸肩表示不屑，并将唱那支曾经十分通俗的歌曲中的复句：

地狱这办法真想得好，
让流氓无赖吓得发抖。

然而阿达拉是在英国教养大的；她父亲把她送到英国去，就是为了不让她读巴黎出版的那些小说，因为它们争先恐后地教给妇女们：

谁也不能和自己的感情对抗；应当不停地爱；爱情是美德和乐趣的源泉，是至上的幸福。

她的师傅将她按照格拉丽思·哈洛以及巴莱拉的模式而塑造的，却并不希望她自己能获得象英国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的抵抗力量，于是求助于宗教，迫使阿达拉接受一个保持处女贞操的誓愿，作为制动器。然而她的高卢民族本性反抗这一套，于是，正如博马舍剧中人物萝西娜，阿达拉将她的心向着诱惑者大大地开门，她无抵抗地被征服了。夏克达斯在这些方面具有阿尔玛维瓦^①的经验，他自己讲，将浑身微颤的阿达拉抱在怀里，

① 博马舍剧本中人物，一个风流放荡的贵族老爷。

等待心理变化的时机一到，那时

热情一边克服她的身体，就快战胜她的贞操。

那年轻的印第安姑娘真倒楣，公民夏多布里盎答应了他的导师封达纳，要按照裴甘的办法给法国妇女以健康的道德教训。真实情况使他走得这样远，以致他只好牺牲他的多情女主角，他使她服了毒；可是，在她临终的时候，他把这一声本性的呼号放在她嘴里：“我不曾失身于你，实在死有余憾。”这一呼声，使这位处女不知不觉地摧毁了她的自杀的道德效果。夏多布里盎用这样的内疚来折磨屈服于宗教的阿达拉的心，乃是为了顺从当时的公论，认为对于爱情的任何抗拒，统统算是罪孽。在有名的戈丹夫人发表于一七九八年的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读并且赞扬这小说，一八四四年又重版了一次，——女主角，克莱·拉尔伯，“妇女之中最崇高的一个”，写信给他的情人——那是受她丈夫保护，她丈夫将他当作儿子看待的一个人：

你向我要求的那幸福，使我一想起来，官能感觉走入迷途，神智理性为之错乱；为了满足这一幸福，我将丝毫不计较我的生命、体面，甚至不计较天堂与地狱；使你幸福，然后她自己死去，对于克莱，这就是一切；她对生命，将无复他求。

她就这样失身于他的情人，

在她的花园下边，白杨树荫中，她父亲的骨灰埋葬着的地方，她一片孝心在那儿设了一个祭坛，献给神明……就在那儿，她被官能感觉击垮了。

那时一般惯用亵渎神灵作为突出之点，来提高爱情。只有在

尝味了非在爱情中不能感觉到的、那一刹那充畅的狂欢之后，认识这美妙的、唯一的享乐以后，

她才想到“夫妇间的信念被破坏了”，于是她就死了。读戈丹夫人与夏多布里盎作品的那些敏感的玛尔维娜唱着共和三年的一支歌曲：《夏绿蒂弔维特墓》。歌德笔下的、悔悟的女主人公，用很不高明的诗句，唱她的 *meâ culpâ*^①：

我终于挣脱悲惨残酷的
义务给我的拘束！

于是爱情被宣称为主宰的激情，可能代替一切其他激情的激情，可能充实生存的激情；可是这爱情是人类在过去从未感受过的、一种新的激情；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法律、风俗、激情、一切全打乱了。可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成就又如此骇怕，以致它愿意别人失去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它将资产阶级的人，连带着他的热情、恶癖与德行，作为人类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变的典型而提出来的。浪漫主义者，他们是统治和出钱的阶级的仆役，他们的职务是满足这一阶级在智慧方面的趣味，他们自以为在他们的杰作中只描绘“千古如一的人”，只描绘“人的历代不变的激情”。可是在一八〇〇年，人们还没有到这地步；而斯达尔夫人强调爱情的新特性。据她说，那是

卢梭、维特、德国悲剧中某些场面、有几个英国诗人、《我相》中某些片段，将深刻的感觉移入爱情。

斯达尔夫人愤然说：

有些脑筋僵硬的人，认为只有思想的作品，以及对于人类的贡

① 拉丁文，忏悔式的祷告词句，意即“这是我的错误”。

献,才值得重视和尊敬……然而,有多少人能自鸣得意地说,他作了一件比以一个人的力量保证另一个人的幸福更为光荣的事呢!某些严厉的道德家担心这样的激情会走入迷途。唉!将自己从属于可能听任感觉摆布的人,这对于一个民族或对于个人来说,这是多么幸福。(见斯达尔夫人:《激情对个人幸福的影响》,一七九六年出版,此地引用一八一八年版第146与160页)

浪漫主义的爱情产生了。

每一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情感与激情上,印下它独有的形态。事实上,人并不是象浪漫主义者和道德家所说的不变的生存物;浪漫主义者和道德家驯顺地重复经济学者的教条;那些得到优厚的薪金的、资本主义特权的辩护人,就在这个所谓不变性上,建立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顽强的反驳。他们一边用资本主义的尺度批判人类,一边耀武扬威地喊叫:“人是自私的,而且永远是自私的;如果你取消私利——人的行动的唯一动机,那么你就摧毁社会、阻止进步,那么我们就要回到野蛮状况。”正相反,人的心灵,如同自然界其他现象一般,是处于一种经常变化的状态,不断地获得、发展与丧失陋习与美德、情感与激情。浪漫主义在情感上的放荡,是以掩盖表现于两性关系上的自私自利为任务的;而性关系上的自私,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所强加于文明人身上的、那种残暴的自私自利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私人所有制一旦被公共所有制所代替以后,这种自私自利也会改变的;同样地,古代城市公民对于祖国的狂热,绝对的然而却是狭窄的效忠,一等到家族公有制分化为私人所有制以后,也就消失了。小说家及其他类似的心理专家认为和血液循环一样地是人的内在因素的、爱情上的嫉妒,也只是和家庭集体所有制同时出现的,后来随着私有

制而得到发展与夸张；原始公社氏族中的男女，不知嫉妒为何物。

到一八三〇年才建立“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有名的原则的浪漫主义（直等到第二帝政时期，这原则才由巴尔拿斯派加以实施），是一种阶级文学。浪漫主义者从来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倒是真的；虽然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浪漫主义最严肃的称号。浪漫主义，尽管有“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原则，却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关注；浪漫主义始终明目张胆地拥护篡夺了大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一天有必要害怕封建贵族卷土重来，浪漫主义者就一天不放松地紧跟着自由的史学家，挖掘了中世纪历史上的阴暗，用来反衬当代的欢乐；但一等到无产者形成了自己的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时，浪漫主义者马上撇开历史小说，撇开封建时代的可憎可恶，而来对付当前的事件：左拉，在“血腥的一周”的惊心动魄的大屠杀的翌日，为了使资产阶级的良心上不留丝毫的内疚，在他的小说《小酒店》中用最令人恶心的线条描绘工人阶级；同时，乔治·奥内之流用谦卑的谄媚来描写那些“冶金业大亨”的慷慨高贵的心灵。一八三〇年的那些初出茅庐的画家，用无情的讥笑来追逐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等到年事渐长，明白了金钱可以引起尊敬，他们就使自己奴颜婢膝化了，而且专为了不辜负买他们绘画作品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嘉许而工作。^①

① 资产阶级分子报复了，现在轮到资产阶级分子来鄙视艺术家了；艺术家采取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见，和猴儿学人似地仿效他们粗俗的奢华和喜爱乱七八糟的玩器的非艺术的癖好。下列轶闻是很典型的：在可洛拉多某矿区当过酒店侍女的、富豪麦凯夫人，以惊人的巨资向画家梅索尼哀订购肖像一幅。那认真的画家把肖像画得和本人一样，这就不合夫人的口味，把那幅画挂在厕所里了。——拉法格注

本世纪初，哲学的演变和文学的变化并驾齐驱；那时资产阶级以怀疑主义^①和唯物主义作为反对教会的武器，因为教会和贵族沆瀣一气；资产阶级一旦达到了社会统治地位以后，便役使宗教，以为己用，借此将劳动群众约束在消极的服从之中；资产阶级严格命令它的文学者与哲学者攻击

非常可憎的十八世纪哲学，这哲学曾经教人起来反抗任何权威，忘却任何义务，鄙视所有的社会最高特权……就是这哲学，它培养并且激发了蹂躏法国的那些妖孽……罗伯斯庇尔、高洛、加利哀，都是哲学者。^②

刚刚产生的浪漫主义就投效在天主教的旗帜之下，只不过是《基督教英华录》的序篇的《阿达拉》，歌唱宗教对于自然^③的胜利。

* * *

一八〇二年的人们，热烈地接受了这两本打开了浪漫主义世纪的、夏多布里盎的最早的小说，因为这两部作品，把当时人们心中与脑中、存在并且活动着的情感和思想，用一种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并无任何艺术价值，只要是受过欢迎的，就获得高度的历史价值。唯物主义的评论家研究这部作品，有把握可以活生生地抓住当时人们的印象与意见。一八

① 此地着重对于宗教的怀疑。

② 见共和五年雪月，奥德兰神父在圣母寺的宣道词。——塞巴斯蒂安·梅希哀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先驱者之一，那时他将康德的形而上学介绍到法国来。他的昏乱的头脑，将康德的哲学搞得乱七八糟，并且用它来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对抗；而这种唯物主义，后来由洛瓦埃—高拉用资产阶级的“通常情理”决定不变地代替了。至于所谓“通常情理”，乃是由苏格兰牧师托马斯·雷特提高到普遍批评准绳的庄严地位。——拉法格注

③ 自然在这里应作“天性”、“本性”或“人性”解。

三〇年的浪漫主义者和左拉派的自然主义者，在拉辛的《阿加曼侬》和《蒂都斯》中认不出当时凡尔赛的那些廷臣的面目，在维克多·雨果的《吕·勃拉斯》和《吉那洛》中认不出巴黎的诚实市民的面目，他们仅仅看见外表。拉辛与雨果，决不会被他们当时的人宣称为大天才，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跟镜子一样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人，连带着他们的看问题、感受、思想与表达的方式，一齐反映出来。

一部杰作并不是“奇迹的一种变相……上帝的赐予”^①，也不是一朵轻纱一般的玫瑰花，或两个脑袋的小牛。作家是钉住在他的社会环境上的；无论他怎么搞，他不能从周围的世界中逃出去，也不能和周围的世界隔绝；不能不受周围世界的影响，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不论回溯过往，或冲向未来，采取这个或那个方向，他不会比他那时代的条件所容许他的范围走得更远。埃斯库罗斯和阿里斯托芬，这样的悲剧与喜剧的巨人，如果使他们复活，将他们移到这世纪末叶的巴黎城中，势必不能写出萨杜的《得我陶拉》和拉比许的《三人中最幸运的一个》，正如雨果不可能将《普罗米修斯》的轶篇重新写一部分，或如勒贡德·特·黎尔不可能给《罗兰之歌》或其他野蛮歌曲加写一节。作家的思想、人物、语言和文学形式，是他同时代的人们供给他的；因为诗人在人群的旋风中回旋，和众人一样地接受宇宙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他能体会和表达人类的热情，抓住流行的思想与语言，并且能将由于人与事物的日常接触而得的文学形式，按照他个人的用途而加以调配。天才艺术家的脑筋，并不是如象雨果所说，是“上帝的宝鼎”，而是魔术的熔炉，其中凌乱地堆积着

① 见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拉法格注

当前的事实、感觉和思想，以及过去的回忆；在那熔炉中，这些混杂的成分互相遇合、互相混淆、互相归并、互相搭配，借以产生口述的、书面的、绘画的、雕塑的、或歌唱的作品；而且从这个脑力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作品，比助它形成的那些因素，更富于优良的品质，也正是如此，合金和组成它的各种金属相比，反而具有另一些特性。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

一 语言和它的环境

一种语言和一个活的机体相似，有生，有长，也有死灭。在它存在的过程中，它经历一系列的演化和革命，吸收和吐弃多少单词、词组和语法形式。

一种语言的单词象动植物的细胞一样，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的语音和拼法不断地变化。在古法语中，*chair*（肉体）^①写作 *presbtre*, *cognoistre*, *carn*；而 *charnel*，（肉体的）写作 *charn*，诸如此类。它们的涵义也在改变：*bon*（好），在往昔可以训为 *bien*（善，财富），*faveur*（恩惠），*profit*（利益），*avantage*（好处），*volonté*（意志），等等。^② *Jean le bon*（好人若望）意思就是 *Jean le brave*（老实人若望或壮士若望）；*bon homme* 先作为有胆量和见解的贤明之士解，后来却成为可笑的形容词。^③ 希腊文 *nomos* 给了我们 *nomade*（法文：游牧者）这个词，它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涵义，乍一看这些涵义彼此之间好象毫无关系。一开头

①② 见圣巴来：《古法语词典》（*La Curne de Sainte-Palaye: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Langage français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au Siècle de Louis XIV*）——拉法格注

③ 在现代法语中，这个词（名词）有“傻瓜”之意。

这个词作草原、牧场讲，接着作居留、住处和分配等解释，最后作为习惯、风俗和法律之用。Nomos 这个词的不同意义表明一个游牧民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变为定居的，农业的民族，并且得到了法律这个概念，法律无非是习惯和风俗的规章化^①。

语言之所以总是在一种经常改变的情况下活动着，那是因为它人类社会的最富于自发性，最有特征的产物。互相分离和互相孤立生活的粗野、未开化的小民族，隔了一个时期以后，竟至言语互不相通，因为他们的方言经受了很大的变化。

语言反映人的变化以及人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政治和社会现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变。拉伯雷^②的法国语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只有文人学士能懂了；可是作为挪威、瑞典和丹麦土语之母语的冰岛语言，却在冰岛几乎保持原状。

维各^③第一个指出大部分词的野蛮的和农村的^④根源。正和罗马城中的圆形大理石庙宇永久地体现了拉齐奥^⑤的野蛮人

① 在我的论文《关于善与公正的概念起源的研究》(见1885年9月号的《哲学杂志》)中，我曾试图证明在追溯一些单词的最初的意义的时候，人们可以了解有一些大家认为天生的抽象概念是如何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拉法格注

② 拉伯雷(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著有小说《巨人传》。

③ 维各(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

④ selvagge e contadinescche(意大利语，意即野蛮的与农村的)。——拉法格注

⑤ 拉齐奥，罗马地方的古称，此地所说的野蛮人指罗马人的祖先。

用树枝和泥土搭成的窝棚一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迹。正唯如此，希腊词 *goné* 的意义是种籽、土地的果实、兽类的崽子、儿童；*sperma* 的意义是颗粒、种籽、种族；在希腊语中用 *boûs*，公牛，这词构成的词为数极多；法语的许多词都以希腊语为根源，所以具有一定数量的这一类词^①，例如 *bouvier*（牧牛人），*bouvard*（小公牛），*bouvard*（铸钱币用的锤子），*bouillon*（浆汤），*bousculer*（挤挤攘攘），*bouse*（牛粪），*bouffer*（吃牛肉^②）；*bouffon*^③，在雅典从前人们称为 *bouphônos*，宰牛的人，宙斯的祭司，城市的守卫者，他在宰一条被控诉为吃了神坛上的祭品的公牛之先及其后，都得演一出喜剧^④。

家常的和成语性的词组也许比词更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语言和它周围的生活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牛油蜡烛是主要照明方式的年代，蜡烛曾经使诗人们想起许多高贵的比喻。龙沙^⑤ 恭维一位夫人，对她说她的“眼睛象一对明烛似地闪闪发亮”。一七四三年出版的特雷伏词典^⑥ 上说“双目奕奕有神者，人谓之目光如烛”。节省蜡烛头，把戏不值得耗费一支蜡烛，蜡烛上烧伤，这些家常的用语，自从齿轮灯^⑦、油脂酸的灯烛和煤气灯给我们照明以来，就渐渐消失了。

① 指以希腊文 *boûs* 为字源的这类字。

② 按 *bouffer* 一词在现代法语作鼓胀解，而通俗用语则作狼吞虎咽解。

③ 在现代法语作丑角解。

④ 见《PAUSANIAS》卷1第24章。——拉法格注

⑤ 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

⑥ 《特雷伏词典》(Dictionnaire de Trévoux)。

⑦ 疑为煤油灯。煤油灯头上有齿轮可以调节灯捻。按拉法格这篇论文写于一八九四年，那时还没有电灯，可是从一八六〇年左右开始，法国已有煤油灯。

一种语言不能和它的社会环境隔离，正如一种植物不能离开它的气象环境。一般的语言学家不知道或忽视环境的作用；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梵文中寻找词的甚至神话故事的根源。梵文之于语法家，犹如头骨学之于人类学家，是打开一切神秘之门的口诀：“舍沙姆，开门吧①！”如果我把一个有名的东方学专家从梵文“炫耀”这个字派生的所有词，排列成没完没了的表格照抄在这儿，《新时代》②的读者一定会吓一跳。况且，除非东方学专家们的词源考证不这样自相矛盾得厉害，才能够使我们为了采取他们的方法而放弃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各研究范围内渐渐获得主导地位的环境学说。

在法国，环境学说被一位天才的女子引用到文学批评上。虽然在她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③中，斯达尔夫人明白地肯定一种新文学的必要性，以便满足被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新需要；但对于语言这个任何文学的工具的改造，她却只顺便提到，而且是为了谴责这种改造④。

① 见《一千〇一夜》（即《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名强盗的故事。

② 拉法格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九四年的法文《新时代》杂志。

③ 这儿所指的“天才女子”就是斯达尔夫人（1766—1817）。她是法国十九世纪初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著作很多，有论文，有小说。最著名的作品是两部文学论著：《论文学》和《论德国》。《论文学》的全称是《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此书发表于一八〇〇年，作者年仅三十四岁。主要内容是研究宗教、风俗与法律给予文学的影响。《论德国》主要介绍歌德、席勒等浪漫主义作家。

④ 泰纳一开始就获得成功，因为他在文学研究中运用了环境学说。既然他是那样渊博，如果他提到斯达尔夫人的著作，人们一定会相信他的文学理论是受到斯达尔夫人的著作的启发，而且在那里掇拾了对于十七世纪几个作家的批评中一些突出的看法。通过我在本文中的引述，读者可以欣赏斯达尔夫人的著作的精湛程度。——拉法格注

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以后，不在路易十四朝的文学中有所革新，或继续用那一时代的语言，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

研究这种语言革新的性质及其影响，就是本文的目标。

二 革命前的语言

法兰西学士院是一七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解散的，共和历三年岁余一日^①国民公会下令：

存放于教育委员会图书馆中，经过批注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一部，将交给书商斯密次、马拉当公司，由他们公之于世……由该书商等自行物色文人，作必要的编订工作，以出版一万五千部为条件，而以其中……部交存各国立图书馆。

在共和六年（一七九八年），第五版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以每部二十四镑^②的定价出售了。出版商在词典的卷首加了一篇序文，卷末加补充，这都是已经不存在了的法兰西学士院的学士们所未曾准备的。那篇前言包含着一些异端邪说，足可使伏尔泰^③毛发倒竖，比看见耶稣派的教士回来更使他憎恶。人们可以在序文中读到：

我们的结论是：不要去请教上流社会的语言，不要把它当作决定

① 法国革命时期曾经一度实行的共和历。将每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分为三十天。到岁末剩余五天（闰年六天）为“岁余日”（Jours complémentaires，即补充日之意）。这五个岁余日作为庆祝共和成立以及岁序更新之用。按共和历始行于公元一七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废止于一八〇五年底。

② 镑(livre)，法国古钱币，价值约与古代的法郎相近，和英镑完全不同。

③ 伏尔泰生平憎恶耶稣派教士。他的启蒙思想（如反对教会等）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在文学艺术以及语言问题上的意见却很保守和落后。

一切和解决一切的权威，因为上流社会想的和说的都很坏……最后因为在上流社会的非常古怪的幻想所形成的漂亮语言，和词与思想的真正关系组成的语言之间，差别是极大的。

伏尔泰说过，这真是

可悲，在语言问题上，正和在别的更重要的习惯上一样，竟由平民领导着一个国家中的头等人物。

词典的《补遗》包含三百三十六个被革命铸造或大力推广的词，证明平民的胜利。

革新派和保守派都严厉地批评这一版的词典。革新派，他们人数众多，责备出版人在这两卷本的词典的篇幅中对为数可观的新词采取了关门态度。在革命前已经向路易十四朝的语言和文学开过火的梅尔锡^①，反对这种排斥部分词汇的办法，于一八〇一年发表了他的《新语汇，或二千新词的词典》；一八三一年，有一个语法学家的协会发表了一部《学士院词典补篇，包含一七九四年以来由于习惯和科学引入常用语中，同时又不见于学士院词典的将近一万一千新词、新词义和专门名词》。这些语法学家搞错了，他们的新词的极大部分早在一七九四年以前就是日常流通的了。

要求成立一个“语言保守派元老院”的纯语主义者^②，气得面红脖子粗。被称为“八十岁时不管六十岁时的诺言的老孩子们的主持人”的莫勒来神甫，对词典出版人的拉平主义的学说作

① 梅尔锡(1740—1814)，法国作家，著有小说和剧本多种，语言学并不是他的专长。

② 纯语主义者是竭力主张，甚至过分地主张语言纯洁性的人。本文提到的纯语主义者都是保守派。

了下列反驳：

法兰西学士院词典是常用语言的储存处；这种常用语，和身份、财产以及所受的教育与一般不同的公民阶级所说的话是一样的。

激于高贵的义愤，他继续说：

在这词汇（指三百三十六个新词的《补遗》）中，人们合法化了这些词，*enragé*（狂怒），*motionner*（提议），*révolutionner*（革命，动词），*sans-culotte*（无短裤党）^①，*sans-culottides*（无短裤日，每年年终举行庆祝的革命节日）。这种朝生暮死的野蛮或下流的词，只不过是革命党的行话和俚语，或者只表达革命政府的疯狂和罪行，不应当让它们玷污法国语言的词典……

他越来越暴躁地接下去说：

在可憎的项目之间，我还要引 *fournée*（按此词本作同一炉烤成的面包讲），阴性名词，作为同车赴断头台的死囚解，还有 *guillotine*（断头台），*lanterner*（处绞刑），*mitraille*（排枪或机枪连射），*noyade*（溺毙），*septembriseur*（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六日屠杀巴黎监狱中政治犯的大暴行参加者），*septembrisade*（上述大屠杀事件），这些由于残酷和卑鄙而引导到革命语言中去的名词，应当从诚实人的语言中清除出去，而且应当永远在《词典》内洗刷掉，正如血污应当在宫室内洗刷干净一样。能否设想在一些文人，我说什么！在这个伟大文学团体的成员，法兰西国家学士院的学士们的思想中，居然会赞成将这路可憎的字眼合法化^②？

① 或译为“长裤党”（旧译“无裤党”，系属误解），法国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期间）革命派之称号，因为他们脱掉短裤，穿上长裤。在革命前，短裤是贵族和有钱人，或者他们的仆役穿的；长裤是平民穿的（以上均指男子）。

② 见莫勒来所著《关于国立学院续编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的计划》，共和九年（一八〇一年）。——拉法格注

加勃里哀尔·费代的狂怒超过莫勒来；他的狂怒化为咒骂，不但骂革命词汇的《补遗》，而且骂已故^①的学士院的那部著作。《词典》被下列词类玷污了：

赌徒、贼窟、酒店、亨利三世的弄臣们的行话俚语……出于某一女学士的女理发匠，或者某一男学士的女管家手笔的丑恶难读的条文……养鸡鸭的杂院里的，随军贩卖饮食杂品的女商贩的和法国式的礼貌相距很远的，和乔其布斯小姐们身份相当，只能在等候召见的小套间里，在一个女仆的口中听到的表达方式……女裁缝，理发匠因为顾客忘了给小费而说出来的夸张的比喻……卖水果的女商贩要想显得机灵而说的粗话，女佣人、妓女、洗衣妇口中的侮辱民族品格的语言……只能适合卖苦力的嘴的语句，养猪的，薙发的，最肮脏的下流人的和卖生菜的女小贩的身份相称的语句，应当让它去在盗贼窝里腐烂的语句……^②

不要再引下去了；可是要使读者能赏识纯语主义者心目中对法语的看法，这种引文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必须在法语中排除好赌博的，或者操理发薙须、贩卖水果、洗衣、裁缝等职业的法国人的语言。

纯语主义者感到绝望，因为大批的野蛮和卑贱的单字包围了上层社会的文雅的语言，侵入场地而且搅乱了两个世纪的贵族文化的业绩。正如国家、社会、私产和风俗一般，语言也经过了革命。对于在本世纪^③初年深深使文学家关怀的这一语言革

① “已故”，此地法语 *ci-devant*，不能单纯作“前面的”或“上述”解，因此词在大革命时期有特殊涵义，是指那些从属于旧时代、旧政权的人。

② 见费代在一八〇七年发表的《关于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的道德、哲学和语法杂论》。——拉法格注

③ 指十九世纪。

新，语言史家都很少提起。他们和一八三五年的学士们陷入同样的错误；他们把这个突如其来的革命的重要性估计错了，因为法国语言在表面上仍然是

一样的，也就是说同样地可以使人理解……至于在路易十四朝初年以前，它一直没有固定；因为，一个世纪接一世纪，同样的事物需要用新的法语重新写一遍，而这新的法语很快就变成老朽了。在抄录我国语言的一部手稿时，常常一半是翻译。若安维尔^①的著作在一个很久的期间一直以后人所作的最后一个译本的面目出现，而这种译本也在不久之后就变得古老到被人当作原本来看待了^②。

同样的现象又出现在革命时期。那侵入语言的单词和表达方式是这样多，以至如果让路易十四的廷臣读这时的报纸和小册子，必须翻译给他们听，他们才能懂。

可是在革命之后，曾经有一个相反的运动：文雅的语言试图在各领导阶级方面重新夺得权威地位，而从它的怀中排斥那些闯进门来的新词。仔细一想，最大胆的作家也害怕起

曾经在四五年之间成了他们很熟悉的“共和语言”中的那些雄赳赳的用语。那些用语足以使君主时代的语言永远吓得面无血色^③。

梅尔锡自己告白，他从他的

词典中摒弃来自革命的词汇，除了少数例外，多半是粗壮有力的用语；它们适合于表达一些可怕的思想；多半是很怪气的，它产生于时代大事的风暴；正当大风呼啸，船被风雨侵袭的时候，水手们咒骂着，但是他们操纵船只，使它脱险。

但是，不管纯语主义者怎样，革命在语言方面的事业已经完

① 若安维尔(1224—1317)，法国圣·路易朝的历史学家。

② 一八三五年出版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第六版序言。——拉法格注

③ 见梅尔锡《新语汇》，一八〇一年版序文。——拉法格注

成；囚禁语言的雅致铁箍已经打碎，语言重新获得自由。

为了评判法国语言的这一个革新运动的性质和影响，却必须先了解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文学家对于语言的概念如何。下面我将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的意见呈示在读者眼前。

* * *

在整个中世纪，贵族住在他们的庄园里，四周是他们的藩属和农奴，可是君主政治^①把他们集中在巴黎；于是他们攀附在国君周围，形成他的朝廷。他们丧失了古代封建主的独立性；他们扯断了和别的一些阶级联系的纽带，而成为国家中的一个单另的整体，而且到最后成为与全国陌生的一个整体，退居贵族阶级的首都凡尔赛。贵族既不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更不过平民的生活，他们创造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思想，和全国多数人显然不同，正如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以及手工艺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同；其结果，他们自然就在衣服、举止和语言方面和别的国民都不一样了。他们的专用语言，正和他们举止的彬彬有礼，他们的仪节等级分明，甚至他们入席和饮食的方式，都一道壁垒似地屹立在他们四周，使他们和别的阶级隔离^②。

使贵族显得与众不同的这种人为的语言，并不是和实行伏拉普克语^③以前，莱布尼兹^④发明的国际语一样，完全是杜撰

① 指路易十四朝的中央集权政治。

② 斯达尔夫人指出：“礼貌使人分成等级，而不使人团聚”。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并对自己的举止、言谈、思想和情感经常注意，才能获得贵族所达到的完美的优雅程度。这使他们和别的阶级分离，而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能与此相并比的情况。——拉法格注

③ 伏拉普克语(Volapük)，一八七九年德国人J. M. Schleyer 创制的一种世界语。

④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

的，它是从资产者和手工匠、城市和乡村所说的通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这种同样的骈肢现象已经在拉丁语中发生过：在第二次布尼克战争^①时期，拉丁语分裂为贵族语（sermo nobilis）和平民语（sermo plebeius）两种语言。

十七世纪的高雅社会风俗习惯必然大大限制他们的人为语言所用的词数，梅尔锡管这语言叫“君政语”，不过把它叫做“贵族语”却更确切。除军职外，贵族人士不操任何职业，他们毫无兴趣去认识各种行业活动所用的语言；因此法兰西学士院词典最早的几版充满无数贵族纹章族徽的名词，同时几乎绝对摒弃各种行业技术用词。这种删简是菲尔蒂耶^②和学士院争吵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让更博学的人来说明人们用何种继续不断的剪枝方法，上流社会的语言始得形成。可是我强调这一点，并且认为不至于夸张它的重要性，那就是路易十四朝的作家们的语言是用一定的方法修剪通俗语言的枝桠而形成的。这种语言到了十八世纪

非常流行，而且和拉丁文分享这种荣誉，那就是各国不约而同地学习这种语言，借以互相了解^③。

这种显赫的光荣之所以落在贵族语言身上，无非因为法国是欧洲唯一的大国，那里的贵族集中在封建首领周围，创立了一个重要朝廷，而且达到了一种使欧洲其他国家贵族赞美与摹仿

① 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与罗马侵略者的决战，发生于公元前二一八——二〇一年。

② 菲尔蒂耶（1619—1688），法国作家，著有《市民小说》。他个人编著《万有字典》和法兰西学士院发生纠纷。

③ 见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法国语言》条。——拉法格注

的礼貌与风雅。

作为贵族的处世宝典的杜尔菲^①的小说一直到挪威内地都有读者。

善武不善文的贵族没有

某些学者的愚笨的傲慢和大胆，不象他们那样认为我们的通俗语言不能写作优美的文学与渊博的著作^②。

这些贵族毫不自寻烦恼，干脆从通俗语言中借用他们日常交往所必需的词、词组和词句，可是先用筛子筛过，而且只留下极少数的一部份。只是在分量一再掌握，批准又加证明的情况下，这些词句才能够流通于上流社会和在它的监督下产生的著作中。贵族迫使文人，至少是那些追求贵族的恩宠，而按照一个批评家的严厉而正确的说法，无非是“社会上的使人愉快的逗乐者”的文人，放弃人们假装不知道的、多比涅和蒙吕克^③等人的强有力然而粗糙的语言，为了采取从通俗语里精选出来的语言。

从他们的封建主的宅第中被拉了出来而集中在巴黎的贵族，致力于抛弃他们的浦索尼亚克^④式的姿态，而摹仿廷臣的举动。十五世纪遗留下来的芜杂、有力而混乱的语言的剪裁，原来是和那些封建郡主的粗鲁的风俗习惯的文雅化以及他们的趣味纯净化，并驾齐驱地进行的。到了十七世纪初期，这种封建习俗

① 杜尔菲(1568—1626)，法国小说家。

② 见一五四九年出版的 Joachim du Bellay 的《La Défense et l'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Becq de Fouquières 版，卷1第1章。——拉法格注

③ 蒙吕克(1501—1577)，法国军人兼著作家。

④ 浦索尼亚克为莫里哀喜剧《特·浦索尼亚克先生》中之主人公，他是外省的贵族从乡间初到巴黎，受人愚弄，笑话百出的一个典型形象。

和言谈的去粗存精工作，是在索枚士^①的《女雅士大词典》所殷勤地列举的、从圣·日耳曼郊区直到马莱^②深处星罗棋布的无数集会、沙龙以及“小房间”和“小客厅”里进行的；各处的声音在作为这种改革的中心的朗布埃公馆^③里，汇合成一个调子。尽管贵族在他们自己行列中找得到他们需要的教育家，尽管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作家（塞维涅夫人^④、特·拉法耶特夫人^⑤、拉罗什富科^⑥，等等）——到后来，贵族就不能再提供这样的作家了——他们却仍然为了很好地完成他们的教育工作而招纳了一大群咬文嚼字的人和吹毛求疵的学究：伏日拉^⑦、巴尔扎克^⑧和伏瓦蒂尔^⑨；波瓦洛^⑩在他的《诗的艺术》中把这些人 and 以下诸人相提并论：拉辛、莫里哀、戈多^⑪、戈艾弗多^⑫、那位《贞女》的不

- ① 索枚士，法国文学家，生于一六三〇年，所著《女雅士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des Précieuses）主要给当时附庸风雅，矫揉造作的贵族妇女，也就是所谓“女才子”们看的。
- ② 马莱是巴黎市内的旧区域名称，现为第三、四区。圣·日耳曼是巴黎近郊地区，今亦在市内。
- ③ 朗布埃公馆，朗布埃男爵夫人（1588—1665）的公馆。她的沙龙是当时巴黎文艺界与政治界名流聚会的地点。
- ④ 塞维涅夫人（1626—1696）以书信著名。她的《书简集》被目为法国古典名著之一种。
- ⑤ 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法国女小说家，著有《克莱芙公主》等书。
- ⑥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文人，著有《格言集》。
- ⑦ 伏日拉（1595—1650），法国语法家，贵族出身。著有《法国语言论集》。
- ⑧ 巴尔扎克（1597—1654），法国作家，主要以信札出名。
- ⑨ 伏瓦蒂尔（1597—1648），经常出入于朗布埃公馆的文雅士之一，著有书信和诗等。
- ⑩ 波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和批评家，著有《诗的艺术》，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之作。
- ⑪ 戈多（1605—1672），法国主教兼诗人，也是朗布埃公馆座上的常客之一。
- ⑫ 戈艾弗多（1574—1623），法国主教，所著《罗马史》被时人目为法国散文正宗。

高明的父亲夏普兰^①、和自以为使语言丰富，实际上反而使语言贫乏的布乌神甫^②，以及另一些更被人遗忘了的人。这些人全属于成立不久的学士院，他们标榜自己的企图，“要把语言非加斯贡化^③”，意思说要把语言中的外省带来的粗鲁成分全部删除。伏尔泰如果活在那时候，一定也会参加到这一群自命风雅的博学者团体中去；因为他认为：

高乃依的不幸在于他在外省被抚养大，因为人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碰到用词不当之处^④……

被加上“放肆者”、“泥垢诗人”和“醉颜诗人”等形容词的烙印，但是秉性激昂慷慨，才气横溢并且是高卢^⑤式的，同时具有高度的哲学上的豪气的作家们，逃避了朗布埃公馆和它的附属机关，那些“小客厅”和学士院的净化作用，继续使用未经“非加斯贡化”的语言，用“贩夫走卒”的和市民的风格写作；他们的读者是有文化修养的市民和不守纪律并且无法使之守纪律的一些贵族。

《学士院词典》历次出版的经过，将使我们了解贵族语言的演变。最早的院士们在天真的热情中自称“为颂扬法兰西而工

① 夏普兰(1595—1674)，他在红衣主教兼路易十三朝首相黎世留的指使下写了对高乃依的悲剧《勒·熙德》的批评，又写了一首史诗体的长诗《贞女》。他的诗写得不高明，波瓦洛在他的权威的批评著作《诗的艺术》中对他甚多针砭。

② 布乌神甫(1628—1702)，耶稣会教士，语法家和批评家。

③ “非加斯贡化”意谓脱除外省的粗糙庸俗的土气。加斯贡指法国西南部古行省加斯科涅的居民，以秉性热烈，好动，勇敢和快乐出名。

④ 见伏尔泰的《哲学词典》，《语言》条。——拉法格注

⑤ 高卢是古代法国的名称，文学上所谓传统的“高卢精神”，指一种诙谐嘻笑、豪爽乐观的然而常常喜欢用饮食男女方面的琐事作为开玩笑的题材的风格。

作的语言工人”(到了路易十四朝他们的继承者只剩下一个野心了：“使那些贡献于他们的显贵的保护人的光荣的所有的词和音节永垂不朽”)，当他们面对制订语言编目问题时，感到非常为难。词的分类法首先使他们迟疑不决：第一版的《学士院词典》把词按词根分类；这种后来被人弃而不用分类法，最近弗洛因特^①博士在他的《拉丁语大词典》中又采用了；当人们要建立一部法国语言的井然有序的语言学词典时，必须回到这问题上来。

院士们必须克服性质不同而且也很严重的第二个困难：必须甄别哪些词能很荣幸地被列入《词典》。在无数次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只采取知名作家用过的词儿，而在知名作家之中，人们列举了一些院士；然而有两个刚刚逝世的院士却是死在绝对默默无闻的情况下的。在他们选出来作为取材的来源的作家名单上，有阿米奥^②、蒙田^③、戴波特^④、夏隆^⑤、玛格丽特王后^⑥、龙沙、马罗^⑦，等等。可是他们发现这些作家虽然内容出奇地丰富，却没有运用日常交往所不可缺少的无数的词和词组。于是他们不得不回到通行的语言上来，不是编一部名作家的词汇，因为这种词汇据贝里松^⑧说“几年后就变成粗俚了”，而是编一部语言的词典。这个第一版，与其说它是一部真正的词书，不如说它是

① 弗洛因特(1806—1894)，德国语言学家。

② 阿米奥(1513—1593)，著名的翻译家，所译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最负盛誉。

③ 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期的重要作家，著有《随笔集》。

④ 戴波特(1546—1606)，法国诗人。

⑤ 夏隆(1541—1603)，法国散文家，著有《贤智论》。

⑥ 玛格丽特王后(1492—1549)，著有回忆录及诗歌等。

⑦ 马罗(1495—1544)，法国诗人。

⑧ 贝里松(1624—1693)，著有《法兰西学士院史》。

草案而已。

到了一七一七年要准备第二版时，院士们碰到另一个困难。贵族和平民都创造了一些俚语行话，如同，*sabler le vin*（一口把酒喝干），*battant l'œil*（云鬓不整，头发遮眼睛），*falbala*（皱褶的裙边），*fichu*（妇女包头或披肩用的绸巾或花边），*ratafia*（露酒），等等，应否给它们列入《词典》的权利呢？经过了很久的犹豫之后，他们决定

一个词一朝进入了语言之中，就得在词典里获得它的位置。要避免这个词所指的实物，比避免人们所发明的用来称呼这个实物的词往往更容易些，不论这个词显得多么古怪①。

贵族气派一直流露在笔尖底下的伏尔泰，并没有这些顾虑，他肯定说：

损害语言的高贵品格的不是上流社会的语法上的错误……而是那些庸才的作家故意用会话的风格谈论严肃的事物②。

一七一七年的院士们在他们的序言中所形成的规律本应对任何词汇研究者起指导作用。他们说：

似乎在一种语言的各个词之间是平等的，正如在一个共和国的各公民之间一样……又如三军将领和高级文官和普通士兵或最卑微的工匠同样地是公民，尽管他们的职务不同；在同样情况下，关于“正义”和“价值”这些词，虽然代表最高尚的品德，和用来代表最卑下最可鄙的事物的词比较起来，同样地都是法国词，并不见得前者更法国气一些。

确定无疑的是若在一个世纪之后，在一八一七年，也就是在

① 《学士院词典》第二版序文。——拉法格注

② 见伏尔泰《哲学词典》，《语言》条。——拉法格注

革命后二十三年，这些院士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为了使人们回想起学士院时不必顾虑到语言学方面的那些平民主义的理论，必须立即声明院士们并不打算将词典之门向民间的表达方式开放，而是向上流社会人士的“古怪的表达方式”开放，虽然这些语言常带酒肆和下流场所的气味。黎世留^①和马扎兰^②时代的贵族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交生活，追求和放肆作家以及醉颜诗人们结为行为不检的同伴，为了消除装体面摆身份的疲劳，为了在酒店里抛开官样的尊严而得到休息。可是当词典接受贵族人士冒失的表达方式时，经常不缺席地参加学士院例会的拉·封丹，没有能让人接纳他在马罗和拉伯雷作品中遇到过的“他所熟识的词”。

一七四〇年的第三版序表明立场改变了：文雅的语言受到了威胁，必须在它周围好好地捍卫着。学士院不再想要把词提高到一个平等的共和国中的公民的地位；相反，学士院宣称：

它一直认为应当将词典缩小到普通语言的范围，如同人们在社会场合所说的，如同我们的演说家们和诗人们所用的那种语言一样。

学士院毫无保留地陈述它关于语言的贵族式的意见，这种语言完全不是市民和手工匠所说的，而是上等社会人士和他们卵翼下的作家们所用的。以为“语言属于它，就象理发店属于理发匠一样”^③的学士院，接近了博须埃^④的理想，博须埃愿意有一个：

① 黎世留(1585—1642)，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首相。

② 马扎兰(1602—1661)，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入法国籍，当过法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首相。

③ 菲尔蒂耶语。——拉法格注

④ 博须埃(1627—1704)，法国天主教作家，以宣教布道，以及写谏词出名。

最高的和常设的评议会，它的在公众〔读为宫廷①〕同意下建立起来的信用，能够消灭习惯用法上的一些希奇古怪的现象，并缓和它们的出现的倾向。

所以第三版的序言宣称：

由于诚实的人们避免采用偏激和有损于羞耻之心的词，我们排除了那些词。

并不满足于这种排斥，院士们第一次指定了诗歌和高尚的文体应当用的词，以及留下来为家常的风格用的词。在十八世纪，人们认为语言达到最高的完美程度以后应当固定下来，学士院就是保守这种礼赞和崇奉的仪式的僧侣们的团体。

法国是终于建立了一种暴君式的学士院检查制的唯一国家；然而在别处却也感到有建立这种制度的需要。有一个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②，此人在思想和语言上的大胆可以比魔鬼出现更使博须埃手足无措，他发表了出于他笔下可谓十分奇怪的建议：成立一所学士院，以便控制和固定英国语言，摒弃许多词儿，纠正另一些词，并使少数几个词起死回生：

必须使这个社团正式承认过的每一个词，日后不至于变为陈旧而被弃置③。

伏尔泰的朋友，那位大腓特立④，编写了一部德语语法，为了使他的子民的语言，和他的士兵的操练一样，高度地遵守规则

① 方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②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著有《格列佛游记》等。

③ 见斯威夫特，《建议纠正、改良与确定英国语言上财政大臣书》。——拉法格注

④ 大腓特立，指普鲁士君主腓特立二世(1712—1786)，伏尔泰曾经是这位喜欢舞文弄墨的君主的幕僚和清客。

和纪律。

只是通过艰苦的，时刻不息的劳动，朗布埃公馆和学士院中的语法家们，才能够从虽然“和草木野根一样自己生长”，却“那样地善于负荷人类各种概念的重量的通俗语言”^①中，提炼出一种洁净的语言，其中没有民间的词句，天真的表达方式和一般化的词儿。他们对于词，甚至对于语气词的冗长乏味的辩论，曾经使人觉得琐屑，稚气而可笑。鼓动着这些贵族语创造者的严肃与深思的热情，却并不因此而减色。一旦从个人的幻想和独断中解脱出来，被许多精确的语法规则制约，最后被固定下来的这种上流社会语言，通过书籍来普及，通过教育来灌输；尽管它的构造是人为的，它终于成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的自然的语言。它在凡尔赛廷臣们的本性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于他们说来，说通俗语言，正好象要他们穿着那当他们快马加鞭穿过巴黎城到宫廷去时，从马车上瞥见的手工匠人和市民的粗糙和灰暗的衣服同样地不可能。

在十八世纪，社会重心转移，从凡尔赛搬到巴黎；贵族也许含糊地知道通俗语言的存在，但这种对他们说来是不算数的通俗语言，在那时有了被肯定的机会，它的单词和用语开始闯入文雅的语言，因为有些银行家和富有的市民进入了沙龙和贵族之家，并使这些贵族之家重光门楣^②。

无忧无虑的贵族，面对这种字眼上的反叛和暴发户们笨拙地向贵族的举动效颦的奢望，报之以微笑而已。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利和特权的永久性是如此盲目地深信不疑，以致他们相信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是不会受到任何侵袭的；同样地，在朗布

^① 见杜·贝莱的上文引用过的著作。——拉法格注

^② 指有钱的资产者和贵族联姻，使贫穷的贵族之家重光门楣。

埃公馆里开始而被路易十四朝的作家们提到最高的完美程度的作品^①，也不会受任何侵袭。可是自封为伟大朝代^②的语言的保守者的那帮文人却另有想法，他们耽心雅语和俗语接触后会受到亵渎，他们对于家常的和轻佻的用语的归罪、诘责和忿怒，远远超过大受奚落的那些女雅士们^③的可笑之处。十七世纪的雅士们，连堡一罗亚尔^④的作家们在内，以及责备他们的“千篇一律的笨重冗长句子和陈旧的用语”的他们的对手，耶稣会的教士们，都是各有一套的创造者，他们的秩序井然、明净和文雅的语言，在法国文学史上占着尊荣的地位；可是十八世纪的文人们却只是一些试用学士院的命令来使垂死的女病人^⑤苟延残喘的看护士罢了。

贵族参加捍卫路易十四朝的语言的十字军，这倒是可以理解的；这语言是他们从母亲那儿学来的熟语，他们开始牙牙学语时就用这种语言，他们用它来思考和表达情感，可是他们并不为此而操心。在革命期间，使粗俗风格成为时髦的是贵族的报纸和小册子。至于文人们，他们象龙一样遍身倒竖着鳞甲，那就是语法规则和优良风格的自负感，他们保卫着语言之中的女王，却没有从他们母亲口中学到这种语言，而是从学校里，在书本上和教师戒尺之下学得的。在学士院里，有时成员之中贵族多于作

① 指贵族语言。

② 指法王路易十四朝。

③ 莫里哀著名的喜剧《可笑的女雅士》发表于一六五九年。

④ 堡一罗亚尔 (Port-Royal) 本来是巴黎附近的一个女修道院，建立于一二〇四年，后来几经变迁，移到巴黎，一六三六年以后成为与耶稣会敌对的让森派天主教士的中心机关，同时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个修道院周围开班讲学，著书立说，成为一派。

⑤ 指贵族语言。

家，他们站在纪律的立场上来拥护上流社会的语言；在他们家庭里和日常交往上，他们说的仅仅是通俗语，在他们的私人信札中也写这种语言，只是在吟哀挽诗歌，写悲剧和大部头著作时，他们才用另一种语言；正和杜·贝莱^①所说的学究一般：

他们以为，假如不用外国语写作，使俗人不了解，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狄德罗^②说过：

我毫不怀疑，我们不久就要象中国人那样有一种文言和一种口语。

这种双重语言的确是存在的，以致作家们经常操心的是不让自己一不小心而用日常表达方式；象伏尔泰那样老练的行家，写作的时候手边离不开词典和语法，为的是不放过一个最细微的瑕疵。

一八三五年版的《学院词典》序言，在向伏尔泰偿付所欠的人情时，提醒读者说“他曾是一个可钦佩的而且几乎是腼腆的语言守卫者”。如果我们想了解十八世纪的雅士们的可笑，就必须研究伏尔泰这个富于智巧，狡黠不驯的人。

梅尔锡嚷道：

人们可以说，的确，只有在波瓦洛和拉辛执笔之后，在法国人们才开始写作；在他们之前，既无智巧，又无理智，更无风格……算了吧，高雅的人们，就这样不学无知下去吧，你们去满足于念法国诗句和中学生式的散文形成的那种优雅而无聊的朗诵吧。

① 杜·贝莱(1522—1560)，法国诗人，著有论文《维护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与龙沙等同属于七星诗人派。

②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百科全书》的主编。

人们也许以为这是这个吵嚷不宁和喜怒无常的人的赌气的话，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并没有歪曲雅士们的思想；他确切地复制了纯语主义者的意见。请听这位被目为和玄学主义恰好相反的伏尔泰说什么：

十六世纪的语言既不高贵又不整齐。由于会话的天才倾向开玩笑，语言变得非常富于滑稽的和天真的用语，可是高贵与和谐的词儿却十分贫乏。……就因为如此，所以马罗不见长于严肃的文体而阿米奥只能以天真来传达普鲁塔克的优雅。法语在蒙田笔下获得精力，可是它还丝毫没有高雅与和谐……由于法兰西学士院的成立，语言变成更高贵更和谐①。

在另一场合，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自从法国人立意写文章以来，一直到一六五六年《外省尺牍》②出版时，他们没有发表一本风格优良的书③。

维克多·雨果在一八二四年说得更绝对：

波瓦洛和拉辛，对于使法国语言固定这种独一无二的功劳，是各有一份的④。

伏尔泰和雅士们认为那样粗糙、那样野蛮、那样缺少谐和的老旧语言，路易十四朝的著名作家们却以丧失了它而无以自慰。费纳龙⑤在他的《论口才致学士院书》中这样写道：

好象人们因为要净化语言，反而使它受拘束并且变得贫乏

① 见《百科全书》，《法语》条。——拉法格注

② 《外省尺牍》是帕斯卡尔（1623—1662）的作品。帕斯卡尔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天主教作家。

③ 见《哲学词典》，《风格》条。——拉法格注

④ 见《新颂歌》序。——拉法格注

⑤ 费纳龙（1651—1715），法国天主教作家。

了……当我们在马罗和阿米奥和红衣主教道沙^①的著作中看到老旧的语言时，使我们感到惋惜。这种语言有一种说不出的简练、天真、大胆、活泼和热情。

拉辛自己也抱怨，说在阿米奥的风格中发现一种他认为用现代语言不能达到的风度^②。

独树一帜的狄德罗也责难说：

这个所谓高贵，使我们从我们的语言中排除许多强有力的用语……由于力求精致，我们贫乏化了我们的语言，而且，由于常常只有一个名词最适合于表达一种意见，我们宁愿为了用一个“高贵的名词”而使意见削弱。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许多词现在我们只能在阿米奥和蒙田的著作欣然地重新发现！开初这些词被弃置于优美的文体之外，因为它们流通在老百姓之间，后来也被老百姓所抛弃，因为老百姓到最后总是仿效权贵的，于是那些词完全被弃置不用了。

伏尔泰对他作下列答辩：

若干人士认为自从阿米奥时代以来，法国语言贫乏了；确实是在这些作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不再是能令人接受的用语；可是这些大多数都是家门的词儿，人们已经用相当的词儿代替了它们。这语言用高贵和有利的词儿丰富了自己^③。

拉辛在成为浪漫派的责难的对象以前，曾经是朗布埃公馆中最为人讨厌的人物：人们责备他没有充分净化他的语言，说他“用家门的和市民的用语，用卑下的和在地上爬行的词儿”。一个世纪以后，伏尔泰重提这种控诉，算是他自己提出的。为了说明

① 道沙(1537—1604)，法国红衣主教，法王亨利第四驻罗马大使，他的著作主要是书简集。

② 见拉辛剧本《米特里达德》序。——拉法格注

③ 见《百科全书》，《法语》条。——拉法格注

他的批评是多么小气和吹毛求疵，下面举出几句他认为家常和市民气的拉辛的诗句：

...De si belles mains semblent vous demander l'empire
des humains, (……她玉手纤纤，好象在向你要求大好江山，)①

Crois-tu, si je l'épouse, Qu'Andromaque en son cœur n'en
sera pas jalouse?(如果我娶她为妻，你认为，昂朵玛克会不会心中妒
嫉②?)

Tu vois que c'en est fait, ils se vont épouser. (你瞧，木已成舟，他两人就要结白头③。)

然而，如果《昂朵玛克》和《巴加瑞》的诗句显得平庸，蓓雷妮丝的手好象在要求一个帝国的江山，却是颇具巧思的。但这种纯语主义的热狂发展到这样的极端，以至《天真汉》④的作家居然认为下面这种强有力的思想的朴实和简劲的表达方式是“轻佻、卑下，与帕斯卡尔不相称的”：

第一百二十六条，亚历山大的贞洁的榜样并没有产生很多的节欲者，而他的酗酒的榜样却产生了更多的狂乱的人。不象他那样德行高并不可耻，并不比他有更多的恶癖，似乎是可以原谅的。

第一百〇四条：这是值得称道的，人们不愿意我尊重一个身穿锦缎，后边跟随着七、八个听差的人！怎么！如果我不向他行礼，他会叫人用皮鞭抽我。他那套衣服，是一种力量。一匹鞍辔配备很讲究的马，面对另一匹马，完全是同样的情况⑤！

① 《蓓雷妮丝》，第二幕第二场。——拉法格注

② 《昂朵玛克》，第二幕第五场。（同上）

③ 《巴加瑞》，第三幕第三场。（同上）（译者按：以上三书均系拉辛的戏剧）

④ 《天真汉》，伏尔泰的哲理小说。

⑤ 引自伏尔泰《关于帕斯卡尔的〈杂感集〉的最后的感想》，Garnier 版，第 31 卷。——拉法格注

斯达尔夫人仿佛认为人们可以革新文学而不接触语言；伏尔泰认为正相反，两者结合得十分紧，以致在一方发生任何变化必然引起另一方的相适应的改变。如果他自命为语言的丝毫不通融的守卫者，他同时也狂怒地攻击那些文学革新家，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企图找借口，拿莎士比亚做招牌。伏尔泰反对这位自从埃希尔^①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的行动是值得介绍的，因为它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看作革命以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将要展开的关于拉辛与莎士比亚作品的论战的第一个回合。

一七七六年，正当书店里的秘书宣告莎士比亚首次译成法文出版时，费尔奈的长老^②为了悲剧和语言而战栗，他并不是象赞美莎士比亚的浪漫派一样，只通过道听途说认识这个“怪物”，他可是读过，而且剽窃过莎士比亚。直到那时为止，毫无顾虑地破坏悲剧和语言的规则的那些作家是值得鄙视的，可是这个“野蛮人”^③足够给上述规则以危险的打击。必须不惜代价把他从法国的文学上驱逐出去，就象人们从法国的语言上驱除了蒙田、特·拉努^④和拉伯雷用的词一样。伏尔泰感到极度焦急，他从瑞士给学士院^⑤去信，反对吉尔^⑥、莎士比亚和他的翻译者比

① 埃希尔，古希腊悲剧家。

② 费尔奈的长老(Le Patriarche de Ferney)，这是人们对老年的伏尔泰的尊称。那时他不但誉满欧洲，而且因为生平善于理财，积资累累，在法国和瑞士接壤的小镇费尔奈筑宅安居二十年(1758—1778年)。

③ 指莎士比亚。

④ 特·拉努(1531—1591)，法国军人，新教徒，他的政治讲演录很著名。

⑤ 指法兰西学士院，设在巴黎。

⑥ 吉尔，滑稽戏剧的角色。

哀罗·勒都纳^①；他拿他们的名字开玩笑，以为这是打击他们。一封伏尔泰的信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情，学士院指定一天，八月二十五日，在公开的会议上宣读这封信。伏尔泰手忙脚乱地设法使这种宣读更为隆重些，他邀请朋友“以优秀的法国人和高尚趣味的支持者的身份^②”去听。他嘱咐达朗贝：

争取王后和各位公主站在我们一边……王后喜爱悲剧，她能辨别良好的和低级的趣味，“就象她吃黄油和蜂蜜一样”^③，她将是高尚趣味的支持者。

达朗贝负责宣读那封有名的信；伏尔泰给他多到令人受不了的叮咛，叫他如何朗诵莎士比亚中的粗鲁的章节；如果这些章节太刺激听众，应当如何念得朦胧些。

这件事的全部可乐之处，在于高乃依^④和拉辛的令人赞美的片段，和神圣的莎士比亚不断地放在他的男女主人公口中的 b……^⑤和菜市上的词儿成为对比……人们不能在卢浮宫里说出莎士比亚那样轻易地当着伊丽莎白女王出口的话^⑥。

人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在他私人信札中是毫无拘束的；在他

① 勒都纳(1736—1788)，法国文人，莎士比亚翻译者，他本名比哀(Pierre)，伏尔泰为了嘲笑他，故意把他的名字改为比哀罗(Pierrot)，意即“小比哀”，这也是滑稽剧中的一种人物。

② 一七七六年八月十日，伏尔泰给特·凡纳先生的信，见《书信集》第1册，Garnier版。——拉法格注

③ 语出《旧约》《以赛亚书》第7章第15节。——拉法格注

④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与拉辛齐名，著有《勒·熙德》等。

⑤ 在 b……后面，拉法格用方括弧加注，[此词一笔不简]，就是说在伏尔泰原信中，这个词是完全写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个词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拉法格在论文中不便整个写出。

⑥ 见伏尔泰《书信集》，Garnier版第50册，八月十三日信。——拉法格注

的长短篇小说中，他允许自己跟文雅语言和高级趣味发生不太礼貌的亲昵。达朗贝答复他说：

必须让莎士比亚和拉辛各安其位……不幸得很，在文人之间有很多开小差的和冒充的弟兄；可是开小差一定要抓回来绞死。使我生气的是这些绞死鬼留下的种子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他们很瘦很干①。

的确，在革命以前，向悲剧和《学士院词典》提出抗议的作家是一些非正规的作家，他们没有成名和发财的机会。

伏尔泰在他写给学士院的信中，并未放过谴责莎士比亚的机会，这是由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喝得醉醺醺的门卒关于酒的催淫、制淫以及利尿的那篇演说②。在这篇文章中，确乎有些地方刺激了耳朵不听脏字眼的世纪的羞耻感。拉辛在他的杰作《涉讼者》里边，一直冒险到冲口说出《麦克白斯》中的门卒说过的一个词③；可是罪孽不大，说的只是小狗的事。必须追溯到斯卡龙④和拉伯雷才能看到语言这等放肆，甚至现代自然主义作家们都不敢那样。如果伏尔泰遮住自己的脸喊 Raca⑤，那是可以原谅的。莎士比亚在上述的以及另一些逗趣的片断里，真的是超越了贵族的和资本主义的趣味所能容忍的程度。

然而伏尔泰不但对于一个醉汉的话大动肝火，而且对于一

① 八月二十日信。——拉法格注

② 见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斯》第二幕第三场。

③ 见拉辛的《涉讼者》第三幕，第三场。

④ 斯卡龙(1610—1660)，法国诗人与小说家，作有《化装的处女》和《滑稽小说》等。

⑤ Raca 表示鄙弃和谩骂的惊叹语，见《新约》《马太福音传》第五节第二十二句。

个哨兵这样的答复也生气，哨兵说的是：

我没有听到耗子响动①。

这位文学界最高裁判②继续向倒楣的比哀罗·勒都纳说：

是的，先生，一个兵士在卫队里可以这样回答，可是就不能在舞台上，面对一个国家中的第一流人物这样回答，因为这种人物谈吐高贵，所以在他们面前也应当用这样的谈吐。

一个兵士叫耗子为耗子，那也罢了，可是英王亨利第五和法王查理第六的女儿珈太琳用下列方式谈话，未免过分：

我的加多③，如果你要我给你写诗，要我跳舞，你就是叫我倒楣，因为我既没有口才，也不懂诗律，也没有一点儿按节拍跳舞的能力……④

哈姆雷特父丧匝月，想起母亲要改嫁了，这样喊叫，也是过分的：

啊！脆弱，这就是妇女的名字！怎么！连短短一个月都等不及了！怎么，连她送我父亲下葬时穿的鞋子都来不及穿破了！天呀！不通理性的禽兽哀痛的时间恐怕比这还要长久些⑤。

让那些国王和王后象平常人那样讲话，这是远远超过《贞女》⑥之父在戏剧方面所能忍受的程度。杜·特方夫人⑦，看了

① 见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拉法格注

② 指伏尔泰。

③ 原文 Catau，系加太琳(Catherine)之昵称。

④ 见《亨利第五》，第五幕第一场。——拉法格注（译者按：这一段引文见于莎士比亚剧本《亨利第五》第五幕，第二场。）

⑤ 这里引的法文是伏尔泰的译文。——拉法格注

⑥ 指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的贞女》（发表于1755年）。“《贞女》之父”，意即《贞女》的作者。

⑦ 杜·特方夫人(1697—1780)，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文学沙龙主持者之一。

伏尔泰的不知哪一个悲剧之后，说：“他培养各种体裁，甚至令人生厌的那一种”。给学士院的信使他露出全部面目；象他这样一个以隽智著称的作家，在这封偏激的信中，他的隽智一直发展到滑稽的高度：

你们裁判吧，现在，欧洲各国朝廷，各国学士院的院士们，各国的有教养的人，趣味高尚的人。我更进一步，我敢请法国的王后和公主们主持正义，她们是无数代英雄祖先的女儿，她们知道英雄们怎样说话①。

路易十五的女儿们知道她们的父亲和情妇们怎样说话。《亨利亚特》②的作者忘记了这位贝安人③生活的时代正和被莎士比亚活生生地搬上舞台的那些人物的说话和动作的时代相同，他说的话和上面所引的也差不多，甚至更放肆些，这也可以使公主们听了觉得太不象话。

可是不仅悲剧的语言④引起伏尔泰不安；他并不只想使悲剧的语言不受家常用语和平民化的短语的侵入，而且还要使科学语言、新闻记者的语言，甚至会话语言也包括在内。

他很失望地说：

你将在我们的哲学新著中读到：不应当“徒然浪费思想”；日蚀月蚀“有权使人民恐怖”；伊辟鸠鲁⑤的外貌“和他的灵魂配合”……诸

① 伏尔泰给法兰西学士院的信，一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宣读，见 Garnier 版伏尔泰全集卷十九，《杂文》。——拉法格注

② 《亨利亚特》是伏尔泰写的以法王亨利四世的事迹为内容的史诗，并不是成功之作。

③ 贝安人(Le Béarnais)即亨利四世，他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古行省Béarn首府。

④ 悲剧的语言一般都是十二音缀的诗句。

⑤ 伊辟鸠鲁(公元前341—270)，古代希腊的哲学家。

如此类的数不清的用语，适合在《可笑的女雅士们》的听差的口上说……在报纸上你将读到：据闻海军大约已于三月七日扬帆，且已驶过邵兰格岛。一切都在设法腐蚀用途稍广的语言……商人将他们柜上的术语引用到谈话中，说英国武装了一支海军；而“与此相反”，法国装备了它的船舰①。

这一个最后的牢骚，显示出十八世纪的可笑的风雅士们所捍卫的语言的特性：他们禁用产生于商店和工厂里的词和用语。

可怜的伏尔泰！他的不安并不是夸大其词的，伟大世纪②的作家们在单纯地使用朗布埃公馆里酝酿出来的语言时，并不能贬入冷宫的通俗语言，又上升到表面上来了。伏尔泰伤心地说，人们开始写

悲剧而用阿洛勃罗奇③的风格……语法错误，杜撰新词……最可笑的夸张在一个时期内不会被人察觉，因为俗人的互相勾结和愚蠢的热情造成一种什么也不能察觉的陶醉。

他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语言方面的高尚趣味将要丧失，

通过那些维西戈④和汪达尔式⑤的作品……这种灾祸平常总是在几世纪的完美境界⑥之后来到的。艺术家生怕成为摹仿者，就寻

① 见伏尔泰《哲学词典》《语言》条。——拉法格注

② 伟大世纪指法王路易十四朝。

③ 阿洛勃罗奇(Allobroges)，法国古代民族。在罗马凯撒大将侵入高卢时，这个民族生息于今日法国的东部山区。阿洛勃罗奇(用单数)又可作粗俗人解。

④ 维西戈(Visigoths,或作Wisigoths)，日耳曼古代民族的一支，居于现在德国西部。此字也用为粗蛮人的代名词。

⑤ 汪达尔(Vandales)，日耳曼古代民族的一支，初居于德国北部，后侵入南欧，甚至到过非洲。汪达尔或汪达尔主义，今通用为一般唐突斯文，毁坏美术者的称号。

⑥ 指语言上所达到的完美程度。

找偏僻的道路；他们离开前辈掌握了优美的本质……醉心于新颖事物的公众跟着他们跑……高雅趣味丧失，四周充满迅速地互相磨灭的新颖事物。优良的趣味是少数人远离群众而仍然保守着的储存物①。

大批文人支持伏尔泰，反对摧毁两个世纪贵族文化事业的文学上的奥斯特罗戈②和汪达尔。然而在他自己的阵营中，却可以碰到向教会式的学士院的教条抗议的人。他们谴责语言的贫乏。尤有进者，伏尔泰自己年轻时曾骂这种语言为“傲慢的女丐，对于她要执行强迫的布施”。学者们尤其抱怨当他们想让这种语言接受科学名词时，它对他们进行反抗，虽然新的知识要求用新的词。一个百科全书家喊道：

那些由于地位和门第而说话有分量的人，缺乏经过研究的知识和经验。如果象这样的人能更明智些，我们的语言将因获得成千个本义的或假借的用语而更为丰富，这些用语原来很缺乏，只有从事著作的学者们感到有此需要③。

对高雅语言是何等迷信和崇拜！学者们用未经上流社会的草包们批准的一个科学术语，是有顾虑的。这一条百科全书释文的作者接着写道：

不可讳言，高雅的法国人的语言无非是柔弱温雅的鸟鸣。说穿了，我们的语言缺乏很开阔的范围，在形象方面缺乏高尚的大胆，没有大锣大鼓的节奏，也没有能够表现奇妙事迹的巨大的气势；这语言没有丝毫史诗的性质……由于一种虚伪的涵养，有许多主要的事物

① 见伏尔泰《哲学词典》《语言》条。——拉法格注

② 奥斯特罗戈(Ostrogoths)，日耳曼古代民族之另一支。其居住地带在维西戈民族之东部。

③ 见《百科全书》中狄德罗所作《法国语言》条。——拉法格注

法国语言不敢表达。

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人们开始迫切感觉革新语言的需要，正如需要革新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一样。人们有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文人既然是上述的一般需要的理论上的代表，而且他们的历史任务是为那些负责完成这场革命的人们作好思想上的准备，为什么对贵族的惯用语的习惯和清规戒律却如此毕恭毕敬？

百科全书派不是为平民而写作，是为资产阶级中的有学识和智慧的那部分人写作，而资产阶级虽然志在摧毁贵族的各种特权，却仍然试图抄袭贵族的言行方式。有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被贵族的沙龙所接待的那些哲学家^①，致力于争取贵族赞同革新的思想。正如斯达尔夫人指出，“他们必须使贵族人士象孩子似地，和他们所畏惧的东西渐渐熟习”。所以他们除了贵族语言之外，不可能采用别的语言；他们甚至不得不夸张纯语主义，为了不给人以过分轻易的攻击机会。他们首先是笔战家；他们需要无情的批评来摧毁支持旧制度的传统思想和意见。他们不去浪费时间改革语言；他们努力使这种语言更轻捷、更锋利；他们仿佛生怕用了新的词和新的短语反而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或者模糊了他们的攻击的意义。具有一种精确明朗的语言，象一把宝剑似地打击敌人，这是自从笛卡儿^②以来的经常的努力。

但是，在百科全书派之外，有一种无声无闻的工作在语言方

①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文人和著作家，如狄德罗、达朗贝、伏尔泰和卢梭等，当时皆称“哲学家”。

②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著有《方法论》等。

面进行着；它的效果在革命前很多年已经开始可以被人察觉；我们将要看见它公开爆发出来，而在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这几个年头，好象魔术似地，革新了语言。

三 革命后的语言

语言在十八世纪已经渐起变化：它失去贵族的礼貌，借以获得资产阶级的民主姿态；有些文学家不顾学院的愤怒，从街道上和市肆中的语言里，开始借来了单词和词组。这种演变势必是逐渐地进行的，如果革命不给它一种加速前进的步调，并且把它带到比当时形势需要所指定的目标更远的地方去。

语言的改造和资产阶级的演变是齐头并进的；要寻找语言现象的理由，有必要认识和了解社会和政治的现象，语言现象无非是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结果。有钱、受过教育、在公共事务上起着潜在作用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同贵族阶级展开一场斗争，不再和在中世纪一样，为了争取地方税收的免除，而是为分享政权，同时在私产、立法和税则等方面进行对它的向前迈进所必需的改革。在这一史诗式的时代头脑坚强的人物之中，米拉波^①和对他有过启发的那些人对于应当达到的目的看得最清楚：他们并不设法推翻君主政权，而是要给它使英国繁荣富强、使百科全书派和经济学派称羡不已的那些立宪的形式；这一运动经过革命的流血斗争之后所达到结果，也就是君主立宪制；而且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在各种不同的政府标签之下，议会政治不停地在发展。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演说家。

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取消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而是意味着在它身边升起一个富于财产和知识的强大的新的阶级。贵族不能理解：这种必要的改革虽然伤害了他们的虚荣心，损害了他们的某些特权，但却会替他们大大地增加领土方面的财富。在八月四日^①，被法国国民特性的那种热情冲动所激发之后，贵族由于不能领导资产阶级，便不让资产阶级的演变按照它的正常和规则的途径发展，反而想制止它。资产阶级已经很强大，它既然上升了，就不会不推翻一切障碍。这一演变对于它的存在说来是如此必不可缺，以致它不惜任何代价要完成这种演变：血腥的死刑、大批的劫掠、大规模的侵吞、价格的控制，一句话，革命的非常措施是和资产阶级的脾气不相容的，如果革命的领袖们不认为这些措施都是迫于当时形势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话，它们势必激怒不得不这样做的革命领袖们，正如激怒泰纳^②一样。

为了战胜被欧洲各国君主政府所支持的贵族，资产阶级不得不鼓动他们本来不愿意惊动的人民群众起来。在理论上给革命作了准备工作的那些作家和哲学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很少关心工人的命运；他们只是向贵族和资产阶级发言。斯达尔夫人指出：

伏尔泰愿意新思想有优雅的格调，哲学成为时髦。

① 指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立宪会议迫于法国各地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深夜召开会议。贵族人士走上讲坛，慷慨陈词，自动放弃贵族特权。

② 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批评家。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文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原则：种族、环境、时代。他这种理论的形成显然受了斯达尔夫人的名著《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的影响。在这点上，拉法格在他的论文中不只一次地指出。泰纳晚年写了一部《现代法国肇源史》采取了反对革命的立场。

可是平民这一个成分既经被掀动起来，就也要求改革，并且要求具体实现资产阶级唱的高调：他们不满足于法律上的公权平等，还要求生活资料方面的经济平等。在某一个期间，人民能够在巴黎肯定地表示他们的共产主义趋势，建立博爱食堂，高举土地改革和财产公有等计划。可是这个附带在资产阶级革命上、而且被资产阶级和贵族间的斗争过早地发展起来的平民运动，终于不免失败。

资产阶级在需要和贵族进行斗争的期间，不得不向平民的要求让步；它被迫加入火线，并且不得不批准使它感到嫌恶而且时局一平定马上就收回的一些革新。反动的运动从罗伯斯庇尔开始，日益加剧地一直继续到执政府^①时期。批准全民选举的一七九三年的宪法，可以认为是革命运动的最高点。六月二十三日通过的这个宪法，立刻就被搁置，还没有实行就被共和三年（1795年）的宪法所代替。

这些时进时退的政治运动，一直延伸到宗教、艺术、风俗和语言等方面。一度被推崇到宗教地位的无神论，终于被谴责为一种罪恶；上帝被明令废止以后，经过了罗伯斯庇尔的“最高本体”^②，天主教又成为国教了。曾经替革命开辟道路的十八世纪的感觉派哲学，在巴黎公社^③中占主导地位；经过罗伯斯庇尔对它的猜疑，被控诉为煽起了“一七九三年的过激行动和罪恶”，在

① 执政府(Directoire)，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开始于共和四年雾月五日（即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终止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公元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② “最高本体节”(Fête de l'Être Suprême)，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在罗伯斯庇尔建议下，决定以这个群众性的节日来代替宗教节日，结果只实行了一次（一七九四年六月八日）。

③ 指一七九二年的巴黎公社。

执政府时期它被阿沙伊斯^①的和谐派哲学所代替，接着被洛瓦埃—高拉^②从苏格兰贩运来的以通常情理为主的哲学所代替，最后被古赞^③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折衷论哲学肯定地代替了。大卫^④，他的学生们和敌手们，先放弃了居里亚斯^⑤和普细昔^⑥而去现实主义地描绘街道的剧烈场面以及共和国的士兵们的战斗，后来，在执政府时期又回到他们初时的喜爱，画起罗马人和萨皮娜来了。服装、家俱、最为传统的一些社会习惯，同样地受到政治上的反复动荡的震撼；共和历以九月二十二日为一年的开始（葡月一日）；而一月一日则被目为嫌疑的日子，在这一天庆祝元旦是被禁止的。据说在这一天人们在邮局里拆信检查，看看信里是否有贺年的话。元旦的庆祝是在执政府之下，共和五年（1797年）恢复的。

文学，至少是在那些混乱的时代唯一可能的文学，也就是报纸、笔战小册、在俱乐部和议会场上的政治辩论，也不能逃避这共同的命运。革命一开始，十八世纪的语言就被搁置，而且人们就直截了当地落入民间的风格中去。在执政府时期，《复活的杜歌老爹》^⑦报认为能够使之苏生那些b……和那些f……^⑧，被政

① 阿沙伊斯（1766—1845），法国哲学家。

② 洛瓦埃—高拉（1763—184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③ 古赞（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论真美善》（1837）等。

④ 大卫（1748—1825），法国浪漫派画家。

⑤ 居里亚斯，古代罗马传说中人物，兄弟三人，骁勇善战，败于贺拉斯之手。大卫有名画一幅，题为《贺拉斯之誓》即出此典。高乃依剧本《贺拉斯》亦写此传说。

⑥ 普细昔（Psyché），神话中的美丽少女，象征为爱情之神所选中的永恒的女性。

⑦ 《复活的杜歌老爹》（Le Père Duchêne Ressuscité），是一种革命的报纸。初名《杜歌老爹》报，由艾贝（Hébert）创办，以态度激烈和语言尖刻出名。后来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革命高潮时，都有同名的报纸出现。

府下令禁止了：

作为一七九三年的无政府倾向的显著的证据，它们应当在字母表中加以粉碎。

贵族人士在语言革命中扮演了他们曾经在哲学运动中演过的脚色：他们乐于发表最危险的故作惊人之论，对他们来说，那无非是精神上的可口的小点心而已，因而他们也起了动摇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的作用。为了免于被革命政府放逐而逃往德国、意大利和沙瓦亚^⑧的朝廷中的亡命贵族，被哲学家们的投石党^⑨式的精神腐蚀到这种程度，以致被人看作革命者，有时甚至因此而遭驱逐。八月四日，贵族的代表们，显现他们的哲学精神，好象这样做并无后果，认为他们可以牺牲特权，甚至放弃贵族称号，改用平民姓名，对于他们的处境不至有任何变更，他们坚信自己的优越，并且觉得自己和资产阶级有天渊之别，以至在他们眼中，资产者无非是一些商品供应者和一些同桌进食的人而已。

贵族人士把文学革命推到极端：正如二位龚古尔^⑩先生在他们的《革命时期和执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这部著作充满了独特的探索，但不幸被文章风格上的顾虑所牵累）中所指出，在《菜市日报》（这报纸前面印着这样一句格言“那儿有捉襟露肘的困难，那儿就没有乐趣”，这报纸的第一期用这样一句话开

⑧ b…是法语 bougre 的略写，f…是 foutre 的略写。两者都是粗俗的谩骂性的口头语。

⑨ 沙瓦亚(Savoie)曾经统治过意大利的王室名称。

⑩ 法国十七世纪比较开明反对王权统治的运动（1648—1653）。此处借作对当权者不恭之意。

⑪ 龚古尔兄弟，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兄弟二人曾经合写许多作品。

始：“我听到^①在我们的耳边报纸上的嘶叫声……”，在《洋相大观》、《朝野日报》和《二文钱日报》等报纸上，贵族人士首先采用：

革命者下流的风格，并且在那些《杜歌》报之前，已开始使街上的语言为笔战服务。

贵族阶级和它的捍卫者，预先感觉到了那时刚刚产生的平民报纸将要获得的异乎寻常的力量。勒麦说：

用了钢笔尖，人们把勇士们的羽冠，扔在地上^②；用了钢笔尖，人们使巴士底老娘跳加伏多舞^③；用了钢笔尖，人们动摇了暴君的宝座，震撼了全球，刺激各国人民，使他们向自由进军^④。

贵族阶级感觉到有争取平民和利用平民来作为打倒资产阶级的撞击器^⑤的必要。为了把平民抢到手，贵族阶级毫不客气地放弃宫廷语言而采用菜市上的大娘们^⑥的语言。她们“和服苦役的囚徒一般干活，衣食不周，吃尽苦辛”，却认为“虽然如此，在别人眼里并不比数字中的零更重要”^⑦。

贵族阶级继续用他们的传统的战略：在中世纪时使城市流

① 这儿“听到”一词故意用第一人称复数，原文是“J'entendons”，而不是J'entends。按照拉法格的注解，十六世纪法国宫廷中人，以动词第一人称复数代替单数，算是时髦。译者按，这是贵族人士故意摹仿平民语言中的语法毛病，引为笑乐。

② 此地原文是“f...à bas”，难以翻译的粗俗的口语。

③ 意谓攻破了巴士底政治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④ 见《杜歌老爹爱国的b...字信札》（Lettres b... patriotiques du Père Duchêne）第199期。——拉法格注

⑤ 古代兵器，攻打城门时用，形如大柱，一端雕成公羊头部形状，由许多兵卒抬着撞击城门。

⑥ 指巴黎大菜场（Les Halles）上的劳动妇女。她们的语言比较“粗俗”。

⑦ 见《巴黎市场和菜市上妇女的鸣冤诉苦手册》，一七八九年八月编于包昔隆的大沙龙中。——拉法格注

血的内乱中，贵族阶级常常袒护卑贱的庶民，袒护手艺人，反对行业的把头和市政的执掌者，正如沙伏那罗拉^①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民所说，赞成 *popolo minuto*，反对 *popolo grosso*^②。在我们这世纪，英国贵族阶级为了抵制资产阶级的入侵，和阻碍反对谷物法同盟^③的骚动，试图争取若干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成分，置自由主义方面考勃登^④和勃拉特^⑤之流的反对于不顾，设法通过了关于劳动时间规定的法令。

在贵族人士启发下的文学革命，立刻获得很大的发展。日报、小册子、单行本、活叶片，象冰雹似地倾泻下来。不多久，它们就由政治武器变为生财之道。圣鞠斯特^⑥对一个书店老板说：

既然你在一本小册子上就可以赚几千法郎，你有什么值得自命为爱国者呢？

为了争取读者，人们就用菜场上的风格来写文章；为了吸引购者，人们乞助于刺激性的、夸张的、滑稽的、市俗的、秽亵的、可怕的标题。下面是一些例子：

《铁嘴》，编者浮歌神父，《反雅各宾》报封他为“由于上帝的忿怒

-
- ① 沙伏那罗拉(1452—1498)，意大利教士，革新派，企图在佛罗伦萨建立共和，失败后被焚死。
 - ② 意大利语：*popolo minuto*意为“细民”，“小民”；*popolo grosso*，“大市民”，“资产者”。
 - ③ 一八三八年英国资产阶级反对谷物进口法案广泛运动。
 - ④ 考勃登(1804—1865)，英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反对谷物法案运动的主将。
 - ⑤ 勃拉特(1811—1889)，英国政治家，反对谷物法案同盟主持者之一。
 - ⑥ 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合 作者。

而被任命的主教”。

《复活节的鸡蛋，贝尚松的新鲜鸡蛋》。

《报界的大蒜，又名贵族的（宗教的）、滑稽的革命史》。

《杜歌老爹爱国的b……字信札》，报头标语是“花两文钱买来一读，会让你获得值四文钱的笑料！”

《杜歌老娘爱国的b……字信札》。

《Plum-pudding^①又名国王的马伕们的娱乐》。

《管他娘……》报头标语是：“自由，自由，去你的……”这报纸出到第五期改名为《若望·巴尔，又名管他娘……续篇》。

《刮皮日报，又名这能行，能行！》这报开头说：“正因为我看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

《爱国裁缝，又名若望。F……的衣服》。

《本报卖两文钱！阴间报，又名魔鬼和圣·彼得之间的真正友好的谈话》。这报的封面画是断头机的铡刀口子，周围挂着一串铡断的头颅，说明文是：“魔鬼自然史的图表。警告阴谋家”。

一队队的报贩，那时称为“宣告者”，喊叫这些标题，有时在十字街头做姿势表演他们出卖的报纸上的论文或惊人的新闻的内容。

几百种小册子和单行本用了同样喧闹的标题来勾引读者：

《如果我错了，你们把我绞死就是！》

《请喝一盅酒吧》。

《穿短裤的羊皮护书》。

《善良的上帝！他们是多么愚蠢，这些法国人！》

《王宫市场^②的姑娘们在国民大会上》。

《本国斑蝥虫反对教会》。

① 英语：大布丁，西点之一种。

② 王宫市场，或译罗亚尔花园，是巴黎的一个商场，此地“姑娘”指娼妓。

《拉伯雷的信札，国民会议式的馅饼，巴那夫式的猪血灌肠，罗伯斯庇尔式的火鸡》。

《魔鬼的最后嚎叫》。

《一捆干草，又名傅龙^①先生的悲惨的死亡》。

《洛内^②、弗来舍尔^③、傅龙和沙维尼先生在地狱中接见宾客》。

《贵族人士的致命伤，给奄奄待毙者用安慰亡灵的仪式来祷告》，文章是这样开始的：“但愿贝尔柴普特^④用他的爪子来铲除贵族份子”。

《贝尔柴普特老爷的致谢，因为七月十四日和二十二日人们给他送去了若干叛徒》。

这些报纸和小册子的激越猛烈的语言，在那时刚刚产生，专为当时情况而铸造的字眼，张口咬人；用新的修辞法写成的鼓胀的句子，象巨棍一样地打击对手。龚古尔兄弟，这两个精细的文学家，同时又是博雅之士，他们在上面提到过的两卷本的著作中并没有隐蔽自己的保王党的情感，而他们却不得不赞美革命作家们的文学才能。龚古尔兄弟写道：

他们用菜场风格来答复〔贵族〕，用一种他们从污水沟里拾起来的语言，他们使这种语言增加灵活性，而不使它衰弱无力，使它听使唤，驯顺，而不减少它的结实的色采，和粗壮强大的姿态。别让这些报纸的最初的面貌和那些 b……和 f……所欺蒙，后者可以说无非是一

① 傅龙(1717—1789)，法国革命前的财政总监。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狱攻破之日，傅被巴黎人民绞死。

② 洛内(1740—1789)，巴士底狱总督，在监狱陷落时，洛内被革命的人民所杀。

③ 弗来舍尔(1730—1789)，巴黎的最后一个商販总管，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为革命的人民所杀。

④ 魔鬼的头子。

种标点的方式而已。你先克服自己的反感，然后可以发现在这《刮皮报》的语言后面，有一种巧妙的策略，一种对于平民的敏捷的引诱，一种将政府的论题和政策的抽象的建议使平民能够了解的办法。你可以在那外表之下找到一种调子充畅、丰富、有力的、拉伯雷式的熟语，经常由恰到好处的滑稽和粗俚的词儿衬托着；可以找到一种出色的突出精神，一种紧凑的辩证，一种平民的粗大方正的通常情理。有朝一日，人们会承认《杜歌老爹》，尤其是承认艾倍尔有机智，有独特性，甚至有辩才，也许是革命的唯一真正的辩才^①。

贵族人士首先使用的武器被人夺去，倒过来打击他们；他们的报纸销路有限，时常因为缺乏读者而停刊，同时那些《革命的有力的瓦代^②》，却受到空前流行的报酬。

那些《杜歌》之流的成功，和它们在时事进展上的重大影响，不应当令人因此而忘却保王党人首先用“下流之人的语言之花”来点缀他们的报纸这一事实。国立研究院的委员会在它的《关于法语词典的继续的报告》（共和九年）中，就迫不及待地指出这一点：

在革命过程中，思想的夸张产生了字句的夸张；人们把不相连贯的用语的奇特组合看成辩才；没有念过什么书，或者只念过坏书的人，自以为应当充任演说家、诗人和作家，他们要想引起大家注意，但又不能用高级趣味可能接受的贤智的办法来进行，于是只好求助于和他们行动上的胆大妄为颇为适合的语言上的胆大妄为；他们创造了野蛮的新词和勉强的词句，而且找到了为数过多的摹仿者，这些人拿臃肿当作伟大，拿荒谬的大胆当作可喜的勇敢。

① 见龚古尔兄弟的《革命时期和执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第4版，第239—240页。——拉法格注

② 瓦代（1720—1757），法国通俗作家，用菜场的语言，描写菜场生活著称。

国立研究院附和各方面对于“革命中产生的无数的发言者”的攻击：

他们从法国各个角落，搬来了那些土里土气的短语和句子，使拉辛和布封的语言，今天为之黯然失色^①。

那时人们以极大的藐视对待那些文人，他们是

出身于革命中产生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的乌合之群：失业的年轻职员，从修道院里逃出来小修士，都设法以两文钱半页的价钱出卖他们的智巧，各个不同的政党都给他们工资，从《杜歌》老爹起一直到《宫廷消息》^②。

可以想见，象拉阿普和莫勒来之流在旧制度下的沙龙中活到老的胆小的文人，是被革命报纸的投合平民爱好的语言引起了极大反感的；这种语言和他们的学院式的习惯和礼貌十分抵触。可是，那些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家，既然重视时事大政强加于新闻记者的任务，明白记者必须抓住一群没有文学修养的公众的注意力，必须点燃他们的热情，争取他们来协助这些记者所拥护的事业，那么就会了解记者们的风格是环境所要求的风格，并且赞美居然碰到这么多的有才华的作家，来使用这种有粗糙之誉的语言，并且争取到“最下等社会的破破烂烂之辈的重视”。革命的记者和小册子作者并不是以无疵可摘为目标的修辞学教师，他们在想到语法和优美风格的规则之前，应当象戏剧作家一样，致力于吸引作为他们的发言对象的群众：他们是必须顺从他们的读者的语言、趣味、习惯和文化的笔战家。

资产者和贵族分子，象迎神赛会用的化妆似地披在身上的

① 见共和十年果月三十日的《哲学旬刊》。——拉法格注

② 见共和十年穉月七日的《巴黎公报》。——拉法格注

这种充满粗俚咒骂的平民语言，一旦打了胜仗，就应当被弃置。上面讲到的用命令来排斥《杜歌老爹》的那些b……和f……的情况，无非是人们对于革命语言所实施的除虫工作的第一步。人们大声反对

引入和使用毫无必要和毫不可原谅的新的短语……新的词句，互相感到惊讶的词配合在一起。它们的引入是由于完全不识大体，由于一切社会上细微区别的绝对的混淆；由于那些狂乱的人把愚蠢当作获取强权的资格，以及由于故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以免于被人追究的这种需要①。

国家研究院，就象它的前身法兰西学士院一样，自以为是语言的检查人，要求充当对革命词汇伟大除虫者的光荣。上述的报告说：“使秩序重新在语言上恢复，是研究院的责任”。《哲学旬刊》（共和九年穉月二十日）报道研究院的词典委员会将它的第一次会议用于

考察最近十年或十二年来新被列入语言中的词，良好习惯用法可能接受的一些规则的与和谐的词。

人们组织起来驱除某些词和词组，这并不是文人们的一种天真的消遣，而是一件政治工作；人们致力于在语言以及在哲学、宗教、风俗中消灭革命的任何痕迹；这种痕迹象恶梦一般地纠缠着曾经为它发抖的人，而现在，这些人所要求的只是享乐。斯达尔夫人在分析这种思想情况时说：

每逢思路转向关于人类命运的思索时，革命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人们想把自己的思想转移到过去时候的边涯上去，然而枉然……

① 见共和八年热月的《法兰西水星》杂志。——拉法格注

如果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领域里有一个词成为某一个记忆的回响，灵魂的激动就恢复了它们全部的影响。于是思想失去了对我们的支持力量①。

人们不再满足于禁止《杜歌老爹》的谩骂词儿，却连那些最端正和无害的字眼也都加以逐斥。常刊登封达纳、夏多布里盎以及天主教党派的人们的文章的《水星》杂志，横蛮地反对使用 *nouveautés* (新鲜事物)、*enrichisseur* (使人发财致富的人或因素)、*étroitesse* (狭窄性)、*hommes vertueux* (有德行的人)、*plume libérale* (自由主义的笔头)等词，认为这是“罪大恶极的杜撰新词”②。人们谴责《哲学旬刊》的命名，劝这刊物换一个名称。这刊物怯生生地回答说（在那时候，被人目为革命者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说，在革命时期有人用过 *décade* (旬) 一词，就应当禁用这个词吗？人们听到各党派名字不免感到恶心，我们理解这一点。那是一些被褻渎的字眼，我们希望人们尽可能遗忘那些词。然而“旬”这个词却不在此例。这个词表明一个月的日子按十天来计算。把“旬日”作为休息日已经取消了，但是〔每月〕有几个“十天”这事实并没有取消③。

在对于某些词执行死刑的人之中拉阿普显得颇为出色：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表示他对于一七九三年迫使他采用的“你我之称”④，感到多恶心。又写了一本一百多页的著作，来洗涤法国

① 见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第1部，第9章。——拉法格注

② 共和十年葡月一日。——拉法格注

③ 共和十年热月十日。——拉法格注

④ “你我之称” (*tutoiement*)，按照礼貌，应当以第二人称复数 *vous* (您，你们)，代替第二人称单数 *tu* (你)。

语言上的革命污迹。他说：

从前有一些屠宰场的作家，替任何人代写贺年信、情书和咒骂信。那里边有值十文钱、二十文和三十文①的不同价格的风格。十文钱的风格是给那些不认字不会写字的平民预备的；二十文钱的风格给粗识文字的人的；三十文的则是给商店里的年轻“小师傅”②们的。后者是一种富于藻饰的风格，花三十文，您就可以购得智巧和词章。这正是革命斯文的各个等级，这种斯文给山岳党产生了五、六个作家和同样数目的演说家，他们一直上升到出卖三十文钱的风格的水平……这些头目满心瞧不起他们值十文钱的同行。这些可怜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不会再在他们之间区别等级，就象今天我们不再在这些旧屠宰场的作家之间来区别等级一样。

砍伐了作家以后，他又来砍伐字眼，他喊道：

Démocratiser(民主化,动词)③，这就是在革命期间铸造的词之一。Moraliser(道德化)是一个中性动词④，它从来不曾解释为道德化，而是作为谈道德，道德说教解；démoraliser(情绪低落,动词)因此就训为停止谈道德。Fanatiser(使之发生狂热的信仰)也一样野蛮⑤，这词是违反造词的一切规则的，就象以authentiser(正式化,动词)代替 rendre authentique(使之成为正式)，héroïser(英雄化,动词)代替 rendre héroïque(使之成为英雄)，等等一样。所有以 que 结

-
- ① 这儿所谓“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原文是 10 sous, 20 sous, 30 sous。1 sou 等于五生丁，为极微不足道之数，故译为一文。
- ② “小师傅”，十七、十八世纪巴黎社会上一些趾高气扬，好出风头的时髦青年。孟德斯鸠在他的《波斯人信札》中曾经讽刺过这种“小师傅”。
- ③ 正和上文一样，这儿法文原词后面括弧内的解释是译者所加，以下仿此。
- ④ 即不及物动词。
- ⑤ 野蛮 (barbare)，这儿专指无根据，不合理地杜撰新字。法文 barbarisme 一字，即训作乱造的新字。

尾的形容词,不能够产生以 *iser* 结尾的动词①。

有人给他指出,我们常说 *électriser*(电气化,动词;形容词是 *électrique*), *paralyser*(瘫痪,动词;形容词是 *paralytique*), *dogmatiser*(教条化,说教化,动词;形容词是 *dogmatique*), *canoniser*(宗教上的经典化,法规化,动词;形容词是 *canonique*),而这些词连他自己也用过。

玛丽-约瑟夫·舍尼埃②替这些被罪责的词汇辩护。他指出:

许多人在新字眼上所憎恨的也许只是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可是必须注意:某一个词,人们以为是和法兰西共和国一同产生的,其实在君主时代已经存在……许多人想把 *civique*(民事的,民政的)和 *citoyen*(公民)当作有新词的嫌疑而加禁止,其实都是老词。

词的年龄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只要它们曾被革命者使用过,它们就犯了嫌疑,就被审判和定罪。《水星》(共和十一年葡月三日出版)用了 *patriotisme*(爱国主义)这个词而表示歉意,认为应当从最早的意义去了解这个词,因为

九三年③的人们并无爱国主义,虽然他们满口祖国。

夏多布里盎认为人们

-
- ① 见拉阿普的《革命语言中的盲目狂热》,《全集》第5卷,1820年版。——拉法格注
- ② 舍尼埃(1764—1811),法国剧作家,革命时期曾参加国民公会,他是诗人A.舍尼埃之弟。
- ③ 指一七九三年。那一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逃亡和隐伏的反动贵族勾结奥、普、荷、英等国的反动武装力量向法国人民和革命进攻,同时在旺岱地区搞武装叛乱作为内应。但是革命的法国人民终于全国奋起,打垮内外敌人。雨果的著名小说《九三年》就是以平息旺岱叛乱为题材的。

在观看《贺拉斯》演出时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在“什么！你为我哭泣，因为我为国而死！”^①这类句子后面，人们只看见鲜血、罪行和国民公会讲坛上的语言^②。

这种对单词和短语的疯狂的逐斥，仍不免让为数可观的、从革命的缺口涌进来的词和短语在语言中留存下来：语法家和纯语主义者的无可奈何的愤怒无非正式说明了资产阶级语言的产生。问题在于从因果关系上来研究这一语言的革新。

革命召唤了一个新的阶级参预政治生活，并且同时创造了这种政治生活：直到那时为止在国王的内阁中秘密处理的国家事务，将要在报纸上和议会场上公开讨论。舆论变成了一种力量，必须和它商量，并倚重它的协助，借以支持政府。这种新的政治条件要求一种同样新的语言，嗣后这种语言又从政治界转入纯粹是文学的领域之内^③。

在革命期间负责公共事务，在讲坛上和报纸上讨论公共事

① 见高乃依的著名悲剧《贺拉斯》，第2幕第1场（全剧第398行）。

② 见夏多布里盎的《基督教英华录》，第1版，第4卷，第189页。——拉法格注

③ 斯达尔夫人，在她对她父亲（译者按：她父亲内该，Necker，1732—1804，是日内瓦的银行家，曾两度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不加考虑和稍形勉强的热情中，以下列的荣誉贡献给父亲，说她父亲是“直到现在为止，场面人士之中掌握文章艺术的第一个完美的范例”。（见《论文学》，第二部第七章）。特·内该先生的温情和浮夸的风格，毋宁说是金融家在他们广告中所用的漂亮文章的范例，在那种文章中，金融家把六分利息和道德，为人父亲的利益和矿产的收入，混合在一起。一七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内该从日内瓦给路易十四的信，是这类文体的绝妙样本：“陛下，拜读来谕，令臣涕泗横流，臣只求拭干眼泪，便即飞奔听令。臣毋须再以赤心奉陛下。根据千种理由，此心早已为陛下所有，臣已无自私之权。臣以迫切待命之情计算奔赴所需之时间，并设法兼程而进，冀早日以臣最后一滴血，奉献陛下之前。……”——拉法格注

务的人，都是从外省来到巴黎，而且在远离宫廷和各个沙龙的影响的地方成长的；至于有些人，象达来朗^①一样，曾经受过贵族教育，感觉到语言上的不足之处^②。他们在自己家里、店铺里、和律师事务所里所说的语言，是他们的朋友和顾客的语言，资产者的语言，而不是凡尔赛的廷臣和学士院派的作家们的语言；这些廷臣和作家跟交际场中的人们来往，并且设法获得他们的选票，因此除了他们的纯净的语言之外，不使用别的语言。可是革命的记者和演说家却向另一种公众发言；他们自己是资产者，他们以说服和争取资产者作为自己的任务。自然而然地，他们用在他们周围，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中听到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就象拉伯雷、蒙田和加尔文^③之流的“我们熟语的父亲们”之所作为，并且他们使拉伯雷等人用过的词和用语大量地复活。他们被投入如此出乎意外的，如此急骤的一些政治事件中，以致不得不在当时的印象之下撰稿和发言，因而既不愿意也无余暇去遵奉学士院的规则，去选择他们的用语，甚至不能遵守最初步的语法规则。况且他们是为着推翻阻碍本阶级发展的那些社会制度而被推举出来的，他们不应当尊敬那个社会的语言，也不应当尊敬以那个社会的守卫者自任的文学集团的习惯。法兰西学士院，“这个任何贵族的最后的藏身处”^④的解散，是合乎事情发展

① 达来朗（1754—1838），法国帝政时期和复辟时期的外交家。贵族出身。

② 达来朗说：“我们的语言丧失了许多坚强的字眼，一种与其说是细致，毋宁说是软弱的趣味禁止了这些字；必须把它们还给我们的语言。古代的各种语言，以及某一些现代语言，均富于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和大胆的说法，它们完全适合于新的风俗；必须加以争取。”见《水星》杂志的《同义词的新词汇》。——拉法格注

③ 加尔文（1509—1564），新教主要提倡者之一。

④ 见巴黎省众议员达维，一七九三年八月八日在国民公会的讲坛所作的报告。——拉法格注

的逻辑的。

在说和写的时候毫不把传统放在心上，他们就越出了禁锢文雅语言的狭窄圈子；他们不知不觉地而且并非故意地在一瞬间摧毁了路易十四朝朗布埃公馆的事业。他们毫无拘束地使用手头的词和短语，由于日常使用，他们知道这些词和短语的力量和用处，并不顾虑到它们曾经被宫廷和各沙龙禁止过。他们从故乡带来了外省的语言成分；他们使用各人自己的行业或买卖的专门名词，铸造他们感到缺少的词，改造对他们不适合的词义。在语言上，正如在各种政治制度上一样，革命确实是有创造性的，而梅尔锡说得有理：“国民公会的用语是和法国的地位一样崭新的”。

我已经通过引文说明伏尔泰和革命前后的那些纯语主义者如何拼命地不惜代价捍卫十七世纪的过时的语言。为了使人们对于一七八九和一七九四年之间的突然完成的语言革命有一个概念，下面要把语言在那时期用以丰富自己的那新的和旧的词汇，列成很不完全的表格。它们却足以使读者看到，从那时以来所形成的大部分的革新，就是那几个革命的年头里发端的。

斯达尔夫人说：

人们要想用新的动词来缩短句子，而这些动词消除了风格上的韵致，却没有使它更形精确。

作为佐证，斯达尔夫人举出：*utiliser*（利用）、**préciser*（使之精确，明朗）和 **activer*^①（促进，推动）三个词。十八世纪的

① 见《论文学》第二部，第七章：《论风格》。这儿加星号（*）的词都是一八三五年版的学士院词典中所没有的，可是在院士们的著作中却可以碰到这些词。——拉法格注

语言的无比的精确性，这是充满造成耀眼的、可是一般地说不大确切的形象和譬喻的形容词的现代语所永不会达到的，这种精确性并不是那些革命者追求的优点。他们想要一种充满形象、有表达力和富于词汇的语言。由于贵族语言缺少动词，他们就将一些名词改造为动词，毫不考虑它们在语法上是否合乎规则，也不考虑它们的涵义是否完全正确。在列举革命时期所引入的或创造的动词，以及接着举出的一些别的动词时，除了少数例外，我指出了虽然遭到学士院反对，却已为习惯所采用的那些词。

*républicaniser(共和化), pactiser(订立条约), centraliser(集中), *réquisitionner(征用), *légiférer(订立法律), égaliser(使之平等), “巴士底狱和死亡一样地把它所吞噬的一切都平等化了”(林该语)①, *journaliser(在报上写稿, 编报), élire(选举)。

[élire]这个词在革命前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在起初几次的人民所进行的选举中，人民把这个词造成了残废状况。听到那些尊贵的会员这样说，是极平常的事：人们 éli 了(当选了，选举了，照常规应当说 élu)②某先生做主席。(梅尔锡：《新语汇》)③。

Ordonnancer(签字在付款单上，同意支付)；*pamphlétiser(制造小册子)；*radier(勾消)，从逃亡贵族的表册上勾消；*baser(以……为基础)，笨重和无用的寄生虫，这个词是现代新词汇中最不幸的创作，fonder(奠基，建立)，établir(树立，建立)，直到现在为止都代替了 baser... 让议会中的人们去用这个词吧，就象人们把诉讼的词儿留给检察官去用一样(见共和十年，芽月一日的《水星》)④。

①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译者按：林该(1736—1794)，律师兼时评家，著有《巴士底狱回忆录》。

② 括弧中的注是译者加的。

③ 拉法格原注。

④ 拉法格原注。

*scélératiser(罪恶化,恶霸化); *juillettiser(七月化)^①; “到什么时候各国人民才以巴黎人民为榜样,推翻他们的巴士底狱,并且实行七月化?”

*caméléoner(变色龙化,随时变换保护色,看风转舵);

*mobiliser(动员); *démarquiser(放弃男爵称号);

démocratiser(民主化); *déprêter(教士还俗); “巴黎公社的参事大会决定,专设册子一本,登记愿意不再当教士而要求还俗的公民们的声明。”

détiarer(摘冠,特别是摘教皇之冠); religionner(宗教化;谈宗教); athéiser(反神化,使之成为无神论者); *messer(做弥撒),一转手之间做(messer)一场弥撒。

Domestiquer(家庭化,驯服,使之成仆役); *esclaver(奴役)一个国家; héroïser(英雄化); révigorer(重新给以力量); *viriliser(男性化,使之雄赳赳); *enjuponner(穿裙子); *gigantifier(巨人化,夸大)危险; *abominer(憎恶); *soporifier(催眠)。

*Fabuliser(寓言化):将新闻“寓言化”; féruler(以戒尺击人,以威力镇慑):“以戒尺击”会场; *paroler(发言,开口); *forcener(暴怒):象高罗·代布瓦^②一样使用狂怒的语言; paôner(孔雀张尾,炫耀), léoniser(狮化):“革命给予舆论这种可“狮化”人民的愤怒,它们足以吞噬那些暴君”(芒达语)^③。

*girouetter(定风针化,随风倒),在那时期,人们时常变换意见,这个动词是这样必要,以致当代人名词典被称为《定风针词典》; fanger(为污泥所染,染污):“被城市的腐化所染污”(来斯谛甫·

① “七月化”就是革命化,武装起义化。典出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革命人民攻破巴士底狱这事实。译者按:象“七月化”这类词在今天的一般法语词典已不多见。

② 高罗·代布瓦,人名,出处不详。

③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芒达(1759—182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作家。

特·拉·勃勒东语；他曾经是最热烈的新词创造人之一)；ligaturer (捆绑)：“捆绑”人民；juvenaliser(青春化)；*machiaveliser (马基亚维尔化^①，政治上的不择手段)；*cromwelliser(克伦威尔化^②)；*don quichotter(堂·吉珂德化)；*avocasser(做不知名的律师)；*convulser(痉挛)；*coquiner(耍滑头，调皮捣蛋)；*désexualiser(无性别化，取消性别)；*diamanter(钻石化，使之发生钻石般的闪光)；enceinturer，使之怀孕；*pyramider(堆成金字塔形状)，“这是从埃及传到我们这儿来的疯狂”，可是狄德罗却写过：Ce groupe pyramide bien(这一群人金字塔化得很好)；Pantoufler(话家常，说私房话，作为私房话讲)：“议会逼使国王哥哥^③和王后用私房话谈国家大事”。塞维涅夫人曾经说：“C…在这儿，很舒适地，我们要来好好地谈谈私房话”。*Ebêtir(使之愚蠢)；*déhumaniser(使之失去人性)；*impressionner(给人以深刻印象)；imager(形象化，多用形象)：使他的演说形象化；expressionner(加强表达力)：用语调的高低来加强表达力；*gester(指手划脚，做姿势)：“勒甘^④很高贵地做着姿势”。

Historiser(写成历史)；*éditer(出版，发表)；tomere(形成一卷)：形成的篇幅大于所含的材料。

Mystifier(神秘化)；*agrémenter(使之舒服，宜人)；*susurer(呢喃，耳语)；*futiliser(琐碎化，变为无足轻重)；*moderniser(现代化)；*fanfarer(吹嘘，夸张)；*mélodier(使之和谐入耳，旋律化)；*odorere(嗅，发香气)；subodorere(远远地嗅到，预见，预感)；hameçonner(装备钓鱼钩，上钩)；naufragere(船遇难，沉船)；frugaliser(素食蔬食，饮食简朴)：为了热爱共和国而简化饮食；stériliser(消毒，使

① 马基亚维尔(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与史学家，所作《君主论》提倡不择手段，扩充权力。

②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③ 国王哥哥(Roi Coco)，大概是指法王路易十六，“哥哥”本指古怪的人，或指小孩，一个小哥哥(un petit coco)，此处有讽刺之意。

④ 勒甘(1728—1778)，法国戏剧作家。

减产或丧失生产力，贫瘠化)；使工业贫瘠化；*ajourner(改期，延期)；*moduler(悠扬成调，使声音分出高低轻重)；*urbaniser(城市化，文明化)；使一个大会到城市中去开；pologniser(波兰化)；germaniser(日耳曼化，德国化)；épingler(用别针别住)，由于缺少这个动词，德里尔①的曲折的语气是可以原谅的。

*Substantiver(名词化)；*éduquer(教育，教导)；*idéaliser(理想化)；*égoïser(自私化，自夸)：“人们不能因为有名的《回忆录》的作者(纳该)②，没有自私化而责备他。”

革命者需要新的名词和形容词，正和需要动词一样。他们把那些自从塞维涅夫人和拉·封丹以后已经失踪的一些古老的词，重新流通使用；这些词中许多是日常使用的，不顾《水星》杂志的预言，这刊物附和着共和十年的语法家和纯语主义者，讥笑地打听：

那被龙沙、杜·贝莱、杜·巴达斯③等人所铸造的词。被梅纳奇④冒昧使用的那些词，到了第二个世纪下落如何？

这一讥讽是无的放矢，因为龙沙、巴依夫⑤以及他们的那七星诗派的朋友，要想在诗歌上用法国语代替拉丁语，尽管文人们认为法语是：

粗野的，不规则的，不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雅和丰富；尤其因为，据他们说，法语不象别的语言似地有格的变化和韵脚、顿挫

① 德里尔(1738—1813)，法国诗人。

②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③ 杜·巴达斯(1544—1590)，法国诗人。

④ 梅纳奇(1613—1692)，法国文人，语言学家，曾为塞维涅夫人的教师。

⑤ 巴依夫(1532—1589)，法国七星派诗人之一。

等①。

他们并没有学维庸②的榜样，用通俗语言大胆地押韵，却用了妥协的办法，从希腊和拉丁诗人们那里借来了诗律和一些词，同时把借来的词写成法语形式。他们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把拉丁文的王位彻底推翻，以致他们根据古代语创造的那些新词，也一起崩溃了。革命家却正相反，他们输入贵族语言的只是一些原来是民间创造的词；而这些词具有惊人的生命力，至于被学者和文人生育出来的词，它们的生命是岌岌可危、非常短促的③。

① 见杜·贝莱，《维护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第一卷，第九章。——拉法格注。龙沙在他的遗嘱中嘱咐他的朋友和门徒们不要让那些古老的法国词儿消失了，要保卫它们，“反对除了从拉丁和意大利语中生搬来的东西以外，都不认为文雅的那些坏家伙”。（同上）

② 维庸（1431至1465年左右），法国诗人，著有《大遗言集》、《小遗言集》等。

③ 拉丁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子。文人们用语中的词，都跟着罗马帝国一同衰亡了；至于通俗用语的词，却仍然生活在根据它们所形成的意大利、普罗旺斯、西班牙语和法语中：

拉丁文学语	拉丁民间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法语	（译者注）
Equus	Caballus	Cavallo	Caballo	Cheval	（马）
Pugna	Batalla	Battaglia	Batalla	Bataille	（战役）
Osculari	Basiare	Baciare	Besar	Baiser	（吻）
Os	Bucca	Bocca	Boca	Bouche	（嘴）
Felis	Catus	Gatto	Gato	Chat	（猫）
Urbs	Villa	Villa	Villa	Ville	（城市）
Ignis	Focus	Fuoco	Fuego	Feu	（火）
Jus, 等	Directus 或: Drietus	Diritto	Derecho	Droit	（法律，权利）

——拉法格注

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出版的共和六年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在它的增补中，给三百三十六个新词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权利，这是让出了一个十分狭小的地位，因为议会语言的一切词儿，正是在那时间世的。

Organisateur(组织者);*désorganisateur(破坏组织者);réorganisation(新组织);agitateur(鼓动家,骚乱者);*agitable(可鼓动的);*modérantisme(温和主义);“为了消灭温和派,人们控告他的温和主义”。Députation(议员的职务);député(议员);civisme(公民的热忱),incivisme(对祖国不表示热心的态度);propagande(宣传);*propagandiste(宣传者);*réfractaire(顽抗分子),教士或公务人员中之拒绝向教会的国民宪法宣誓者,这个词稍后被 prêtre insermenté(未宣誓的教士)代替了;citoyenne(女公民);*flagellateur(鞭笞者):对于滥用职权事件的鞭笞者;suspect(嫌疑分子):被猜疑为倾向于贵族主义,拥护贵族权利的人;*fraternisation(友好,兄弟般的友好):各国人民间的友好;*tyrannicide(刺杀暴君的人,刺死暴君的行动);*légicide(破坏法律者);*liberticide(破坏自由者);*journalisme(报纸工作,新闻工作);*journillon(?);① *désabonnement(停止预订);logographe(速写员),写得和说话一样快的人,有一份报道立法讨论会的报纸以此为名称;*ingouvernable(不堪治理的);bureaucratie(公务手续,办公室的常规);*bureaucrate(公务员,官僚);*aristocrate(贵族分子):“旧制度的拥护者”。Aristocratie(贵族阶级);共和六年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给这个词下这样的定义:过去的贵族和特权者的宗派,一般地说都是政府的敌人。

Démocrate(民主分子):民主分子正是贵族分子的对立面,民主分子是对革命事业忠诚的人。

① 译者按:此词意义不详,词典上无此词。

可是一七八九年的《使徒行传》^①在第一面有这样题词：“自由，欢乐，君政民主”。

*Négricide(黑人杀害者，贩卖黑奴的人)；négrophilisme(同情黑人者)，这是共和十年的一本小册子的题名，内容是要求恢复贩卖和奴役黑人。许多反动的和天主教的出版物，在那时提倡奴役。

*Moutonaille(羊群，指“盲目”的群众)；羊群跟随大胆的引导者。

*Salarariat(工资制度)；salariné(工资生活者)：“我只知有三种立足于社会的方式，必须成为乞丐、偷儿或工资生活者。”(米拉波语)^②

*Théophage(吃上帝者)，这个讽刺性的名字是从新教徒那里借来的，他们这样称呼天主教徒；对于革命者来说，这个词的意义是做弥撒的人；croque-Dieu(嚼上帝者，靠上帝吃饭者)，capucinade(乞食教士式的说法，浅俗无聊的讲演)；*capucinage(乞食教士的行径)；gobe-Dieu(吞食上帝者)。

Agio(法币官价与市价之间的差别)；agioteur(利用上述差别进行投机者)；faiseur(钻营者，干坏事的人)；fricoteur(贪嘴的人，爱占便宜的人)；fricasseur(手艺低劣的厨司)；做买卖不择手段者；spéculateur(投机家)；soumissionnaire(承办商)。

capitaliste(资本家)：

“这个词几乎只在巴黎看得见。它是指一种富有资产的怪物，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只有金属的感情。你提起土地税吗？他才不放在心上，因为他没有一寸土地。怎么向他收税呢？好比沙漠上阿拉伯人，他们刚刚抢劫商队，把抢来的金子埋在地下，怕有别的盗匪骤然到来；资本家们便是这样藏匿了我们的钱。”(见《轶闻词典》)^③。革

① 这是一七八九年出现的反动的贵族阶级报纸，它反对一切新思想和革新措施，然而它居然以“自由”和“民主”做幌子。

②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③ 《轶闻词典》(Dictionnaire anecdotique)。

命家按照情况的需要创造词汇：

*Sans-culotte(无短裤党), sans-culottides(无短裤日); 五个补充日①; *vendémiairiste(葡月分子); *fructidorien(果月分子); thermidorien(热月分子); septembrisades(九月惨案, 屠杀巴黎监狱中的政治犯); septemriseur(参加九月惨案者); terrorisme(恐怖手段); terroriste(采取恐怖手段者); vandalisme(汪达尔主义, 即摧毁艺术品或文物的行为), 格雷戈阿②在他给国民公会的一个报告中第一次用这个词。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创造这个词, 为的是要消灭这种行为”。

在当时, 语言是一种摧毁性的武器。梅尔锡在替反对领职业执照的艺术家们辩护时说:“为了更好推翻事物, 人们先推翻了语言③。”

Télégraphe(通信机)④: 这个自从革命以来发明的机器, 是一种空中的报刊, 社会政府认得它的字母。

Lèse-peuple(对人民的大不敬罪): “这是比冒犯君主更大的罪行。”

无数必要的而且美丽如画的词, 丰富了语言:

*Enleveur(夺取者); ossu(瘦骨嶙峋); *ossature(骨架, 骨骼); *inabordé(不曾接触的); *infranchissable(不可超越的, 不可传递的); acrimonie(辛辣, 尖酸); inanité(无用, 虚荣, 徒然); classement(分类); classification(分别等级); *classificateur(分别等级者);

① 共和历年终与岁首之间, 有五天补充的日子, 作为庆祝革命成功之用。

② 格雷戈阿(1750—1831), 法国教士, 曾任国民公会会员。

③ 见一七九六年十月份的《公共论坛》。——拉法格注

④ 指电报机发明以前通讯机。简单地讲, 这机器包括一根树立在高处的木柱, 上端有两条横臂, 由臂的上下活动形成一系列的记号, 与远处通信。

*classifier(分别等级); gloriolle(无足轻重的荣誉); *élogieux(夸奖的, 过誉的); inconsistent(不坚固, 不能经久的); *inéductable(不可避免的); *imprévisible(不可预见的); fortitude(精神力量, 魄力); *ingéniosité(匠心, 巧思); hébêtement(目瞪口呆状); *engloutissement(沉没); *imagerie(形象); *effarement(慌乱); vulgarité(庸俗性), 斯达尔夫人自称第一个用过这个词: “这个承办人的名气①(famosité)是用血的文字写的。”

*Brûlement(烧, 烧毁); 法律界人士(robinocratie)的文件的烧毁。Logodiarrhée②, 伏尔泰曾经用过这个词, 可是在一封私人信札中。Oiseux(无聊, 无所事事), 玛西永③用过这个词, 人们责备他是革新者, 他因为说了一句“法律的蔑视者(contempteur)”而受谴责。

Naguère(从前), 曾经被“il n'y a pas longtemps”(不久以前), “depuis peu”(不久以来)所代替, 后来又被采用了。certes(一定, 无疑地)这个词也一样, 拉布吕耶尔④曾经抱怨这个词的消失。朗布埃公馆曾经发动反对car(因为)词的战役; 贡伯维尔⑤自夸在他的四卷本的小说《波来克桑》中, 他没用过一次car。

哲学与各种科学在许多名词上获得便利。

*Idéaliser(理想化, 概念化); *idéalisme(唯心主义, 理想主义); *idéaliste(唯心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idéalisation(理想化, 概念化); *idéalité(理想性, 唯心性); indifférentisme(漠不关心主义); perfectionnement(完美化); perfectibilité(可以完美化的性能); Etre suprême(最高本体), “罗伯斯庇尔乐于宣布共和国的最高本

① 此地“名气”二字(famosité)有讽刺之意。

② 此词意义不明, 一般词典中无此词, 按Logo出于希腊字Logos, 训为“演说”, diarrhée则作“腹泻”解。

③ 玛西永(1663—1742), 法国宗教家兼演说家(布道者)。

④ 拉布吕耶尔(1645—1696), 法国作家, 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散文家, 著《品格论》。

⑤ 贡伯维尔(1600—1674), 法国小说家。

体，这和仁慈的上帝毫无相同之处……一个无短裤党人这样说：“再没有上帝了，只有一个最高本体”①。

有人试图引用 *sciencé*（科学者）一词，这是无补于事的，既然从中世纪以来已经有 *savant*（学者）这词。缺乏这个词的英国人，要说从事科学的人时，感到为难；他们把他叫做一个研究梵文的、研究哲学的，诸如此类。最近他们采用了法国词 *savant*，并且造了个新词：*scientist*（科学家）。

新近引入语言的一些词，在革命期间已经用过，例如 **Modernisme*（现代主义）；**naturalisme*（自然主义），用为宗教的意义，崇奉自然的宗教；**sélection*（甄别），这词是格来芒斯·罗阿埃夫人在她的达尔文著作的译本序里，重新从英文介绍到法文中的。**rieniste*（空洞主义者）；**nihiliste*（虚无主义者）；有人说这个字是在屠格涅夫笔下形成的；拥有极丰富的词汇的H.卡斯底，曾经在他发表于一八五三年的著作《路易一非力普朝的人物与风俗》中用过这个词。

有些古老的词被迫接受了新的意义。例如 *lanterner*，这个词在革命前作“犹豫不决”解：“最后六天，红衣主教极为犹豫不决”②；革命后，当作“象挂灯一般被吊起来”③解。*Moralité*，在革命前训为道德的思索，在某种寓言式的演说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在革命后，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品性解，他的品行，他的原则（见共和六年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④；**niveler*（平均化），在革

① 拉阿普语。——拉法格注

② 特·雷茨语。——拉法格注（译者按：特·雷茨红衣主教（1613—1679），著有《回忆录》等。）

③ 按 *Lanterner* 这个动词是从名词 *lanterne*（灯笼）变来的。“象挂灯一般被吊起来”，指绞刑。

④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命前，作用水平来衡量解；niveleur，操此职业的人；在革命后，作平均分配解；niveleur，“要求平均分配财产和土地的人”。Egalité（平等），在革命前，指均等性，对称性，相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革命后，为权利的平等；法律对大家是一样的，无论是保护，或是惩罚。Patente（执照），在革命前，这是财务机关里的一个名词，只用于某些文句中，如“执照文书”，革命后，已经成了为经营某种工业和商业而出钱向政府买来的一种证件。Juré（宣了誓的人，陪审者），在革命前，是指宣誓保证技术成熟的人，例如：宣誓的外科医生；宣誓的鸡鸭贩子；也指手工匠集团中被推举监督大家遵守规章的人；宣誓的师傅；在革命后，指担任证明某种被告发了的罪行的普通公民组成的委员会^①。Spéculer（研讨，投机），过去专用于哲学和数学思想的最高表现的这个词，在革命时代转移到金融界的语言中去了。Souverain（君主，主宰，最高权力），革命后成集体名词：“公民们的普遍性是最高权力”。

十八世纪的文学，除开别的优点之外，是以它的语言的精确和明朗，以及它的形象的素淡和精选为特点的。这些优点是由于它的战斗文学的性质所规定的。小说、故事和悲剧，都发挥哲学的论点；最枯燥的笔战文章，例如关于麦子贸易问题的笔战，也不乏风趣；作者将对立的意见奚落得不留余地，并用说理压倒对方。语言不得不精确，不得不俭于形象而贫于词汇，以免讨论迷失方向。自从笛卡儿以来，批评的精神提得最高就是哲学精神；笛卡儿派的哲学家劝人开始辩论时先给讨论的一些术语下定义，百科全书派也同样地重视用词要有准确的定义。狄德罗

^① 在这个意义上，juré 应作陪审员解。

认为，讨论之所以拖长，时常因为两方面给所用的同样的词以不同的涵义。孔狄亚克认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而词既是思想的负荷者，思想艺术的第一工具就是一种和数学一样的，每个词都有明确的界说和分类的准确的语言。

一七九三年的公社社员奉为神明的理性，曾经是百科全书派的最高主宰。他们决不因为大师说过什么就接受下来；他们毫不尊敬仅仅因为传统是如此的事物；他们也毫不容忍由于社会的体统而变为必要的东西；他们批判一切。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各种宗教信仰、各种哲学体系、各种世俗的成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受审讯，而且要证明它有存在的权利；一切都经过解剖，在它的各部分加以分析，在它的成分上加以衡量。用黑格尔的生动的话来说：“那时，人在脑袋上行走”。

可是在百科全书派之外，产生了另一些作家，他们向分析的能力提出疑问，对辨理的思想也加以怀疑，并且以情感来和理性对立。

不论道德家怎么说，理解仰仗于热情之处甚多，热情也公认为仰仗理性之处甚多；由于各种热情的活动，我们的理性始能渐臻完美。

以上是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说的话；这部著作是十八世纪最异乎寻常的杰作之一。在这一篇论说的另一处，卢梭居然还说：

我几乎敢于说，思索的情况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情况；一个沉思的人是一个堕落的动物。

对贝那丹·特·圣比埃尔，他这样说：

当人开始辨理之时，他停止了感觉。

情感颠覆了理智的王位，心灵代替了头脑。

对十八世纪社会起作用的那些酵母，不但将要带来政治制度上的改变，而且也带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各种趣味和热情的更新。

离开自己的土地而到凡尔赛宫廷和花园中去的贵族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于大自然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如此突然地在城市资产者的心灵中觉醒，以致他们天真地认为发现了大自然，就象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在他们以前，没有任何人认识和描写过大自然。夏多布里盎在他的《基督教英华录》中说：

我们所说的描写诗，在古代是不曾有过的……艾希奥特^①、戴奥克里特^②和维吉尔^③，无疑地给我们遗留下来关于劳动，风俗和田园幸福的极佳的图画；可是，至于使现代诗歌丰富起来的那些田野的画面、天气和四季的变幻，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只能找到绝无仅有的一点痕迹。

新文学并不会去处理田园的劳动和风俗，而是将从浪漫的、美丽的和情感的角度去处理大自然：人们给大自然以善感的灵魂。在革命前几年，有一个瑞士的博物学家叫鲍内(Bonnet)，到晚年才搞哲学；他发现植物也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并且给驴子和骡子之类设立了一个天堂，这些动物想必在地上乐园中吃了禁草，所以被罚在世上劳累受苦。

爱情，这种在贵族时代一直受控制、压抑并且屈服在政治规条和社会体统之下的热情，反叛了，它要求控制人、统治人的思想和行动。

① 艾希奥特，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

② 戴奥克里特，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牧歌诗人。

③ 维吉尔(公元前77—19年)，罗马诗人。

伏尔泰的精确的语言，发现它自己无力表达这些崭新的趣味和激情。圣勃夫说：

描写大自然的艺术是这样新颖，连名词都还没有发明……为了描写一座山的鼓起的、浑圆的、绵长的、平扁的和凹下的变化多端的形状，你能找到的只是曲折的比喻；对于平原和峡谷，也有同样的困难。假如要描写一座宫殿，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窘状了……没有一条缕纹没有它的名称①。

政治创造了议会语言；对于大自然的趣味、爱情和情感也将形成一种合乎它们使用的语言。

礼貌使一个贵族成为坚忍的人；它迫令廷臣将心灵的焦虑和身体的痛苦隐藏在微笑的面容和无疵可摘的仪态之下，所以贵族文学不详细描写痛苦。动词 *larmoyer* (流泪) 在十七世纪销声匿迹之后，革命后重新获得了生命；因为在资产阶级文学中，

痛苦将服务于才华的最高效果②。

而神经将起主导作用。人们将带情感的词在语言中制成浓厚的配合剂：**endolorir* (受痛苦)；**énervation* (使神经紧张，暴躁)；**alanguissement* (委顿无力的状态)：“一种温和的委顿使我全身的机能感到烦躁” (卢梭)③；**désespérance* (绝望)；**appalier* (?)；④ **vaporer* (冒蒸气)⑤；**enamourer* (锺情，发生爱情)；*dés-*

① 见圣勃夫的《贝那丹·特·圣比埃尔研究》，附在 Furne 插图本的《保尔与维吉妮》卷首发表。——拉法格注

② 斯达尔夫人语。——拉法格注

③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④ 译者按：此词意义不详。

⑤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译者按：在古代法国，人们对于某些病症，比方头痛神昏之类，认为是人身的各种“蒸气”或气体上冲于脑所致。这种情况就是所谓“冒蒸气”。

aimer(断情,情谊断绝):“为什么法国人不说‘断情’”,既然他们凭一时的任性,钟情如此快速,而断情更为快速?(梅尔锡)①。

*tendrifier(柔软):使一颗心柔软化,好象名厨手中的嫩羊肉。

人不再努力上升到思想,他任凭情感和感觉支配;他憎恶一切哲学的深思和智力的批评,他让自己

被形象的诗歌所牵引,这些形象就象音乐的声音一样,引导人沉湎于梦幻的无穷缥缈之境(斯达尔夫人)②。

奇特的对比:孔狄亚克这个感觉主义者将精神禁锢在一种干燥抽象的,象数学一般的语言中;马尔勃朗许③这个精神主义者却

设法在他的形而上学著作中将形象和意念结合起来。

在革命期间,对于形成了形象的目标,对于比较法、比喻法以及对比法的热情,泛滥无阻;再加上低级趣味的帮助,这种热情孕育了一种语言的臃肿病,有如贝特洛纳④时代从亚洲流亡到雅典的庞大而且浮夸的言词一样,而且它还没有被头发最散乱⑤的浪漫主义的夸张所超越。

人们那时在集会的和俱乐部的讲坛上听到,在报纸和小册子上读到:

①②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③ 马尔勃朗许(1638—1715),法国形而上学家,著作有《真理的探求》等。

④ 见《沙底里公》: *Nuper ventosa isthaec et enormis loquacitas Athenas ex Asia commigravit. (Caput II)*。——拉法格原注(译者按:贝特洛纳(Pétrone),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原籍高卢,他在罗马暴君尼罗(Néron)的宫廷中度奢华的生活,他的作品《沙底里公》叙述公元一世纪的罗马风俗。)

⑤ 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浪漫派文人和艺术家往往留长发,披在肩上,表示不同凡俗。

可怕的贵族九头蛇，将不停地从它的失败中苏生；驱逐良好的智慧和良好的秩序的就是它（见一七八九年八月二日的《巴黎的革命》第四期）^①。

稍后，贵族九头蛇摇身一变为无政府主义的九头蛇：

无政府主义的九头蛇可以从它的灰烬中再生，我们要注意杀死这怪物，而且要永远消灭它（同上第七期）^②。

为了从灰烬中再生，九头蛇就摇身一变为凤凰：

贵族阶级在自由的厂房里自己铸造了武器（同上，第四期）^③；

囤积者逃不出追逐他的人类的警惕的眼光（同上，第三期）^④；

信用、自由和安全是公共繁荣的源泉（巴黎生活资料委员会的传阅文件）^⑤。

路斯达罗^⑥管这种似通非通的风格叫“一个伟大的原则”。“宣传文字是各国人民的保障”（巴依^⑦语，他曾很荣幸打击过一些史诗式的词，人们把那些词的创造者假设为约瑟夫·普鲁道默^⑧）^⑨。卡罗纳^⑩在他的《关于生存资料的回忆》中，描写内该以

饥馑的幽灵作为仆从，并且依靠着叛乱的火炬。

①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② 同上。

③④⑤ 同上。

⑥ 路斯达罗(1762—1790)，法国记者，资产阶级革命家。

⑦ 巴依(1736—1793)，法国文学家兼天文学家，曾任立宪会议主席。

⑧ 约瑟夫·普鲁道默，谨慎、自私、架子十足、好说大话的现代小资产者的典型形象。

⑨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⑩ 卡罗纳(1734—1802)，法国政治家，曾任财政总监(1785)。

自由精神苏醒过来了，它站起来，它向东西半球倾泻它的神圣之光和创造之火（见傅雪^①；《B.富兰克林的公民颂赞》^②）。诽谤的尖刀增加无数（见拉·法埃特一七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通令）。当国家从奴役的空虚中冲向自由的创造……（米拉波）。

革命使拉阿普这个冷漠的学究的才情燃烧起来，甚至使他头戴红帽，高呼：“拿起武器来！”“他饮血，血滋养他的暴怒，暴怒引起死亡”。“人民只有用刺刀尖写的文书奠定自由，始能一劳永逸地巩固自由”（比育-瓦来纳^③，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演说）。“公民的愿望是要求拿破仑·波拿巴特永远封闭革命的喷火口”（共和十年热月十二日的《巴黎公报》）。“作家，革命洪流的儿子”。“曾经三次煎熬的胆汁，象燧石一般包围了他的心房。当无政府主义的火刀敲击他的心房的纤维时，他就喷出火来”（傅雪：《友人报》）。

“恶运是一个洪炉，上帝在那里边锻炼灵魂”（《巴黎公报》）。“悲剧是道德之人的巨大塑像”（见共和八年热月的《哲学旬刊》）“上帝是世界上的永恒的独身者”（见夏多布里盎的《基督教英华录》^④）。“月亮的神秘的贞洁，在清新的夜晚的空间”（同上）。“阿达拉的垂死的嘴半张着，她用舌头来追求教士用手指指示给她的上帝。”（见《阿达拉》^⑤）

① 傅雪(1744—1793)，法国神父，资产阶级革命家。

②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下同。

③ 比育-瓦来纳(1756—1819)，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④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同时他加脚注如下：这儿引用的夏多布里盎的文句，是从《阿达拉》和《基督教英华录》的初版中选用的。必须在初版中才能找到革命修词的自发式的表现。后来的版本是经过作者不断修改的。

⑤ 《阿达拉》是夏多布里盎(1768—1848)的小说，发表于一八〇〇年。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文学描写绝望和人类各种伟大事物的虚空：“大地无非是一堆死者的灰烬，和生存者的眼泪调合在一起（《阿达拉》）。“荣誉无非是幸福的丧服”（斯达尔夫人）。“道德是通过死亡进入生活的”（《基督教英华录》）。“死亡就象半个虚无，它的发明是为了使造孽者感觉整个虚无的可怕”（同上）。

人们使这类似通非通的文风用三次方的指数增涨起来。

如果人们要估计这种塞满形容词、比喻和对比的风格，对于十八世纪的语言是多么面目可憎，那就必须回忆一下伏尔泰的悲叹；他在抱怨了一些英文单词（redingote，从英语 riding coat 来的，意义就是骑马穿的衣服；boulingrin，从英文bowling green 来的，意义是打球用的草坪，诸如此类）笨拙地被引入法语之后，对下列的形象性的用语大为生气：“点燃叛逆的火炬；我的理性迸射火花；王座有它的习惯；命运抛掷神秘；骑士们走入坟墓，为了将他们的得胜的敌人抛在里边”。莫勒来，虽然曾以愤慨到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的身份，目击过革命的比喻和对比语言的狂吞滥嚼，却在他的年老的灵魂上找到足够的纯语主义，因而对《阿达拉》的风格表示愤怒，并且心中疑问：“法国趣味、语言和文学将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人们容忍：

在唇上吸饮魔力；火的月亮；岑寂的声音息灭了；潮湿的土地低声说话；河流的喧哗；松树和橡树的尸体；上升的烟柱包围了浮云，浮云吐出雷霆……等等①。

当代的读者们，对这类文句见过很多，很难理解伏尔泰和莫勒来的忿怒和失望。

① 见莫勒来：《关于题为〈阿达拉〉的小说的批评意见》，共和九年。——拉法格注

可是批评都落空了：产生于议会场上，报纸篇页上和政治小册子中，后来在罗伯斯庇尔失败后充斥于市上的小说中，以及毫不谦虚地要求生存权利的剧本中得到发展和补充的现代文学语言，带着它身上的缺点和优点，在十八世纪尚未完全结束时已经肯定不移地形成了。它只等待有才华的艺术家出来加以修剪、锤炼，使它达到完美之境，并且用它来产生杰作。夏多布里盎把过去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化石，以及一切对于优美的文学寄托希望的人们所鄙视的新的语言抓到手中；他以天才的熟练演奏家的手段加以处理。《阿达拉》，这部为文人所讪笑，然而被公众以难以形容的热情接受下来的本世纪^①第一部浪漫主义作品，正如二十年以后遭遇到同样情况的拉马丁的《静思集》一样，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等到革命语言已经在散文方面肯定它的修词学上的优越以后，拉马丁、维尼^②、雨果和他的浪漫派才能够使这种语言在诗歌领域内高奏凯歌。

政治斗争的烈火稍一平熄，革命以前一度爆发的文学争论，立刻又死灰复燃。参加者分裂为两个阵营：古典派和浪漫派，正如稍后人们所说一样。夏多布里盎写道：

一部分文人只赞成外国人（主要是莎士比亚，被置于高乃依与拉辛之上）；至于另一部分，坚决拥护我们老旧流派。按前者的看法，路易大帝^③朝的作家们既缺少风格中的活力，尤其缺少思想；按后者的看法，所有这种所谓活力，一切当时趋向思想的努力，无非是颓废和腐化（见共和十年牧月二十五日的《水星》）^④。

① 指十九世纪。

②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③ 路易大帝，指法王路易十四。

④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论战开始以来，已经过了若干年，《水星》在共和八年抱怨道：

夸奖拉辛，这就是自愿被目为共和国之敌、短视的人、设法恢复老旧制度的顽固分子。（共和八年果月）①

封达纳在伦敦发现在贫困中过日子的夏多布里盎，并且使他从无神论改信天主教；重复了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攻击，并且肯定说：

伏尔泰在老年时代懊悔曾经鼓励低级趣味，将这怪物放在索福克勒斯②和拉辛的神坛上（共和八年，穉月，《水星》）③。

夏多布里盎夸大了他的恩人的意见，作下列比较：

凭借自然来夸奖莎士比亚的那些批评家，就象那些要想消灭社会的特色，而使各国重又陷入野蛮状况的政治活动者一样。（见共和十年，牧月五日的《水星》）④

这是在文学的形式之下继续的政治斗争：革命分子坚持拥护莎士比亚，反动分子坚持拥护拉辛。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各种思想混杂到这田地，以致旧制度的语言的捍卫者恰好就是过去支持一七八九年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原则的人；同时夏多布里盎和他的友人们，使用革命的语言，要把被百科全书派讥笑过的天主教重新放在尊荣的地位，并且使一七九三年受过人们的迫害的教士们重登权力之坛。所以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保证革命语言的胜利的人恰好就是以革命思想的反对者身份出现的

① 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②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 497 或 495—405），著名的希腊悲剧诗人。

③④ 括弧中是拉法格的原注。

人。

涌现于一七八九与一七九四年之间的语言并不是新的。涉猎老旧的作家和那些被目为自由派^①的作家或泥污诗人的作品，人们可以找到最近被导入语言的一些词，除了少数按照形势需要而铸造的词以外。人们在这些人身上可以遇到那种形象化风格的滥用，那种夸大的口气，正和今天自称反浪漫主义的一些小说家仍然用来点缀自己作品的东西一样^②。归根到底，革命仅仅推翻了贵族语言的王位，同时将资产者口头说的、并且曾经在文学作品中用过的语言，重新带到表面上来。这种转变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已经初露端倪；革命却声势赫然地加速了这转变。

四个世纪以来作为法国的文学语言的贵族或古典派语言，正如浪漫派或资产阶级语言，都是从平民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伟大的公共基金，各时代的文人从那里汲取单词、词句和短语。

开始于十四世纪的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使法兰西岛^③和

① 自由派(libertin)：在十七、十八世纪，“自由派”主要指不信或不尊重宗教（主要指天主教）的人；到十九世纪以后，这个词儿指行为风流的人。

② E.与J.龚古尔先生（按即龚古尔兄弟）给米雪莱（1798—1874，是法国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等）一封现在由他们珍藏着的信中说，人类的圣经犹如“印度的圣经，它有毛织物的花纹和帐篷的宽敞，……你们有光明的文句，太阳般灿烂的篇页，可供人长嗅的形容词，思想在它们的字眼的茎上微颤”，等等。格拉雷底先生把这封信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的《时代》上）之后，喊道：“可是，告诉你，自然主义是产生于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作家不能逃避浪漫主义；左拉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可以放弃老旧的中世纪，为了采取不久也就成为老玩艺儿的现代，可是他们将永远是浪漫主义者。——拉法格注

③ 法国古代地名，包括现在以巴黎为中心的四个行省。

成为首都的巴黎的口语比各省的土语有更高的价值，虽然各省的土语在巨大的封建领地形成时也达到了文学语言的程度；于是聚集在国王周围的贵族能够澄清通俗语言而创造古典语言，并令作家接受这种语言，为了投合贵族乐趣而去写散文和吟诗。李特雷^①先生在他的《词典》的人家常常引用而不加声明的、出色的序文中，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十七世纪自以为有权力去修削一种如此宽阔和如此灵活的语言〔十六世纪的语言〕^②，去纠正一种如此合用的工具？

这位耐心的词汇学家指出了语言和贵族的中央集权齐头并进，却没有看到宫廷和沙龙中的生活要求一种虽不如十五、十六世纪的征战者^③的语言那么丰富，然而更为精练的语言。

自从发现美洲以来，在财富和潜力方面迅速成长的资产阶级，也接着在通俗语中剪裁了它的浪漫主义的语言，可是剪得更宽阔些。等到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之后，它就下命令将这种语言作为法国的国语。凡是怀有猎取荣名的野心，并且想发财致富的作家，都不得不采取这种语言，尽管他们心中多么不愿意。古典派语言和封建君权一同垮台了；而在议会开会时讲坛上产生的浪漫派语言，却将跟议会政府并存下去，只要后者能存在多久，它也会存在多久。

① 李特雷(1801—1881)，法国语言学家，著名的《李特雷词典》的编者。

② 方括弧中是拉法格原注。

③ 指那些以攻城掠地为生活的中世纪封建贵族。

· 译 后 记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是十九世纪末叶法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奠基人之一。正如列宁指出,革命活动家的拉法格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传播者之一。

拉法格发表过不少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论文,并且写过若干关于文学的评论。他的文学论文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值得珍视的文献,可惜有一部分已经散佚。这儿所收的七篇论文,是根据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拉法格文学评论集》译出的。

这七篇题材不一,修短不齐的论文,是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拉法格在文学方面的全部理论遗产。换言之,经过多方努力和长期搜求,终于到手的就只是这七篇。况且在这七篇文章中,《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和《左拉的〈金钱〉》这两篇的法文原作已经找不到。法国的编辑者从老旧的德文报刊上,将这两篇材料的德文译文重新翻译成法文。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学艺术方面有过许多卓越的、原则性的见解,对于后之来者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重要的基础。作为马克思的入室弟子和他学说的继承人的拉法格,在文艺理论方面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精神。不仅如此,拉法格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一些具体问

题、具体材料结合起来，作了比较细致、全面和系统的专题研究，写出具有独到之见的论文。其中重要的是《浪漫主义的根源》以及有关左拉和雨果等人的几篇。在当时法国，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文学方面进行这样的具体分析和系统研究，是一种创举。

拉法格始终把文学评论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尖锐地进行着的时候，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可能在这一最基本的斗争之外有其他更重大的任务。拉法格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来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的。拉法格关于民间文学、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工作，是在约莫十年之久的一个时期内进行的，从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六年。这些年月恰好是盖德运动的最重要的时期^①。拉法格的学术研究活动和著作，是他的革命实践不可分的一部分，是为他的革命行动服务的。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也是和他在另一些方面的理论工作密切配合的。例如在《左拉的〈金钱〉》中分析了交易所的一切情况，无异于给他的论文《交易所的作用》提供了若干补充材料。在同一篇文学论文中，还谈到资产阶级新闻界的卑污黑暗，并且用注解的形式举了一些具体例子，这和作者的另一篇论著《资产阶级报界的卖淫》是互相配合的。《萨弗》，对都德的风行一时的小说的深刻分析和尖锐批评，是作者的政治论文《资本主义的宗教》的补充。

阿尔封斯·都德是《小东西》和《磨坊文札》等温情主义小说的作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小说界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甚至也许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作家。被称为“法国狄更斯”的都德，在他初期作品中，曾经以“含泪的微笑”打动一般天真的读者。可是，不难设想，无论

^① 盖德(1845—1922)，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和拉法格并肩作战，在一八七九年创建法国工人党。

“含泪的微笑”多么“动人”，这副嘴脸如继续数十年而不变，势必变成痴呆可厌的现象。因此，达到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时期的小说家都德，也就不再单纯地“含泪微笑”了，而成了资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卫道者和代言人。他忠实地表达并且捍卫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的所谓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宣传虚伪、渺小和自私的道德观与处世哲学。这是他在那时发表的小说——例如《达达兰》（1872）、《纳巴勃》（1877）和《萨弗》（1884）——之所以受当时法国资产阶级读者广泛欢迎的主要理由，也是拉法格之所以拿他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理由。《萨弗》和《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两篇尖锐的批评都是针对都德的。通过《萨弗》，拉法格揭露了资产阶级以虚伪的道德为掩护，对于妇女采取任意玩弄的态度。在男女关系上，资产者往往表现得极度自私与卑鄙。许多资产阶级男子以玩弄女性为一辈子生活中一贯不可缺少的“娱乐”，并且认为这是极其平常的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宣言》揭发资产阶级男女关系的混乱和肮脏。小说《萨弗》使我们看到卖淫妇被资产阶级的卫道者都德歌颂为理想的情妇，因为她无微不至地体贴情夫，伺候他，供养他，倒贴他，不让他花钱；而且最后她觉得自己姿色渐衰，不足以满足男子的要求而维系男子的心，便悄然引退，丝毫不和情夫纠缠，不耽误他的“前程”。不但妓女如此“通情”，嫖客也很“达理”。他对这个情妇感到履足之后，毅然决然摆脱了她；为了不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他浪子“回头”，找到一个小官来作，并且准备和一个有优厚陪嫁的女子结婚。公然提倡卖淫和姘度作为婚姻的补充，这就是这本资产阶级的生活教科书的主题。作者都德把这部“杰作”题赠给他的儿子，可谓“教子有方”。拉法格在无情地揭露资产者的伪善面目之后，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

“资产者的灵魂中最高贵热情之一，就是想用最低的代价来酬谢给他帮忙的人。”他认为在爱情上“贵族阶级的男人还能够忘却个人利益；资产者是自私到这种程度的动物，他甚至不能设想人们可以期待他采取一个和他的利益相反的行动”。

《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不但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而且揭发了资产阶级文人学者一方面由于不学无知，不懂得达尔文学说的真义是什么，另一方面，他们不但不怕误解达尔文，而且故意随便臆造和歪曲，把生存竞争说成人类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科学根据，把生物界适应自然环境的规律硬搬到社会生活上来。拉法格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指出他们不但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偷盗凶杀等罪恶，都归咎于达尔文的学说，而且要借此蒙蔽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使他们将自己的穷困归咎于自己的弱小，归咎于自己的苦命，从而闭塞他们的阶级觉悟，转移他们的阶级仇恨。

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中提倡通过民歌来研究广大劳苦群众生活中的悲欢喜乐的记录，在这里边可以得到许多为一般官方的历史记载和学者著作中所忽略遗漏的东西。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显然并不是为民歌而研究民歌，而是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探讨在各个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阶级社会里，妇女所处的不平等地位。阶级社会惯用庄严的仪式和欢乐庆祝的外表来美化婚姻，哲人礼赞婚姻，诗人歌颂婚姻；然而在那种条件下，婚姻对于妇女往往是一场悲剧。由此可见，革命者拉法格在民歌中所注意的首先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不为人知或无处申诉的疾苦。因为民歌，这种群众性的创作，是“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的最忠实和朴素的反映。

在与此类似的一个思想指导下，拉法格研究了大革命对于法国语言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他希望通过语言的研究，来了解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基本作用。从这基础上出发，《浪漫主义的根源》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文学潮流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这篇文章主要阐明十九世纪初期以夏多布里盎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反动本质：“……浪漫主义始终明目张胆地拥护篡夺了大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拉法格认为浪漫主义的精神贯彻整个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换句话说，在浪漫主义中他已经看见十九世纪各个文学潮流的根源和苗头。因此，他把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说成“浪漫主义的尾巴”。这种笼统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然而他在《左拉的〈金钱〉》一文中，通过交易所的具体情况，深刻地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开始形成时期的日益加剧的反动性，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中，《雨果传说》是一篇比较特殊的文章。由于它的锋芒毕露的战斗性，这篇文章非常象笔战文章。实际上，它不是一般的笔战文章，而是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根据一定的材料，拉法格把雨果说成一个毫无政治气节、随风转舵、唯利是图的市侩式的文人，资产阶级在文学方面的典型代表。晚年的雨果大事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感情，拉法格认为这是夸张，并不真实。他一方面肯定雨果是一个有才能的“文学工匠”，同时着重指出，雨果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极大的才能，那就是善于理财，他逝世时家产有五百万法郎之巨。拉法格不但要揭穿雨果的资产者贪财的老底子，尤其要通过雨果，痛快淋漓地鞭笞资产者口是心非的假道义，和投机取巧的真本领。《雨果传说》的语气是偏激的。拉法格仿佛要把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仇恨都倾泻在雨果一个人身上。但是，这种激昂的心情和激烈的语

调是有特殊原因的，因此是可以理解的。一八八五年，刚刚以塞纳省候选人的资格参加了立法选举的拉法格，激于正当的义愤，为罢工的矿工把公司派去监视他们的工程师从窗口掷出去这件案子替工人进行辩护，这就得罪了资产阶级统治势力，被控为“煽动杀人”，关在监狱里。雨果国葬那天，全巴黎闹得天翻地覆，街上人声鼎沸，连坐在班房里的拉法格都不得安静。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拉法格撰写了这篇充满阶级仇恨的《雨果传说》。这篇文章写成以后，本来打算用小册子的形式问世，但找不到出版人。六年之后，到一八九一年，才在《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出来，而且编者还特地附加声明：“本文对雨果的看法是作者个人的看法……本刊不能对此负责。”

在文学评论方面，正和在其他论著中一样，拉法格企图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上粉碎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桂冠，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上的权威。他的理论著作总是服从于行动上的必要性的。学者与活动家合而为一。

拉法格的文学评论文章都具有锋利的战斗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仅仅是个笔战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要求党性和科学性统一。文学评论家拉法格正因为要使自己的文章富于战斗性，所以埋头从事于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为了使他的论点有充分的说服力，他总是详细地列举各方面的例子，因而每写一篇论文，他总要作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掌握大量资料。例如《雨果传说》，虽然写于监狱中，但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急就篇，而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作者早就想写一个小册子，“将如此古怪地不为人所知的、雨果的真实性格，大白于天下”，因此从一八六九年，在开始下笔的十多年前，他已经写笔记，积累资料。

至于资料的丰富，引证的繁博，《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和《浪漫主义的根源》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突出的例子。《浪漫主义的根源》一文所涉及的资料，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更属可观。作者自己这样声明：“在这篇批评文章中，我不得不探本穷源，手里拿着笔，去翻阅从共和三年到共和十二年的出版物（小说、诗歌、剧本、哲学著作、期刊、报纸）。”

如果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战斗性强，是拉法格理论著作的最基本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那么他的那种耐心的调查研究，大量占有资料的治学方法，也同样值得我们效法。正因为有丰富的资料作基础，拉法格的论文才能够从具体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空洞的概念出发，才能够比较全面地考察有关的具体事实，然后在具体事实的具体分析上建立自己的论点，概括出科学的结论。

一边为政治服务，紧密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边作认真的和系统的学术探讨，两者互相结合，使著作的科学效果和政治效果同时得到提高，这是拉法格文学论著的主要优点和特色。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同时，拉法格往往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种种谬论，并提出自己的正确看法。例如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中，作者批判了麦克—林南所谓“族内婚姻”和“族外婚姻”等公式。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歌中，往往有类似的作品出现，在这问题上，拉法格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见解，反对民歌起源于某些“中心”，然后逐渐向各地流传和逐渐演变的形式主义理论。拉法格认为不同地区的民族，由于他们生活和斗争的条件可能相似，完全有可能产生内容相近的文学作品。同样，在语言方面，拉法格反对所谓印欧语系这种因袭的说法，反对用“母语”解释一切，而认为各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不

能脱离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条件。

拉法格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法国文学研究上去的第一人。他强调研究文学必须和基础结合起来考虑。通过文学研究，他所要说明的主要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不多，但它们的出现却标志着文学评论上的革命，文学研究上的一个新方向的开始，至少对于法国文学是这样。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拉法格给他自己的文学评论作了这样的介绍：“真的，如果不在思想上体验那些欢迎夏多布里盎的初期浪漫主义作品的男男女女的情感和狂热，如果不追究那些男女在何种社会气氛中活动，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那样热烈地接受这些作品。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文学评论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舞文弄墨，不再骂人或捧人、分发作文奖状或对于‘善’本身——这是‘真’的光辉——加以诠释，而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评论的一种研究：分析者在故纸堆中所寻求的不是文章风格的美，而是文章作者和读者的激动的情感。”这一切，就说明拉法格的文学评论决不是贴贴标签，喊喊口号的教条主义的文学评论。

拉法格固然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分析了、解剖了文学，但他并没有象庸俗社会学式的文学评论那样，用单纯的划阶级的办法来代替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文学艺术是细致复杂的上层建筑，不照顾它的特征而进行研究和分析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拉法格的文学评论没有疏忽作品的艺术性，虽然他没有在这方面多加发挥，因为他的文章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在批判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拉法格不会一笔抹煞这部作品的艺术技巧，如果它的艺术技巧确有可取之处。甚至对都德那样的十足布尔乔亚的作家也不例外。充分批判了《萨弗》之后，他加上说：“这本书的见长之处是它的那些穿插式的人物……这些取材

于活生生的事实的细节，是用一种纤巧的艺术叙述的，可是在纤巧中有令人回味之处。”对于左拉的《金钱》，拉法格充分批判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缺点和错误，而同时分析了左拉的创作方法，指出其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肯定左拉艺术的长处：“在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时，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大胆的事业；作了这样的尝试，已经足够使左拉成为一个革新者，并且使他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在《金钱》的艺术手腕方面，拉法格认为左拉也有独到之处：“要想把交易所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意经描写得很有趣味，这是很困难的，可是左拉却成功地把放在他眼前的吃力不讨好的材料戏剧化。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克服的困难，细节的丰富，布局的巧妙，人物性格的突出——有几个性格是非常出色地观察得来的，我们应当承认《金钱》是一部杰作。”

肯定拉法格文学论著的优点，是为了很好地向这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前辈学习，而决不是无条件地赞美。为了正确地认识和学习拉法格，我们也有必要正视他的缺点和错误。个别论点的错误，在拉法格每一篇论文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比较重要的错误，举例来说，首先是对于浪漫主义社会基础的看法，其次是对于雨果非常偏狭的理解与评价。

按照拉法格的说法，浪漫主义是刚刚将革命果实从人民群众手里夺了过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是腰包充实的资产者，刚刚从革命的恐怖中逃出来，要求躲避现实而在幻想中寻求安慰的表示。事实上，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应当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与阶段。每一个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同的

社会基础和阶级背景。这是不能笼统其词，一概而论的。拉法格所分析的浪漫主义是初期浪漫主义，主要是以夏多布里盎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而还不是雨果等人的浪漫主义。初期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反动的，这是无疑的。但初期浪漫主义不仅代表资产阶级，也代表了当时没落贵族的思想情绪，夏多布里盎就是这样的一个贵族分子。

在雨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自私与保守，另一方面是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的义愤、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情绪。可是拉法格只愿意看见雨果的阴暗面，并且根据这消极的一面来对雨果作整个鉴定和评价。这种态度显然是主观的、武断的。诚然，暴露雨果的资产阶级根性是有此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雨果。片面地夸大雨果的资产阶级根性，从而全面否定雨果，却是错误的。十九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当权派，借雨果下葬的机会大事招摇，大做“生意”，实际上这些伪善的家伙并不了解真正的雨果，他们欣赏的雨果只是那个拥有五百万法郎家产的大富翁。这种虚伪的热情和庸俗的铺张是有必要加以拆穿和斥责的。《雨果传说》的批判火力本应当集中在这一方面，而不应当仅仅针对雨果本人，更不应当一切归咎于雨果。《雨果传说》的作者声明他写这篇文章目的限于暴露这位大诗人的资产者的面目，而没有对他作全面研究的企图。尽管作了这样的声明，拉法格仍然对雨果下了不正确的结论，说雨果的作品受广泛的欢迎只是一时的现象；不用多久，不但雨果的作品将没有读者，连他的姓名都将被完全忘却。事实恰好反驳了拉法格的预言。直到今天，雨果的作品，尤其是拉法格在《雨果传说》中着重批判的小说《悲惨世界》和诗歌《惩罚集》，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悲惨世

界》是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在法国，一般群众对《悲惨世界》的热爱和熟悉，不下于我国群众之对于《三国志演义》。至于《惩罚集》，前几年巴黎还出过新的版本，可见这部作品到今天还有读者。雨果这个名字不但没有被人遗忘，而且在一九五二年，为了诗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举行了热烈的庆祝。这都可以证明拉法格对于雨果作品的评价是有片面性的。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拉法格曾经是蒲鲁东和布朗基的信徒。马克思也指责过拉法格身上残余的“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的倾向。他在文学论著中所表现的理论上的弱点，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另一方面，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在盖德和拉法格领导下所表现的政治上软弱性，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拉法格的思想意识和理论著作中。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文初次发表于1894年1、2月号的法国《新时代》杂志。和本书其他六篇译文一样，《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是原著全文连同作者的注释的翻译，译者未作任何删节；作者原注均加括弧声明，其他注释为译者所加。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的基本思想在于阐明语言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人民大众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中创造了语言这种必要的思想交流工具。语言的发展和变化，不可避免地受社会生活，即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直接影响。

法国的研究工作者和出版社将《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看作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之一而编入《文学评论集》中，是有充分理由的。拉法格在这篇论文中着重分析的是文学语言，主要从作家的言论和文学作品的语言来说明语言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现象。

历史证明，语言史上每逢一种新的语言风格臻于成熟的时候，总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出来集中地表现这种新的语言风格。十七世纪法国的古典派文学结晶了贵族语言风格。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作家们承袭了古典派的“优雅”语言风格，同时把它磨炼得更为犀利，更为简明精确，为了适应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紧张的阶级斗争。至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语言，乃是在革命浪潮澎湃的年月里形成的一种新语言风格的最后定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它唯一的表现工具，就象画师使用彩色颜料一样。文学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变有不可避免的关系。任何严肃的语言学家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这一著作，无论对于研究语言史或文学史的人，都有重要的启发。通过拉法格的具体分析，我们更明确一个文学家必须用时代的语言进行创作，才能很好地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和斗争中给语言的发展和演变积累了大量的新因素，创造了条件，有才能的语言艺术家，语言大师，便在这个基础上铸造出新的语言风格（包括新词汇），创作真正能震动广大读者，给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一个有创造性的文艺作家，必然能满足群众对于新的语言风格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和对于新的思想内容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

必须说明，一般人所谓语言的变化，实际上往往只是文体风格的变化，语言本身是很少变化的。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中也用实例说明了语言的相对稳定性，一个时代的语言和另一个时代的语言之间的区别，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个的、彻头彻尾的变化。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一定的时代、

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在语言的某些成分上所引起的变化，只限于所谓习惯语和同行语方面，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民族语言，并不能改变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

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反映在语言的演变现象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成过程。因此这篇文章有必要突出语言受阶级斗争影响的一面。但是，即使如此，拉法格所指出的语言演变部分，也总是限于字词 (mots)、短语 (expressions) 以及语型 (tournures)。而他所举的大量实例，几乎全部是单词。总而言之，不论贵族的习惯语也好，资产阶级的习惯语也好，所增减的主要是字和词，它们谁也没有彻底改变民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

斯大林驳斥马尔学派，说他们引用了拉法格的话企图证明语言的阶级性，结果白费力气。马尔学派歪曲拉法格的论点，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虚弱与错误。斯大林在驳斥马尔学派的同时，肯定拉法格的许多论点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也并不掩饰拉法格某些错误的提法，比如拉法格所谓语言的“爆发”式变化。

无论从文学的角度，或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是一篇重要的论著，没有任何理由对它采取不甚重视的态度。

罗大冈

1978年1月底改写

人名索引

三 画

-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法国作家。——5, 201。
-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père, 1803—1870),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父亲。——5。
- 大卫** (Louis David, 1748—1825), 法国画家。——166, 246。
- 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87, 159, 161—163。
- 马基亚维尔** (Machiavel,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家与史学家。——263。
- 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英国牧师、经济学家。——29, 114, 116, 201。
- 马尔非拉特** (Malfilâtre, 1732—1767), 法国诗人。——66。
- 马罗** (Marot, 1495—1544), 法国诗人。——225, 227, 232, 233。
- 马扎兰** (Mazarin, 1602—1661), 红衣主教, 曾任法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首相。——227。

四 画

- 巴可芬** (Joh. Iak. Bachofen, 1815—1887), 著有《母权论》。——30。
- 巴里斯** (Gaston Paris, 1839—1903), 法国学者、中世纪文学专家。——8, 21。
-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法国作家。——121, 126—130, 135, 137, 138, 141—143, 145, 156, 158, 184。
- 巴尔扎克** (Guez de Balzac, 1597—1654), 法国作家。——223。
- 巴依夫** (Baïf, 1532—1589), 法国七星派诗人。——264。
- 巴贝夫** (François-Emile Babeuf, 1760—1797), 法国革命家。——97。
- 巴依** (Bailly, 1736—1793), 法国文学家兼天文学家。——276。
- 比雷** (Edmond Biré, 1829—1907), 法国文学家兼历史学家。——76。
- 比仑** (Maine de Biran, 1766—1824), 法国哲学家、唯心论者。——176。
- 比戈—勒勃朗** (Pigault-Lebrun, 1753—1835), 法国小说家。——

181。

戈纪叶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 法国浪漫派诗人, 他在他的小说《莫班小姐》的序文中, 发表“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80, 95, 106。

戈多 (Codeau, 1605—1672), 法国主教兼诗人。——223。

戈艾弗多 (Coëffeteau, 1574—1623), 法国主教, 散文家。——223。

戈德温 (William Godwin, 1756—1836), 英国小说家。——186, 199。

戈丹夫人 (Marie Risteanu, dame Cottin, 1770—1307), 法国文学家。——204。

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者。——190。

孔狄亚克 (Condillac, 1715—1780), 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105, 272, 275。

贝特洛纳 (Pétrone) 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275。

贝纳 (Claude Bernard, 1813—1878), 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 著有《实验生理学导论》(1865)。——124, 125。

贝克莱 (G. Berkeley, 1685—1753), 英国爱尔兰主教、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家。——115。

贝朗瑞 (Pierre-Jean Béranger 1780—1857), 法国歌谣作家。——75, 100。

贝尔孟台 (Belmontet, 1790—1879), 法国诗人。——62。

贝里松 (Paul Pellisson, 1624—1693), 法国作家。——225。

瓦隆 (Varron, 公元前 116—前 27), 罗马诗人兼学者。——36。

瓦克里 (Auguste Vacquerie, 1819—1895), 法国诗人、剧作家, 他的兄弟查理是雨果的女婿, 他本人是雨果的热烈崇拜者, 和长期追随左右的忠实友人。——58, 74, 80, 95。

瓦尔兰 (Varlin, 1839—1871), 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89。

瓦代 (Vadé, 1720—1757), 法国通俗作家。——252。

五 画

圣比埃尔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 小说《保尔与维吉妮》的作者。——195, 272。

圣勃夫 (Sainte-Beuve, 1804—1869), 法国文艺批评家。——168, 169, 174, 191, 274。

圣底来 (Géoffroy Saint-Hilaire, 1772—1844), 法国生物学家。——101, 102, 111, 121, 127。

- 圣鞠斯特** (Saint-Just, 1767—1794),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249。
- 圣西门** (Saint-Simon, 1760—1825), 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148, 149。
- 布封** (Buffon, 1707—1788), 法国生物学家、作家。——111。
- 布乌神甫** (Père Bouhours, 1628—1702), 耶稣会教士, 语法家, 批评家。——224。
- 布瑞** (Paul Bourget, 1852—1935), 法国小说家, 著有《门生》等。——126。
- 布朗基** (Louis-Auguste Blanqui, 1805—1881), 法国革命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89。
- 卡芬雅克** (Louis-Eugène Cavaignac, 1802—1857), 法国将军, 镇压一八四八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刽子手。——87。
- 卡弗** (Pierre Gaveaux, 1761—1825), 法国作曲家和歌唱家。——167。
- 卡罗纳** (Calonne, 1734—1802), 法国政治家。——276。
- 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法国小说家。——1, 118, 121—127, 129, 132—138, 140, 141, 143—146, 150—152, 154—164, 195, 207, 209, 281。
-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国思想家、启蒙主义者。——63, 105, 138, 175, 192, 205, 272, 274。
- 古赞** (Victor Cousin, 1792—1867), 法国浪漫主义的哲学家、唯心论者。——104, 246。
- 司汤达** (Henri Beyle, Stendhal, 1783—1842), 法国作家。——67, 68。
- 加尔东** (Galton, 1822—1911), 英国旅行家和学者。——125。
- 加尔文** (Calvin, 1509—1564), 法国新教创立者。——259。
- 加里波的** (Garibaldi, 1807—1882), 意大利爱国志士。——89。
- 艾希奥特** (Hésiode) 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42, 273。
- 艾奇华滋夫人** (Maria Edgeworth, 1767—1849), 英国女小说家。——200。
- 龙沙** (Ronsard, 1524—1585), 法国诗人。——213, 225, 264, 265。
- 龙勃罗索** (Lombroso, 1835—1909), 意大利医生和犯罪学家, 他在他的著作《犯罪的人》中, 提出所谓“天生要犯罪的人”的理论。——125。
- 弗鲁兰斯** (Flourens, 1794—1867), 法国生理学家。——112。
- 弗洛因特** (Freund, 1806—1894),

法国语言学家。——225。

白内忒夫人 (Mme, Bennett)。
——200。

六 画

伊辟鸠鲁 (Epicure, 公元前341—270), 古代希腊哲学家。——239。

达尔文 (Charles-Robert Darwin, 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物种起源》的作者。——102, 109—112, 114—116, 125。

达吕谛 (Vincent Daruty) 法国作曲家。——167。

达来朗 (Talleyrand, 1754—1838), 法国帝政时期及复辟时期的外交家。——70, 259。

达朗贝 (D'Alembert, 1717—1783),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作家。——105, 236, 237。

米莱 (François Millet, 1815—1875), 法国田园画家, 所作《晚祷》、《拾穗人》等, 极为著名。——137。

米拉波 (Mirabeau, 1749—1791),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演说家。——243, 267, 277。

旭尔 (Aurélien Scholl, 1833—1902), 法国文学家。——140。

伏尔泰 (Voltaire, 真名为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 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99,

100, 104, 105, 177, 194, 215, 216, 224, 226, 228, 231—242, 244, 260, 269, 274, 278, 280。

伏瓦蒂尔 (Vincent Voiture, 1597—1648), 法国作家。——223。

伏日拉 (Vaugelas, 1595—1650), 法国语法家。——223。

齐尔培 (Gilbert, 1751—1780), 法国诗人。——66。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法国女小说家, 她的作品《魔沼》等已有中译本。——32, 120。

那达 (Nadar, 1820—1910), 法国画家兼诗人。——58。

邦维尔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 法国巴尔拿斯派诗人。——96, 106。

多比涅 (Agrippa d'Aubigné, 1552—1630), 法国诗人, 新教徒。——138, 222。

考勃登 (Richard Cobden, 1804—1865), 英国经济学者兼政治家。——249。

考茨蒲 (August von Kotzebue, 1761—1819), 德国作家。——197。

芒道萨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1503—1575), 西班牙作家。——121。

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éron, 公元前106—前43), 拉丁作

家、演说家。——104。

汤姆生 (James Thomson, 1700—1748), 苏格兰宗教诗人。——199。

七 画

麦克—林南 (John Ferguson Mac-lennan, 1827—1881), 英国社会学家, 著有《原始的婚姻》, 出版于1876年。——29, 48。

麦克非尔森 (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 苏格兰诗人, 著有《莪相》(1760)。——199。

但丁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杰出的诗人。——90, 139。

杨格 (Edward Young, 1683—1765), 英国诗人, 《夜思》的作者。——67, 199。

沃脱韦 (Thomas Otway, 1652—1685), 英国作家。——138。

狄德罗 (Denis Diderot, 1713—1784),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的主持人, 也是文学家。——105, 177, 221, 231, 233, 263, 271。

杜尔菲 (H. d'Urfé, 1568—1626), 法国小说家。——222。

杜·巴达斯 (G. du Bartas, 1544—1590), 法国诗人。——264。

杜·贝莱 (J. du Bellay, 1522—1560), 法国诗人。——229, 231, 264, 265。

克来比庸 (Claude Crébillon, 1707—1777), 法国小说家。——121。

克仑威尔 (O. Cromwell, 1599—1658),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263。

甫里埃尔 (Claude Fauriel, 1772—1844), 法国学者, 著有《现代希腊民歌》等。——9。

李查特生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英国作家。——199, 201。

李特雷 (Emile Littré, 1801—1881), 法国语言学家。——282。

陀思妥耶夫斯基 (Fédor Dostoïevski, 1821—1881), 俄国作家。——113。

邵可侣 (Elisée Reclus, 1830—1905), 法国地理学家, 无政府主义者。——58。

玛澜 (Cavalier Marin, 1569—1625), 原籍意大利, 后来在法国当宫廷诗人; 《阿陶那》以及他的另一些作品, 后世均无人重视。——103。

玛格丽特王后 (Marguerite de Navarre, 1492—1549), 那伐尔王后, 著有回忆录、诗歌等。——225。

玛西永 (Massillon, 1663—1742), 法国宗教家兼演说家。——296。

阿诺 (Antoine-Vincent Arnault,

1766—1834), 法国悲剧作家。

——185。

阿沙伊斯 (Azais, 1766—1845), 法国哲学家。——246。

阿来维 (Halévy, 1834—1908),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29。

阿莱克西 (Paul Alexis, 1847—1901), 法国作家, 曾著《左拉传》。——138, 157。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 公元前450—前385), 古希腊喜剧家。——209。

阿米奥 (Amyot, 1513—1593), 法国著名翻译家。——225, 232, 233。

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 法国十九世纪初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作家, 著有小说《阿道尔夫》。——64。

贡伯维尔 (Gomberville, 1600—1674), 法国小说家。——269。

纽夏多伯爵 (François comte de Neufchateau, 1750—1828), 法国作家。——64。

八 画

拉辛 (Jean Racine, 1639—1699), 法国剧作家。——104, 188, 209, 223, 232, 233, 235, 236, 237, 279, 280。

拉勃 (Félix Rabbe, 1840—1900), 法国翻译家, 并著有《当代

人物志》。——74。

拉比许 (Labiche, 1815—1888), 法国喜剧作家, 擅长轻松的讽刺, 《贝里雄先生旅行记》、《意大利草帽》等剧都很出名。——209。

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约1494—1553), 法国作家。——184, 212, 227, 235, 237, 251, 252, 259。

拉阿普 (Jean-François de Laharpe, 1739—1803), 法国诗人兼文学批评家。——177, 179, 253, 255, 257, 270, 277。

拉·封丹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最重要的法国寓言诗人。——103, 104, 227, 264。

拉末耐 (Félicité de Lamennais, 1782—1854), 法国大革命时期拥护革命的宗教界人士。——84。

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曾在1848年第二次共和临时政府任执政之职。——67, 96, 106, 279。

拉法耶特夫人 (Madame de Lafayette, 1634—1693), 法国小说家。——223。

拉罗什富科 (La Rochefoucauld, 1613—1690), 法国作家。——223。

拉布吕耶尔 (La Bruyère, 1645

- 1696), 法国作家。——269。
- 拉马克** (Lamarck, 1744—1829), 法国生物学家, 他对于生物产生和发展的学说, 启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102, 111, 127。
- 波勒拜** (Charles-Marie de Beau-repaire, 1828—1908), 法国历史学家。——17。
- 波瓦洛** (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 1636—1711), 法国诗人、批评家、古典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04, 223, 232。
- 波特来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恶之花》诗集的作者。——66, 67, 106, 195。
- 波里涅克** (Jules-Armand Poli-gnac, 1780—1847), 查理十世时的内阁大臣。——93。
- 法夫尔** (Jules Favre, 1809—1880), 法国政客, 一八七〇年梯也尔为首的“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98。
- 帕斯卡尔** (Pascal, 1623—1662),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兼文学家。晚年笃信天主教, 著有《杂感录》。——104, 132, 234。
- 舍尼埃** (Marie-Joseph de Ché-nier, 1764—1811), 法国诗人。——198, 257。
- 雨果, 勃鲁都斯** (Brutus Hugo, 原名 Joseph-Léopold-Sigisbert, 1773—1828), 雨果的父亲。——61, 70—73, 80。
- 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法国作家、诗人。——1, 11, 54—108, 166, 194, 198, 209, 232, 279。
- 服尔内** (Volney, 1757—1820), 法国作家, 著有《废墟, 或对于古今帝国的感想》。——195, 202。
- 弥尔顿** (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诗人、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99。
- 居维叶** (Georges Cuvier, 1769—1832), 法国生物学家。——101。
- 非思都斯** (Sextus Pompeius Fes-tus), 二世纪末叶的拉丁学者。——28。
- 岱路来特** (Déroulède, 1848—1914), 法国诗人兼政治家。——56。
- 孟德斯鸠**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法国思想家、作家。——194, 256。
- 尚里斯夫人** (Mme de Genlis, 1746—1830), 法国文学家, 著有《天鹅骑士录——历史与道德故事》。——181。
- 若安维尔** (Jean de Joinville, 1224—1317), 法国历史学家。——219。
-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1758

—1794),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105, 208, 245, 251, 269, 279。

九 画

洛米欧 (Auguste Romieu, 1800—1855), 法国公务员兼剧作家。
——72。

洛特希尔德 (Mayer Rothschild, 1743—1812), 法国资本家, 洛特希尔德金融家族的创始人。——93, 148—150。

洛里纳 (Maurice Rollinat, 1846—1903), 法国诗人。——138。

洛加谛叶 (Ch. Ribaut de Laugardière), 生卒年代不详, 1885年发表《贝里乡村婚姻礼俗》。
——33。

洛瓦埃—高拉 (Royer-Collard, 1763—1845), 法国哲学家。——246。

勒勒东 (Restif de la Bretonne, 1734—1806), 法国文学家。——51, 121, 126, 263。

勒吕纳介 (F. Brunetière, 1849—1906), 法国学院派批评家, 文学体裁演化论的倡导者。——134, 138。

勒拉特 (John Bright, 1811—1889), 英国政治家。——249。

欧仁·苏 (Eugène Sue, 1804—1857), 法国通俗小说家, 以《巴黎的秘密》等小说闻名。——3,

96。

封达纳 (Louis de Fontanes, 1757—1821), 法国帝政时代的文人和教授。——166, 174, 188, 192, 204, 255, 280。

柯西底埃 (Caussidière, 1808—1861), 法国政治家。——82。

费纳龙 (Fénelon, 1651—1715), 法国作家。——104, 232。

柏拉图 (Platon, 约公元前 427—前347), 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62。

奎维陀 (Quevedo, 1580—1645), 西班牙小说家。——121。

保尔·特·高克 (Paul de Kock, 1794—1871), 法国通俗小说家。——3, 184。

十 画

莫尼埃 (Henri Monnier, 1805—1877), 法国作家, 演员, 漫画家。——131, 156。

莫里哀 (Molière, 原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 法国喜剧家。——103, 104, 200, 223。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146。

莫勒来 (André Morellet, 1727—1819), 法国文学家兼哲学家。——167, 198, 216, 217, 218, 253,

- 278。
- 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56), 德国诗人。——76, 103。
- 海克尔** (Ernest Haeckel, 1834—1919), 德国生物学家。——111, 125。
- 哥尔多尼** (Carlo Goldoni, 1707—1793), 意大利剧作家。——200。
- 哥尔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英国小说家, 著有《威克非牧师傅》(1766年发表)。——199。
- 特·雷茨红衣主教** (Cardinal de Retz, 1613—1679), 法国红衣主教。——270。
- 格林兄弟** (J. L. Grimm, 1785—1863, 和 W. K. Grimm, 1786—1859), 德国语言学家, 两人曾编《德国词典》, 和《童话集》。——11。
- 格来戈阿·特·都尔** (Grégoire de Tours, 538—594), 法国神学家兼历史家。——35。
- 荷马** (Homère, 公元前七世纪), 古希腊史诗作家。——104。
- 泰纳** (Hippolyte Taine, 1828—1893), 法国历史哲学家、文艺理论家。——138, 179, 180, 214, 244。
- 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 法国悲剧作家。——104, 224, 236, 279。
-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161, 162。
- 索累尔** (Charles Sorel, 1597—1674), 法国小说《弗朗西翁的真实趣史》的作者。——121。
- 索枚士** (Somaize, 1630—?), 法国文学家。——223。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 公元前497或495—405), 古希腊悲剧诗人。——280。
- 爱默生** (Emerson, 1803—1882), 美国哲学家兼文学家, 著有《人类的代表人物》等书。——103。
-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诗人。——103, 128, 188, 199, 235, 236, 237, 239, 279, 280。
- 夏多布里盎**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法国初期浪漫主义的主要作家。——63, 70, 105, 106, 168, 169, 171, 173—179, 182, 187—189, 191, 192, 194—200, 202, 204, 205, 208, 255, 257, 258, 273, 277, 278, 279, 280。
- 夏普兰** (Chapelain, 1595—1674), 法国十七世纪宫廷诗人。——224。
- 夏隆** (Charron, 1541—1603), 法国散文家。——225。
- 陶松** (Auguste Dozon, 1822—

1891), 法国外交官兼文学翻译家, 曾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斯拉夫语教师, 发表过《保加利亚民歌》等译本。——9, 41。

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法国小说家。——1, 3—6, 109, 112—116, 129。

埃斯库罗斯 (Eschyle, 公元前525—前456), 古希腊悲剧家。——128, 209。

莱布尼兹 (Leibniz, 1646—1716), 德国哲学家。——220。

十一画

勒古维 (Legouvé, 1807—1903), 法国文学家。——181。

勒莫尼埃 (Camille Lemonnier, 1844—1913), 比利时小说家。——131。

勒都纳 (Pierre Letourneur, 1736—1788), 法国文人。——236, 238。

勒甘 (Lekain, 1728—1778), 法国戏剧作家。——263。

勒特鲁—罗兰 (Ledru-Rollin, 1807—1874), 一八四八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员。——82。

梯也尔 (Adolphe Thiers, 1797—1877), 法国资产阶级政客, 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刽子手。——81, 97, 98。

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1707

—1754), 英国小说家。——121, 199。

菲狄阿斯 (Phidias), 古希腊最大的雕塑家。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46。

菲尔蒂耶 (A. Furetière, 1619—1688), 法国作家。——221, 227。

基阿 (Alfred Giard, 1846—1908), 法国生物学家。——112。

康德 (E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194, 208。

笛卡尔 (Descartes, 1596—1650), 法国哲学家。——242, 271。

梅纳奇 (Ménage, 1613—1692), 法国语言学家。——264。

梅索尼哀 (Ernest Meissonier, 1815—1891), 法国画家。——207。

梅尔锡 (L-S. Mercier, 1740—1814), 法国作家。——216, 219, 221, 231, 260, 261, 268, 275。

屠格涅夫 (Ivan Tourguénev, 1813—1883), 俄国作家。——139。

维尼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法国诗人。——106, 279。

维吉尔 (Virgile, 公元前77—19年), 罗马诗人。——273。

维各 (Vico, 1668—1744), 意大利哲学家。——212。

维庸 (François Villon, 1431—1465左右), 法国诗人。——265。

维勒马该 (Vicomte de la Ville-marqué, 1815—1895), 法国语言学家, 也研究民间文学, 著有《民歌集译》(1842)、《勃勒东古代民间故事》(1842)等。——9, 31。

萨杜 (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 法国戏剧作家, 作品很多, 以《不受拘束的夫人》为最著名。——209。

龚古尔兄弟 (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和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 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 兄弟二人合作, 写了《勒内·莫普兰》等小说及《龚古尔日记》等作品。——118—120, 127, 139, 168, 247, 251, 252, 281。

十二画

斯宾塞 (Spencer,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125。

斯泰恩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英国作家。——183。

斯克里伯 (Scribe, 1791—1861), 法国戏剧家。——137。

斯莫莱特 (Tobie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 英国小说家。——121, 138, 199。

斯达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 法国女作家。——168, 175, 179, 183, 184, 187, 192, 194, 205, 206, 214, 220, 235, 242,

244, 255, 260, 269, 274, 275, 278。

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英国作家。——228。

斯卡龙 (Scarron, 1610—1660), 法国诗人, 小说家。——237。

普鲁塔克 (Plutarque), 古希腊史学家, 生于公元50年左右, 卒于125年。——46, 232。

普莱服神甫 (Abbé Prévost, 1697—1763), 法国作家。——121。

雅南 (Jules Janin, 1804—1874), 法国文学批评家。——95, 184。

塔希图 (Tacite, 55—120),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68。

黑格尔 (Hegel, 1770—1831), 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最大的代表。——162, 272。

博须埃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 法国主教, 作家兼历史家。——104, 227, 228。

博马舍 (Beaumarchais, 1732—1799), 法国戏剧家。——203。

傅雪 (L'Abbé Claude Fauchet, 1744—1793), 法国神父, 资产阶级革命家。——277。

傅立叶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57。

十三画

雷特 (Thomas Mayne Reid, 1818—1883), 英国小说家。——208。

雷尼叶 (Mathurin Régnier, 1573—1613), 法国讽刺诗人。——4。

雷德克里孚 (Anne Radcliffe, 1764—1823), 英国女小说家, 作有《乌道尔甫之神秘》等神怪恐怖小说。——183, 199。

塞南古 (Sénancour, 1770—1846), 法国小说家, 著有《奥培曼》自传体长篇小说。——191—193, 195。

塞万提斯 (Cervantes, 1547—1616), 西班牙小说家, 《堂·吉珂德》的作者。——103, 121, 138。

塞维涅夫人 (Madame de Sévigné, 1626—1696), 法国作家。——223, 263, 254。

路易·布朗 (Louis Blanc, 1811—1882), 法国政治家。——82。

路斯达罗 (Loustalot, 1762—1790), 法国记者, 资产阶级革命家。——276。

蒙田 (Montaigne, 1533—1592),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作家。——225, 232, 233, 259。

蒙吕克 (Montluc, 1501—1577), 法国军人兼著作家。——222。

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法国作家。——120, 127, 139。

十四画

裴甘 (Berquin, 1747—1791), 法

国文学家, 专写哀歌式的剧本, 即使资产阶级批评家也认为是乏味的东西。——204。

歌德 (Goethe, 1749—1832), 德国诗人和思想家。——101, 103, 127, 205。

缪勒 (Karl Otfried Müller, 1797—1840), 德国考古学家, 著有《希腊艺术考古录》及《古希腊文学史》等。——29。

缪塞 (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 法国作家、诗人。——92, 106, 170, 171, 184。

十五画

黎尔 (Leconte de Lisle, 1818—1894), 法国巴尔拿斯派的主要诗人之一, 所作有《野蛮诗集》等, 追求色调鲜丽、音韵铿锵、格律齐整。——209。

黎瓦洛尔 (Rivarol, 1753—180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作家与新闻工作者, 所作以《论法国语言的普遍性》较为著名。——181, 192。

黎世留 (Richelieu, 1585—1642), 红衣主教, 路易十三的首相。——227。

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 1799—1863), 法国画家。——166。

德里尔 (Delille, 1738—1813), 法国诗人。——264。

十七画

戴波特 (Desportes, 1546—1606),
法国诗人。——225。

戴奥克里特 (Théocrite, 公元前
四世纪), 希腊牧歌诗人。——
273。

作品索引

一 画

- 《一个男性》，加米叶·勒莫尼埃的小说。——131。
- 《一八三〇年前的维·雨果》，比雷的作品。——76。
- 《一八三〇年一个革命者的日记》，《文哲杂论》中的一篇。——75。
- 《一个囚犯的回忆录——作为罗伯斯庇尔暴政的史料》，李乌思著。——180。
- 《一千〇一夜》。——214。

二 画

- 《二海岛》，雨果的诗集《长短歌集》中的一首。——69。
- 《人间喜剧》，巴尔扎克作品的总称。——121。

三 画

- 《小酒店》，左拉的小说。——123—125, 163, 207。
- 《小拿破仑》，是雨果在1852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猛烈地攻击拿破仑第三。——88。
- 《三幕喜剧》，勃鲁都斯·雨果的作品。——74。

- 《三人中最幸运的一个》，拉比许的作品。——209。
- 《大地》，左拉的小说。——137, 150, 164。
- 《士师记》，《旧约》中的一篇。——185。
- 《女丐萝沙》，白内忒夫人的作品。——200。
- 《马道墟》，缪塞的诗。——184。

四 画

- 《天真汉》，伏尔泰的小说。——184, 234。
- 《天使吕西弗》，勃鲁都斯·雨果的一首诗。——74。
- 《天鹅骑士录——历史与道德故事》，尚里斯夫人的作品。——181。
- 《心声集》，雨果的诗集，1837年发表。——77。
- 《心和精神的迷惘》，克来比庸的作品。——121。
- 《巴莱拉》，李查特生的小说。——201。
- 《巴尔塞拉》，R夫人作。——187。
- 《巴加瑞》，拉辛的剧本。——234。
- 《文哲杂论》，雨果的散文集。——

60, 75。

《幻灭》，巴尔扎克的小说。——145。

《凶年集》，雨果的诗集，发表于1872年。——97。

《太太们的幸福》，左拉的作品。——132, 164。

《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的小说。——186。

《为反对强迫公债而请愿》，剧本，作者不详。——185。

《贝里公爵挽歌》，雨果的诗。——63, 64。

《贝林纳，或新的妮娜》，勃鲁都斯·雨果的作品。——74。

五 画

《卡列瓦拉》，芬兰古代史诗。——10, 45。

《卡底内尔先生和夫人》，左拉的小说。——140。

《尼伯龙根》，德国古代史诗。——10。

《尼古拉先生》，来斯谛甫·特拉·勃勒东的小说。——51, 121。

《对于北美印第安人的观察》，《服尔内全集》中的一卷。——202。

《对于小说〈阿达拉〉的批评的观察》，莫勒来的作品。——167。

《圣经》。——49, 161。

《失乐园》，弥尔顿的长诗。——199。

《艾那尼》，雨果的剧本。——66。

《申命记》，《圣经》中的一篇。——

35, 39, 49。

《生存竞争》，都德的剧本。——113。

《出埃及记》，《圣经》中的一篇。——49。

《犯罪的人》，龙勃罗索的作品。——125。

《加来勃·维廉斯》，戈德温的小说。——186。

《司汤达未发表的书信集》。——67。

《外省尺牍》，帕斯卡尔著。——232。

《可笑的女雅士们》，莫里哀的喜剧。——230, 240。

六 画

《关于你我之称》，《阿拉普全集》中的一篇。——180。

《关于人的原始本性的梦想》，塞南古的作品。——191。

《关于用自由的工人代替贩卖黑人的办法，使殖民者的安全，以及殖民地与本国的依属性，日后可有保障》，项迪著。——73。

《关于生存资料的回忆》，卡罗纳的作品。——276。

《创世纪》，《圣经》中的一篇。——41, 50。

《吉那洛》，雨果的作品。——209。

《自然史》，布封著。——121。

《让-路易》，巴尔扎克的小说。——184。

《贞女》，夏普兰的长诗。——223。

《伊加利亚旅行记》，卡贝的幻想小

- 说。——163。
- 《伊利亚特》，荷马的史诗。——10，11，48，103。
- 《冰岛莽汉》，雨果的小说。——63。
- 《长短歌集》，雨果的诗集。——69，71。
- 《当代人物志》，拉勃的作品。——74。
- 《吕·勃拉斯》，雨果的剧本。——66，209。
- 《吕枯耳古斯》。——35。
- 《多梅斯的拉沙利欧》，西班牙十六世纪的流浪汉冒险故事。中译本名为《小癞子》。原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也有人把它算为芒道萨的作品。——121。
- 《亚多瓦侯爵，就是今天的查理十世的轶事》，亚培尔·雨果的作品。——71。
- 《约瑟夫，或被收养的弃儿》，勃鲁都斯·雨果的作品。——74。
- 《红与黑》，司汤达的小说。——68，192。
- 《亨利亚特》，伏尔太的史诗。——239。
-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著。——272。
- 《论德国》，斯达尔夫人著。——214。
- 《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斯达尔夫人的论著。——179，184，214，255，258，260。

七 画

- 《作品》，左拉的小说。——157。
- 《作品选集》，克来比庸的作品选集。——121。
- 《我父亲的佩刀》，奥芬巴赫的歌曲。——175。
- 《我父亲的冒险故事》，考茨蒲的作品。——197。
- 《克伦威尔》序言，雨果的论文。——66。
- 《告假》，勃鲁都斯·雨果的作品。——74。
- 《利未记》，《圣经》中的一篇。——42。
- 《麦克白斯》，莎士比亚的剧本。——188，237。
- 《没有‘那人’和‘那个’的故事》。——120。
- 《阿达拉》，夏多布里盎的小说。——63，105，166—168，187，195，196，198，199，208，277，278，279。
- 《阿陶那》，骑士玛澜的作品。——103。
- 《阿加曼依》，拉辛的剧本。——209。
- 《阿尔巴公爵夫人》，勃鲁都斯·雨果的作品。——74。
- 《纳威》，夏多布里盎的《基督教精华》的一部分。——199。
- 《玛尔维娜》，戈丹夫人的小说。——187。

《玛里翁·特·劳馥》，雨果的五幕诗剧。——192。

《驴皮记》，巴尔扎克的小说。——158。

《沙底里公》，罗马作家贝特洛纳的作品。——275。

八 画

《法意》，孟德斯鸠著。——99。

《法国的勒芜赖斯》，剧本，作者不详。——201。

《法兰西学士院词典》——219, 221, 224, 225, 231, 237, 265, 266, 270。

《法兰西人在西岱岛》，剧本。——185。

《罗兰之歌》，法国古代史诗。——209。

《罗曼赛罗》，西班牙古代民歌。——10, 72。

《英国文学史》，泰纳著。——138。

《英国文学史》，夏多布里盎著。——200。

《拉阿普全集》。——177, 180。

《拉丁语大词典》，弗洛因特著。——225。

《拉摩的侄儿》，狄德罗的小说。——184。

《波单》，波单著，即《巴黎工商界年鉴》。——122。

《夜思》，杨格的作品。——67。

《金钱》，左拉的小说，又名《交易所》。——118, 126, 140, 141, 143,

145, 147, 150, 152—156, 158, 161, 163, 164。

《物种起源》，达尔文的著作。——114, 115。

《使徒行传》，《新约》中的一篇。——105, 267。

《实验小说》，左拉的论著。——126, 129。

《服尔内全集》。——202。

《忿怒的罗兰》，阿里奥斯多的长诗。——103。

《雨果夫人见证录》。——61, 68, 69, 76, 99。

《昂朵玛克》，拉辛的剧本。——234。

《革命论》，夏多布里盎的论文，原题是：《论古今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在历史、政治、道德上的意义》。1797年发表于伦敦。——174, 177, 189。

《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又名《现代艺人》，剧本，作者不详。——185。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拉法格的论文。——197。

《革命时期与执政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龚古尔兄弟的作品。——168, 247, 252。

《诗的艺术》，波瓦洛著。——223, 224。

九 画

《威廉·莎士比亚》，雨果著。——

100, 209。

《威胁着法兰西的饥荒时期》。——

72。

《秋叶集》，雨果的诗集。——60，

74。

《洛地桥》，剧本，作者不详。——

185。

《修道士》，十八世纪法国小说。——

182。

《哀耐丝妲》，堂特来涅的作品。——

182。

《哀法拉尹的利未忒》，勒美西哀的
作品。——185。

《勃勒奴斯之剑》，勃鲁都斯·雨果
的作品。——74。

《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的小
说。——142。

《神曲》，但丁的作品。——103，
139。

《神父传》，格来戈阿·特·都尔的
作品。——35。

《贺拉斯》，高乃依的悲剧。——
257, 258。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剧本。
——109。

《宫廷密谋》，勃鲁都斯·雨果的作
品。——74。

《绘图法国史》。——72。

《祝波尔多公爵生辰》，雨果的作品。
——65。

十 画

《莪相》，麦克非尔森的作品。——
196, 199, 205。

《莪尔毗》，塞伊的作品——190。

《莪相之子莪斯迦》，阿诺的悲剧。
——185。

《爱德华之歌》，苏格兰的民歌。——
42。

《艾米丽与阿尔风斯》，副标题是《一
见倾心的危险》。——186。

《殉教者》，夏多布里盎的作品。——
105。

《莱茵河》，雨果的作品。——75。

《涉讼者》，拉辛的剧本。——237。

《读书乐》，雨果的诗。——69。

《资本论》，马克思的著作。——161，
162。

《被解救的威尼斯》，托马斯·沃脱
韦的小说。——138。

《夏绿蒂吊维特墓》，一首歌曲名。
——205。

《夏多布里盎及其时代的研究》，圣
勃夫的作品。——169。

《娜娜》，左拉的小说。——138, 140，
163。

《家常便饭》，左拉的小说。——124，
140, 164, 185。

《格拉丽思·哈洛》，李查特生的书
信体小说。——167, 201。

《拿破仑通俗史》，亚培尔的作品。
——72。

- 《特雷伏词典》。——213。
《哲学词典》，伏尔泰著。——224，
226, 240。

十 一 画

- 《情欲》，圣勃夫的小说。——192。
《情欲对个人幸福的影响》，斯达尔
夫人的作品。——206。
《勒内》，夏多布里盎的小说。——
166, 169, 177, 187, 189, 191, 195,
198, 199。
《维护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杜·贝
莱的著作。——231, 265。
《萌芽》，左拉的小说。——132, 137,
145, 164。
《得赛陶拉》，萨杜的作品。——209。
《基督教英华录》，夏多布里盎的作
品。——63, 105, 166, 175, 200,
208, 258, 273, 277, 278。
《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狄德
罗的小说。——177。
《萨弗》，都德的长篇小说，发表于
1884年。——1, 3。
《龚古尔日记》。——120。
《铜柱颂》，雨果的诗篇。——69,
70。
《随风转舵人物词典》，普洛斯尼·
戴布编。——70。
《随风转舵人物新词典》，普洛斯尼·
戴布编。——70。
《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
和社会史》，左拉作品的总称。

——135。

- 《理智、疯狂，人各一说；适合于老孩
子们的道德小故事》，P.E.L. 著。
——186。

十 二 画

- 《蒂都斯》，拉辛的剧本。——209。
《惩罚集》，雨果的最著名的诗集，发
表于1853年，怒斥拿破仑第三。
——82, 86, 87, 88。
《斯笃扬》，保加利亚的民歌。——
43。
《湖上隐士》，勃鲁都斯·雨果的作
品。——74。
《悲惨世界》，雨果的小说。——
75, 96, 97, 101。
《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209。
《街与树林之歌》，雨果的诗集。——
65。
《舒索姆大爷之歌》，民歌。——45。

十 三 画

-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113。
《新圣人》，舍尼埃的作品。——198。
《新语汇》，梅尔锡著。——216, 219,
261。
《鼓手洛班》，勃鲁都斯·雨果的作
品。——74。
《新爱洛绮丝》，卢梭的书信体小说。
——167, 191。

《墓碑回忆录》，夏多布里盎的作品。
——169。

《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马克思的
著作。——87。

《蓓蕾妮丝》，拉辛的剧本。——
234。

《奥尔良的贞女》，伏尔泰的长诗。
——238。

《奥培曼》，塞南古的小说。——192。

十四画

《漂亮朋友》，莫泊桑的小说。——
146。

《静思集》，拉马丁的诗集。——279。

十五画

《播种者》，米莱的图画。——137。

《摩奴法典》，印度古法典。——28，
48, 49。

十六画

《整个巴黎卖两个苏》。——72。

二十画

《魔沼》，乔治·桑的小说。——32。